

他的老父，又会暗中做了手脚，符威老匹夫在‘空青雪莲丹’药力之下，见酒却化，不饮酒则不起作用，结果，老匹夫当然尸骨无存，孤以为符某人以孝子见称，够他受的，只要他一昏迷或失神，孤再对他下手！”

蒋淡如徐徐道：

“符某人居然能够镇定如常？”

“不！”汪浩然道：

“他当时就昏了，不对，是发疯了！”

蒋淡如目光一闪道：

“主公，请恕臣下直言，符某人智勇双全，不在主公之下，虽然丧父之痛，但未必会到发疯的地步！”

汪浩然心头道：

“孤当时也怀疑他装疯，不敢轻发，他却先向孤出手了！”

蒋淡如一震道：

“实不敢相信，孤接了他三掌，失了先机，绝学未及施展，就受了内伤，符某人之功力，已比当年更莫测高深，使孤不得忍气，亦不便让他看孤另有绝学未施，事后，与他相约分手……”

蒋淡如接口道：

“主公能忍人所不能忍，足见高明，这一手，已比符某人高明了，臣下认为下一步该是采取迅雷不及掩耳手段严厉对付才好！”

汪浩然道：

“英雄所见相同，孤一离开章家，估计如果再直接下手，符某人在有备之下，未必能竟全功，乃一面询问章大钧的行踪，一面另作打算，结果，信鸽飞报，章大钧不知何故？延误归期，大除夕前，还在咸阳古道上逗留，同时，符振扬却在大年初一夜就离了家……”蒋淡如接口道：

“符振扬不简单，父歿而不守灵孝，大年初一就离家，皆在不近情理，一定是他已经对主公起了疑心了？”

汪浩然颌首道：

“是如此，万方仪与云中慧也接着自焚了章家，悄然出走……”

蒋淡如张目道：“云中慧之智，也不简单，主公如何发现他们？”

汪浩然道：

“孤当时立即下令，把预先埋伏截击章大钧之高手，立即连夜西进，向章某人下手，提头来见，同时，在‘龙驹寨’也发现了符某人易容化装，每当深夜潜入龙飞那里偷窥动静，孤当然知道符某人是在暗中监视，怀疑龙飞背后有人？”

蒋淡如道：

“主公料事如神，推断无误！”

汪浩然道：

“当时，孤自己不便再与符某人照面，易容化装也恐瞒不过他，手下人手又非其对手，只有声东击西，调虎离山，故意命几个得力人手，以‘绝绝教’中人的身份露了破绽，符某人果然中计，当是轩辕烈对他家下手，就追那几个人北上。”

蒋淡如连道：

“主公神算，主公神算，符振扬当时以为鸿辞将至，认定那几个人是主谋？想由他们身上探出‘绝绝神宫’的所在，所以一直跟踪北上，好计，好

计。”

汪浩然得意地道：

“孤之估计如此，符某人大约认为对付他的人已经知晓他回家了，不敢再去惹他，又以为家中有云中慧，万方仪二人，加上章大钧也会赶回过年，一时疏忽，报复心重，就一直被我们的人引诱向北方。”

蒋淡如道：

“主公之意，是想把他引到‘绝绝神宫’么？”

汪浩然道：

“是的，孤一面加派人手，一面信鸽飞报轩辕宫主，等他自行入阱，孤好全力对付云中慧与万方仪，终于被孤发现了她们和孩子们的去向，孤为了‘欲擒故纵’，只好连夜放出风声，恰好，阎皇夫妇和不少道上朋友在方不同家作客，适逢其会，他们利令智昏，一听到‘空门四宝’在云，万二人身上，就马上追截去了。”

蒋淡如道：

“这些，臣下已有风闻，可笑那班人都被主公玩弄于股掌之上，他们决不会想到这种底细的，主公真是天机难测，佩服，佩服。”

汪浩然道：

“虽然如此，孤因一时失察，在鸡公山一带，竟被人把云万，二人的儿子各劫走一个。”

蒋淡如失声道：“是谁？”

汪浩然一拳重重地拍在玉案上，扬眉道：

“不知道，据独孤虹事后报告，只知其人功力奇高而不知来历，孤已派人多方去打听，尚无消息。但可能就是那个不知来历的老和尚？”

蒋淡如沉声道：

“这点很重要，主公，此人甚奇，只要符章二家各一儿子，其用心很深？”

汪浩然道：“孤亦有同感。”

蒋淡如道：“云中慧与万方仪等，主公如何安置？”

汪浩然目中闪过一丝异采，道：

“这个，孤已有安排，丞相大可放心。”

蒋淡如道：

“臣下只是担心云中慧不好对付而已，既然主公已有安排，当然万无一失了。”

汪浩然沉声笑道：

“丞相不久即可看到她们，也让丞相看看孤是如何叫她们听话的？”

蒋淡如眼光一闪，道：

“是，臣下知道，在对付女人方面，主公比曹公高明多了。”

汪浩然一笑，又道：

“结果，对付章大钧的一路，竟有大半折在章某人剑下，只喂了他们几件黑色暗青子（有毒暗器），又被他带伤突围，失去下落！”

蒋淡如震声道：

“能使章大钧挂彩，已足使天下刮目，该是成功一半了，他会失踪？是否因毒发致命？”

汪浩然摇头道：

“不可能，他既能带伤脱身，可见功力能够克制伤毒，他随身必有丹药，

不足制他死命，可能藏身隐密，在养伤中，孤已发下火羽，限令必竟全功。”

蒋淡如道：

“章某人既已中毒，已成困虎囚龙，在严密搜索之下，成功之望很大。”

汪浩然重重敲了一下玉案，道：

“只有对付符某人这一路，可说全军尽没，我们完全失败了，孤甚震怒！”

“为何？”蒋淡如道：

“是符某人中途警觉了么？”

汪浩然目射凶芒，沉声道：

“该是中途失踪，去向不明。”

蒋淡如脱口道：

“有这种事？”

汪浩然道：“派出的人，可能全部被灭口了，竟无一人回报，最气人的，孤派出去的人，生不见人，死不见尸，不知他们为何一个也……未回来或到‘绝绝宫’报信？这也是孤连夜北上的原因。”

蒋淡如低头思索着，未有表示。

汪浩然沉声道：

“丞相能有以教孤么？”

蒋淡如缓缓地抬起头来，道：

“这点，确是棘手，只有两种可能！”

“孤听着。”

“一是假定我们的人已全部失手，为符某人埋骨灭迹，但又不可能，因为，以主公派出的人，既能对付他，当都是好手……”

汪浩然点头道：“以他们各人功力，如是单打独斗，当然非符某人对手，但接符某三五招还可以，孤先后遣出十四人，合他们十四人联手之力，孤认为已万无一失，如果能把他引入‘绝绝神宫’，更有九成把握。”

蒋淡如忙道：

“主公是先派出的！”

“是分作三批。”

蒋淡如道：

“这就是第二个可能了，假定是被符某人警觉了，以彼之智，必然以各个击破的手段，利用我们的人先后的空隙，分批下手，以致……”

汪浩然哼哼出声道：

“孤事后也想到过，只奇怪这多人，竟没有一个中用的？即使不是对手，有几个分路脱身该无问题？”

蒋淡如躬身道：

“主公恕罪，说句愚直之言，假定这十四个人是追截主公，主公如何处置？”

汪浩然双眉一剔，道：

“当然是不留活口！”

蒋淡如道：

“主公如此想，符某人也必如此想……”

汪浩然道：

“他们十四个，如果由孤来对付，也未必可以全部灭口！”丞相是认为符某人比孤更高明，抑是……”

蒋淡如忙道：

“一不是符某人比主公高明，二不是我们的人没有用，一定是另有不可断定的原因。”

“以丞相的推测如何？”

“臣下认为一是符振扬运用了使人不可抗拒或不会防备的方式或手法对我们的人下手，或者另有他的同党合力下手……”

汪浩然道：

“前者不必臆测，后者，丞相认为是谁？”

蒋淡如道：

“可由当年符章二人的至交好友方面去推断。”

汪浩然冷笑道：

“丞相，你明知‘四大家’已经灰飞烟灭！”

蒋淡如道：

“臣下是指尚在人世而失踪者言，主公知道，符章二人当年交游遍天下，也许，有我们不知道的？”

汪浩然道：

“大有道理，只是这样大难着手了。”

蒋淡如道：

“事已至此，我们目前之计，是先把握符章二人的去向，再多派人手，向各方打听。”

汪浩然摇头道：

“丞相，孤是未想到这些，适才对丞相说曾在丰乐镇发现他，依理，我们应当立即采取行动，来个大撒网才对，可是孤认为不能轻动……”

蒋淡如接口道：

“主公明鉴如电，臣下也已想到，符某人如果真正已到了附近，我们如果派人出去，易露破绽，确是不智，但是，臣下的拙见，是将计就计，故意让他得手，来个……”

汪浩然目光飞闪，截口道：

“孤明白了，但是，孤一时想不到适当的人选，丞相知道，符某人不是好相识，一个不好，弄巧成拙，白白毁了我们的人！”

蒋淡如肃然道：

“主公高山仰止，莫非要考考臣下？”

汪浩然沉声道：

“孤无此意，丞相如有高见，孤在听着。”

蒋淡如道：

“主公鬼神不测之机，当然早有成竹在胸，智珠在握……”

汪浩然微笑不语，仍作倾听状。

蒋淡如续道：

“以臣下拙见，国手能收劫后棋，主公对云中慧万方仪二人能否运用一下？”

汪浩然目闪精芒，摇头道：

“不考虑！”

蒋淡如道：

“符章二人的子女可为钓饵否？”汪浩然沉声道：

“丞相是指那一个？”

蒋淡如道：

“臣下愚见，都可以派用场，为留后用，不妨先选出一个……”

汪浩然击掌道：

“正合孤意，丞相真是英雄之见……”

蒋淡如笑道：

“臣下并以为主公早有安排？”

汪浩然微笑不语。

蒋淡如凝声道：

“学谦那孩子，虽然听话，臣下认为有一点要请主公定夺。”

“愿闻！”汪浩然看着他道：

“是否要召他回来？孤已命他折向方家堡，迟则恐已不及了。”

蒋淡如道：

“臣下认为来得及，只要主公火速下令……这样去进行……”

蒋淡如压低了声音，叙述了一阵，再朗声道：

“以臣下看来，如果这样，一定让符某人下不了台……”

汪浩然仰面大笔，连道：

“好计，好计！立即，依丞相所陈行事。”

一挥手，道：“传右锦卫。”

锦衣侍卫暴喏之下，连城璧随即入殿行礼，再谢恩赏。

汪浩然挥手道：

“丞相有机宜授你，你好好上前听着。”

连城璧应声走向蒋淡如。蒋淡如附耳而言。

连城璧躬身道：“领命。”

汪浩然沉声道：

“右锦卫听着，务必小心行事，孤赏罚分明，如有闪误，绝无师徒私情，明白么？”

连城璧躬身道：

“小臣知道了。”

什么大事？能使汪浩然严加嘱咐，只有连城璧和蒋淡如与汪浩然三人明白。

汪浩然颌首道：

“你已耽搁很久，快去吧！”

蒋淡如道：

“也许他另有用意？反正他想反叛，也当知后果！”

汪浩然道：

“丞相既明知他已不可靠，为何又纵虎归山？万一与符章等人及四家后人勾结，岂非……”

“主公万安！”蒋淡如笑道：

“臣下之用意，正是要看他如何选择？”

汪浩然沉声道：

“丞相何以明知故犯？”

蒋淡如凝声道：

“主公圣明，臣下让他走，一则看他今后行为，如非真正反叛，他必然知道该立功赎罪，有所表现，如果确是有叛意，他必然找姓傅的小子或林浩他们联络，这正可利用他把四大家的子女逐一引出面来……”

汪浩然大笑道：

“丞相妙算，孤甚嘉许，但是，南宫秀也是我辈中人，他不会想到这些么？”

蒋淡如道：

“他即使想到，也必须为他的妻子儿女着想，为他自己着想，主公放心，臣下当负后果责任。”

汪浩然点头道。

“丞相如此说，孤当然放心，史钊等大有用处，孤现在可否同他们见面？”

蒋淡如道：

“臣下已经想到如何处置他们的方法了，主公不必在此时屈驾相见，容臣下随时具奏一切。”

汪浩然大笑道：

“有丞相在，孤无忧矣。”

宴席已摆设偏殿，锦衣侍卫躬身报上。

汪浩然抬手道：

“丞相请，卿等今后多向丞相请教。”

群雄应着。

汪浩然亲自挽住蒋淡如入席。

筵开玳瑁，席设芙蓉，他们醇酒美人，俨然宫庭受用，在丰乐镇“四通客栈”里，连城璧离开不久，傅震宇也悄然起身。

装睡打鼾的吴百用刚半眯着眼偷看傅震宇的动静，只听傅震宇自言自语着：

“那位老弟台，到底是谁呢？难道真会是符叔叔的儿子？我应该如何对付？是帮他一手？抑是站在方不同这一边？或者，袖手旁观，看清情况再说？”

吴百用心跳个不住，暗道：

“姓傅的小畜生，你一定会和符家小畜生拚个死活，吴某人再好好等机会向你这小子讨回本利。”傅震宇倏地抬头，向吴百用这边哼了一声：

“姓吴的，我问你……”

吴百用差点张目开口，但迅即装作熟睡不闻，没一点反应。

傅震宇站起来背着手，自问自答地：

“姓吴的也算是亮过字号的人物，为何甘心受人驱策？当今之世，是谁有这种手段驾驭他？”

他自己点头答着：

“可能是轩辕烈？等我把他逼出老实话来。”

又自问着：

“姓吴的为何要对付方不同的儿子？方不同之子为何改装成那个样子？一个人走夜路？”

他自答着：

“一定是方家儿子带了什么要紧东西，姓吴的下手劫夺，他怎会又把方家儿子带到平安客栈去？是专为盯着我而来么？或是想嫁祸于我身上？使我和方家起冲突？这又似不可能？……”

“还有，姓吴的为何把那位老弟台描说得活灵活现，好像是想逼得我去找那位老弟台似的？北上？南下？反正都是这么一回事，姓吴的煞费心机，是想我和那位老弟台一决高下？”

傅震宇自言自语，可把吴百用吓出一身冷汗，暗道：

“这小子实在利害，不在当年傅啸天之下。”

只听傅震宇又道：

“我何必多自猜测，钻牛角尖，再问问姓吴的不就行了吗？”

吴百用心中发毛，知道厄运又临头了，傅震宇的独门手法，使他心胆皆裂他不自觉地连鼾声也停住了。

傅震宇忍住笑，走到吴百用身边寒声道：

“姓吴的，我问你——”吴和再也无法装睡了，故作惊醒状，哦哦着道：

“什么事啊？……”

卜！卜！卜！

窗外连响两声。

傅震宇霍地旋身，哼道：

“那一路的朋友？……”

吴百用如死囚听到大赫，以为救星来了，心中一喜刚想挣扎起来，傅震宇哼了一声：

“我倒要瞧瞧是那一路的高人？”

一拂袖间吴百用眼前一黑，就被闭了穴道。傅震宇已悄然穿窗而出。

对面屋顶上临风伫立着一位白衣人，向傅震宇一点头，已向北方喷射。

傅震宇捺住心头激动，紧随白衣人之后，直到荒郊一抹疏林中，白衣人停住了身形，颤声道：

“傅贤侄，免礼，愚叔有话同你说。”

傅震宇纳头下拜，热泪夺眶而出，道：

“符叔叔，龙驹寨匆匆一面，今夜才得重逢，小侄先叩谢您与章叔叔多年来为家父暨三位伯伯的沉冤到处奔劳之德……”

白衣人感慨丛生，也自泫然，一面扶起傅震宇，一面强笑道：

“贤侄无恙，愚叔快慰极了，愚叔本想为你引见龙贤侄……”

傅震宇含泪道：

“小侄已见过龙武兄了，叔叔和章叔叔……”

白衣人当然是符振扬，他点头接口道：

“愚叔惭愧，一再误中奸奸，在龙驹寨发现‘绝绝魔宫’中人，愚叔一时不察，未及通知你与龙贤侄，便即跟踪北上，嗟，百劫余生，还算上天厚我，也仗啸天诸兄之英灵默佑，我们坐下来谈。”

说着，席地坐下。

傅震宇在侧边坐下，道：

“叔叔已知道江湖间近来发生的事了？”

符振扬点头道：

“大略已有风闻，至于我婶婶和章婶婶与贤侄的兄弟姊妹等遭遇经过，因当时愚叔远在千里之外，尚不明时事实道何？……”

傅震宇栋然道：

“叔叔可知婶婶和兄弟姊妹们的下落？”

符振扬深深的一叹，反问道：

“贤侄见闻如何？”

傅震宇是何等人，他深知符叔叔忍辱负重的心情是难形容的，他既知道汪浩然是想对他加害的元凶，也即是对符振扬及章大钧加害的人，甚至连“四大家”的惨变也可能与汪浩然有关，可是，这只是猜测，而无事实根据，虽然在“平安材”窗外曾到听到连城璧与吴百用的对话，那只是片段之词，难以作为证据。

而“事实”上，据龙武告诉他，在鸡公山上的一段经过加之事后传闻，都说云中慧与万方仪是汪浩然仗义舍命相救，但中途失去踪迹，究竟云中慧与万方仪下落何？是否陷身在汪浩然手上，以及符学谦是否就是那个小杀星等在在皆难启齿，叫他如何回答才恰当呢？

他能体会符振扬的心情，如果不是“四海游龙”有超人的胸襟的话，换了任何人，连遭大变，不气死，也非发疯不可了……”

他思一思忖，符振扬已凝声道：

“傅贤侄，不必多想，愚叔只问问你离开龙驹寨后的所见所闻，愚叔很想听听。”

傅震宇忙道：

“小侄尊命。”

他就把一切经过，所见，所闻，所思，直到昨夜在窗下偷听连城璧与吴百用的对话，至今天的经过，巨细无遗，层次分明，条理不紊地一一叙说。

“四海游龙”符振扬听得频频颌首，神色虽然平静，心中却是波涛汹涌，

激荡异常。

傅震宇满面神色湛然，诚恳地道：

“吉人天相，叔叔学贯天人，险夷不滞于胸，请指教小侄，该如何着手？义之所在，不计生死！”

说着，缓缓起立，躬身垂手，肃然待教。

符振扬强忍英雄痛泪，感动地凝视着傅震宇，良久，良久，才震声道：

“贤侄听着，以愚叔虽非超人，但熟读老庄书，于儒佛道三家动心忍性之道皆有一二心得，决不会为此伤情灭性，贤侄，放心好了。”

傅震宇凝声道：“侄儿受教。”

符震扬略一整理思绪，又道：

“事情千头万绪，治丝益梦，能知其要，一言而终，愚叔先分析一下眼前的事给你听……”

傅震宇守倏地身形微动，但旋即平静。

符振扬点头道：

“是有夜行人在里许外掠过，侄贤功力已超出愚叔估计之外，这份镇定工夫，也是难得。”

傅震宇窘然道：

“小侄火候不够，谢过叔叔嘉奖！”

符振扬沉声道：

“眼前的事，可分三点来说……第一点，吴百用找你的目的，是想怂恿你激发少年人争强好胜的心理，去与犬子！也即你的学谦三弟厮拚！”

傅震宇心神大震，脱口道：

“原来如此，叔叔已断定大闹朝天堡及伤了不少江北道上人物的就是学谦贤弟？”

“是。”

“叔叔共有几位——还有章叔叔呢？”

“愚叔有四男，你章叔叔二男二女，学谦排行老三！”

“叔叔可知谦弟艺出何人？”

“贤侄认为是谁”。

“依小侄妄言，谦弟必是家学渊源，而后……”

“贤侄，愚叔并未授以武功，四子皆是从小习文，不知武功为何物！”

“哦？”

“贤侄不信？”

“叔叔的话，当然相信，只不知为何……”

因愚叔不愿江湖凶险，再为下一代经历，可能是愚叔错了……”

“叔叔和章叔叔终年为先严与三位故世伯伯奔忙，当然无暇分心……那末，谦弟今年几岁了？”

“该是十二岁。”

傅震宇讶然道：“谦弟如此年轻？”

“是么，不过，大约你婶婶调养得好？他们兄弟个子都长得高大，阿谦看来也有贤侄耳下边高。”

“恁地说来，谦弟在极短的时间里，怎会有这么高不可测的武功？”

“愚叔也感奇怪，武林虽有脱胎换骨的丹药及至高玄功，但也得循序渐进，以愚叔亲手调教来说，能得心法真传，以他们兄弟天质，也得半年左右，

要能运用自如，非一年以上不可……”

“那末。”傅震宇屈指算了一下，道：

“谦弟武功，如果不是婶婶或老爷爷（指符威）暗中打了根底，那就是不可思议的奇迹了，因为，在短短的……期间……”

“对！愚叔已算过，该是一个月间的事。”

“小侄斗胆推断，一定是汪……”

“不可能！贤侄认为汪浩然比愚叔高明几许？”

“那就奇怪极了……”

“愚叔虽有所臆测，但愿不是，否则，愚叔真只有大义灭亲，断然处置阿谦了！”

说时，目射神光，傅震宇为之心神大震。他心中虽有所悟但不敢再提，忙岔言道：

“叔叔放心，反正不久可以见到谦弟，小侄会多留意的，小侄认为，多少与汪浩然有关？叔叔以为然否？”

符振扬闭目道：

“当然……我们先说眼前的事！”

傅震宇忙转话头道：“小侄恭听。”

符振扬道：

“据贤侄适才叙说之言，吴百用的用心，是不论南下，北上，只要贤侄一好奇动念，势非与阿谦照面不可！”

傅震宇点头道：“小侄明白了，姓吴的用心可怕，颇得虚虚实实之妙。”

“贤侄请想想后果，不论是贤侄高一着？或是阿谦幸逞了……”

“小侄明白。”

“第二点，是方不同在不久前接‘绝绝令牌’，他已拚着宁为玉碎，不作瓦全，准备一拚，大约他目前接受了好友或夫人的意见，让儿女暂时避祸……”

傅震宇哦了一声：

“难怪方不同的第四子会改换装束夜行，如果这样，方大侠未免过于疏忽，连一个护送的人都没有！”

“贤侄，就是为了避人耳目才换了装，岂能再派人护送？使人注意？”

傅震宇目光飞闪，沉声道：

“方四公子终于碰到吴百用了，小侄认为，这不是偶然的巧合吧？”

“贤侄认为……”

“小侄既已知吴百用是汪某人的爪牙，那末，‘绝绝令牌’是否会与汪某人有关？”

“不！‘绝绝令牌’乃当年‘绝绝魔君’轩辕霸之信符，该是由其孽子轩辕烈执掌。”

“那末，方不同最近邀请大批道上人物，是否就是应付‘绝绝令牌’？”

“还不清楚，不过，这多江北人物云集‘大名’，并非方不同求助于人，而是他们同道折了不少人，激起了众怒，自动驰援方家堡的。”

傅震宇不安地道：

“昨夜在‘新乡’连毙三十一名燕云十八寨二等人手的是不是……”

“该是阿谦做的‘好事’！”

“那……那……”

“贤侄放心，愚叔就是要贤侄先弄清这件事，托你出面去方家堡，看看侵犯者究竟是谁？”

“叔叔认为该是……那方面的人？”

“当然可能就是阿谦，或是‘绝绝魔宫’的人。”

“叔叔不便出面，小侄理当代劳。”

“贤侄多留心些，虽说虎毒不食儿，阿谦也是年幼无知，被人利用，但是，贤侄切记，不可徇私，根据事实告诉愚叔，愚叔认为有必要时，会出面……或暗中加以处置！”

傅震宇心惊地忙道：

“小侄理会得，谦弟一定是少年气盛，受人利用了，小侄一定弄个水落石出！”“如此，愚叔放心了。”

“叔叔还有一点呢？”

“ 第三点就是姓连的适才离开栈房，愚叔已知道他是去见乃师。 ”

傅震宇脱口道：

“ 叔叔为何不…… ”

“ 贤侄，你又为何不跟下去？ ”

傅震宇窘然道：

“ 小侄自知力有不及，且不放心吴百用，以为一定有人来救他，想来个守株待兔。 ”

符振扬点点头道：

“ 贤侄机智过人，做得对，不逞匹夫之勇，不冒无谓之险，是智者，贤侄虽已得四大绝学之一，尚不足克制汪浩然，连愚叔也不便跟踪，但已知道汪浩然藏身在铜雀台遗址之下。 ”

“ 叔叔看到他了？ ”

“ 不是，是发现了他的手下，愚叔昨夜在平安栈发现了‘乌蒙五魅’中的老大与老二，正在监视他二人，遥空突然升起焰火讯号，他二人立时飞逃，愚叔故意不动，却绕过他们侧面，一直看到他二人在铜雀台遗址上面消失，适才姓连的也是驰向那一面！ ”

傅震宇矍然道：

“ 叔叔携带小侄一探如何？ ”

“ 不必。 ”

“ 那末，等姓连的胆敢再折回的话，小侄加以生擒…… ”

“ 错了，贤侄，这是大好机会，可兹运用。 ”

“ 叔叔认为他还会再来？ ”

“ 会的，因为汪某人就是派他盯住你，未到发觉贤侄知他师徒底细前，或他们准备对你采取行动之时，决不会同你翻脸，何况，还有一个姓吴的…… ”

傅震宇接口问：

“ 他们会把姓吴的救走么？ ”

“ 不会！ ”

“ 为何？ ”

“ 一是他们已知道贤侄有独门手法，他们没有把握解救之前，是不会作此傻事的。二是避免此时引起贤侄对他们的戒备及疑心姓连的。 ”

“ 叔叔认为该如何‘运用’姓连的这一着棋子！ ”

“ 原则上，该是…… ”

符振扬附言指示了一阵，又道：

“ 随机应变，端在贤侄一心之妙了。 ”

傅震宇目射异采，道：

“ 小侄理会得，叔叔还有指教的么？ ”

符振扬想了一下，道：

“ 第一点，要火速与你林浩阿叔，光华贤侄，龙武贤侄联络，尤其是光华贤侄孤身在扬州，最是可虑！ ”

傅震宇道：

“ 小侄也曾想到，相信林浩阿叔和龙武兄会赶了去吧？ ”

“ 凡事要顾虑周祥，面面想到，那三船金珠，虽不足道，光华贤侄安全是最重要的，必须先顾到。 ”

“小侄明白了。”

“这一点，愚叔准备让史家钺回扬州走一趟。”

“原来叔叔昨夜把他带走，就是这个意思？”

“不是的，愚叔并非未卜先知，当时只是想把贤侄引出而已，等我问了家钺这孩子，他一听是我，十分惊喜诚敬，哭求愚叔帮他援救乃父与乃妹，愚叔知道了他与贤侄同行的经过后，就有这个打算，既然一切属实，就叫他去了。”

“叔叔，他一个人南下，靠得住么？”

“当然由愚叔安排，加以易容改装，是不会有意外的。”

“如此，由他取得联络，很好。”

“第二点，就是安家姊妹，据贤侄告诉过的，大有可能，她俩就是龙家姐妹，只不知为何会变了这样？要好好弄清楚，只不知龙武贤侄是否对她姊妹有特别记忆？”

“龙武兄在江汉，并未和她姊妹照面。”

“这可以按下再说，贤侄如能再有遇到她俩时，多多留点心就是。”

“小侄遵命。”

“第三点，就是东方青白与藏宝图的这件事，以及蒋淡如匡总管的身份，劫走东方兄弟，加上史钊姑娘的下落，也有查究的必要，这一点，愚叔也会留心的。”

傅震宇问道：

“叔叔又知蒋淡如与南宫秀是受谁操纵？”

符振扬目光一闪，道：

“这要等事实为证，贤侄当知愚叔目前不能出面，还得先把你章叔叔的行踪及章婶婶与你婶婶的下落弄清楚，贤侄多多珍重。”

傅震宇躬身道：

“小侄预祝叔叔婶婶和章叔叔婶婶等天佑平安。”

符振扬缓缓起身，道：

“但愿如贤侄德言，如见到龙武贤侄，可告诉他，他师父已经和愚叔见面了，我随时会与你们见面。”

傅震宇躬身应是。

“我走了！”白衣摇曳间，冉冉消逝夜空。

傅震宇吸了一口气，晃身飞射，回了栈房。

吴百用仍在昏迷中。

傅震宇听出隔房连城璧尚未回来，也就上炕调息，顺手把残烛拂熄。

约在三更时分，他已听出是连城璧回房了。

傅震宇忙躺下作熟睡状。

轻微得几不可辨的声息到了房门外，并有轻敲房门的声息。

傅震宇翻了个身，作骤由梦中惊觉状，霍地坐起，掠身到了房门边。

门外，连城璧忙低声道：

“傅兄，是咱。”

傅震宇作噓了一口气，仍是惺忪地问：

“连兄何事？我以为是吴的同党来了呢？”

连城璧悄声道：

“咱就是不放心，适才到外面兜了一圈，还好，没有什么异状。”

傅震宇道：

“连兄辛苦了，我可睡得好沉呀。”

“傅兄再憩息吧，咱也要睡了。”

“好的，连兄放心好了，下半夜我警惕些。”

连城璧已悄然退回房去。

傅震宇暗道：

“此人入迷已深，甘为虎伥，看来是不易把他由泥淖深陷挽救了。”

他真的躺下养神了。

翌日，天甫黎明，晨鸡初啼时，鸡鸣早看天的客人纷纷起来，震言的马蹄起又响个不住。

傅震宇听得分明，通往镇西大街都是向东方的蹄声几乎通宵不绝如缕，由于隔着两条大街，还不足惊扰安睡，现在，却是有不少蹄声络绎地由附近街口下飞驰而过，十分震耳。

终于，有急骤的蹄声在“四通栈”大门外戛然中止，傅震宇已听出是三匹牲口。

接着，大门口响起了熟悉的震耳大喉咙：

“店家昨夜有二马一驴的三位客人，可是下榻贵栈？”

正是“五虎将”之首，狄雷的声音。

伙计在嗒嗒应着：

“大爷，是嘛。”

狄雷大步走进，口中叫道：

“喂，吴先生，请告诉两位少侠，咱家奉方老大的帖子，专诚来邀请大驾。”

傅震宇已解开了吴百用的穴道，他由昏睡中醒来，正好听着狄雷的大喉咙，忙呀呀应着。

傅震宇暗笑道：

“姓狄的真是莽撞得可爱，昨天连人家姓氏也没问，就走了，燕赵男儿，多是这份粗犷豪爽。”

吴百用挣扎起来，他虽未受禁制，却因前夜受了外伤，忍着疼，揉着眼，看着仍在“熟睡”着的傅震宇发楞。

隔房的连城璧已咳了声：“傅兄，方大侠的人来了。”

人已走出。

傅震宇打了个呵欠，坐起来伸着懒腰，道：

“知道了，容我漱洗穿衣再请。”

吴百用尴尬地直发怔。

傅震宇先开了房门，伙计已经端进热水伺候。

狄雷已冲向连城璧，先拱手，大嚷着道：“好的，那位老弟台是姓傅啊？行，好俊的工夫，咱姓狄的很佩服，行赔个不是。”

连城璧已看出来的三人就是昨天的三个，那个黄面汉子适时抱拳道：

“狄老大，等会再说，咱们不可缺了礼数，还未请教这位少侠大号呢。”

正要向傅震房中冲去的狄雷，忙收了脚步，咧开大嘴，又向连城璧叉手道：

“咱忘了，请教，请教，喂，这几天，咱怎么样了啦？老是得了急惊风似的，前句不地后句。”

连城璧冷然道：“昨天忘了奉告了，咱姓连。”

狄雷呵呵着道：

“连老弟么，昨儿个，是咱家太毛燥了些，回堡对咱方大哥一说，喏，挨了一顿‘排头’，马上交下拜帖，要咱们三个连夜赶来赔礼，并请三位移驾方家堡？”

另外两个汉子也抱拳而意。

连城璧叫了一声：

“傅兄——”

傅震宇已整襟走出，朗声道：

“连兄，方大侠以礼来，我们不可缺了礼数，先向狄老兄三位道声辛苦。”

狄雷大步上前，先双手递过大红拜帖，再叉手道：

“傅老弟，咱家方大哥说，小鬼见不得大神，昨天是咱们不是，叫咱们来告诉您，他在家翘首恭候大驾。”

黄面汉子拱手道：

“咱家就是金子庸。”

紫面汉子也拱手道：“咱是蓝雄。”傅震宇呵了一声：

“原来就是五虎将中的老三，老四，傅某也谢过一声得罪了。”

狄雷大笑道：

“那里，那里，不打不成相识，傅老弟，有请有请。”

说着，一手掬出一个大元宝，往柜台上一放，道：

“掌柜的，有赏。快把三位贵客‘脚程’牵出来。”

掌柜的笑得见眉不见眼，只有喏喏道谢。

早有三个伙计，由槽房中把傅震宇等的牲口牵出。

傅震宇也不客气，他知道燕赵男儿的豪爽绝伦，称“老弟”是最亲近的称呼，向连城璧一笑，道：

“连兄，我们就走一趟方家堡，一见方大侠。”

吴百用也已漱洗过了，强作镇定的走了出来。

连城璧只好一笑，道：

“行，唯傅兄马首是瞻。”

五马一驴：向东扬鞭。

方家堡，就在“大名”的东城外。

它位置在“邯郸”与“南乐”之间，距离“丰乐镇”约近百里。

狄雷等三人的牲口，都是千中选一的千里名驹，才有这么快的脚程，在日正当中时，六人已经抵步。

路上，怒马淖蹄不绝，都是驰向方家堡。

堡门之外，延伸数里的宽敞箭道，几乎两边尽为牲口拥塞。

傅震宇等刚抵矗立的华表之前，一行人拥着一位铁面虬髯的巨灵大汉，旋风似的迎上来，老远，就听到大汉豪放的大笑声，叫道：

“傅老弟，连老弟，方某欢迎您们光临。”

原来，金子庸早已驰马入报，所以方不同已先知道了他们的姓氏。

傅震宇知道当前正是北方道上高手云集方家堡的时候，方不同放着那么多朋友不周旋，专诚率人出迎他和连城璧，可见他在方不同心目中的位置很重，能赢得“关东大豪”方不同的这种礼遇，且双方素无渊源，又无一面之雅，自己折辱了对方得力兄弟，确是异数，方不同所以为方不同，关东大豪所以为关东大豪，英雄本色，毕竟不凡。

他忙下马。

连城璧与吴百用也下了牲口。

连城璧并不怎样，吴百用却是最感窘促。

因为，论名气、他，吴百用，成名已二十多年，且夙以足智多谋见称。

不论由那方面讲，他应该受到主人的重视，先予招呼才对。

可是，方不同似乎根本不认识他这位大名鼎鼎的“黑心吴用”，不但丝毫未假以词色，连正眼都没看他以下，相形之下，情何以堪。

论武功，当然是傅震宇比他高明，昨天又露了一手，难怪方不同把傅震宇当作主客！

眼看双方就要照面，赢得群雄注目；傅震宇拱手道：“方大侠，晚辈傅震宇致候了，得瞻虎威，又亲警咳，何幸如之。”连城璧也抱拳道：

“咱，连城璧，见过方大侠。”

方不同已大步近前，掀髯大笑道：

“傅老弟，不愧‘泰山’之后，连少侠，方某已知道你是汪大侠高足，令师可好？”

说着一手挽一个，仰面哈哈不已。

傅震宇和连城璧都吃了一惊，暗道：

“好灵通的消息，一见面就能知道底细？”

傅震宇心中一动，侧顾窘在一边的吴百用，笑道：

“方大侠，尚有这一位……”

方不同循声注目，讶声道：

“这位，忘了请教，可是老弟贵友？”

吴百用因方不同根本未看他一眼，好像只是专迎傅连二人、他当然不便先开口，现在一听方不同如此说，简直是存心折辱他了。

显然的，他们是一行三人，不论如何，狄雷等早就会告诉方不同的，何况早天又是他先和狄雷通名打招呼，今天去丰乐镇迎接他们三人，决不会不知道有吴某人同来。

左侧边咧着大嘴的狄雷突然哦哦道：

“方老大，咱忘了这位就是吴百用先生。”

方不同一剔眉大声道：

“原来是吴兄？狄老弟何不早说？使方某人失礼，吴兄为何如此狼狈？请，请，坐下来再说。”

一面挽着傅，连二人向内走。

吴百用恨无地洞可钻，说多难为情就多难为情。

他心中明白，这是方不同存心“损”他，他心中说不出的恨毒，表面上又怒不得，恼不得，只强笑了一声：

“好说，吴某打扰了。”

便即同行，移步跟着。

他心里又恨，又气，又发慌。

恨的是他自己本是想把傅震宇诱激去找符学谦动手，制造符，傅二家的仇恨，不论那一方赢了，都已达到了他害人的目的，也可说是汪浩然对他的授意已完成任务，不料，反被傅震宇揭破了他的本来面目，吃了大亏，无法脱身，被傅震宇赶着鸭子上架，只好走这条路，被逼来到方家堡，以致受这种羞辱。

气的是汪浩然为何明知他已失手被擒，怎么不设法派人把他救走？如果不是前夜自己贪功，把方不同的儿子方志逸制住，想把方志逸带到汪浩然面前邀功讨赏的话，也不会被傅震宇从“乌风爪”的伤痕看破他的身份，如能早知如此，当场就把方志逸杀掉，埋尸灭迹，岂不是好？

使他心慌的，是方志逸在前夜失踪了，他原以为是汪浩然派人把方志逸及史家钺劫走，现在，由于方不同对他的态度，直觉上，使他感到方志逸与史家钺可能是被方不同的人带回来了。

假定如此，方志逸一醒转，势必据实说出经过，则他就是方不同的仇人，这样对他，还算是特别客气了，等下更有得瞧的！若被方志逸当面指认，那时，他想逃也无路了。

他提心吊胆的在思忖，可能的变化，如何应付？表面还得强作镇定，这份滋味，可真难受。

方家堡甲第连云，尽是巨石砌成的墙壁，占地逾百亩，气象万千，大门丈二，两边石狮高达三丈，给人的印象，是一切“大”而“豪”。

方不同陪着傅震宇与连城璧，款步走入大门。

门两边，二八一十六个红衣大汉，刀光闪处，齐声呛喝，铁腕同翻，雪亮的马刀劈出。

如果不知内情的话，被他们一喝，就会大吃一惊，刀光劈出，一定当作他们不怀好意，如果退避或出手对付，都会是大笑话。

傅震宇一声：“不敢当。”

目光炯炯地电扫左右，微一颌首，大步跨进大门。

连城璧也是内行人，也昂然而进。

吴百用更是心中有数，暗道：“姓方的，你好势利，你大约以为傅家小畜生已得了‘指定乾坤’真传，妄想借他为臂助，对付符家小畜生，哼，恐怕你会后悔！巴结又有什么用？”

原来，这叫做“抱刀礼”。

是专为主人迎接最尊敬的贵客嘉宾，或武林中共仰的大侠高人而设的隆重礼节。

只见十六个大汉，刀尖斜对刀尖，不差毫厘，在闪电出刀的刹那，中间隔了丈许左右，连柄二尺八寸的马刀，恰到好处的悬空架住，足见火候到家。

转过照壁，就是宽敞达十亩许的大厅，除了合抱粗的楠木大柱外，空荡荡得可以跑马。

厅中，正大开流水席，济济一堂，尽是武林人物，估计不下六七百人之众。

迎面一对大柱，隼着斗大金字对联，十分悦目的行书……

富贵如龙，游尽五湖四海。

贫穷似鬼，惊散九眷六亲。傅震宇一瞥之下，暗道：

“好豪放的口气，也道尽人情世故，只是作为当门大厅对联，未免有欠浑厚含蓄。”

好得，这是主人粗犷不文的小事。

座上群雄，谈笑正欢，酒酣耳热，看到主人陪着傅震宇，连城璧等进来，纷纷注目。方不同轩眉大笑道：

“各位弟兄，方某为你们引见一下，这位老弟是……”

傅震宇含笑朗声道：

“武林末学傅震宇，‘虎啸山庄’唯一后人，见过各位道上前辈。”

说罢肃然一揖。

他的神采他的风度他的话，皆使群雄刮目。

“虎啸山庄”唯一后人，十多年不闻消息的傅家后人出现了，顿时引起一阵骚动。

方不同掀髯道：

“如何，傅老弟快人快语，和当年傅大侠一模一样，重瞳异相，不同凡响，噫，连老弟……！”

连城璧肃声道：

“家师托福，可能会来拜访方大侠，主人还是等家师来了后再为晚辈引见各位前辈的好。”

方不同讶然一怔，又大笑道：

“好极了，令师汪大侠会来？”

吴百用吃了一惊，只怕连城璧“失言”，露了马脚，果然，傅震宇眉毛连动，笑道：

连兄，汪叔叔几时告诉你，说要来此？”

连城璧胸有成竹，而不改色地道：

“想当然耳。”

傅震宇道：

“这么巧？连兄莫非有天机？”

连城璧点头道：

“正是不可泄漏。”

方不同道：“

这就奇了，汪大侠曾出现‘九里关’前，怎么会……”

连城璧接口道：

“到时自知，前辈还是招待客人吧。”

方不同掀髯大笑道：

“好，好，各位弟兄，看来，符章二位夫人也有下落了……真是慢客，请，请。”

一面举手肃客，人已引路走向中间一席。

显然，这是主座。

座上已经先有四位老者在座。

能与主人同席者，非主人至交好友，够资格，就是人人共仰的武林大老。

傅震宇忙拱手道：

“礼不可废，请主人另设一位置如何？”

方不同大笑道：

“傅老弟，方某说句实话，老弟今天是主客，虚位以待……”

傅震宇接口道：

“主人厚爱，愧不敢当，只有心领了。”

方不同道：

“老弟，方某有理由。”

“愿闻。”

“老弟，方某和在座的朋友，都是敬重令尊的人，诚如老弟所言，老弟是‘虎啸山庄’唯一后人，老弟不可再辞。”

傅震宇肃然谢道：

“晚辈有僭了。”

因方不同提到他的父亲，正大堂皇，只有称谢入座。

连城璧尚未开口，方不同已举手道：

“连老弟，因师重徒，请坐。”

连城璧只好也拱手道：

“先代家师谢过。”

也正襟入座。

只有吴百用进退维谷，论辈份，他也是晚辈——因为方不同是与他的师父“赤手天尊”邬刚同辈，如论年纪与闯出的旗号，却够资格与主人同席。

方不同笑对狄雷道：

“狄老弟，你好好陪吴先生，多敬几杯水酒。”

这可太使吴百用下不了台了。

因为他是与傅连二人一同应邀而来，在这多人面前，主人明显的表示对他轻蔑，这口气，真叫人咽不下。

为何？

人要脸，树要皮，武林人物，更是争气不要命，在大庭广众之下，受人折辱，非拚命不可。

傅震宇也是心中一动，忖道：

“方不同豪迈绝伦，为何独对姓吴的显得小家子气，不能容物？是鄙视姓吴的为人？抑是方不同已经知道了其子被吴百用下过毒手的事？……”

这种骨节眼上，他也不便表示什么，何况，吴百用等于是阶下囚，早就该死，也犯不着为他遮羞掩窘。

众目睽睽之下，只见吴百用神连变，狄雷已大声道：

“吴先生，请随咱家入席。”

吴百用终于强笑着道：

“吴某本无列席资格，即承主人厚意，只好汗颜敬陪末座了。”

群雄都觉得奇怪，主人为何对他不客气？不少人已知道他就是“黑心吴用”，都认为他太没种了，只有傅震宇暗惊道。“此人不愧有智，遇横逆而不怒，处窘辱而能忍，确实心机深沉，名是不可幸致的。”

吴百用呢，心中已是怨毒入骨，几乎咬碎钢牙，暗中发着狠：

“姓方的老匹夫，咱们就走着瞧吧！”

一面却坦然地随着狄雷走。

在座的四位老者中的一个紫袍银须老者拈须哦声道：

“老方，这位吴朋友，眼生得紧，是那一路的？”

方不同笑道：

“柴老，此君即是‘七智’中的……”

紫袍老者呀呀接口道：

“原来是他，果然有些急智，老朽十分佩服，咳咳，会对老方您起误会的吧？”

方不同笑道：

“不会的，他心中有数。”

“什么？”紫袍老者讶声道：

“难道他有什么对不起老方之处？呀呀？”

这分明是冷嘲热讽。

吴百用突地停步，回身，缓缓地道：

“原来是长白四皓柴老三啊，吴某失礼之至。”

四位老者，正是“长白四皓”——

老大“碧目神翁”王兴。

老二“鸠拐叟”商悟。

老三“美髯翁”柴素。

老四“九指公”简铜。

吴百用的语气也并不“客气”，柴素一拈银须，哼道：

“老朽偏处荒山，不识‘黑心吴用’，不必客气。”

吴百用道：“柴老，可肯听吴某几句话？”

四皓都不屑理会地晒然不语。

吴百用徐徐道：

“公孙玷因摆架子而失马缓，刘玄德困礼贤下士而得诸葛亮，各位能明此意否？”

连城璧暗道：

“老吴，你刚才能忍，现在为何又自找麻烦……”

柴素哼了一声：

“说得好，可惜阁下并非诸葛亮，只够在梁山伯辅佐宋公明。”

吴百用朗声道：

“那因为主人亦非刘先生，豪气有余，礼节不足，所以，吴某虽有恩于主人，亦不敢自表。”

方不同剔眉道：

“有恩？恩由何来？”

吴百用道：

“吴某前夜救令郎于垂毙之际……”

话声未了，冬！冬！冬！三声震耳金鼓。

方不同神色一变，喝道：

“快报来。”

九十三

步履疾，有人转过照壁，是一个黄衣壮汉，双脚一停，全身站得毕直，大声报告：

“流星快马报来，昨夜三更至四更左右，燕云十八寨弟兄十三人在‘南乐’附近惨遭毒手，十三人各有不同的死状，经查证，内有正副寨主七名，香主六名……”

话未了，一片拍桌唬吼之声，不少人纷纷暴起。

方不同目射精光，铁面加霜，一声断喝：

“知道了……”

两臂三张，又道：

“各位弟兄，血债血还，不必急于一时。”

那些暴怒的人，本是个个眉立眼红，杀气溢于眉宇，怒容满面，被方不同一说，又纷纷坐下，一言不发。

方不同目注黄衣壮汉，疾声道：

“还有什么？”

那黄衣壮汉面上汗出如浆，咽了一口口水，又道：

“第二拔快马报来，‘卫河’发现浮尸多具，今天大早才被发现，经逐一收集上岸，计有十七人，其中有本堡褚，涂二位师爷及第六，第八二位师弟。”

方不同凛若天神，神态慑人的一声狂笑：

“好极了，大丈夫生有处，死有地，十八年后又是一条好汉……还有吗？”

黄衣壮汉睡皮一垂，道：

“没有了。”

方不同一挥手：

“随时再报。”

黄衣汉子暴应一声：“是！”

大转身，退去。

方不同举杯道：“各位，乾！”

他一仰脖子，大斗酒下肚，下巴上也是酒。

可是，虎目中却隐现泪光。

英雄有泪不轻弹！

群雄纷纷举杯乾了，这是最难下咽的酒。

傅震宇已知道形势实在严重，完全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之逼人气氛下，方不同虽然豪迈绝伦，义气如山，也已心情激动得难受极了。

他更清楚，黄衣汉子——能有资格穿黄衣者，即方不同嫡传弟子，传达报告，竟派出弟子充任，可知方不同部署紧张严密，已是全力以赴。

听适才报告，方家堡已折了二位师爷和第六，第八两位方不同的嫡传弟子。

据傅震宇所知，方不同共有四子二女，十大弟子……向有“关东十杰”之称，一下子就毁掉两个，也即是“十杰”中被人毙了两条，对此时的方不同而言确是先声夺人的打击。

原以为昨夜平安无事的，马上就被事实否定了。

傅震宇目光如电，无微不烛，他已瞥见连城璧，毫无惊讶之色，似乎胸有成竹，皆在意料之中。

只在方不同向群雄敬酒刹那，连城璧向吴百用递了一瞥飞快的眼风。吴百用却目射异采，仍是青肿未消的面上掠过一抹不可忖度的诡谲神色。

傅震宇一时也弄不清楚连城璧与吴百用的暗里春秋！

狄雷大约因适才的消息把他气昏了头，只有目张如炬，呆在当场！

这时，他回过神来，目光投向方不同。

方不同目注吴百用，豪声道：

“适才如何说的？”

吴百用抱拳道：“不说也罢。”

方不同轩眉道：“阁下好像幸灾乐祸，大快于心似的？”

吴百用道：

“这就是方大侠待客之礼数？”

方不同道：

“天下朋友，谁不知方某生平无大志，但愿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一视同仁，无分厚薄？”

吴百用沉声道：“诚如方大侠所言，何独对吴某人咄咄相逼？”

方不同疾声道：“方某有何失礼之处？”

吴百用道：“吴某虽然不才，也曾浪得浮名，再不济，也不致让吴某人如待决之囚，无一席之地之理。”

方不同道：“方某不是已请你入座了么？”

吴百用道：“吴某现在仍是站着！”

方不同抚髯道：“立谈固然欠缺礼数，是阁下突发惊人之论，未免有危言耸听，哗众取宠之嫌。”

吴百用冷然道：“方大侠毫无父子之情么？”

方不同怒道：“此言何意？”

吴百用仰面道：“适才已经奉告方大侠，吴某前夜曾经搭救令贤郎于垂危之际……”

方不同目射精芒，疾声道：“大丈夫立誓乾坤不受恩，阁下如果有这回事，请据实相告，方某当负荆致谢。”

吴百用道：“令郎可是名叫‘志逸’？”

方不同点头道：“不错！”

“他排行第几？”

“是方某最幼犬子。”

“前夜，吴某投宿临淇，曾在路旁发现令郎身受重伤，吴某加以援救，据令郎自称姓氏，吴某立即携带原拟先借客栈为令郎调治，再送到府上……”

“这样说来，阁下是方某大恩人了。”

“好说，事实如此，可惜在客栈中又为别人劫走！”

傅震宇大为骇异，暗道：

“难道是我耳朵出了毛病？抑是姓吴的昏了头？当面欺人，扯这种谎，居心何在？……”

方不同突然仰天大笑起来，道：“阁下，犬子明明在家，可要唤出道谢救命之恩？”

吴百用这一惊非同小可，他所以敢如此大胆放言，是因为得到传声告诉，

说方志逸尚未回堡，可以先挽回面子，充充胖子，不料，方不同竟会有这种惊人之论，真使吴百用头皮发麻，说多窘就有多窘，何况，傅震宇正在向他凝视着，越使也心虚胆怯。

再加群雄对他投来蔑视的眼光，好像猫看老鼠，更使他无地自容。

耳边突然又听到一丝传言道：“老吴！沉住气！只请姓方的叫出他儿子好了。”

吴百用七上八下的心，又是一定，沉声道：

“谢倒不必，这是份内事，方大侠不必介意，原是不足挂齿的小事，吴某只是闭话一句而已。”

“好话！”方不同疾声道：

“阁下救了方某犬子，何异恩同再造，可惜并不如阁下所言，方某倒想向阁下要点公道了。”

吴百用心寒胆裂，不禁游目四扫，希望对他传声的人速加援手！

方不同倏地大喝如雷：“姓吴的不识抬举，不知死活，拿下。”

狄雷怪笑一声：“老实些！”

吴百用神色惨变——他发现中计了！

他被傅震宇点了独门偏穴，等于常人一样，功力被制，无法施展，狄雷一指点到，他就束手被擒。

连城璧大喝一声：“且慢！”

耳际突然听到一缕传声：“妄动不得！绝对不能暴露身份！”

连城璧立时哑口无声，已立起的身形又自坐下。

他实在迷惑了，不知所指。

他原以为吴百用突发惊人之言，必有所恃，他也知道乃师汪浩然早在方家堡布置了同党，他虽不知道是谁？总以为笃定泰山了。

这时，他竟莫明其妙，只有直瞪眼。

方不同看着他，一瞬也不瞬地，道：

“连少侠，有何指教？”

连城璧只好陪笑道：

“只因吴某是与咱傅兄同来，不论他有什么失礼之处，想向方大侠讨一份人情……”

方不同接口道：

“看在令师面上，决无不允之理……”

“咱先谢过了。”

“只是，吴某人存心不良，犬子几乎丧命在他手上，不得不问个清楚！”

连城璧大骇，暗道：

“怎么泄了底？老吴也太不识相了，怎么自找苦吃？……”

他只好强笑道：

“吴某人如果真有对不住方大侠之处，听凭卓裁好了！”

方不同向四面一抱拳，道：

“本来，酒筵之间，为了免得大家扫兴，方某不想有任何不快之事发生，可是，姓吴的当面欺人太甚，值兹大敌将临之时，不得不告个罪，方某要为大家助兴下酒了……”

群雄未有表示什么？也不便询问。

方不同大喝一声：

“各位，姓吴的是‘绝绝教’的遗孽爪牙，方某要把他寸剐而烹之，请各位分赏一脔，作为下酒如何？”

话声中，四个红衣大汉，已经用铁架抬来一具似炉似铜的东西……这是关东一带，用来烤牛肉，烤羊肉的“老虎架”又叫“福鼎”的家伙，下烧烈炭，上盛沸油汤食肉者以刀割肉，用铁筷挟着，在沸汤油中一烫，一刷，再蘸上佐料，即可入口，或者，以鲜肉在火滚的巨锅周围凹槽上反覆烤熟食用，在严冬大雪天，炉火熊熊，大口酒，大块肉，立时全身暖和得出汗。

不过，眼前抬出的这一具，乃是大号，可供近百人轮流食用，也只有钟鸣鼎食如“关东大豪”方不同的大户巨族人家，才使用此物。

四个红衣大汉轻轻放好，就在大厅中心。

巨锅中丝丝作响，油汤已经百沸，可见早已准备好了。难道是专为对付吴百用而设？

傅震宇心中连动，暗忖道：“为了一个姓吴的，值得如此小题大做么？”

如果方不同是为了给其子报仇，也犯不着在这个时候做这种“生烹人肉”的残酷事，显得小家子气，除非是别有作用……

倏地，灵光连闪，掠过傅震宇脑中……

假定是符振扬把方志逸送回方家堡的话，或是把经过通知了方不同的话，一定是“四海游龙”符振扬对这位“关东大豪”授下了什么锦囊妙计？

或者，有杀鸡吓猴的意思？

傅震宇一面思忖着，目光却在搜索着。

他只看到连城璧紧缩着脸皮，木然如不见不闻。

已被狄雷制住的吴百用，则神色时变，阴晴不定，不知在打什么鬼主意？

方不同戟指吴百用，厉声道：

“姓吴的，光棍点，你受谁的差遣？为何深夜突袭犬子志逸？如果你老实说，方某不为己甚，不然，方某只好先把你祭旗了。”

吴百用突作冷笑道：

“天下无人，天下无人，原来姓方的，竟是这种人？恩将仇报，天下岂有此理？”

方不同怒笑道：

“姓吴的，任你再狡猾也无用了，狄老弟，先给他一点味道赏赏！”

狄雷暴声道：

“姓吴的，若不给三分颜色，你要开染坊了？”

一扬巨掌，就是一个耳光！

一提腕，把吴百用刮得眼冒金星，一片黑，头昏颊肿，紫涨坟起。

同时，尊牙掉了几个，口角溢血。狄雷吓了一跳：

“这记锅贴是‘素’的，要不要再来大荤的？”

吴百用咬牙怒目，死瞪着方不同，十分狰狞可怕。

连城璧忍不住喝道：

“主人请听一言，在家门欺人，如此处置，不怕天下同道见笑么？”

方不同注目道：

“连少侠，‘绝绝教’杀人如草，咱们栽了那多兄弟，又如何？”

连城璧道：

“冤有头，债有主，应当直接向别人算帐讨债如此折辱主人邀请上门的客人，咱不敢苟同，在座各位前辈，无一主持公道么？”

说着，霍地站起，大有拂袖之势。

狄雷大笑道：

“连少侠‘绝教’的兔鬼子手段比咱这一记锅贴，何止数十倍！姓吴的都是兔鬼子的兔鬼子，不有什么客气？”

连城璧震声道：

“有证据么？”

方不同仰面道：“有！”

连城璧道：

“敢请公开给大家过目一下如何？”

方不同点头道：

“行！但不知连少侠何以偏爱吴某人？”

连城璧心中一凛，飞快地接口道：

“因为有同行登门作客之雅！”

傅震宇暗暗好笑，他也适时开口了：

“晚辈亦有同感！”连城璧得他一言撑腰，精神一振，向傅震宇笑道：

“如何？傅兄公道自在人心，主人此举不足以服能人！”

方不同笑道：

“方某人会是冒失轻动的人，自然先有证据，叫人口服心服的证据，连少侠是否要方某人直言谈相？”

连城璧又是一惊，暗道：

“姓方的到底知道多少？咱别惹鬼上身！”

他因为没有再听到有人向他传声了，疑神疑鬼，又不忍吴百用当面受辱吃苦，才向方不同打招呼，现在，方不同竟向他“紧逼”上来，他沉声道：

“如确有……足可取信大家的证据，要杀要剐，也是姓吴的活该……”

方不同哈哈大笑道：

“狄老弟，你不妨先把姓吴的开刀，咱再让他口服心服！”

狄雷怪笑道：

“行！也只有咱不会嫌他臭肉太齷齪！”

一翻腕，抽出了肘底皮套中的解牛刀，刀光一闪，吴百用身形一抖，惨叫起来。

狄雷已经“挖肉补疮”式，在吴百用左腿肥肉处割下了二寸大的一块肉，一甩手，刀尖上的肉就恰好甩落在巨锅的边沿上，滋滋响，冒起了烧焦的肉味。

吴百用痛得全身抖动，血在涔涔流出，无奈穴道被制，成了俎上人之肉，只有听凭宰割的份儿。

连城璧喝道：

“请主人先提出证据来！”

方不同笑道：

“连少侠不必心急，等把姓吴的碎割得见骨的时候，证据自然会拿出来！”

九十四

连城璧又怒，又气，脱口叫道：

“如无证据，主人又如何？”

方不同大笑道：

“是要方某抵命是么？”

连城璧怒火之下，口不择言地道：

“主人别忘了血债血还……”

“连少侠和姓吴的渊源似乎很深？决不止同行之雅而已，是么？”

连城璧怒声道：

“咱只是看不惯仗势凌人，妄杀无辜而已，也非方大侠的身份所做
的事！”

方不同笑道：

“大丈夫不拘小节，方某决不作妇人之仁！”

一抬下巴，道：

“狄老弟，你代大家动手，好好的把姓吴的寸刷。”

狄雷应道：

“照办！”

早有两个红衣大汉，各捧一个大盘子。

狄雷把吴百用摔在地面，一脚踏住他的肚皮，掳据近肋，露出毛黝黝，虬筋交结的铁腕，泼风尖刀横咬在嘴里，看他这个样子，很像“解牛”的庖丁，杀猪的屠夫，难道真要碎割吴百用？

武林人物，杀人不眨眼，视死如归，不当一回事，在座群雄，一听方不同说吴百用是“绝绝教”的人，都是仇火大炽，以惨杀吴百用为快，有的轰大饮起来，却无一人表示反对。

连城璧看在眼里，急在心中，兔死狐悲，物伤其类，如果他不是孤掌难鸣的话，早就出手抢救了。

吴百用再镇定，也几乎面无人色，千古艰难唯一死，人当死亡顶刻之际，求生之念特别强烈——他认为方不同是把他当作“绝绝教”中人，眼看狄雷就要下手，刚才挨了一刀已使他痛得发抖，血流不止，心中发虚，惊怖之下，眼看狄雷已取下尖刀，圆睁怪眼，在准备先由何处下手！

吴百用脱口叫道：

“吴某绝不是‘绝绝教’中人！……”

方不同喝道：

“那么，你受谁的差遣？”

吴百用不自觉地向连城璧投去一瞥目光——示意连城璧火速为他解困。

却被连城璧阴冷的目光把他惊得闭口无言。

实在，连城璧也不敢再作“不平”之鸣了，他已感到气氛不对，如果他再帮吴百用说话的话，可能激怒方不同及在座群雄，使他自身难保。

方不同大喝如雷：

“怎么还不快点？”

狄雷一声不响，泼风尖刀连闪！

吴百用哇！哇！呀！

连声惨叫中，由于奇痛，忍不住满地滚动。

狄雷已经挖下吴百用大腿上几块肉，熟练地投入红衣大汉捧着的盘子里！连城璧情急智生，沉声向傅震宇道：

“傅兄，你怎么不说话？”

傅震宇虽觉得方不同太过份了，因他觉得必有深意，随口答道：

“我，无话可说！”

连城璧震声道：

“傅兄，别忘了姓吴的是你‘经手’的，留下他也许大有用处！”

傅震宇道：

“主随客便，谁叫姓吴的得罪主人？”

连城璧愤然道：

“傅兄，如是令尊在场，一定会仗义执言的！”

傅震宇一听连城璧提到父亡，肃然正色道：

“先父不幸被害，令师却是活着，如果他恰好赶到，岂不是好？”

连城璧为之气结，强笑道：

“可惜家师未及时赶到，不然，哼哼！”

吴百用又是连声惨哼，他已痛得快要昏死过去，又被狄雷割下了十几块肉。

方不同喝道：

“狄老弟，只管快，不论是谁要伸手管这件事，一律当作‘绝绝教’遗孽处置！”

这句话，很重！

连城璧空自急怒，也变成了敢怒而不敢言，说不出的尴尬。

突然有人哼了一声，叫道：

“东翁，不才能说句不中听的话吗？”

傅震宇与连城璧循声注目，就在右手一席上，一位深目鼠髭，神态冷漠的老者在目注方不同，慢声慢气地。

方不同目中闪过如电的一瞥异采，沉声道：

“原来是大师爷，有何高见？”

又是师爷？傅震宇心中一动，双眸注视，只那位大师爷徐徐地道：

“东翁行事，一向豪快无伦，为何今天拖泥滞水？”

方不同张目道：

“方某有何措置不当？”

大师爷拱手道：

“东翁好说，不才之拙见，不如给姓吴的一个痛快……”

方不同接口道：

“大师爷，你有所不知，当年‘绝绝教’以杀人为乐专门喜欢以各种人神共愤的酷刑杀人，这样对付姓吴的，该是十分优厚了，比不上‘绝绝教’百分之一吧？”

大师爷道：

“东翁认定姓吴的确是‘绝绝教’的人？”

“当然。”

“不才想请教一下依据！”

“这很简单，‘绝绝令牌’已到咱头上，师爷难道不清楚此牌所至，抗命者者杀光？‘绝绝教’既已看中了咱家，即成死敌，姓吴的敢对小犬下手，

当然与‘绝绝教’有关……”

“东翁，这是想当然耳，何不请少东家出来当面问问？也好让姓吴的服贴！”

方不同道：

“好，就有劳师爷到后院走一趟，把小犬志逸带来和大家见面？”

那位大师嗯了一声：

“东翁是要不才亲自去请四少东？”

方不同点头道：“有劳，非师爷去，咱家不放心。”

大师爷缓缓起身，道：

“不才就去，东翁不妨吩咐狄老弟歇下手，以免这厮断了气，别人说东翁意图灭口！……”

方不同笑道：

“师爷说得是！”

一挥手，道：

“狄老弟，暂停，免别人误会我们‘死无对证’，枉杀无辜！”

狄雷住了手，以指抹去刀上血渍。

吴百用已是奄奄一息，失血过多，面如黄腊。

傅震宇瞥见连城璧目送那位大师爷背影消失厅后，隐有惊喜之色。

傅震宇心中一动，暗道：

“难道是这位师爷有问题？他是谁？连城璧认识此人？……”

他当然不知道连城璧所以意外惊喜，是因为他已听出，这位大师爷的传声正与他说话的口音一样，显然的，这位大师爷，就是乃师汪浩然预先布下的棋子。

难得如此凑巧，方不同会请他去后院，即使方不同的儿子为方不同派人救回堡了，有大师爷在，随时可以运用手段，挽救吴百用一命！……

傅震宇却因为想到南宫秀也曾在东方青白手下做师爷，加上“不知先生”蒋淡如也变成匡总管，前车之鉴，触动灵机，暗道：

“假定是方不同对这位大师爷动了疑心又怎么让师爷去后院接出他的儿子？岂非大阿倒持，授人以柄么？”

道理很简单，如果方志逸已被“四海游龙”送回方家堡的话，方不同要自己儿子出来对质作证，尽可以吩咐手下通知后院一句，何必特请这位大师爷去？此中必有玄虚。

他偶抬头，只见方不同正向他投来目光，神色严肃，凝重。

傅震宇脱问道：

“请问方大侠，府上共几位贵师爷？”

方不同含笑道：

“四位而已。”

傅震宇道：

“能荣膺府上幕宾，必是一流高人，能惠教四位师爷大名么？”

方不同点头道：

“可以的，适才忘了为老弟引见，到内院去带犬子的那位就是舍下大师爷，姓席，号大荫，这位师爷，武功未必如老弟所推重之言，文事与运筹方面，却是好手，无异方某的军师爷，第二位师爷，名叫洪之福，有事外出……”

说到这儿，顿了一下，叹了一口气：

“第三，第四二位师爷，一名褚超，一名涂狱，可惜已……不能再见面了，这笔账，只好等下算了！”

傅震宇拱手笑道：

“谢教了，方大侠义气如山，前辈风范，当不为这种挫折介怀？”

方不同豪气飙发，双眉一振，狂笑道：

“老弟说得好，方某即使抛头洒血，也要和‘绝绝教’遗孽一拚，生死何足道哉？”

一仰面，向四面抱拳道：

“方某重申前言，‘绝绝令牌’落到方某头上，已近一月，今夜乃最后二天限期，魔崽子必然会来，这是方某人一家的事，不论如何，得由方某一家人先打头一阵！”

群雄相视间，“长白四皓”的老大“碧目神翁”王岳沉声道：

“方老弟，肯听老朽一句话么？”

方不同肃然道：

“岳老只管吩咐。”

王岳威严地道：

“大家知道，长白一派，二十年前就是毁在绝绝教之手血债如山，自掌教师兄以下，二百多条人命，只有老朽等四人因正在苗疆，苟免一劫，避祸潜修，一直等到空门四奇联手，轩辕老魔丧命华，该教烟消云散后，老朽等才回长白，大仇未报，耿耿在心，老朽等以垂暮之年，难得适逢其会，岂可惜过？难道老弟要老朽等出袖手旁观么？”

要知道，“碧目神翁”王岳等四老，都已七八十岁的高龄，地位，辈份崇高，一言九鼎，语气很重。方不同忙躬身道：

“岳老前辈言重了，咱的意思，是这桩事是针对方家堡而来，咱必须先全力接头阵，如果咱不行，当然是由前辈等善后？免得魔崽子说方某人倚仗人多势大，专靠别人撑腰，岳老当能矜恤咱这份心意！”

王岳颌首道：

“方家堡传到老弟已是三代，百年基业，守成不易，上二代能在‘绝绝教’横行时历劫不倒下来，就是靠着一份正气，老弟继承祖烈，老朽等与在座诸位一定誓为后盾，如果老弟太固执了，置大家于何地？你是主人，该主持大计，负责指挥号令才是。”

群雄轰然大叫：

“王老说得对。”“方堡主应当主持全局，由咱们先上！”

“……”

方不同矍然道：

“方某何幸，辱蒙诸前辈及众家兄弟错爱，一再抬举，不请自来，这份心意，方某谨领，子孙不忘，今日之情，当然得惜重大家，第一阵，方某一定要先接下来，务望前辈及众家兄弟成全。”

群雄又是一阵呼叫。

王岳沉声道：

“大家不必争论，魔踪未到，何必争先恐后？等下老朽自有主张。”

有此老一句话，群雄停止呼叫，全场顿时静了下来，方不同也自默然。

傅震宇明白，虽说同仇敌忾，面对强敌之下，个个争先，无异是讲义气，也可说是争先赴死。

方不同是以主人身份，要坚持独挡头阵。是为了争一口气，不辱没方家堡的威名，以身试险，不愿别人有伤亡，成败都由他这主人先顶着。

群雄则是尊重主人，奉之为主帅，他们自愿充当过河卒子，拚命向前，虽然是为了复仇，也可说甘心为方不同卖命。

这就叫做“义之一字，生死不计！”

这也就是江湖上的义气，只有燕赵男儿，才有这种重义轻生，舍身为友的血性，以义气换义气，方不同之所以能得人心，受江北道上的黑白两道共仰，当然有他的条件。

傅震宇暗想：

“方不同既有一拚之心，必然早有充分准备与严密的部署，用不着提醒或代筹，只有对付可能的潜伏内奸方面，要特别留意！……”

泛眼一瞥连城璧，似乎心神已定，一副安若泰山的样子。吴百用则因受伤多处，在挣命，痛得全身抽搐着，一副咬牙忍受，有所期待的模样。

方不同铁面凝重，容止若思，神色仍是透出紧张。

傅震宇凝气传声道：

“方大侠，可有什么差遣晚辈之处？”

方不同脸上一动，借举杯之势，叫道：

“干，百万旌旗照杯酒，男儿到此是豪雄，咱记得这两句是当年傅大侠的口头禅。”

一面作饮酒状。

一缕传声回答傅震宇：

“老弟聪明过人，可有什么发现？”

傅震宇传声道：

“‘游龙’符叔叔是否来过？”

“是符大侠？老弟见到他了？”

“令郎无恙？”

“是昨夜有人送回，另有一封密柬，咱就是照柬行事，老弟能帮下忙否。”

“愿尽棉力。”

“请老弟火速到后院一行！”

“方便么？”

“没关系，因为密柬中说舍下有内奸潜伏，但未能指明是谁？咱有点疑心席帅爷……”

傅震宇心中一跳，忙传声道：

“晚辈立即行动！”

他扬声道：

“方大侠真是快人，承谬推先严，敬谢三斗。”

他自己酌酒连干了三杯。

方不同霍地站起，哦声道：

“傅老弟，提起令尊，咱突然想起一件往事，令尊有一件东西存在舍下，来，请随方某入内一趟。”

人已离席，拱手道：

“各位，傅大侠留下之物，必有可观，咱是急性子，咱陪傅老弟去一下，马上回来。”

人已大步向内走。

傅震宇忙抽身紧随。

大家虽觉得方不同语气突兀——如果傅啸天真有什么东西留下在此的话，该是机密才对，方不同何以当众宣布？

知道方不同个性的人，也不感到太奇怪。

有些人却多了心，以为傅啸天确有什么至宝之类托方不同收藏——因而想起了“空门四宝”及“四大家”的关系，都精神一振。

方不同领着傅震宇直闯后院，快逾旋风。

大家固然奇怪席师爷为何这么久还不见出来？方不同与傅震宇也是因此而沉不住气，直奔内院。

连城璧却捏了一手冷汗，一肚子鬼胎！

九十五

方不同的内眷住处，是大厅后面的第三进楼房。

也可说是方家堡的正中位置。

它的后面，就是花园，四面环绕着方氏同族的人家，门人及家将，则在大厅后面西侧向左右延伸的厢房居住。

方不同领着傅震宇，一进后院，使女丫头等都是愕然相顾，因为，她们不认识傅震宇，主人怎会带着陌生人进入内院？……

方不同沉声喝问：“席师爷进来过没有？他到那儿去了？”

使女们低头恭答：

“席师爷适才要婢子们禀报夫人，说老爷要他带四少爷出去和大家见面……”

方不同点头道：“夫人怎样说？”

“夫人命婢子叫席师爷到后园‘兰桂精舍’去找……”

方不同一顿脚，向傅震宇道：

“老弟请走左边，咱走右边，到后园会合，以免错过。”

傅震宇应声掠去。

只留下使女们面面相觑。

在广袤的后花园中，花木清华，小桥流水，假山亭榭，一概俱全，都是大手笔的布置，充满了雄伟豪犷。

在靠近内院这一面，翠竹万竿，巨松攒族中，有一排一式铁瓦铜檐的精致楼房，正是方不同为四子二女所建的起居所在。

内面，有书房，练功室，卧室等各种练习武功的设备俱全，除了方不同指定的西宾教席可以进入外，一向列为禁地。也即是“兰桂精舍”。

这时，在第四间精舍中的地下练功室里，正有惊心动魄的场面。

席师爷满面狰狞地哼道：

“阁下好大胆子，敢于隐藏在方家堡里，一定是‘绝教’中人，想对少东图谋不利？”

他是向丈许外的一位连头到脚，为白罗衣包裹的人喝骂。

他一面向右壁边移动着。

白衣人平静地道：

“‘贼喊捉贼’，此之谓乎？”

席师爷目中凶光一闪，阴声道：

“你胡说什么？”

白衣人道：

“朋友，明人面前，何用多说一句。”

席师爷厉声道：

“阁下是谁？藏头缩面，为何不敢见人？”

白衣人徐徐道：

“多年相识，故人无恙？何必明知故问？未免不够意思！”

席师爷目光闪烁地哼道：

“胡说八道，本师爷几时认识阁下？”

白衣人道：

“十余年前！”

“何处？”

“许昌！”

席师爷身形一震，怒道：

“什么话？本师爷从未到过许昌！”

“那末，洛阳相国寺的巧遇，开封的繁塔之下，总不致一概忘记了吧？”

席师爷目光一眨，脱口道：“你是……”

一顿，又喝道：

“你，怎么不敢见人？既然认识本师爷，还不出示本来面目？”

白衣人笑道：“当然，但是应该彼此一样以真面目相见。”

“什么话？”席师爷厉声道：“本师爷又没有带上面罩，只此一点，被证明你根本未与本师爷见过面……”

白衣人笑道：

“也许是的——我只是似曾相识，如果凭你这副吃闲饭的嘴脸，本人确实未曾识荆……”

席师爷接口道：

“阁下，你大约……也可说是一定认错人了？天下相貌相似的人太多，勿把冯京作马凉，弄出虎贲中郎的笑话！”

白衣人道：

“阳货貌似孔丘，忠奸不同，贤愚有别，本人个性不喜多言，废话已多，你该相识点。”

席师爷一面移动脚步，一面哼道：

“全是废话！阁下，趁尚未惊动主人之前，你火速退走，本师爷也不追究你的来头，彼此交个朋友好了，否则，主人一声令下，无异雷池，阁下别想脱身，插翅难逃了！”

白衣人笑道：

“谢过了，请放心，是主人招待我这不速之客，雅意拳拳，不劳费心……”

他闪电般出指喝道：“妄动者死！”

席师爷刚闪电般向白衣人一翻右掌左的疾向石壁上弹指。

白衣人一吐指，正是飞点他的右掌心，白衣无风自张，鼓涨如帆。

席师爷右掌疾收，身形疾移！

“笃”的一声脆响，石壁上赫然一洞深达数寸，正是白衣人一指之力，为席师爷避过。

白衣人一指走空，也等于连打带消，迫使席师爷弹向石壁的指力减少力道，偏了位置。

白衣人轻轻笑道：

“故人一别多年，技止此耶？别想在未叙旧就破壁脱身，这儿小小的土木消息，我了如指掌，你别妄费心机了，当知天下没有永远的秘密，能瞒人一时，瞒不了一世，聪明如你，该摊牌了吧，彼此好好一叙多年积怨如何？”

席师爷目射骇芒，修地缓过神色，缓声道：

“阁下果然高明，可是知己知彼，你对本师爷身上另有无敌法宝，大约还是茫然不知吧？”

“正要请教。”

“本师爷拳手之间，能把你尸骨无存！”

“此身如寄，很想解脱，试试看！”

“你不相信，可别后悔！”

“别说小孩子话，不该出于阁下之口！”

“大不了本师爷和你同归于尽，两败俱伤，你不能得到什么？”

“这还不错，我很想开开眼界，看看你有如许厉害的东西？能够伤害我？不过，本人并无相逼到无路可走之意，只想与阁下坦诚相见。”

“本师爷可以考虑答应和你谈谈。”

“这样才够人情味，多年故人，岂有干戈相见之理？”“不过，要另约一个时候，及见面地点由本师爷决定。”

“现在，不是正好把臂促膝么？”

“不行！”

“何必心虚？……”

“阁下切勿自误！相逼无益，非智者所为。”

“那么，阁下要怎样？”

“让本师爷先走一步，或者，你先行离去，三天后，在洛阳‘老地方’见面。不见不散。”

“阁下错了！”

“什么？”

“第一，你让本人走，就有通敌私纵之罪，何以对东翁交伐？”

“这是本师爷的事！”

“第二，假定我是阁下口中的‘绝教’中人，你当知道，本教就要克日问罪方某人，届时，不留一个活口，阁下自信能够漏网么？三天之约，难道在黄泉路上相见！”

“本师爷有十分把握，何况，胜败未定，高下待决，何必废话？如本师爷有个万一，不是正合了阁下心意么？”

“能言鹦鹉毒如蛇，惯向豪门卖廉耻，阁下，少东家不能让你带走。”

“胡说！本师爷是奉东翁之命，带少东家去和大家见！”

“阁下，主人有交代过我，任何不得擅动贵少东一下，你不知道么？可以回报贵东翁，看是谁对？”

“阁下是存心作对了？”

“请阁下明白，只是阁下棋差一着，承认了。”

“笑话……也罢，本师爷先去回复东翁，免劳大家久候……”

便要抽身。

白衣人笑道：“虚实奇正皆善用，才知曹操是奸雄！阁下，多年不见，照照面再走不迟！”

席师爷身形一震，怒道：

“阁下为何不识进退？……”

“该是夫子自道才对奸雄本色，还不够，难道要本人称名道姓，直指阿瞒？”

席师爷手按胸前，狞笑道：

“阁下已经知道就好，再逼一步，只好一拚了！”

“阁下有把握？”

“阁下既知曹公为人，难道本师爷连自保之道也不懂。”

“魏兄，我的‘九转回元潜’颇有进境，知道么？”

席师爷张目如炬道：

“振扬兄，你真命大，还能活着！”

“老兄总不会面对鬼魂，白日显灵吧？托福了。”

白衣人正是“四海游龙”符振扬，一提活口，头罩褪了，露出了庐山真面目。

席师爷噓了一口气，长长一叹道：

“符振扬不愧一代奇才，魏某十分佩服！”

“世才兄，过奖了，符某百劫余生，难言惨痛，皆因才疏智浅，以致多年来每坠奸计，落入陷阱，老兄何异当面辱骂我乎？”

席师爷者，“活曹操”魏世才是也。

他一抹耳根，小心地取下人皮面具，露出本来面目，浓眉如刷，蟹脸虎睛，绕腮须根，为一层皮膜遮住，仍可依稀看到一片青色。

符振扬感慨的一叹：

“世才兄，你牺牲了一部浓须，屈居人下，所为何来？”

活曹操——魏世才凄然道：“魏某也有难言之隐，振扬兄，魏某生平不会在本来面目下当面欺人，莫非老兄对我已有所疑么？”

符振扬深沉一吁道：

“我相信魏兄，但想请教受何人控制？有否参与毁灭‘四大家’的合谋？”

魏世才神色惨淡的道：

“振扬兄，你只关心别人，而不提及自己受人之害，凭这份胸襟，我不骗你，我想……还是等三天后，我一定来践洛阳之约，据实奉告如何？”

符振扬沉声道：

“一点也不能泄漏么？”

魏世才愧然道：

“魏某一生，喜用权谋，到头来，却为比我更会利用权谋的人所陷，后悔无用，振扬兄，我实在有难言之苦……不能放过这一次，魏某当不辞万死，与你作一夕之谈，能相信我么？”

符振扬慨然道：

“一句话，准时恭候大教。”

魏世才颤声道：

“魏某与子孙同感了。”

符振扬凝声道：

“可是，眼前我可让你自便，大劫就迫在眉睫，叫我何以自处，希有以教我。”

魏世才闭目道：

“振扬兄，你可称是我生平第一知己，亦魏某诚倾服的一人，现在，不用多说。都是心中有数，各尽全力……”

“魏兄是答应我伸手管这档事了？”

“当然，振扬兄，以你个性，能忍看血河骨狱的惨事么？只是，令贤朗已为……人所利用，你如要伸手，务必慎重，同时，老兄难免为人所注意，如被人发现是你，麻烦又上身了……”

“这点，小弟谢教了。”

“魏某现在能奉告的，就是邓中仪老弟也在这儿鬼混，和我同样命运……其他有合再谈，你和大钧兄，仍是主要目标……”

“不能釜底抽薪，挽回大劫么？”

“被迫如此，稍有异动，我与中仪老弟及两人家小就完了……”

符振扬矍然道：

“我明白了，请代向中仪兄致候。”

魏世才刚一点头，倏地变色，低声道：“有人来了，十九是老方……请代我多关照……”

人已骈指一弹，弹中了石壁上一个铜太极图，石壁就自行移行。

魏世才一闪而入，石壁又自复原。

只听方不同促声喝道：

“席师爷何在？”

“逸儿……”

正是方不同已掠身进入精舍搜索。

接着，又响起了傅震宇的沉着声音：“方大侠，那边三处精舍皆无异状，是否另有……”

方不同截口道：

“犬子与小女皆已有所安排……这儿四面都有咱的手下，外人难得进入一步，咱只要找到席师爷就行了……”

接着，又是喝问：

“师爷何在？”

“逸儿！为父来了！”

符振扬暗道：

“父子之情，不能自襟，方不同也不知道我会来此，魏世才也以为我是和老方有了默契，却不知我根本还未与老方见面？……”

他迅速地屈指连弹，解了二丈外昏迷在地上的一个少年人穴道——正是方志逸。

接着，便听到方不同噢声道：

“傅老弟，请你到外面兜一个圈子，咱忘了下面还有地下室，咱去看看！……”

符振扬飞快地探手袖底，抛下一张预先写好的纸条，弹指间，太极图一旋，石壁自移，符振扬闪身入壁。

就在石壁复原间，方不同飞身入地道，叫了一声：“逸儿，为父……”

九十六

他咦了一声，先看到了符振扬抛落的一张白柬，刚刚飘落，被他一手抄起。

解了穴道的方志逸正好恢复知觉，叫了一声：“爹！……”

方不同闻声大喜，如获至宝，道：

“真乖！”

掠身上前，一把抱起爱子，道：

“几乎把为父急煞了，还好，你真听话，藏在这里，可看到席师爷来过？……”

方志逸犹有馀悸的道：

“爹！好险呀，孩儿正在熟睡中，听到有人进来，还未及问话，就被人制住了穴道，似乎听到有两个人动手，对了掌，却不知道是谁？……”

方不同惑然道：

“有这种事，又是谁解了你的穴？”

“不是爹么？”

“不！”

“孩儿知道了。”

方不同哦了一声：

“外面还有很多人等着见你呢，不要害怕，都有爹在，你只据实把前夜的经过当众述说好了。”

说着，抱住方志逸，出了地道，招呼着：“傅老弟，小儿在这里，还没有出乱子。”

傅震宇闻声掠到……他已经在周遭飞快地扫视了一遍，除了看到百丈外有方家堡的高手隐身监视外面之外，没有什么发现。

双方一照面，傅震宇认出方不同怀抱中的少年人，正是那晚在临淇平安客栈中被符振扬带走的那一位。

方不同道：

“他就是四子志逸，也是最得方某疼爱……喂，逸儿，你认得傅少侠么？”

方志逸连连点头，又摇摇头。

傅震宇明白了，当他被吴百用带进客栈时，是在昏迷中，所以他不认识傅震宇！

大约被符振扬带出后，把他救醒过来，问他的经过情形，也把傅震宇等救治他的经过告诉了他，所以，一听方不同说出“傅少侠”三字，他就明白是谁？

方不同奇怪地问道：

“你点头，又摇头，什么意思？”

傅震宇忙把前夜经过大略说了一下，又道：

“前面都在等着见这位老弟……”

方不同道：

“就去，奇怪的是席师爷怎么不见了？难道是心虚开溜了不成？……”

一面抱着志逸，匆匆赶回大殿。

只见席师爷迎上来，连道：

“还好，东翁勿罪，不才没有找到少东，却在后园发现有外人潜入……”
方不同道：“有这种事。”席师爷道：“不才迟到了一步，只看到一个人的背影，穿着白衣，好高的功力，不才无法追及，只好赶来告诉东翁处理……”

方不同哦哦着：

“穿白衣的人？……师爷请坐，小儿已经来了，大家听听……”

把志逸放下，缓声道：

“逸儿，你把前夜的事，告诉大家。”

方志逸虽是武林世家出身的公子，由于年纪还只有十七岁，当着这多武林人物面前，多少有点怯场，苍白的脸上红了一阵，才鼓起勇气说道：

“各位伯伯，叔叔，小侄在前夜单骑迷途，约在二更左右，在淇河边碰到一个骑驴子的人，他向小侄打招呼，问到方家堡的途径并说明是家父之邀请……”

方不同哼一声，冷视如刀，向刚刚苏醒过来，痛得脸孔扭曲的吴百用沉声道：

“真是太荣幸了，方某能够请到大名如阁下的高人？只可惜方某不敢高攀？”

真是够挖苦了。

方不同又一点头，道：

“逸儿，说下去。”

方志逸又道：

“小侄年幼无知，一听他是到舍下，且是家父邀请的，一时嘴快就说明了小侄身份……”

方不同仰面道：

“逸儿，真是不幸，你是咱的儿子，马上惹来杀身之祸是不？”

方志逸叫了一声：“爹！”方不同道：

“孩子，他怎么对你下手的？”

方志逸道：

“他突然哈哈两声，说什么‘捡到现成的便宜，送上门的买卖，不得不做’，小侄刚感到不妙，就吃了他一掌，小侄昏过去了……”

方不同大喊道：

“各位听到没有？”

连城璧一见方志逸现身，就知道吴百用完了，暗暗叫苦，这时，心中一动，故作怒声道：

“方家老弟，你确定就是他么？”

说时，一指在地上挣命的吴百用。

方志逸扫视了吴百用一眼，有点惊讶，看了乃父一眼，道：

“爹！不是……他孩儿是被一个‘面如黄腊’的中年儒士所伤！”

连城璧叫道：

“方大侠，这又怎么说？”

方不同向方志逸一摆手，道：

“你近前去看个仔细。”

方志逸应声走向吴百用。

吴百用忙咬牙闭目。

方志逸低头看了一个下，道：

“爹！是他！”

连城璧道：“老弟根据什么？”

方志逸道：

“他的左耳下垂后面有粒黑痣，因为……”

连城璧道：“老弟，当时是在黑夜，没有看错么？”

方志逸道：

“决不会错，因为当时他对咱招呼时，咱骑着马和他的驴子靠近，第一眼就看他耳后的这粒豆大黑痣！”

连城璧道：

“如此说来，姓吴的果然可恶，以老欺小，丢人到家了！咱来看看……”一面大步走过去。

傅震宇笑道：

“连兄，不用看了？我们前夜就已经看过了！”

连城璧头也不回，走到吴百用身边，猛俯身，把吴百用夹脑一把抓起，厉声道：

“姓吴的，你认了吧？”

吴百用还以为连城璧要近前对他面授极宜呢，一听不对，刚挣出一声：

“连……”

连城璧猛地点破了吴百用的“心经”，“膻中”二穴，闪电般把吴百用向油锅中抛去！

狄雷未料到他有这一手，刚疾伸手，喝道：

“不可……”

连城璧怒喝道：

“这种无耻小人，太便宜他了！”

他这一手太冒失了！

一未征得主人同意。

二未想到如此抛落油锅，沸油四溅的后果。

就在这一刹那，眼看吴百用已被抛落油锅中，一条人影一闪而过，道：

“我还没有问他……”

正是傅震宇，临空伸出拿云手，把快落入沸油中的吴百用一抄抄住，飘落另一边。

可是吴百用早已气绝身死了！

傅震宇知道自己疏忽了一下，他未想到连城璧会对“自己人”下手如此毒辣？

连城璧怒叫道：

“傅兄，这种人，无药可救还有什么废话。”

傅震宇投注了连城璧一眼，道：

“连兄不怕主人见怪么？”

连城璧即已达到杀人灭口的目的，胆气一壮，傲然道：

“咱几乎为这厮所误！事实即已证明不宰掉他，不足以泄恨，主人如果降罪，连某只好认了！”说时，仍是余愤。

完全是义愤填胸，少年填盛，暴怒杀人的模样，倒显得他很有气魄。

傅震宇笑道：

“连兄刚才还要我出面，说留下他有大用呢！”

连城璧歉然道：“小弟一时气愤，请傅兄多多担待。”

傅震宇转向方不同道：

“这是主人的事，我没有意见。”

连城璧向方不同抱拳道：

“连某失礼，请方大侠见谅。”

方不同大笑道：

“这才是英雄本色，连少侠不愧名师出高徒，痛快极了，只是，太便宜他了，无法由他口中追出线索。”

连城璧道：

“这厮即以工于心计出名，不易由他口中得到什么，咱实在气他不过，几乎使咱与傅兄都受他连累！”

方不同暴声道：

“做了就算了，连少侠请坐。方某敬你十斗。”

高举起酒杯。

方不同所以不再追究，因为吴百用已返魂无术，如果责怪连城璧，反而显得小气，又得罪了汪浩然，何况，吴百用已是必死，方不同所以故意对付吴百用，也不过是因为看到符振扬的密柬，依柬行事，试探“内奸”的反应而已。

虽然向未见端倪，至少，已经对席师爷起了戒心，也对连城璧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他就落得大方了。

群雄虽然觉得连城璧太鲁莽，但吴百用已死，方不同又如此交代过去，谁愿再说什么？

连城璧大步回座，欣然举杯，道：

“方大侠不见罪，咱该自罚十斗。”

一面举杯豪饮不已。

早有两个红大汉，上前接过傅震宇手中的吴百用死尸，收拾干净。

方不同笑道：

“连少侠豪气惊人，真是英雄出少年，现在，真的是少年人的天下了，各位以为如何？”

群雄当然不便表示。

连城璧谢道：

“方大侠过誉了，愧不敢当。”

傅震宇倏地朗声道：

“方大侠及各位前辈，请问那位肆意伤人的少年人，是何来历？是否就是‘绝绝教’中人？”方不同道：

“傅老弟，据咱们多方印证，那小子可能就是符大侠振扬的儿子，叫做什么？”

席师爷接口道：

“符学谦！”

方不同道：

“对！对！就是不久前到处贴出告示的小子。”

傅震宇暗道：

“那一定不错了，是谦弟，唉！……”

他口中飞快地道：

“各位可知道符大侠与先严是何等交情？我不同意这种轻率武断！”

方不同沉声道：

“老弟有何意见？”

傅震宇大声道：

“此理甚明，以符大侠的身份，他的儿子会任性杀人么？”

“事实俱在！”方不同道：“反正他今夜会来。不难一见即知。”

傅震宇摇头道：

“我认为不可能，一定是另有大奸操纵，企图嫁祸符大侠！”

席师爷道：

“请问傅少侠，咱们该如何着手？”

傅震宇慨然道：“傅某不才，当不辞不自量力，要等他到了当面问个楚辞……”

席师爷接口道：

“有傅少侠仗义出面，好极了，假定那小子就是符某之子，少侠又怎样？”傅震宇暗道：

“你逼上来了？傅某岂是省油灯？”

当下，他轩眉震声道：

“义之所在，傅某当尽一份绵力，决不容许奸恶横行！”

“好！”席师爷一挑大姆指，道：

“有傅少侠在，咱们可袖手看热闹了……”

傅震宇岔言道：

“我最担心的，恐怕是‘绝绝教’和这位少年，是两回事，假定是如此，我们就要面对二处来敌！”

此言一出，群雄刮目。

方不同张目道：

“傅老弟根据什么？”

傅震宇平静地道：

“此虽猜测之词，想方大侠与各位前辈必然早已部署周全，不劳晚辈晓舌了。”

方不同吸了一口气，大声道：

“傅老弟，方某接到东方青白火急柬，说所谓‘绝绝教’少主，就是符大侠之子，也即是大闹朝天堡，连伤咱们几十位同道的少年人，所以，咱们全部力量，都集中对付他，实在未想到他与‘绝绝教’少主是有分别的，假使真的这样，方某就得面对二路敌人了！”

够坦白！是一就是一，没有半点掩饰。

傅震宇轩眉道：

“东方青白的话可靠么？”

方不同道：

“以他在道上之地位，身份，决非无的放矢！”

傅震宇目光一闪道：“天下事不可预料，万一是别有用心，我们就失算了……”

方不同焦燥地接口道：“傅老弟有何高见？”

傅震宇傲然道：“主人是否信任得过晚辈？”

方不同沉声道：“岂有不信之理？”

傅震宇道：

“如此，晚辈斗胆献策，妄作主张，就假定他们是二路，则由主人及诸位前辈全力对付‘绝绝教’少主。而由晚辈与连兄联手应付那位任性胡为的少年人如何？”

方不同决然道：

“一句话，方某照办，老弟拔刀相助这份心意，方某慨然接受。”

傅震宇谢道：

“恕晚辈过份放肆了。”

的确，他要方不同等近千的高手对付“绝绝教”少主，他自己却一力承据独当一面，说是与连城璧联手，也不过是客气话而已。当此警耗频传，群雄为那少年人杀人如草的作风弄得心惊肉跳，愤怒欲狂之际，他以这种“天下为己任”的口气说话，确是惊人。

席师爷轩眉道：

“假定那个小手也即是什么‘少主’呢，傅少侠又怎么办？”

傅震宇扬声道。

“当仁不让，傅某愿独自挡关，大拚三百合！”

话声甫落，豪言惊四座，群雄正相顾动容之际，当！当！一连九声铃响，群雄同时霍地起立，只听鼓声震耳长啸慑人，势如狂风暴雨突起。

九十七

席师爷刚叫了一声：

“傅少侠好大的口气……”

群雄中有鼓掌，有的冷笑……

金鼓一响，啸声入耳，席师爷骇声道：

“为何如此？……”

群雄也是目瞪口呆。

为何，

方家堡的金鼓，有一定的规定……

客到，擂鼓一响。

来客身份再高，也仅是五通鼓。

最火急的事报告，也只限三声鼓。

现在，竟是“九通鼓”，乃是最大的极限，除非是面临方家堡的生死关头，势需召集全堡的人一齐拚命，不会如此。

方家堡堡规严厉，号令分明，自立堡以来，连五通彭也只敲过四五次，“九通鼓”是破天荒的一次。

这就难怪方不同以下惊骇了！

方不同刚大喝一声：

“发疯了？司鼓的是谁？抓进来……”

步履如风，至少有十多人狂奔进来。

方不同神色惨厉，还未开口，一迭连声的嘶声呼叫：

“不好了！……”“请堡主火速应敌……那小子杀来了！……”

“‘绝绝教’的少主，他带了很多快要到了！……”

方不同挥手大喝：

“说清楚点！天倒了，也别这样丢人！”

十多人一拥而进，都是满头大汗，面如土色，被方不同一喝，都定定神，几乎齐声道：

“那小子杀了很多人，连闯十几关，已到大门外了！……”

方不同狂笑道：

“痛快，方某把头抛出也值得！……”

傅震宇大声道：

“我先走一步，各位只管沉住气，千万别自乱步骤！”

话声中，人已旋风般掠出，连城壁刚要跟着，倏又止步，他已听到，席师爷传声阻止。

方不同瞋目大喝：

“各就各位，照预计施为！”

“长白四皓”分往四方一站，老大“碧目神翁”王岳声如霹雳：

“各位，先恢复咱们北国男儿的豪气雄风！”

这一声，全场立时由荒乱，骚动而镇定，肃静下来，真是花香不在多，话在有力，本来，自那九响金鼓，加上厉啸慑人，蹄声震耳，把守大门保楼的人都狼奔豕突而入，确实形势迫人，惊心动魄，都因狡然之变，心乱，脚也乱了。

被“碧目神翁”一喝无异定心丸，北国男儿的刚烈豪犷本色，立即暴露

无遗。

这就是“一言九鼎”的潜在力量。

当下，群雄心神一定，胆气又壮，豪笑惊天，又有了信心，都已立定了脚跟，相顾默然自持。

隐约可听到大门前的广场年，咤叱雷鸣：

“姓方的，快给小爷滚出来。”

声音中贯注了强烈罡气，人耳大震，字字如响焦雷。

方不同大怒，狂道：

“方家堡自立堡以来，只有今天，才敢有人如此撒野，也顾不得他是谁的儿子了！”

话声中，人已大步冲出。

群雄奋臂相随。

眨眼间，这么大的厅中，只存下“长白四皓”。

群雄忙乱，愤激中，也无人顾到四老行止。

“碧目神翁”王岳沉声道：

“来人先声逼人，方不同也失去了的冷静，大家一窝蜂，此乃临敌大忌，方不同盛怒之下，又是主人，势非先由他出面不可，以愚兄之意，咱位分为四路，老三向左，老么向右，老二负责后面，虽然方不同在四面设下了重重暗卡，不可不防敌方乘虚而入，愚兄坐镇中枢，暂代主人看家，其他都照顾定信号联络！”

其他三老，何需多说一句，老三“美髯翁”柴素，老么“九指公”简铜，已掉头各奔一方。

老二“鸠杖史”商悟一顿鸠杖，低声道：

“老大，刚才方不同曾传声告诉咱们要咱们保护他的家眷，不容任何人进入内院及‘兰桂精舍’，他以家小相托，是要以此重“牵”住咱们，免得咱们抢先出面应敌，他这份心意，咱们只好

“碧王神翁”王岳碧光一闪，促声接口道：

“老二速往后园，老方特别关照咱，要咱们注意席大荫的行动！”

商悟道：

“席大荫？他不是已和方不同一同出去了？”

王岳道：

“咱们尽到心意就是了，大把年纪，总得对人有个交代。”

商悟一点头，鸠杖一点，向后面飞掠而去。

王岳目光电扫，除了杯盘狼藉外，刚才高朋满座，朋友如云，已经是只剩下他一个人。

也许连方家的男女一人，都已奉到号令，警讯一到，都已各守各位，因此，空空荡荡的大厅中，更显得热闹过后，酒残人散的凄清。

王岳大马金刀的坐着，好像在想什么？

修地，他一长身形，好快，他已幌身穿上大厅后的天井，到了高处。

这个位置，确实太恰当了，可以耳听八方，眼观四面，又可以监视上下左右的动静，耳目并用之下，任何人进入后院，都瞒不过他。

他先向前看去。

这时，夕阳如血，快要西沉，圆桌面大的太阳，只留下半边在西山。

只见方家堡的巨大空旷场里，涌起了半天黄尘滚滚杀气隐隐，蹄声震耳，

十分迅急，王岳讶忖道：

“这个时候，还有人在广场中驰马？”

若于为视线所限，无法全部看清现场。

在方家大门外，一骑黑马，在一个全身浴血的黑衣少年驰骋下，在百丈内往返腾打，马上黑衣人，双目通红，满面杀气，一面来往驰马，一面由方家堡中潮而来的群雄鹰回顾闪闪，虎视眈眈。

他的神色，也的目光，加上旁若无人，来回驰马的气势，皆使人胆寒。

傅震宇面含微笑，好像在欣赏少年的骑术。

这，真是使人惊讶的稀奇古怪。

黑衣少年固然慑人心魄。

傅震宇的态度，也叫人莫测高深。

谁也不知道适才有最惊险的一刹那……

当傅震宇一人当先掠出方家堡大门时，黑衣少年也正怒马腾空，冶人寨门，那匹黑马，显然是万中选一的良种神驹，夭矫如龙，傅震宇看得分明，堡楼上的十八个弓箭手，虽然射出了一排箭雨，被那黑衣少年双手一挥，连人带马，已如一朵狂风送乌云，冲入寨门。

也正是直对大门冲来。

傅震宇适时现身，缓步走出，传声道：

“来者可是三弟学谦？”

黑衣少年，正是符学谦，他是受人利用，又受诱激，一怒之下，单骑杀向方家堡。

他连闯重重关卡，仗着罕绝的功力，一路上，连毙七十九个方家堡的高手与江北绿林道上的健者，如入无人之境，就是因为他的功力太高，杀人如草，才把守在堡楼上眺望的十多个方不同的弟子与家将吓得只顾向内飞报。

黑衣少年正想飞马直闯大门，傅震宇的倏地现身，已使他一怔，暗道：

“别人逃命都来不及，这个是嫌命长了？如此恃大，必有所恃！”

因此，他霍地勒住了丝缰，黑马前蹄人立而起，只距大门石阶七八尺，如果迟了一瞬，就非冲在傅震宇的身上不可。

傅震宇一传音，又把符学谦吓了一跳，脱口道：

“你是谁？”

傅震宇传声道：

“小兄傅震宇，家父与令尊是八拜之交，我是昨夜碰见令尊，奉符叔叔之命而来……”几句话，可把狂怒的符学谦听得直瞪眼……他虽然不清楚乃父符振扬与傅啸天的生死交情，却为傅震宇的从容气度那“昨夜碰到今尊……”而心神震动，他又冲口而出：

“倒底你是……”

傅震宇含笑道：

“我有话说……”

迅即又传声道：

“贤弟，你可来回驰马，小兄以传声同你说话，以免他听到，非有必要，贤弟可以不必答话！”

符学谦目光飞射，大喝道：

“我只要方不同出来见我！”说着，一圈马头，真的依了傅震宇的话，在广场上来回驰骋起来。

傅震宇也走出大门十几丈，以蚊语成雷的玄功，对符学谦传声讲话。

可惜，方不同已经率领群雄，由大门中奔出。

当然，谁也未想到傅震宇在这个时候与这个小杀星在传声说话的！

只感到诧异而已。

方不同一现身，双臂一振，拦住了后面的人，屹立如山凛若天神，只向马上少年注视着，一言不发。

“关东大豪”自具威仪，他一出面，群雄俯首，无一敢于僭越到他前面去，因此，他自然突出。

傅震宇已经把要告诉及询问符学谦的话，扼要地利用传声说得差不多了，方不同即已出来，他也不便再说，他一声朗笑，打破了僵硬的空气。

“人是英雄，马是良骥，阁下不必再卖弄骑术了。”

符学谦听了傅震宇的传声后，心情十分激动，暴戾之气已大减……他本是极聪明的人，善良，纯洁，只因个性倔强，骤受毁家之变，又受群魔拦路劫杀之辱，少年气盛，激发了他的报复心理。

这本是年青人血气方刚的锐气，运用得当，就是上进心强，奋发图强，运用不当，就成了毛燥偏激，汪浩然因势利导，给他心理上加以刺激，制造仇恨再以魔教中“绝绝心诀”中的“化骨炼形”之法，给他服下一种魔教中的秘制丹药。

而后，汪浩然以叔叔的身份，以“少年英雄”的荣誉，大丈夫可杀不而辱的理论晓谕符学谦，使符学谦对他信仰，崇拜，认为汪叔叔比爹对他还要“好”。

“欲成惊人艺，须下苦工夫”，汪浩然勉励他，人生在世，强者存弱者亡，如果不受人欺负，受了欺负能够反击，就非自己有万人不敌的武功，文才不可。

如此，顺理成章，汪浩然以“熬费苦心”的姿态，给符学谦推介三位绝世高人……实是昔年“绝绝教”中的三个漏网遗孽……现在是“绝绝魔宫”中的三大长老，符学谦就感激涕零的行了拜师大礼，并滴血为誓加入了“绝绝教”，……在符学谦的心目中，当然把“绝绝教”奉为神明，根本不会知道它是人神共愤的异端魔道……

那三大长老，因昔年在华山之约，“绝绝魔君”轩辕霸赴“空门四奇”之死亡约会时，先受轩辕霸有计划的密嘱，以防万一，要他三人把幼子轩辕烈保护远走。

他们三人果然幸免正教诛戮，带了轩辕烈远走南荒。

只是，这三个魔头因复仇心急，拚命督促轩辕烈苦练魔功，他们三人求功心切，在一次共同练习一种歹毒无比的魔功时，走岔了真气，连带在侧边学习的轩辕烈也波及了，都是下体软瘫，硬如木石，麻木不仁。

虽仗功力深湛，一发觉“走火”时都把经脉闭住，保住了上半身，从此不能行走，双脚成残。

经过多年来潜修，加上汪浩然适逢其会，愤然恳诚，投身“绝绝教”，别有用心的到处网罗元凶巨恶，穷搜天下奇药，为轩辕及三个老魔治疗，虽然尚无法复原，却使三个老魔功力大进。

经汪浩然先以自己的阴谋计划，一一向三个老魔报告后，三个老魔居然

被说动了，愿以“绝绝教”中的“九死一生”魔教大法，各把功力转注给符学谦，又授以魔教绝学。

这就是符学谦所以能够在短短的时日，就有一不可测度的高绝功力来源。

加上汪浩然秘制丹药——那是一种能把人的潜力，一概发挥出来的邪药，任何人服了这种丹药，全身真力充沛，上山可以打虎，入海可以擒龙，勇不可当。

可是，也能使人个性变得凶残暴戾，必须做残酷的事，才感到心理满足精神痛快就这也是“绝绝教”的人喜欢以杀人为乐的原因。

任何丹药，如果是“霸道”的，必然有利有弊——那就是，这种丹药服用了一久了，成了痛，不吃它，全身会提不起劲，一服用了它，就龙精虎猛，等到中毒已深，非它不能活命，本身的潜力都被消耗尽净，也就是这个人面临死亡的时候。

符学谦还是年幼无知的时期，对汪浩然无限感激与崇仰之际，那会知道这些可怕的内情？更不会知道后果，就一切照汪浩然的指示去做——他认为只有汪叔叔对他好，汪叔叔才是大英雄，汪叔叔是好人，听汪叔叔的话，永远不会错的，汪叔叔对他“恩大如天”，他就唯汪浩然之命是听……傅震宇也不清楚这些曲折，只当作符学谦年轻，被汪浩然当作利用的工具，就利用传声，把父子之情，做人之义，婉转劝告他适可而止，等待下去，好让他父子兄弟团圆，再叙天伦之乐……

符不谦只是为了要报仇雪耻，英雄观念作祟，加上被药力驱使，才有这种杀人为乐的表现，经傅震宇一说，他听到父已经到了，就感到杀人不是好事，而一敛凶心了。

可是……

他一看到方不同带了那么多人现身，又勾起了他的怒火，他骤然勒住坐骑，且不回答傅震宇的话，马鞭一指方不同，喝道：

“你，就是姓方的么？”

方不同仰面道：“不错！咱就是方某人，你，是谁？”

符学谦傲然道：

“我，就是发出揭帖，誓必惩戒上次毁了我的家，又劫杀我们两家的人，我姓符。”

方不同吸了一口气，点头道：

“你，可是‘四海游龙’符大侠之子？”

符学谦震声道：“不错！”

方不同道：

“大闹朝天堡，折辱东方青白，近日连毁咱们江北道上朋友的可是你？”

符学谦冷然地一点头：“是我！”

方不同目起威凌，叫道：

“这些事，都是令尊叫你做的么？”

符学谦狂笑道：“这个，你管不着！”

席师爷突然接口冷笑道：

“你，为何不敢承认？少年人，敢作不敢当？”

方不同回头冷视了席大荫一眼，不悦地还未及开口，符学谦已经怒道。

“小爷敢作敢当，有何不敢？”

席大荫一挑大母指道：

“阁下虽然杀人有罪，血债血还，凭你这份胆气，也确实叫人佩服！真是父是英雄儿好汉！”

一顿，又疾声道：

“如此说来，投柬‘锦绣别墅’，传牌敝东翁，也一定是阁下的英雄杰作了？”

符学谦一怔，想了一下，怒道：

“废话！闭住你的嘴，小爷只找姓方的……”

方不同沉声道：

“不错！方某已经在此，一概由方某人接下。”

符学谦目射煞芒，嘿了一声。

“姓方的，你为何派人投书，又到处帖出揭帖，对小爷横加侮辱？”

方不同一愕，脱口道：

“那有这种……”

席师爷接口道：

“这小子藉口生事罢了，东翁何必示弱？”

符学谦嗔目大喝道。

“你承认了？”

方不同冷然地：

“方某人生平没有不敢承认的事，只是……”

席师爷又接口道：

“同这乳臭小子那有说得清的？东翁，这小子欠下咱们太多的血债，欺上门来了，无非仗着他老子的势，狂妄胡为罢了！……”

符学谦断喝道：“你是谁？”

席师爷徐徐道：

“敝姓席，滥竽方家堡师爷……”

符学谦轻蔑地：“小爷当作是谁？你不过是一个混闲饭吃的清客，拍马方媚的奴才，也敢胡言乱语……”

席师爷怒叫道：

“小狗住嘴，符振扬空负大侠之名，竟有如此肆无忌惮的犬子，单身独马，也敢来方家堡撒野？莫非仗着你的老子在后面撑腰？”

符学谦厉笑一声：

“胡说！小爷只凭双掌，也敢一战千军万马，你们仗着人多么？一概放马过来，试试小爷手段如何？”

席师爷哑声道：

“黄口孺子，信口吹牛，连你的爹娘都自身难保，你……”

符学谦戟指席师爷，怒吼一声：“滚出来！”

席师爷突然身形一晃，惨叫一声：

“小狗……暗算！……”

一个踉跄，就要栽倒！”

却被跟紧在他身后的连城璧一把扶住。

群雄一震，骇怒交进——双方相距达六七丈，符学谦只一戟指，就毫无痕迹地伤了席大荫，还了得？

那因为，席大荫能列名方家堡四大师爷之首席，则其人之武功与文才，必有超迈群伦之处，但却不是符学谦弹指间的对手，这个跟头，简直是塌尽了方家堡的台。

方不同本因席师爷无端插口，一未奉令，二未暗示，在皆无需席大荫多嘴的必要，偏偏要开口，他心中既然已对席大荫起了疑，也就不便阻止，倒想看席大荫如何交代？

不料，符学谦戟指之间，就把席大荫伤了，冷眼一瞥，只见席大荫面如金纸，冷汗直流，一手按肩，痛苦溢于眉宇，一点也不是伪装，但仍能咬紧牙不出声。

方不同心中一动，故作惊怒道：“符家小子！安敢如此？席大师爷，如何？”

一面近前扶住席大荫。

席大荫咬牙有声，道：

“东翁……阁下大约……肩骨已碎了……轻伤不妨……这小狗……只会暗算……请东翁……多小心……”

方不同已看到席大荫左肩冒红，血透衣衫，假不了，心中一动，忖道：“看来，姓席的好像与符家小儿无关？那么，是与‘绝绝教’有关了？如此，则符家小子也不是‘绝绝教’少主了……”他口中却飞快地哼了一声：“请师爷且入内歇着，让方某来了结！”

符学谦轩眉大笑道：

“该死的奴才，自讨苦吃，小爷姑贷一命，聊示惩戒，谁个不怕死，小爷就没有这样客气了！”

方不同怒喝道：“阁下未免太狂了！既是存心找方某人的麻烦，如何吩咐？划小道来吧！方某看在令尊面上，或可宽恕你年幼无知，再找令尊说话……”

符学谦厉声道：

“姓方的，你辱我家君，家母，又在小爷面前假惺惺，来……小爷就领教一下方家堡的武学，你有多少助拳的，一概上，小爷不怕人多，就怕杀不过瘾！”

方不同大怒，他毕竟自有风度，沉声一笑道：

“很好，承你符少侠，看得起方某人，方某不辞以老欺小，我请吧！”他移动虎步，大步走向主位下首，凝功待发。

符学谦悍笑道：

“还有点骨气，看在你够种份上，也许小爷手下留情！……”

话未了，群雄中扬起一阵怒喝：

“小狗无礼！”

“让咱来教训他。”

“俺要为这几天失手的弟兄先出一口气！……”

“……”

先后一步，有七八人飞身抢先扑出。

方不同大喝一声：

“各位兄弟，别太看不起方某了，这是方某人的家，是方某人的事，各位如果够朋友，请退下，等方某向符少侠讨教，如果方某老朽无用，你们再为方某扳回场面不迟……”

那七八个好手本是激于义愤，才争先恐后，被方不同一说，都涨红了脸，僵了一个刚陪笑道：“方堡主，打旗的先上……”

方不同怒道：

“方某人还没有死！你们急个什么？要露几手神功绝艺，可先冲着方某来！”

言时，声色俱厉，须眉皆张。

这还能说什么？

那七八个好手，窘促不安地，纷纷低头，一面退回，一面陪笑道：

“不敢，不敢！方老大，请原谅咱们……”

方不同威态一敛，抱拳道：

“好说，是方某不识抬举，该是方某向各位弟兄陪罪才是，各位一片好意，方某生死不忘！”

虎躯一旋，又面对符学谦沉声道：

“符少侠，远来辛苦，本该一尽地主之谊，先招待少侠小酌，既咄咄相逼，多言无益，就请指教。”

符学谦轩眉道：

“好，这样才痛快，也不辱没你上二代的名字！”

话落，人起，好像由马上弹起，直升半空二三丈，霍地空中掉头喝道：
“你小心了！”

人已如片叶随风悠悠幌幌地向下缓缓下扑！

群雄为之骇然相顾！

那因为，符学谦这一手太惊人了！

人在空中，如果挟沉雷下击之猛烈威势，还有硬封硬接或及时闪避的余地？

他这样缓缓下降，最是叫人心寒胆破！

为何？

依照“力学”，凡是练家子，都明白人在空中，向下落是绝对很快的。

那因为在半空无所凭藉，无法提住一口真气，故凡是腾空出招者他必是快越闪电，发挥奔雷掣电的威力下击。

而符学谦能够头下脚上，缓缓下降，只靠张开半曲的双臂稳住身形，那必须功力到了“三花聚顶”，“五气朝元”的火候，凭一口真气，意随念动，操纵自如，运用由心，才可要快就快，要慢就慢！

这种居高临下之势，如是快，已够夺人心魄，越是这么慢，连想闪避也不敢，只有硬接了。

大家一瞬也不瞬地注视着符学谦的身形，连呼吸也像停止了！

方不同本人也是心惊，他知道这种身手，如果一闪避，正是授敌以隙之际，会受到空中闪电奇袭。

再说，如在一个后生小辈第一招之下，就闪避，也等就栽了。

只有全力硬拼一途了，而且必须把握好对手骤然吐劲的刹那，硬接对方力道，差了毫分，也是非死即伤。

只见方不同眼如铜铃，神光突突，瞪定头上缓缓下降的符学谦下盘立定金刚桩，虎腰下曲，双掌控劲，全身功力已叫足了。

就在这种目震心悬的当儿……

一声朗笑，是出于傅震宇口中，他笑着道：

“符少侠，小心了，我要打不平了！……”

奇光一闪，把不少眼光引吸转注。

只见傅震宇右手已多了一支紫光晶莹的短剑，一泓秋水，照人毫发，剑尖抖颤着幻出点点剑花。

快要降到方不同头上丈许左右，就要乾坤一击的符学谦，倏地大喝一声：

“你会驭剑！……”

话落，双臂一抖，上身疾仰，腰间一曲一伸，凌空弹起丈许高。

“不错！试试看……”傅震宇话出口，剑也飞出，一振腕间，那支短剑，如箭射出，刚好穿过适符学谦下降的位置。

符学谦那一弹，也正好毫发之差，避过了一剑。

傅震宇哈哈道：

“我们再堂堂正正地比划。”

话声中，一招手，奇！

只见惊芒一闪，已经身出二丈许的短剑，如灵蛇幻影，在半空走了一个弧形，又回到了傅震宇手上。

群雄忍不住采声如雷。

符学谦已半空巧打“千斤坠”，星曳落地，只见他，双目通红，逼视傅震宇，道：

“你是谁？”

一步一步地向傅震宇欺去。

傅震宇还未开口，席师爷已阴笑道：

“符家小狗，连泰山傅啸天大侠的唯一后代傅少侠震宇，也不认识？”

傅震宇笑道：

“多谢席师爷代我报名，愧不敢当，符家老弟……”

符学谦怒道：

“谁是你的老弟？你姓傅？很好，是不是要给姓方的做替死鬼？”

傅震宇点头道：

“颇有此意！……”方不同叫道：

“傅老弟你太欺人了，方某再不济事，也请等方某躺下了再接下来。”

人已大步走来，沉声道：

“符少侠，方某……”

符学谦怒喝道：

“姓方的，不必争先赴死！小爷看，姓傅的要伸手，就让他先走一步，你若活得不耐烦，就你和姓傅的一同上！”

方不同，又恼又怒，喝道：

“符少侠，别欺人太甚！”

席师爷又开口了：

“东翁，这是你不对了！……”

方不同怒道：

“方某有何不对？”

席师爷道：

“傅少侠义气干云，有言在先，大家适才都已听到他要和连少侠接下头一阵……”

傅震宇大笑道：

“对！”多谢席师爷代言，方堡主如看得起不才，就给个面子，让我先向符家老弟讨教一下。”

连城璧叫道：

“傅兄，别忘了咱一份！”

人已大步走出。

方不同皱眉道：

“真是……太麻烦傅老弟了，咱是主人，只好……”

席师爷接口道：

“对！东翁，主随客便，千万别耽误了傅少侠大展神威的机会，大家也可开眼界，瞻仰傅少侠的“指定乾坤”的绝学！”

哦！

群雄响起了惊呼，“四大绝学”之一，竟是傅震宇得了心法？不少人已脱口叫好。方不同只好歉然地向傅震宇一拱手道：

“有劳了。”

连城璧大声道：

“傅兄，咱给你助助阵吧！”

也向符学谦左面一站，道：

“姓符的，狂个什么？咱先陪你三千招！”

符学谦冷声道：

“此行不虚，你们争着要先到阎王面前报到，就不必再罗嗦，一概上吧！”
一转身，双掌平展，脚下内八字，面向傅，连二人，已摆开势的一二对姿。

群雄可沉不住气了，都要看这场罕见的好戏，也即是“四海游龙”的武功和“指定乾坤”的秘传，“四绝诸葛”的得意心法……等于是三大绝学的决斗，谁高？谁下？都潮水般涌上，把他们三人围成一个大圈。

方不同大喝一声：

“掌火！”

立时，一片暴应，火炬通明，把现场照得一片血红。

是夜幕垂下的时份了。

符学谦冷冷地道：

“我不耐烦了！你们两个先接小爷三招再说！”

话未落，掌已出，两臂一振，指张如箕，劈空抓向傅连二人。

傅震宇本想当机立断，独力消弭这场大劫，正要措词交代过节，符学谦已经动上了手，他只好一袖飞卷，脚下行云流水，不退反进，向符学谦欺进，还了一掌，口中喝道：

“老弟接招！”

符学谦双手分取二人，可虚可实，傅震宇一移步，连城璧也腾脚闪避，他也闪电撤招，大喝一声：

“双掌！”

双手变抓为掌，连照三面。

一阵惊风随掌而起。

还挟着灸人的热气。

连城璧失声道：

“你会‘赤尸神气’？……”

人已一仰身，双掌一翻，打出大股劲飙，向后飘退三丈许。

傅震宇心中一惊，暗道：

“这不是‘绝绝教’四大绝学之一么？难道谦弟与‘绝绝教’有关？”

人已左掌斜切，右掌飞旋，一股旋风，排空连旋九转，好像一根有形的旋转风柱！

正是当年“四大家”中傅啸天的“乾坤九转一气手”。

符学谦倏扬沉笑：“难怪你二人敢替姓方的出头，看我第三招！——”

连城璧冷笑道：

“就是三千招也吓不倒人，傅兄，该咱们给他颜色了！”

傅震宇暗道：

“姓连的，原以为你会缩头不出，或藉口避免出面，你居然惹上来，管你什么鬼心眼？且让你先吃点苦头再说！”

他口中忙笑道：

“连兄只管施为，小弟敬当助威！……”

符学谦厉笑一声：

“眼见为真，看是谁狠！……”

话声中，他全身黑衫起伏，玉面上涌起了青气，星目中闪烁着碧光，双掌虚担着，身形缓缓地转动着。

方不同以下，群雄色变！

他们都是行家，一见到符学谦的这种凶相，慑人气势，便知他有杀手将施，全身功力，已经叫足，一发必是石破大惊。

大家围成的人墙，本就拉开了十多丈空间，在这种窒息的气氛下，不约而同地都向后撤，又空出近十五六丈的方圆。

连城璧也自心惊，暗道：

“老魏适才传声给咱，密授机宜，要咱出手，别是自找苦吃吧！”

他一面全力行功应变，一面由心底泛起恼恨——他想到自己和尉迟玉，本以为已经得到了乃师汪浩然的心法传灯，除了火候不足外，已经各得汪浩然一半身手了。

可是，眼前的事实，一概否定了他平时的自负，至少，符学谦已经比他及尉迟玉多得到“绝绝教”的不传之秘。

而，他和尉迟玉还是从小习艺，十多年来的三更灯火五更鸡，打熬出他目下的造诣。

符学谦则是在短短不足的一个月的时间，就已经抵过他和尉迟玉十多年的苦功，甚至已比他和尉迟玉更强一筹。

虽说他无符学谦“得天独厚”，恩师汪浩然又别有深意，想把符学谦造就成为一个小杀星，以便循环利用，把符振扬夫妇，父子陷入百劫不复，万人唾骂的窘境，在相形见拙之下，安得不忿恨？

这一来，也无形中激起了他的争强好胜个性，凶心大炽，暗道：

“既然已经出手了，就不能太脓包，在这多人面前，更是塌不得台，至少，也得和符家小子打成平手，不然，就更显得自己无用了，何况，老魏既要咱出面，必有安排，如赢了符学谦一招，足可脸上飞金，十分光采，万一输了，责任也由魏世才去负担！……”

因此，连城璧也准备全力一搏，施展杀手了。

只有傅震宇，轻衫摇曳，仍是那么从容潇洒，连神色也是那么静如止水，不见一点紧张，好似他不是局中人，是置身事外的袖手旁观者，要欣赏连城璧与符学谦的龙争虎斗似的？

傅震宇真的不在乎么？

实际上，心情沉重的该是他了！

他一面要思忖如何处置这种惊心动魄的场面？如何善处估计一切将发生的突变。

一方面，他还要为方不同的内眷担心——假定是“绝绝教”中人来个乘虚奇袭，再有内奸骤然发难，他又该如何？

最使他伤神的，还是符学谦的固执偏激，似乎根本不理睬他方才的传声劝勉？

万一符学谦任意胡为，一见面，即成不解之仇，不论是他赢了符学谦，或符学谦伤了他，两者是上当中计最晦气的事。

如果“四海游龙”符振扬及时赶到，或竟已潜身附近察看的话，符学谦一造成血劫，符振扬就会出手“处置”符学谦，那又成什么场面？

因此，他越是表面平静，心中的无形压力，也特别沉重……

群雄只见符学谦状如恶鬼凶神。

连城璧好像待斗公鸡。

傅震宇却闲逸如鹤在林，如鱼在水，却同样的使大家心弦扭紧！

方不同忙传声警告傅震宇：

“老弟千万小心，符家小子似有利害杀着待发？……”

傅震宇传声回答：

“放心好了，倒是前辈应当加派得力人手，护住内眷要紧！”

方不同大为感动的传声道：

“这点请老弟放心，咱早已派出本堡的弟子与得力人手，埋伏在四面八方，又拜托了‘长青四皓’，一有风吹草动，咱家可以立即驰援。”

与此同时，连城璧也听到了“活曹操”魏世才的传声：

“千万小心，这小子已经得到‘绝绝神功’真传。”

连城璧心神大震，当机立断，先下手为强，一声劲吃：

“接招！”

双掌一扬，十指电疾抓向符学谦。

符学谦也正好发动，长啸声中，他身形疾转好像飞滚的陀螺，向傅震宇卷去。

恰好毫发之差，避过了连城璧最拿手的杀着“鬼手折魂”……专门抓掉敌方天灵盖的毒手。

连城璧十指落空，收劲不住，把符学谦刚才停身之处的地面，抓起了大片惊尘，划裂十道参差不齐的抓痕。

傅震宇狂笑一声：

“来得好！”

险到毫巅的青衫摇曳，迎着飞滚旋转过来的符学谦身形一闪切入，好像是要和符学谦面对面一搏！

可是，却是间不容发的和符学谦贴身交错而过，等于二人骤然一合又分。方不同等都捏了身冷汗。

符学谦两掌飞旋，随着身形一个急转，又紧蹑傅震宇身后卷到。

傅震宇已滑过的身形，骤然暴退，如刀入水，不着一点痕迹的又和符学谦贴身交叉而过。

全场起了喝采怪叫。

要知道，傅震宇这一进一退间，妙不可言，是武学中最高的境界，也是最难做到的“以意化力”。

内外兼修的高手，能隔空掌腾挪幻变不难，难在这种明明是短兵相接，却能一滑而过，在贴近咫尺之间，是生死取决于眨眼之际，没有任何闪避余地。

能像傅震宇这样运用自如者，须深明“力学”原理，又能兼通百家武学之奥秘，知己知彼才能拿捏到好处。

这叫做“黏”与“吸”。

那就是，贴近敌方，使对方迫于眉睫之际，必先忙于自保，手脚如受了束缚，无法发挥威力，力道不施展，虽有露出之勇，通天澈地之能，也等于无用。

当二人贴身一合之际，必须把握好对方不备发了力道的方向角度，而在对方力道的“死角”上一闪而过，眼神，身法，步位，不能有毫厘之差。

如能做到，就可以在“死角”上出手，反击对方的“空门”位置。

如运用不好，就等于是送死！

强敌交手，要在千变万化的一瞬之间，捉捕这闪电般的“死角”，好比骆驼穿过针眼一样的难！

而，傅震宇已经做到了，且是二次。

这就证明符学谦已经输了两招，傅震宇比他，高明了两筹。

这就难怪群雄忘其所以，信心大增，为傅震宇喝采叫好了。

可是，这一阵采声，却激怒了符学谦的凶暴之气，好像在烈火上浇了油，

一种强烈的意念在符学谦胸中刹那升起——不论傅震宇方才对他传声所说的如何？他必须先把傅震宇挫于掌下再说。

双方一进一退之间，不过电光石火间的一瞥符学谦再发厉笑，旋转的身，形猛地加快，先不可以看到他的旋转，位置一眨眼间，他的身形变成了一根匝地飞旋风柱。

罡气随着他的旋转而弥空激荡，汇为一片刺耳的声息……好像暴雨打芭蕉，又似蚕吃桑叶。

傅震宇也自心惊，暗道：

“这位老弟，奇遇，功力高出我估计之外，我已经暗示他知难而退了，难道他因此恼羞成怒，非要我和他一见高下不可？”

他明白，符学谦已经要对他作乾坤一击。

可是，有一点他不知道：就是符学谦一经运气行功，潜藏在他体中的药力也已发作，这时的符学谦，满腔都是杀机戾气，不杀人，就十分不痛快似的。

连城璧一见符学谦专攻傅震宇，私心大喜，戒备紧张的心情为之一弛。

但，他不得不表示关心地叫道：

“傅兄小心……”

一面虚张声势地作准备策应傅震宇之状，紧跟符学谦之后。

傅震宇忙传声道：

“符老弟，小心背后！……”

符学谦狂笑一声：

“接我一招！”

风柱中发出破竹帛响声。

两条人影，又是一合即分。

风柱一旋而止，现出了符学谦的身形。

傅震宇一个跟跄，一直撞出七八步，一跤仆倒。

全场死寂！

那是意外的惊骇之下，都呆了。

连城璧又惊又喜，骇然道：

“傅兄如何？”

符学谦满面狰狞，厉笑一声：

“顺我者生，逆我者死！凡是愿做方不同替死鬼的，一并滚出来，姓傅的就是榜样！”

连城璧刚掠到傅震宇身边——

符学谦突然喝道：

“给小爷滚开！”

连城璧刚翻掌应变，一股浓烈的血腥气味冲鼻，符学谦已到了他面前，他打出的掌风，符学谦除了黑衫鼓涨如帆外，恍如未觉。

连城璧心胆皆裂，未容他转念，左肩一震，右肩一麻，整个身形，飞出三丈多外。

符学谦已脚起无影，双脚都凌空踹在他肩上。

群雄只见符学谦身形弹起，连城璧就破空飞去，正好被方不同一把抄住。

方不同刚一瞥连城璧已经痛昏过去，群雄骇呼大叫声继起，符学谦已借双脚蹬空之势，凌空向他扑到！

方不同惊怒之下，大喝：

“方某同你拼了！”

随手把连城璧一抛，脚定子午，双目喷火，瞪定了符学谦，突作狮子吼，吐气开声，双掌翻处，方家堡仗以领袖江北武林的看家绝学“翻天揭地无敌手”已经吐出。

情风如涛，大有“海立云垂”之势。

符学谦狂笑一声：

“果然有几下子！”

轰隆隆如响闷雷！

符学谦双掌下按，与方不同空中吐出的掌力相接，发出巨响。

奇观！

只见符学谦全身如鸭子浮水，头部微向下倾，双掌仍是作下按之势，面上青气越浓，好像在冒烟。

方不同也是双掌向上翻，脚踏子午，原式不变！

在火炬通明之下，照映得二人纤微毕现。

群雄正感错愕莫名间，不知是谁，一声劲叱：

“大家快退！”

虽只短短四个字，却如一字千钧，有使人不得不听的成严。

群雄不暇看清是那一位发话，都本能地向后疾退。

刹那间，除了躺在场中的傅震宇外，空荡荡地的现场，二三十丈方圆，只存下符学谦与方不同两人。

群雄最关心的仍是方不同的安危，但是，却没有一个人敢于闯入。

鸦雀无声，只有惊讶，愤激，涌现在每个人的脸上。

因为，方不同与符学谦，正在作罕见的玄功决斗。

当这个时候，双方的眼神，功力，意念，都已集中在对手身上，不容一瞬旁观、也受不得丝毫干扰。

这是一死之决斗！

谁生？谁死？取决于功力高一筹的人。

如果有人趁此机会，对符，方二人加以突袭的话，他们二人，只有挨打的份。

不过，除非是功力高于他们二人的人，才可得手，否则，无法接近他们二人。

那因为，在他们二人的周遭数丈方圆，已全为罡气布满，功力不如他们二人的，一碰到二人的凝结罡气，非死即伤。

以眼前的形势而论，双方皆有利，亦有弊。

在符学谦而言，他挟居高临下之势，是有利。

但人在空际，不好换气，真力不能持久，没有着力借力之处。在方不同而言，他占地利之宜，下盘着地，可以源源不断地运用真力。

可是，弊在他要承受由上面而下压的力道，没有丝毫闪避的余地。

群雄为何束手旁观？

一方面，他们不敢冒险闯入符，方二人的罡气圆，自讨苦吃，无济于事。恐万一反而分散了方不同的心神，等于要了方不同的命。

一方面，他们大可不择手段，施展暗器，奇袭浮在半空的符学谦。

如这样做，大可分散符学谦的心神，十九可以得手，也等于助了方不同一臂之力。

但是，也等于葬送了“方家堡”三个字和“关东大豪”方不同的名头。

那因为，如在这种情况下帮助了方不同的台，认定方不同必败，才以卑鄙手段暗算符学谦。

即使因此使方不同赢了，把符学谦毁了，却为天下武林所不齿，亦为江湖唾弃，方不同就算赢了，也别想再在江湖上立足了，“方家堡”的招牌就这样砸烂了！

谁敢犯此大不讳，越是想助方不同一臂之力的人，越是知道这种利弊。

以“关东大豪”方不同的个性，宁折不弯，如是有谁敢于在这时出手帮他，把符学谦打败，方不同可能立即翻脸拚命，或者一怒自绝！

因此，虽然人人方不同担心着急，谁也不敢轻动一下，连呼吸都几乎停止了，只有搓着手，紧张的注视着。

只见符学谦的身形不时有节奏的蠕动，那是不住地运行真气的现象。

方不同呢？则是目张如龙炬，双臂轻颤，也是不住贯注真力向双掌的徵候。

双方僵持了约一顿饭的时候，却使群雄好像在危坐待旦，惑惶不安。

渐渐地，符学谦的悬空身形，在开始抖动着。

群雄大喜，认定是符学谦真力将竭，快要力尽的败象。

可是，方不同面如巽血，头上在冒白气，额上汗凝如珠双脚已深入地面寸许。

这也不是佳兆！

显然，方不同承受不了强劲的压力，也是竭泽而鱼尽力一拚。

一般高手非在生死关头，存亡关头，不敢于拚斗玄功，且较功时，十九是二人四掌相接，掌对掌，或兵刃对兵刃，互相抵住，再贯住真力在掌心或兵刃上，像这样隔空对掌，在场的人，几乎大半是听也没听过。

就在这种惊险形势下，群雄已经由不安而心慌了，神色也越见严肃，凝重。

只见方不同的身形好像越来越矮了！

却是他的双脚，已经深陷地面约三寸了，还在不断地一分又一分的下陷。

事实上，已经显示方不同将落下风，随时都有力竭倒地，或突然丧命的可能。

群雄不禁变了颜色，都如被雷殛，呆若木鸡！

以“关东大豪”方不同的所学之高，早已赢得江北黑白道上的共同尊敬，无异把他当作神明般的敬重。

可是，事实如此无情！

眼前他们所共仰的方不同，双脚已陷入地面近五寸，面上凝聚的汗珠，也越来越大，越密。

渐渐的，方不同凝血的面色，已转为一片失去血色的惨白！”

符学谦的身手，高过方不同么？”

使人绝不相信的事，已经快发生了！

如果这样下去，只有坐视方不同惨死，包括了整个方家堡的毁灭，也等于江北的武林共仰的偶像倒塌了！

可是，仍没有人出面，更无人出手。

下陷！

下陷！

方不同的双脚已经快陷入土中近尺，也即是已到了小腿肚下。

方不同满脸流汗，好像被人泼了一头的水。

他的双目神光，也渐渐地由慑人而暗淡。

他双臂的抖动在加速。

眼看这位“关东大豪”，已是再衰而竭，生死一瞬间了。

群雄中已经起了骚动！

好像平静的一泓湖水，被一阵风，一块石子，激起了涟漪。

那因为，有不少人已经再也沉不住气了。

他们为了要抢救方不同，只有不惜一切，先对符学谦下手！

理由是“正则守经，乱则从权”为了给方老大解除死亡威胁符学谦又是欠下了江北武林一笔又一笑的血债的人，即使用了不正大光明的手段把他除了，也是为了报仇雪恨，为了整个武林的正义，因此，坚决要火速出手对付符学谦。

但，立即为多数人所阻止！

理由是宁可让方不同去，也不能因此坏了他的令名，也坏了江北武林的共同荣誉！

方不同不敌而死，是艺不如人，可由江北道上朋友的全力为方老大报仇，如果因为用了卑鄙的手段对符学谦，却无法挽回方不同的面子，不但害了方不同不能做人，也毁了言家堡立堡百年多的威望，对江北武林，也是不可弥补的损失。

彼此各持己见，见仁见智，都认为自己有理。

这样一来，有部分的人要出手。

而另一部分的人坚决予以阻止。

因此，由于意见不同起了争执，也走了骚动。

方不同的双脚，不！应该说是双腿，已经快要没入土中一半，也即是已经快到膝盖了！

坚持出手的人，认为反对他们出手的人，故意延误时机，等于帮助了符学谦，如果方不同。因失去及时抢救的刹那机会而丧命，要反对出手的人负全部后果责任。

反对出手的人，仍是以江湖大义，武林道德相责，眼看群雄先要内哄，干戈相见，自相残杀起来，谁也没有注意到傅震宇已经半睁了眼，也没有人注意到席大荫和连城璧已经不见，就是有人想到他二人为何离开？也不过当作系因连璧受了伤，席大荫把他送入堡中疗伤去了？

符学谦突然怒笑道：

“姓言的，小爷叫你葬身无地，先把你活埋入土，看你还敢派人持帖辱没小爷么？”顿使群雄又吃了一惊！

那不止因符学谦的话太狠毒霸道，而是符学谦能够在施展玄功之时，仍能够开口说话！

这也证明他的功力高过方不同，才在“游刃有余”之时，要命的关头，开口说话！凡是武林人物皆知道，人在运气行功时，必须丹田气足，才可提聚真力。

如果一开口，真气不易立即恢复，就会为敌所乘，这是道上最起码的“行情”，何况是在玄功决斗之生死关头？

除非是符学谦狂妄无知，故意自露破绽，眩露一下，表示他对方不同的轻蔑侮辱！

只见方不同身形骤然一震，全身骨节，劈拍作响，猛的铁臂连振，双掌疾翻而起！

符学谦突然咦一声，整个身形，被弹起二尺多高。

意外的惊喜，使群雄忘形地欢呼起来！

奇迹，奇迹！

真是奇迹！

方不同就在这一瞥间，身形暴起，拔出深陷的双脚，脚刚沾实地，双掌连振。

轰！轰！

隆！隆！

呼啸的异声刺耳，好像千军万马奔驰。

惊尘骤起。

劲飘四溢。

只见大片灰土，如被狂风卷起，迅即弥漫十多丈方圆。

方不同与符学谦的身形已被尘淹没！

数百支火巨，也倏地在刹那间一齐熄灭！

群雄无不却步后退，本能地进掌护住自己。

是方不同赢了一招，双方在空际凝结的罡气，因失去了控制，自行爆散，才造成这种慑人的场面。

惊尘十丈中，厉啸陡扬，只听符学谦大喝如雷：

姓方的，此仇必报，小爷去也！也字落处，已经在几十丈外，是虫群雄头上飞掠而过。

接着，怒马惊嘶，稀稀聿聿，蹄声远去，眨眼间，只留下一道黑影。

群雄骤然如梦初觉，纷纷劲叱声中，有的腾身疾追，有的驰出华表箭道后，飞身上马……

猛听一声劲喝：

“各位，绝绝教已经分路入侵，穷寇莫追，火速应付‘绝绝教’要紧！”

这种声音，十分奇妙，初入耳时，不疾不徐，沉绵中有刚劲，如斩钉截铁，语声说完后，恍如金鼓大震，惊心动魄，使人耳膜发闷。

这是佛门上的“狮子吼”，又名“天际梵音”。

能具有此种功力者，当是绝世高人。

这一来，立时有不少人循声注视发话的人了。

毫无所见！

猛听惊尘中响起了方不同微弱的声响：“方某不俗俗言谢了

接着，又听到傅震宇沉声道：“各位，火速准备对付‘绝绝教’！”

群雄惊魂甫定，一齐向方不同和傅震宇拥去。

只见尘仍是飞舞如雾。

在方不同停身之处的十丈方圆里，地面如被利铲刮过，向四面作波浪纹，足足刮掉了三四寸厚的沙土，真叫人心惊。

关东大豪所以为关东大豪，毕竟不同凡响，只见他铁面泛白，胸前起伏如潮，分明已快真气消竭，双目无神，但仍是威态如虎，屹立如山。

傅震宇则是神色严肃，并无重伤异状。

他方才不是倒地昏绝过去么？

没有人敢于询问。

因为，大家都在魄震魂惊过后，心神都还不定，何况，又听说“绝绝教”的人将到，不禁又是紧张起来。

方才，来了一个符学谦，已经把整个方家堡捣得满天星斗，乌烟瘴气，方不同几乎完蛋，虽然出现了奇迹，方不同竟反败为胜，免了一场血劫，可是，“绝绝教”就更厉害百倍了，不止于来的人一定不少，主要是他们所到之处，凡是抗命者，鸡犬不留，魔功奇诡难测，加之鬼计多端，就不是对付符学谦一人这么简单了。

方不同喘声道：

“各位，务必镇静，方某只要有一口气在，誓必与魔教遗孽周旋到底！……”

傅震宇接口道：

“不幸言中，符大侠之子，与绝绝教果然是两路，依我判断，符学谦只是年少气盛，受人利用而已，也不知方堡主派了什么人？有什么侮辱他的地方？才把他激怒而来……”

方不同摇头道：“没有！”

傅震宇一怔道：

“方堡主为何不早说？”

方不同道：

“咱根本没有接口的余地，都怪席师爷多嘴打岔！……噢！席师爷呢？”

群雄忙大声呼喝：

“席师爷何在？”

傅震宇心中连动，故作镇定的道：

“事已过去，不谈，适才，我以为方大侠差了人去向符学谦下了什么战书之类，现在证明，是另有奸徒从中挑拨，此事不难查出，现在，我要向各位前辈提一拙见，就是不论‘绝绝教’来了多少人？各位不宜逞勇，只管以逸待劳，固守堡中，晚辈不才愿与方堡主分任艰巨，出面应付！”

群雄已经对他十分敬服，闻言，一齐暴喏。

傅震宇吁了一口气，道：

“还好，适才‘绝绝教’没有利用符学谦闹事之际，来人夹攻……”

话未了，有人大叫：“看！……”

一下子，就有许多人抬头注目。

只见黑漆夜空中，正西方的三五里外，爆开了几十道焰火，一进散，就是一天花雨，赫然当空现出丈大的篆文‘绝’字！

“快看！”

又有人在呼叫。

几乎同时，正北方也升起了鲜明的焰火。

接着，正东方和南方，也是同样焰火通明，照亮了黑沉沉的夜空，十分好看。

方不同张目脱口道：“正是他们来了！当年，咱曾经见过！”

傅震宇晒然道：

“他们是在虚张声势，摆臭排场，各位只管沉着应付，越是从容越好！”
一顿，双目四扫一眼，沉声道：

“连兄何在？”

没有回应。

席师爷不在？

连城璧也不在？

“那里去了？”

难道进入堡里去了？不错！

当方不同把连城璧抛出，应付符学谦的突袭时：大家的眼神，都被符学谦凌空出手的气势所吸引，无人注意。

连城璧却被席师爷接住，掉头便奔入大门。

当时，谁也不会留心他的行动。

席师爷一进入大门，转过照壁，马上放下连城璧，给连城璧服下丹药，大为赞赏的道：

“老弟，你这一手扮得很好，虽然吃了一点亏，正可免去方不同对你的疑虑，等大功告成后，魏某当向主公推荐老弟这一功。”

连城璧苦笑笑道：“左丞相，请教下一步棋走法？”

魏世才悄声道：

“一切照主公的预定令谕行事！”

连城璧道：

“家师并未指示咱到这里的机宜步骤！”

魏世才目光一闪，道：

“主公神机莫测，老弟只好听老夫的了。”

连城璧道：“当然！”

魏世才悄声道：

“主公指令老夫作内应，先要掌握住方不同的内眷子女，必要时，借用火攻，与主公的外攻互相策应……”

连城璧道：

“只有左丞相一人么？”

魏世才道：

“我们的人多着呢！”

连城璧喜道：

“咱们说干就干，左丞相深知方家内眷，他的内眷子女现在藏在什么地方？”魏世才道：

“老夫当然知道！跟着老夫就行。”

说着，便向左面靠着石壁走。

这时，整座大厅，一片漆黑鬼也没有。

连城璧讶声道：

“没有人，何必如此小心？”

魏世才传声道：

“老夫适才没有看到长白四个老鬼一同出去，不知四个老鬼在搞什么？万一是在潜伏内院，我们就要小心应付！”

连城璧大为惊赞地：

“左丞相真是心细如发，无微不烛，四个老鬼造诣如何？”

魏世才悄声道：

“各有几下杀手，以王岳老鬼最难缠！”

几句话间，二人已经靠着左手石壁，闪入天井边。

前面三丈外，粉墙高耸，掩着半月垂花拱门，就是进入内院了。

沿着粉墙左右，就是直通厢房的走廊，内外之分，就是那一排高达五丈的粉墙。

静悄悄的，阒无人影，也不闻墙内声息。

魏世才陡地立定了，一面扫目打量，一面似在思索。

连城璧忍不住悄声道：

“有什么发现？”

魏世才传声道：

“禁声！老夫已听得不对！狄雷等‘五虎将’，原已由老方派定守住后院，为何不见人影？”

连城璧也传声道：

“可能是在墙里？或在后院埋伏？”魏世才突然扬声喝道：

“狄老大，快开门！”

没人回答。

魏世才一手挟住连城璧，又喝道：

“有人挂了彩，老夫来向夫人要点云南‘白药’和‘琼玉膏’！”

仍是没有人回应。

魏世才目光一闪，自语道：

“奇怪，难道‘漏了风’？他们都已进入地道了？”

连城璧道：“咱们闯！……”

倏有所闻，两人同时霍地旋身。

微风疯然，由天井中飞坠下一团人影，喝道：

“是谁？”

魏世才啊了一声：

“原来是岳老？是席某人……”

那团人影落下，现出人形，正是“碧目神翁”王岳，黑影中，只见王岳双目碧光炯炯，瞪着他二人，哼了一声：

“是席师爷，还有一位是……”

“是咱！”连城璧话出，突然闪电般出手！

连城璧这一手，正是“绝教”中入室弟子必学的一记‘鬼手抓魂’杀着。

这一招，专以揭掉敌方天灵盖为主。

由施展者火候之深浅而分隐、狠、准的程度。

以汪浩然为例，他一出手，可说百发九十九中的。

除非对手功力高过施展者倍数，方可及时破解或闪避。

因为，这记杀手，以奇诡迅速见长，练习者先抓死物，能在三丈六尺周遭中抓无不中，闭着眼，都可随意抓中，再以活的人畜作靶子一直到百无一失，才算已经入门。

如果对手是功力与连城璧相等或只在伯仲之间，极难逃过他，这一招杀手。

即使不当场揭开天窗，失去天灵盖，也必在其他部位受到抓伤。

那因为，这种手法一经发出，快逾闪电，往往令对手还来不及转念间，或想闪避之际，眼一花，已被抓中。

这种手法的狠毒处，就是施展者意随念动，得心应手，叫人防不胜防。

连城璧所以敢于向“碧目神翁”下手，那因为——

第一：他恐怕王岳对他二人起疑，只要一问答，便会惊动别人，便内院有了准备，这是自露破绽的败着，打人先下手，他在做贼心虚之下，不得不先下手为强。

第二：狼子野心，他为了求功心急，竟想打王岳一个措手不及，杀人灭口，以掩饰他和魏世才。

第三：他自恃过甚，认为单只王岳一人，四顾无人，正是杀人立功良机，如果让王岳一出声招呼，其他三老赶到了，那就功亏一篑了。

因此，他当机立断，疾下杀手。

魏世才老奸巨滑，本想先稳住王岳，再定进退，连城璧即已出手，他拦阻不及，立即了解连城璧的用意，一面咳了声：

“别误会！……”

人也游身疾进，作阻截连城璧之状，封死了王岳的退路，准备连城璧一击不中，他再加一下狠的。

可是，他二人都估计错误了。

只见“碧目神翁”王岳双目碧光一进，猛缩脖子，腰一弓，双掌一合，不闪不退，反而向连城璧疾扑过来。

人未到，一股无形的弹力先到！

迫得连城璧想变化也来不及，只有先求自保，身形猛向左面一涌，想卸掉王岳发出的阴气。

王岳吐气开声，作狮子吼。

“着！”

双掌倏分，五指虚捏，掌心中空如蛋，并未见一点凌厉掌风。

连城璧却猛觉胸前一震，如中巨杵。

他立即身不由主，连退八步，眼一黑，心血上涌，喉中一甜，呛出大口鲜血。

魏世才却是占了见多识广的便宜，当连城璧一抓无功，王岳弓身前扑之

际，他已一惊，却看不出是何身法，只觉得王岳深知破解这一记“鬼手抓魂”的唯一诀窍，趁虚而入。

那因为，“鬼手抓魂”是有攻无守，眼神，力道，完全集中在对方身形可能变化之上，劲力聚于指尖，对手都是本能地挥掌还击或向后撤身与左右闪避，才可发挥威力。

如果对手竟反向前冲，只有两种可能！

一是根本不顾死活，不知道利害，盲目前冲拼命的打法。

一是深知破解之法，利用施展“鬼手抓魂”时的胸前门户大开之空隙，直抢中宫。

在这种形势下，当然只有先求自保，先向后退，或左右移步的方式。”

不然，即使能够沉腕曲肘，往回抓，自己也非被对方冲近面前挨一击不可。

除了拚着两败俱伤，同归于尽外，等于这一记杀手变成了“败着”，主客易势，反被对手抢占了先机。

因此，魏世才就猛窒急势，双掌控劲不发，封住了胸前要穴。

亏了这一招，王岳所发的无形罡力，正好撞在魏世才双掌的护身力道上，也把魏世才震得连晃三晃，才稳定马步。

王岳得理不让人，狂笑一声：

“鼠子敢尔，席师爷，速擒下这小狗！”

话声中，双掌再合，再分。

魏世才脱口惊呼：

“岳老，你练成了‘空心一气’？……”

王岳的话，猛提醒了他，活曹操所以为活曹操，奸在骨里，他立即猛扭身，向连城壁飞出一掌，同时，急促传声：

“快走……”

连城壁虽然意外受创，惊怒入下，已再凝功，他功力本强，正要向王岳猛下毒手——

王岳已经再次吐招。

连城壁已听出王岳施展的是“长白派”镇山绝学“空心一气”。知道利害，又听老魏传声提醒，立时悍笑一声：“来得好！”

一面双掌猛翻，作全力硬接之势，人已翻身一个“空心筋斗”，猛一挺身，斜射出丈许，大喝一声：

“打！”

两点黑影，直取王岳双睛。

算他命大，恰到好处的迎击了魏世才的一掌之力，砰然巨响，震荡力道，正好把王岳的“空心一气”在空际震荡四散，等于合二人之力施为，却一点也不现痕迹。

魏世才冷笑一声：

“小辈还想逃么？”

一顿脚，弹身凌空疾扑。

王岳刚一侧身，让过了两点黑影，连城壁已趁此空隙，腾身上了厢房，随手揭起两片铁瓦，喝一声：

“赏你！”

猛砸向魏世才，人已向后院巨木阴影中射去了。

凌空追“敌”的魏世才，双掌一翻，震开两片铁瓦，身形缓了一缓，怒骂了一声：

“好猾溜的小！”

半空蹬脚，再次腾身，上了屋面。

“碧目神翁”王岳也涌身追上屋面。

只前后脚之间，不见了连城璧的人影。

王岳哼了一声：

“好小子，还能上天入地么？……”

魏世才以席师爷的身份，猛一顿脚，道：

“岳老，你为何对我也下重手？”

王岳道：

“先抓住这小子再说！”便要腾身而起。

魏世才低声道：

“不可，先让这小子喘口气，等他自行现身，还不手到擒来？”

王岳四扫一眼，也低声：

“难道这小子潜入内院了？”

魏世才嘘了一气道：

“岳老，你那一手，几乎要了我的老命……咳咳……”

王岳道：

“谁叫你引狼入室，把这小子带进内院的？”

魏世才道：

“岳老误会了，这小子在前面吃了亏，东翁看在其师汪浩然面子上，叫我把他带进内面治伤……”

王岳道：

“老夫早看……这小子不是好东西，显然是与姓符一路，也可能是和“绝绝教”有关……”

魏世才佯作失惊道：

“岳老，这小子是汪浩然的门下……”

王岳冷笑道：

“汪浩然又是什么好相识？谁知道他十多年会搞什么鬼把戏，反正这小子凝嫌重大，多半是想进来卧底的奸细！”

魏世才如被兜心打了一记闷拳，故作一哦道：

“到底是岳老有眼光，我差点被这小子蒙了……”

王岳碧目炯炯地一面四扫着，一面冷然道：

“好说，不是老夫倚老卖老，席老弟，说句请勿生气的话，老夫刚才还疑心你和这小子是一样的货色哩！”

魏世才暗叫：

“到底姜是老的辣！”口中忙道：

“岳老圣明，幸亏是岳老，如换了别人，我可是有口难分啦！”

王岳轻噫一声：

“奇怪！这小子居然能如此沉得住气？别小看了他，席老弟向左，同老夫来个网中捉鱼！”

说着，人已掠身向右面抄去。

魏世才口称：“遵命！”

人也向左手腾身，心底却笑骂道：

“王八羔子的，凭你，也敢在魏某人面前使用心机？何妨试试高下！”

他一伏身便向屋檐下滚落。

四丈外的暗影中，扬起了连城璧的传声：

“魏老，下一步如何走？”

魏世才传声道：

“等老夫先把这老王八调开再说！”

连城璧急促传声道：

“请左丞相火速行动，咱...吃了一点亏，不能久耗……”

魏世才会意，知道连城璧已受了内伤，只一点头，就猛扬声：“好小子，打……”

随手揭下一片瓦，向五六丈外的树木中打去，人也凌空飞扑而上。

已经在右面十多丈外搜索的王岳闻声弹起身形，喝道：

“席老弟别让这小子免脱了……”

人也向魏世才身后疾掠而去。

连城璧暗道：

“到底是活曹操呀！”

更不怠漫，悄然地白屋檐下的暗影中，“老猿坠枝”式，上了二丈外的一株堡丫，再像猴子一般，掩着身形，向下滑坠。

只听十几丈外扬起魏世才的喝骂：

“好小子，有种就别溜，本师爷若不抓到你，从今不姓席！”

连城璧差点笑出声来，魏世才本来就不姓席嘛！

连城璧因为脏腑为王岳的“空心一气”震伤，逆血虽已吐出，脚下发软，心中发虚功力减少了二三成，身在虎穴，生死关头，一点不敢大意，只顾拣阴暗的地方鹤伏蛇行。

他唯一的希望，是先找到一个十分安全的隐身地方，避过一时耳目，再等魏世才来策应，才好决定如何下手或脱困。

他本想藏入厢房里，在理论上，该是较安全的，可是，他不敢冒失妄动，只有先找阴暗处避过风头再说。

还好，除了听到魏世才与王岳在间或问答，向前面搜索过去外，距离已经拉远了近三十丈，尚未听见另有别人在附近搜索。

他暗恨道：

“姓王的老家伙，等下小爷要好好报答你一掌之赐！”、猛的：他脚下好像绊着什么？

软，而又有弹性的，使他骇然失惊之下，腾身数尺高。

他以为踏在“长虫”（蛇）身上，不由心中一慌，几乎脊骨发麻，几乎提气不住！

可是，他马上发觉入阱了！

小腿以下，好像被蛇缠紧，而且越收越紧！

他迅即随着下落实地之势，双掌作刀削，猛向腿间切下。

铃！铃！铃！

一阵刺耳响动，四面八方，铃铃不绝。

他明白了，这叫做“串地锦”，又名“缚虎铃”，乃是用人发马尾密缠成索，粗若姆指，外面再包上层牛皮，所以软中有韧力。

如果在这种皮索上浇了水，则又湿又冷，任何人骤然绊着，都会当作是蛇的。

这种小玩意，专门设置在阴暗之处，使人不易发现趋避，除非不绊上，一绊上了，即是沾着了活扣，就会越收越紧，不论人兽，非倒地受缚不可。由人发所制，不好着力，再强的掌力，也不能下子断掉它。

五金兵刃亦如此。

连城璧暗叫：“罢了，真是阴沟里翻船了！”

他无法立定身形，一交仆在地上。

悬空的铜铃响着，他明白，一定有人闻声赶出，只有束手待缚了。

他心中又气又急，猛听一声冷笑：

“如此脓包，也敢来方家堡现世？”

随着话声，已有人到了厢房上的屋脊上。

只听屋檐下嗤的一声轻笑，道：

“是洪师爷么？”

屋脊上噢了一声：

“正是，我刚由外面赶回来。”

屋檐下沉笑道：

“好教师爷见笑了，这小子笨得像驴子，闭着眼瞎转磨，自投陷阱，真叫我差点笑破肚子！”

连城璧又愧又恨！

愧的是有人藏身在屋檐下，一声不响，自己还不知道，可见此人心机深沉，功力也高。

恨的是魏世才为何不打个招呼，让自己糊糊涂涂的丢人现眼。

可是，这又能怪谁？只有认命了。

只听屋脊上咳了一声：“冯二弟，且把这小子抓起来，看看是谁？吃了豹子胆了？”

屋檐下笑道：

“说来还是咱们的客人哩，朝为座上客，暮作阶下囚，也实在叫人无可奈何！”

洪师爷哦了一声：

“是那一位？冯二弟可知此人姓氏？谁的门下？”

连城璧心中一动，顿生急智，故意怒声道：

“区区连城璧，为‘四绝诸葛’门下不肖弟子，如果家师知道方家堡是如此对付他的门下，不知作何感想？……”

洪师爷咳了一声：

“原来是汪大侠高足！冯二弟，快放人！”

又在屋脊上朝下拱手道：

“恕不知，不罪，连少侠为何误闯后院，可是迷了路？”

连城璧忙道：

“区区因为和符家小畜生厮拚失手，挂了彩，由席大师爷带进后院，拟请方夫人赐药理创，不料……”

洪师爷大声道：

“冯二弟，为何还不快放人？”

原来，“串地锦”有广达十丈及小至三丈方圆的，必须把总索机扭逐一

清理，方可把缠人的索子松开。

只听屋檐下笑道：

“洪师爷！这不是急得了的事，越是催得急，咱可更弄不清了！”

洪师爷道：

“笑话！在冯二弟不过举手之劳，谁不知你是‘五虎将’中的智勇双全‘赛子龙’？”

连城璧一惊，暗道：

“原来这厮就是‘赛子龙’冯骥？据说此人足智多谋，难怪如此沉着……”

旋即觉得下半身紧箍的索子在松动。

猛的一轻，竟被人平空提起，向屋檐下拉上去。

连城璧未料到有这一着，竟成了头下脚上，倒吊半天云的悬鸭子式。

洪师爷哦了一声：

“冯二弟，为何恁地莽撞？”

人已移身到了屋檐之上。

连城璧已经被人抓住衣领，面向外，只听背后抓住他的冯骥笑道：

“要等席大师爷与岳老转回处置，只好暂时委屈连少侠一下了！”

洪师爷一怔，道：

“怎么一回事？”

冯骥道：

“咱也不清楚，要问岳老才知。”

连城璧小腿仍被“串地锦”箍住，着不得力，后领抓住，身子悬空，虽然双手可以使用，但不敢妄动，一听冯骥的话，暗道：

“好个姓冯的，你是存心消遣咱了！你躲在屋檐下，明明已看出适才一出戏，还要装糊涂……”

洪师爷疾声道：

岂有此理，不论如何，应当先放开连少侠，这样，何以向汪大侠交代？”

冯骥沉声道：

“洪师爷担待则个……”

洪师爷截口道：

“快放开连少侠，由我负责好了！”

冯骥笑道：

“洪师爷，咱问你，假定连少侠是对本堡不利的话，你……”

洪师爷接口道：

“笑话！那会有这种事？”

冯骥道：

“天下不可忖度的事太多了，洪师爷能保证连少侠是友非敌么？”

“这还用说？”洪师爷沉声道：“老弟还不快给连少侠陪罪？”

冯骥笑道：

“连少侠，请问适才……的事，阁下是何居心？”

洪师爷脱口道：

“连少侠适才做了什么事？”

连城璧怒声道：

“家师马上要来，等家师到了再说吧！……”

实在，他心中有数，冯骥一定是潜身多时，甚至把他与魏世才的对话，行动，都已听到，看到，实在无法措词打赖，只好以师门威望作挡箭牌。

冯骥哦了一声：

“原来汪大侠将驾临本堡，实是敝堡莫大荣幸，也罢，等令师抵步时，冯某再向阁下负荆好了。”

“这是什么话？”洪师爷喝道：“冯二弟，谁不知汪大侠的脾气？你先放下连少侠再说！”冯骥咳了一声：

“看！‘绝绝教’的魔崽子果然快到了，洪师爷，你还不快快调度一切，帮方老大一丝之力？”

洪师爷与连城璧都已看到方家堡前面二里许处，红灯点点在移动。

还有，软吹细奏的悦耳乐声。

“姓冯的，等下可有你的乐子了，看小爷如何消遣你？”

洪师爷沉声道：“冯二弟，强敌快到，你还不快作准备？”

冯骥缓声道：

“师爷放心，咱们早已准备好了，魔崽子别想讨得好去！”

洪师爷咳了一声道：“我奉命外出，刚刚赶回，不知堡主如何调度的？”

冯骥道：

“方老大接到高人传警，说堡中可能有‘暗线’藏底，所以，方老大叫咱负责内院。”

洪师爷目中闪过一臂异采失惊地道：“有这种事？是那一位高人？”

冯骥充满得意的声调道：

“提起此人，比汪大侠还要高一着，师爷，你猜猜看。”

连城璧暗吃一惊，鼻中哼了一声，表示忿怒与不相信。

洪师爷一愣，道：

“难道是‘四海游龙’符大侠？或‘八方一剑’章大侠？”

冯骥点头道：

“师爷真是料事如神！”

连城璧心中震撼，脱口道：

“乱讲……”

洪师爷不安地四扫一眼，口中惊喜的道：“那太好了，真是救兵天降，二位大侠，是否已经抵步？”

冯骥：“刚到不久！”

连城璧心中突突，又惊，又怕，耳中忽听洪师爷传声道：“连老弟，我就是邓中仪，主公是否已决定亲来？”

连城璧大喜过望，忙运气传声答道：

“会来！请先‘做’了姓冯的，好与左丞相会合内应！”

邓中仪传声道：“老弟有无被制穴道或挂了彩？不妨事么？”

连城璧忙传声道：

“不妨事！”

邓方仪咳了一声，又传声道：

“我刚由外面回堡，不知道这些情况，姓冯的十分扎手，我恐怕一击不中，反误大事？还有姓狄的一班人就在附近……”

原来如此，他是顾虑打草惊蛇，所以迟迟不敢动手。

连城璧心中大急，忙传声道：

“只要下手干净就行，或者快招呼左丞相赶回来策应！”

冯骥突然笑道：

“奇怪，师爷怎么不说话了！却是嘴皮乱动，莫非生咱的气？”

洪师爷不悦地哼了一声：“老弟如此对待连少侠，我当然不高兴！”

冯骥笑道：

“放了他，师爷就高兴了？”

“当然！”洪师爷道：

“我们岂可得罪汪大侠？”

冯骥笑嘻嘻地一甩手，便把连城璧球似的摔出三丈外的屋面上，叹了一口气：

“交给师爷了，你可要负责呀！”洪师爷未料到冯骥会这一手，欲阻不及，口中飞快地嘿了一声：

“当然，你怎可这样？”

人已掠身到了连城璧身边。

连城璧也是出于意外，猝不及防这下，被抛的头昏眼黑，屁股跌在铁瓦上，好疼，还好，他及时以双手一抵，才不致头破血流。

他心中大怒，脱口骂了一声：“姓冯的，记下你这份情！”

又喝道：“我还要怎样？”

原来，他的双腿，仍是被七横八绕的软索缠住。

洪师爷一手挽住连城璧，也疾声道：“冯老二，你怎么还不收起索子？”

冯骥道：

“让席师爷来问清楚一点！”

洪师爷怒道：

“冯老二，你太欺人了！”

话未落，只听“碧目神翁”王岳一声劲喝：

“老夫就不相信这小子曾钻地洞？一定是躲到内院去了……”

又是魏世才的咳声：“内院有很多人手，这小子敢么？还不是自投罗网？”

冯骥叫道：

“对了！鱼儿已入网啦！”

王岳一哦：

“是冯老二，逮着了姓连的小子啦！”

两条人影，一先一后，由前面屋面上飞掠而来。

“八手伯温”邓中仪假扮的洪师爷刚把连城璧双腿软索，以“金刚指”手法拉折了三四道，闻言心慌，故作大声道：

“席大先生，快来，这位是汪大侠的门下连少侠，冯二弟弄错了……”

手下可不停，又扯断了三道软索。

可是，还有七八道呢。

王岳与魏世才已经旋风似的卷到。

本是半坐在屋檐下木楣上的“赛子龙”冯骥长身而起，到了屋面上，一抖手，笑道：

“洪师爷，你太心急了些儿！”

王岳碧炯炯地瞪着连城璧，哼道：

“就是这小子，洪老弟，别听这小子鬼话！”

洪之福向席大荫迅瞥一眼，陪笑道：

“岳老为何……”

王岳怒道：

“这小子适才就对老夫猝下毒手！……”

洪之福哦了一声：

“有这种事，大约是误会吧？”

王岳怒笑道：

“误会！那才是笑话，这厮一定与‘绝绝教’有关，说不定连他师父也……”

洪之福骇声截口道：

“岳老，兹事体大，不可轻断……”

王岳哼道：

“老弟有所不知，这小子适才突然袭老夫，施展的正是当年‘绝绝教’的‘鬼手抓魂’，如非老夫这多年来苦练破解‘绝绝教’的手法。非遭毒手不可！”

连城璧惊上加惊，暗道：“原来如此，这老鬼真是有心人……”

他小腿上的软索又被洪之福扯断了五六道：“脱缚在即，为了分散王岳与冯骥的注意力，故意叫道：

“老鬼胡说！家师马上就到会给你公道……”

王岳怒嘿道：

“果然不错！你师父快到了，别妄想你师父来救你！老夫先叫你这小子受点报应……”

大步上前。

连城璧喝道：

“老鬼胡说什么？”

王岳哼道：

“你已不打自，‘绝绝教’的人已经快抵堡门，可不是你师父快到了？”

连城璧才知弄巧成拙，越描越黑，不禁大怒道：

“老鬼含血喷人，实在可恶，家师与‘绝绝教’根本没有关系……”

王岳猛地就指喝道：

“还想狡辩？洪老弟让开！老夫来处置这小子！”

洪之福已经以最快的手法，把连城璧小腿上仅存的二道软索捏断，全靠黑夜掩护，瞥晃王岳已停身数尺之外，已凝功欲发，而魏世才仍是文风不动，不禁又惊，又急，口中陪笑道：

“岳老有话好说，没有说不清的事……”

王岳怒道：

“洪老弟，这厮是想拖延时间，等汪浩然来救他，老夫先废了他，就不怕他作怪了……”

说着，猛踏进一步，骈指向连城璧小腹“关元”重穴点下。

“关元”与“气血囊”乃大穴，也是气与血所骤的要道，一道点破，功力立废，再重一些，当场即毙！

洪之福忙双掌一立，作拦阻状，口中忙道：

“即使如岳老所说，也须等汪大侠到了再说：免招以老欺小之讥……”

他双掌之势，已暗发八成阴劲。

王岳如果不闪避或撤指移位的话，非吃大亏不可。

这是邓中仪心急救人，攻魏救赵之策。

王岳突然大喝一声：

“原来你也是——”

话声中，点向连城璧的一指，倏地由下而上，直指邓中仪胸前“将台”穴，同时，左掌一照。

一声闷震！

人影双摇。

邓中仪一式“卧看白云”，上身疾仰，避开了王岳指力，人也向后平跌丈许。

王岳也退了三步。

那因为，他是一掌按邓中仪双掌。

王岳哼了一声：

“真是人心隔肚皮，姓洪的，你怎么吃内扒外！”

猛地一掌向连城壁劈下。

连城壁已经束缚尽去，蓄势以待。

邓中仪由他头上向后窜过之时，他已作支肘欲起之势。

王岳一掌劈下，他暴吼一声，一式“旋风卷地”，贴着瓦间，反向王岳下盘抢入，疾吐双掌。

王岳一掌劈下，他暴吼一声，一式“旋风卷地”，贴着瓦间，反向王岳下盘抢入，疾吐双掌。

王岳一掌劈空，把铁瓦劈碎两块，双方相距咫尺，连城壁以迅厉无伦之势，匝地惊风，已到王岳脚下。

王岳惊喝：

“竖子找死！”

双脚飞起，“太公钓鱼”式，载指下点。

连城壁的掌风劲急，刷刷响处，王岳的裤脚裂开，长衫下摆也断去一截。

连城壁已借势飞滚而过，避开了王岳双飞脚与下戮的指力。

王岳虽在一招之机，未受伤害，但连城壁掌力扫过刹那，不但断裂了他的衣裤，双腿与股间也火辣辣的受了浮伤。

严格的说，此老已输了一招。

王岳怒喝一声：

“给老夫留下！”

半空扭腰，顿臂，反手飞点两指！

连城壁已经顺沿着屋面疾滚，将及屋檐时，才猛挺身，一个空心筋斗，向屋下泻落。冷哼扬起！

王岳二指又告落空，只把一块铁瓦震成几片。

这不过是前后一瞬间的事。

王岳沉身落在屋面上，哼道：

“什么呆个什么？”

他当然是对席大荫与冯骥的袖手表示不满。

冯骥笑道：

“他跑不了的！……”

王岳刚要开口，抬头间，不禁双目碧光一呆，哦哦着。

为何？

在七八丈外的屋角边，有一株参天老槐，树顶比屋脊还高出三丈左右。

却有一位白衣人，背着手，站在树顶最高处的一枝树梢之端。

树梢没动，白衣人也没动，好像钉住一样。

那白衣人是背向这边，面对堡外，好像完全不知道现场发生的事？

白衣人何时现身的？连王岳也不知道，可见白衣人功力之高绝。

也难怪冯骥很轻松地说风凉话了。

白衣人是谁？

王岳冷眼一瞥，又是一呆。

原来，适才与他做对头的洪师爷，正呆着泥塑木雕地直向席大荫看着。

席大荫低着头，嘴皮乱动。

王岳立知席大荫在传声说话？

对谁传声？

除了对白衣人与冯骥外，当然是对洪师爷了。

难怪席大荫适才袖手不动，他一定是发现了白衣人，才不敢妄动的。

不错！

席大荫所以不作表示，使洪之福不解的就是因为白衣人倏地现身树梢。

洪之福也随即发觉了。

席大荫正对洪之福急促传声：

“老弟，符振扬来了！”

洪之福也是意外吃惊，忙传声问：

“真的？我们该如何？”

“且等他作何表示，再定进退！”

王岳已忍不住脱口道：

“那位……是谁？”

冯骥欲言又止。

王岳喝道：

“难道让姓连的小子就这样溜掉？”

冯骥笑了：

“岳老放心，他跑不了！”

王岳道：

“老弟怎么说？”

冯骥道：“岳老不妨向下面看！”

王岳真的探身向下望去。

只见连城壁直挺挺地躺在屋檐下，不知生死。

王岳愕然道：

“老弟，是你制住这小子？”

冯骥道：

“小弟如有这种身法一半，足可自豪了。”

王岳又向席大荫望去。

席大荫木然地毫无表情。

王岳沉声道：

“老朽王岳，请教尊驾是谁？”

他向白衣人抱拳致意。

适时，白衣人倏地迴身颌首，面上白罗一扬，拱手道：“岳老客气，兵临城下，容等下再领教益。”

话落，白影如烟，疾曳而下，话声又扬：

“暂由我带走他！”

白衣人已一手抄起地面上的连城壁，轻烟扬动，在树荫中晃了两晃，消失。

王岳连声噫噫道：

“奇怪！好高明的身法，声音也似乎听过，只是想不起是谁？冯老弟，你……”

冯骥笑道：

“岳老，你没听到兵临城下么？咱们应变要紧，等下再说不迟。”

话落，人已向院内掠去，一闪不见。

王岳刚疾喝：

“姓洪的，你站住！”洪之福与席大荫已一顿脚，分向左右飞射而逝。这一来，可把“碧目神翁”弄得一头雾水，自语着：

“奇怪！倒底怎么一回事！”

又道：“姓洪的可疑！老席也很可疑……”

猛地，他双目碧光一射，欣悦地哦了一声：

“是他呀！是他！真是老糊涂了！……”

他一顿脚，也向内院的屋面上掠去。

在堡门外，一片死寂，不见一个人影。

两行红灯，正冉冉地移来，进入箭道，进入华表之下，终于，看清楚了，是十二个全身黑衣的人，各提一盏八角形的红灯，缓缓地走来。

在雨行红灯之后，约四丈左右，是八个黑衣汉，抬着一顶黑如漆，形如棺材的大轿。

在大轿两边，各走着四个黄衣人，也是连头到脚包没，只露出双目。

大轿之后，赫然四人一排，共十排，却是一式的锦衣彩带，面垂五色云纱的少女，各奏一种乐器，轻吹细打的拥着大轿徐行。

看来人如此从容不迫，倒像是来迎亲的？

可是，藏身在大门里复壁中的方不同，傅震宇等却是心情越来越沉重。

刚才，符学谦是挟奔雷制电之势，匹马单身，如狂风挟暴雨卷到。

现在，这一行却是慢条斯理，文雅从容的来临。

对方越是如此慢吞吞，越使人有窒息的紧张。

使每个人的心，像压着铅块，沉重，沉重。

傅震宇传声道：

“方堡主，对方深得孙子兵法‘攻心为上’‘攻城次之’之旨，为了让对方也不明我们虚实，也该先给他们一点颜色，叫他们惊一惊才好。”

方不同对傅震宇已是衷心佩服，闻言，低声道：

“老弟之意如何？怎样安排，咱会吩咐下去。”

傅震宇悄声道：

“如此……如此……”

方不同一面频频点头，听毕，一招手，就有分立在他身后两边通路的两个黄衣壮汉走道。

他俩正是“关东十杰”之老大、老二。

也即是方不同的衣钵弟子中的首次二徒。

老大凌霄。

老二公子羽。

方不同附耳而言。

二徒应声而去。

傅震宇始终监视着对方一行动静。

在将穿过第三道华表的时候，他们突然一齐停住，整齐划一，好像一捶打百钉，文风不动。

傅震宇心中一动，低声道：

“方堡主，对方必是先要派人来打招呼，如我的判断不错，对方的主力不在此，而在左，右或后面，此乃兵法中‘故布疑阵’，虚插旌旗之计也。”

方不同沉声道：

“绝绝教素以诡异见称，鬼计多端，咱们如何应付？”

傅震宇道：

“虚者以虚应之，实者以实对之，当前之策，先弄清对方之虚实动静，混淆有方耳目，使对方不明我们虚实，再以奇兵胜之。”

方不同道：

“一切仰仗老弟全权指挥如何？”

傅震宇忙道：

“我只是献策借箸，看！”

只见对方已经分出两个黄衣人，一左、一右，并肩款步而来。

十分从容闲逸。

二人穿过广场在距离大门三丈外，才收住脚步。

二人并未左右顾盼，一致目注大门，二人互看一眼，靠左面的大喊道：

“请主人答话！”

只听震耳暴喝：

“来者何人？”

随着声音，由大门左右内侧并肩走出两个红衣壮汉。

接着，一对，一对，并肩走出，向大门石阶上两边一站，二八二十六人，都是空着手，腰跨马刀，虎背熊腰，威风凛凛的铁塔壮汉。

这些，都是傅震宇告诉方不同，再由凌霄，公子羽二徒传令布置的。

那两个黄衣人果然目光一震，有点意外，可惜头面为黄巾所掩，看不出对方面貌。

仍由左面的黄衣人发话：

“我等直属‘绝绝神宫’，奉本圣教少主之命，专驾拜访方大堡主，敬烦通报。

为首的红衣大汉点头道：

“是否系贵少数主亲到？”

黄衣人沉声肃然道：

“正是。”

红衣大汉道：

“有拜帖否？”黄衣人道：“有！”

一探胸，双手已捧着一径尺拜帖……却是黑色的，蛮邪气，黄衣人轻轻地双掌一送，帖即缓缓飞出。

红衣大汉刚作势欲——猛听一声沉喝：

“站开！让我来。”

一蒙面人已经随声出。

怪哉！

来人没有接下帖子，只一扬袖，那份黑帖已倒卷回至少，翻翻滚滚，直卷向投帖的黄衣人。

两个黄衣人同时因猝然生变，怒喝刚出，一个黄衣人刚想把黑帖接住。就在他一手伸出之际，倏地，身形一震，甩手不迭。

黑帖由他手上掉落地上。

黄衣人只觉得那份黑帖入手时，弹力奇大，帖边锋利如刀，把他虎口划破！

蒙面人晒然道：

“敬当还璧，怎么一张帖子也接不住？”

那黄衣人一顿脚，掉头便要腾身。

可是，只弹起丈许，闷哼一声，倒栽下来。

还好，另一个黄衣人反应得快，及时把他下落身形抄住。

黄衣人目射煞光，立定身形，刚要发话——

猛听黑轿中一声冷叱：

“回来！”

黄衣人立即应声撤身，只狠毒地狞视了蒙面人一眼，挟住那个已经昏绝的黄衣人大步回转。

黑轿的轿门一分，黑幕分处，走出一个全身锦衫，束发金冠，金丝步云履的美少年。只有他一人是真面目，没有一点掩饰。

只见他飞快地向走近的黄衣人抛出一物，他自己缓步向大门走来。

其他的人，动也不动。只有一个黄衣人在轿后忙把哪个不知死活的黄衣人放平大约在给他服药？

黑帖有毒！

那十六个红衣壮汉都是神色一变。

蒙面人背着手，一直目注美少年走到他面前三丈许，才拱手道：

“尊驾是谁？”

美少年一招手，便把地上的黑帖由地上吸起，收入袖中，也抱拳道：

“专诚拜妨方大堡主者，即本少主。”

“吓！他就是‘绝绝教’的少主”。

本是在人意料之中——因为他是轿中人，当然是身份最高的一行之主。

却又出人意料之外，以“绝绝教”少主的身份，会如此彬彬有礼，一个人独自前来依礼求见么？

蒙面人沉声道：

“原来尊驾就是少教主？失迎了，有请。”

举手肃客内请。

少教主笑容可掬地道：

“这，就是方家堡待客之礼么？”

原来是“问罪”呀。

蒙面人笑道：

“尊驾可知礼尚往来的涵意？”

少教主怫然道：“我属下依礼持帖上门，有何失礼之处？”

蒙面人冷声道：

“请问天下的拜帖，有谁在帖上置毒的？这是对主人投帖么？”针锋相对。是反“问罪”了。

少教主沉声道：

“本教教法，与任何人不同，阁下大约年轻识浅，谁不知本教拜帖是考验主人功力的试金石？……”

蒙面人哦了一声：

“有此一说？……”

少教主冷笑道：

“也许方堡主的先君知道，他本人还不知道这个规矩！”

蒙面人扬声道：

“尊驾也太年轻识浅了些！”

少教主勃然道：

“怎么说？”

蒙面人冷然道：

“这也是本堡的百年堡规对……登门投帖的人也要先试一下斤两，再考虑以何种迎客方式？”

少教主恼羞成怒地喝道：

“方家堡敢与本教相提并论？”

蒙面人大声道：

“不屑并论！”

少教主喝道：

“方家堡应知道，如想和本教作对，无异螳臂当车，以卵敲石！”

蒙面人大笑道：

“适得其反，方家堡仍是百年屹立，贵教呢？多年不闻消息了！”

少教主怒极而笑：

“今天，就要不同了吧！本少主以礼登门，你们何得无礼至此？”

蒙面人笑道：

“正邪之间，不同者在此，本堡不屑与贵教并论者在此，专驾如是以礼拜堡，就请解甲去兵，本堡当奉为座上贵宾。”

少教主一怔，道：

“这也是贵堡的堡规？”

蒙面人道：

“正是。”

少教主疾声问：

“请说明白些！”

蒙面人道声道：

“本堡对不带兵刀，以礼登门求见者，敬以待客之礼，来客为正道大侠，本堡高接远迎敬以抱刀之礼，奉为贵宾，身份不高，而为人正派者，堡主迎于大门，知己至交，迎于内院，带兵佩甲登门者，视为恶客，先得闯过三关，有资格过关者堡主迎于客厅，如像贵属下，无礼取闹，居心卑鄙者，一律拒见，如不知进退，下逐客令，抗命者，格杀勿论！”

少教主静静听完，一抬下巴，道：

“阁下身份如何？”

蒙面人道：

“佩位未流，聊作幕友，职司迎宾，亦滥竽第一关关主。”

少教主眉轩目动，仰面大笑：

“如此，阁下只是师爷一流，本少主久闻方家堡有四大师爷之名，阁下第几？”

蒙面人笑道：“敝人才疏学浅，仅是第三流清客，与主人在亦师友之间，尚不足与四大师爷并提！”

少教主闪目道：

“烦请通报贵堡主，与四大师爷出见如何？”

蒙面人沉声道：

“在未明白尊驾是何等客人时，依堡规先由敝人接待！”

少教主双目涌起暗红，怒笑道：

“以本少主身份，只配阁下接待么？”

蒙面人平静地道：

“不错！”

少教主大怒，前欺三步，倏又停住，沉声道：

“烦请通报，本少主以礼求见，拜候方大堡主。”

蒙面人点头道：

“欢迎，请少教主先去兵刃，当立即通报堡主以礼出迎。”

少教主一怔，厉声道：

“本少主未带兵刃！”

蒙面人徐徐道：

“依照堡规，凡是暗器与奇毒之物，皆视同兵刃论！”

少教主神色一变，喝道：

“胡说！方不同也不敢如此无礼，方家堡没有人，才有你这种不知死活的司宾。”

蒙面人冷笑道：

“尊驾已经犯了本堡堡规，敝人有权当作恶客论处，如果不愿自卸兵甲，经敝人搜身后，亦可请进大厅！”

少教主双目全赤，手按腰间，悍然道：

“很好！这是方家堡该遭劫数，才敬酒不吃吃罚酒！”满面杀气涌起，狞恶地缓步欺上。

蒙面人冷声如刀：

“你，并不是什么少教主，玩火者必自焚，小心你的背后！”

少教主目射杀光，倏地一顿猛恶之势，脸上掠过一阵煞白，喝道：

“胡说，敢于冒犯本少主者——？”

“杀无赦！”

冰冷的三个字，如箭发，起于少教主身后三丈外。

少教主立时一震，呆立着，双目死瞪着蒙面人。

这时，已快初更过后，方家堡一片漆黑，只有大门边有两座灯台，通霄照明也只有这两座巨灯是唯一光亮。

如幽灵似的站在少教主身后的，是一个全身黑衣包裹，下摆还拖长在地上三尺许的怪人。

由于此人瘦如麻杆，连眼光也是像鬼火一样暗阴作碧色，在宽大的黑衣包裹下，和僵尸一样。

这黑衣人，是黑轿中走出的，也可说是好像凌空而行，不带一点声息，却是奇快！

当蒙面人向少教主说到“小心你的背后”时，黑衣人已如一阵轻烟，飘过二十多丈的广场，到了少教主背后。

他一接上口，蒙面人晒然一笑道：

“好大口气，也不怕笑掉别人大牙。”

黑衣人一仰面，两道碧阴阴的目光凝注在蒙面人身上，狞笑道：“你，死定了！不过，你还不配老夫动手，本教只想以来客身份，好好的和方堡主一谈，你，立即报请堡主出来迎老夫与少教主！”

此人语声冰冷，叫人听了全身发冷，那十六个红衣大汉先是变色，继之如处冰窖，等到对方话声甫落，已有大半的红衣壮汉簌簌发抖，牙关打架。

奇哉！奇哉！

黑衣人又没有出手，只说了几句话，却使这十六个方家堡百中选一的家将冷至骨髓不亦奇怪乎？

只有蒙面人卓立不动，等到对方说完，他才沉声道：

“方家堡的堡规，不容任何人违犯，阁下先报名来。”

黑衣人森森笑个不住。

那个少教主也大有寒意地面色泛青了。

冬！甫！

十六个红衣壮汉倒下了十二个。

存下的四个，也寒噤连连，摇摇欲倒。

蒙面人倏地放声大笑。

“阁下已经自露尾巴，等于报出旗号来了，哈哈……想不到‘雪山老魅’申北辰竟变成了‘绝绝教的奴才，希罕，希罕！”

话落，双袖一展，一抖，一阵轻响，他面前三尺外落下了大片冰屑。

黑衣人一震！

少教主疾退数步，也几乎跌倒。

却被黑衣人及时掠到，轻轻托住了少教主的背心。

蒙面人又笑道：

“申北辰，别来无恙乎？贵少教主，奶臭未干，黄口孺子，却身怀天下奇毒！显然欲在本堡主人出迎时，即下毒子，如此幼稚无知，好教天下武林耻笑！”

伸手一指，又道：

“他也承受不了阁下的‘玄冰一气’，还是让他回轿去摆架子，阁下再来卖弄绝学如何？”

少教主经黑衣人扶住背心，神色连变，渐告好转，闻言大怒，喝道：

“胡说！你……你到底是谁？”

蒙面人笑道：

“是你背后的靠山教你发问么？你年少无知，笑身后靠山应当心中有数！”

少教主呆了一下，噤口无声，只由目光中可看他的震颤。

黑衣人一挥手，喝道：

“来人，接少教主回座！”

应声飞掠出二个黄衣人，还未到，黑衣人一声：“接住！”

一甩手，便把少教主抛出五六丈，由一个黄衣人腾空轻轻接住，立即返身奔回，把少教主放入黑轿中。

黑衣人头也没回，飘近丈许，双目阴厉地瞪住蒙面人，发出恻恻干笑：

“朋友，老夫走了眼了！该亮相吧？”

蒙面人沉声道：

“亮相是可以的，阁下先除去这一身不敢见人的鬼皮子如何？”

黑衣人哼道：

“你，即已知道老夫是谁？何用……”

蒙面人截口道：

“这叫做礼尚往来，你既然要看清敝人是谁，当然彼此开诚相见才是，说来，还是敝人吃亏多了！”黑衣人呆了一下，哼道：

“朋友，果然高明，真人不露相，如相你取下面巾又带了人皮面具，老夫岂不上当？”

蒙面人笑道：

“那就彼此免了，阁下有何见教？”

黑衣人冷生生地道：

“朋友承认带了人皮面具了？也等于不愿显示本来面目是么？”

蒙面人笑道：

“由阁下如何想，如何说都行。”

黑衣人厉声道：

“你，能代表方不同说话么？”

蒙面人道：

“敝人既任迎宾之责，当然来客的话，由敝人应对……”黑衣人哼道：

“如无法应付呢？”

“当然是报进去，由主人回话！”

“好！老夫认为你一身所学，可能比方不同还要高明！”

“阁下别点野火，也未免小看方家堡了，本堡主能领袖江北朋友，承道上推重者，固然是本堡主人德高望重所至，主要的，是如敝人者，车载斗量，故立堡以来，无人敢于轻犯本堡一草一木！”

“好大口气！难怪敢于对本教少教主口出不逊，毫无礼数！”

“是贵少教主派人肆毒于前，又狂妄无礼于后，非本堡失礼也。”

“好吧！老夫要代表本教少教主传话了！”

“洗耳恭听，不过，阁下如果身份太低，不是以代表贵教少教主的话，敝人恕不入报！”

“什么话？本座贵为护教之职，对你这种给人看门的下九等说话，已是太抬举你，辱没老夫了！”

“阁下，别激将，先通过敝人这一关，你再说大话，摆威风不迟，在敝人后面，还有二关，一关比一关高明呢！”

“好？听着，本教少教主以及本教教祖为四个老鬼联手所害，此仇如山，此恨如海，誓必报复，忍辱迄今，复仇雪恨时候已到，久仰方堡主名重江北，一代豪雄，本教倾心结纳，开诚订盟，愿以首席护教，天下武林副盟主之位借重，本教只求扫除与当年四个老鬼有关的人，其他不究，重新为武林造福，想必蒙方堡主俯允。”

蒙面人哈、哈、哈仰面大笑。

黑衣人冷声如刀：

“如此大事，有何可笑？”

蒙面人笑声不绝道：

“敝人乃因大喜过望，不觉喜极而笑，阁下勿怪。”

黑衣人缓下声音道：

“朋友可称识时务者，就请向方堡主转达此意，对朋友之一身所学，本座老眼不花，当竭诚推荐高位，必不相负。”

蒙面人笑道：

“不知以敝人区区几手三脚猫，能滥午贵教何职？”

黑衣人飞快地道

“敬以护法一席借重。”

蒙面人道：

“岂敢，敝人在方家堡仅是下九等的看门人，岂敢与方堡主并列高位？”

黑衣人忙道：

“护法较护教低三级！”蒙面人道：

“还太高了！”

“朋友勿谦，本教赏罚分明，朋友有表现，随时可以高升三级？”

蒙面人叹了一口气：

“那不知要杀掉多少人才能爬上去？”

“朋友，到底是嫌低？还是嫌高？当知本教秩级极严，能列为‘护法’，都是成名多年，一等好手。”

“如此，籍籍无名如敝人者，岂非幸致高位？”

“有老夫推荐者例外，只要老夫一句话。”

“贵教是以名望论秩级？抑是以功力论？”

“二者皆必俱，且必须人人共仰如方堡主者，始可列入护教，首席护教，则是万人之上，一人之下，老夫亦须听首席护教之高遣。

“如此敝人功力至少低于阁下三级了？”

“唔！……老夫是与朋友谈正事，老夫一言九鼎，是对朋友看得起，能得老夫一言推荐，已是异数，多少成名人物求之不得呢。”

“不错！难怪连贵教主也得和小儿一样，靠阁下为裸姆！”

“朋友！勿自貶伊戚，辜负老夫难得的好意！”

“是么，能得‘雪山老魅’申北辰的推重，荣幸如何？”

“朋友，可以答话了，或请速报方堡主面晤，恭迎少教主。”

“可以的，不过，只怕方堡主不肯居人下！”

“什么话？这是本教最大的诚意，无上的光荣，朋友别误太事了！”

“阁下可知‘宁为鸡口，不为牛后’的老话？！”

“哼哼！朋友是代表方堡主回话么？”“不！是敝人的拙见。”

“朋友，别太愚笨了，自作聪明的人，往往为聪明所误！”

“便是敝人也不屑于区区护法之职，保况方堡主？”

“什么？你没疯吧？”

“敝人自有道理！”

“经一，以贵教那位少教主而言，弱不禁风，连阁下刚才借着说话，施展‘凝气成冰’的玄功，他也禁受不了，方堡主一世之雄，岂愿屈居如此无用小辈之下？……”

“胡说！朋友快收回这种罪该万死的话，谁敢对少教主不敬？”

“还有敝人自己，荣膺把守方家堡大门的第一关关主，天下英雄，来拜堡者，先得看敝人颜色，对敝人客气三分，如果去屈就贵教下九等护法，岂非大才小用么？……”

黑衣人大怒，吐了一口气，冷风如箭，喝道：

“无知鼠辈，胆敢戏弄老夫？……”

蒙面人鼻中重重的哼了一声：

“比阁下低了三级，尤教敝人人大不服气，该是阁下戏弄了敝人，该是敝人大动无明之火才对！”

奇！

蒙面人一哼，鼻中一股热气喷出，正好迎着对方吐出的那口奇寒的冷气。

只听嗤嗤的响，如汤泼雪，烈火融冰，在蒙面人三尺外，洒下一片水渍，还在冒白气哩。

黑衣人脱口道：

“你会‘真阳化气’？你……到底是谁？”

他已不自觉地连退三步。

蒙面人仰天大笑，笑声如涛，黑衣人又不能自主地连退三步，才猛地立定，双脚陷入地面半面半寸，怪叫一声：

“难道你是……”

一顿而止，霍地一挥手，叫道：

“一号，二号护法，上！”

刚才接回少教主的两个黄衣人应声飞射而出。

蒙面人止笑沉声道：

“阁下不必心慌，敝人正要向阁下讨教一下，如果能侥幸打个平手，也赏一席护教干干如何？”

说着，人已向黑衣人走去，对方竟霍地暴退，阴笑道：

“你，别以为能接得了老夫三成功力，就不知天高地厚，你嫌护法位低，就请先和本教护法走几招试试，如果你能在十招内活着，老夫再教你几手绝学不迟。”

一挥手，喝道：

“上！”

两个黄衣人已经掠到，闻言毫不停留地双双向蒙面人迎去。

大约两个黄衣人也一点不敢轻敌——他二人明白连黑衣护教，尚且对蒙面人有顾忌，要他二人先试探对方虚实，自必十分难斗，因此，他们二人虽然脚下不停，身形却缓住了急势，凝功运气如猫捕鼠地死盯住蒙面人。

蒙面人却是看也不看他二人一下，目光平视前面，看着黑衣人，脚下仍是向黑衣人走去。

两个黄衣人，都极自负，心中虽有戒意，却受不了蒙面人这种不屑的蔑视，同声暴喝：

“拿命来！”

声发，掌出，劈空狂飙，四股汇为一道，向蒙面人击去。

蒙面人状如未见，不闪不避，只双臂振了一下，双肩微耸，口中道：

“两个打一个？敝人就等于二个护法了？”

话声中，一身皂衫，鼓张如帆，刷刷响处，二个黄衣人发出的强劲掌力，好像碰在钢墙上，都在蒙面人三尺外向两边分散，卷起了大蓬惊尘。

蒙面人仍是脚下不停，向黑衣人走去，只有双目中发出了使人心跳的寒光。

两个黄衣人本是一左，一右，相距蒙面人二丈左右发掌，身形也随掌揉进，准备连环进击。

可是，他所疾冲向前的身形，就在丈许外猛地停住，四目惊芒一闪，刚看出不妙，想要撤身变化——

蒙面人忽然冷声道：

“只好把命奉送二位了？”

双手同时伸出，一瞬间，双掌已经按在两个黄衣人胸前。

两个黄衣人连想吐掌应变也来不及，骇呼怒吼声中，仰面翻倒！

蒙面人仍向黑衣人走去，笑呵呵地：

“敝人活得不耐烦了，这条命，应当交给大护教才对！”

黑衣人本已退出五丈，见状反而停了步，双目碧光迸射，死盯住蒙面人，杰杰怪笑道：“朋友，申某人非要知道你是谁不可……”

蒙面人笑道：

“太容易了，走一招就知道。”

黑衣人喝道：

“彼此一同以本来面目相见！”

蒙面人笑道：

“可以的，不过，敝人对贵教首席护教高位，十分热中，我们先走三招，如果敝人鸿运当头，霉运脱去，说不定能够天助人助，赢了你这个大护教半招一式，岂不一步登天了！”

黑衣人暴喝道：

“你，想把方堡主的位置转让给你？……”

蒙面人道：

“错了！方堡主不屑为之，敝人忝为看门人，下九等的，对此高位，倒十分有兴趣，如果强要，大护教一定坚决拒绝，只好向大护教讨取了！”

他缓缓地伸出了右掌，倒真像“讨取”呢。

黑衣人一扯面巾，倏发凄人心胆的厉啸，双掌猛翻，叫道：

“本座就同你拚三百招再说！”

蒙面人笑道：

“不必，三招绝学就够了，你不必心惊鬼叫，你已经知道敝人是谁了，向人报信，该谢谢你了，敝人正要他来，这叫敬‘擒贼先擒王’……”

话声中，他平伸的右掌猛地一立，喝道：

“第一招！”

一声海浪击石的异声，好像开了一锅百度沸滚水。

又像下了暴雨。

两人之间，冷水飞溅，广披数丈方圆。

黑衣人倏作吹竹怪啸。

只见那十六个提灯的，八个抬轿的，以及奏乐的，同时掉头像潮水一样撤退奔逃。

只有四个黄衣人正想冲向现场，分出二个掠去抄起那两个一招即被蒙面人放倒的黄衣人，黑衣人的破竹怪啸一起，他们互相惊视一眼，一同发厉啸，掉头腾空飞射。

蒙面人哈哈一笑道：

“大护教，正好叫他们一齐上来助拳，帮你开溜，为何一愚至此？太不智了……”

黑衣人杰杰怪笑道：

“能作为方家堡主的替身，又得在雪山老魅掌下飞魂的话，更不失为大好事，来第二招——”

他缓缓地扬起了右掌。

“雪山老魅”

申北辰已现出本来的面目，满头披散的银发，垂在两肩，一张好像白纸的马脸，衬着两道稀落倒八字的残眉，一双深陷内凹，碧阴阴的鬼眼‘鹰钩

鼻，血盆嘴特别刺眼，两颗獠牙，向左右嘴角分开，加上左颊有五道紫痕，实在丑恶已极。

他圆瞪鬼眼，瞪定蒙面人，双臂不住的伸缩着，在提足功力。

蒙面人有气无地右掌向前轻飘飘的推。“雪山老魅”申北辰一滋牙，狂吼一声，劈出双掌。

匝地寒风，呼啸如三冬老北风掠过树梢。

蒙面人笑道：

“敝人就是试试你仗以逞凶，自夸不世绝学的‘玄冰一气’有多大火候好了！”

他的右掌在推到八分满之时，停顿不动。

同时，左手五指虚捏，缓缓地扬起。

“雪山老魅”双臂如蛇蠕动，站定金刚椿，怒目轩眉，全力逼聚功力，贯注双掌，向前推进。

他的双掌，没有一丝血色，却活像两根透明的冰棍。

由掌心，十指不住的抖动中，冒起缕缕白气。

白气越来越浓，逐渐浓密得凝结成冰，越来越厚，一顿饭时间，在二人中间的空际，竟涌起了一座大约丈许的冰块，又像一座玉屏风。

不过，这座冰块始终只在成形的寸许厚薄，在申北辰那边，虽然不住的凝结加厚，在蒙面人这一边，却不住的在滴水如泉，好像一块冰在烈火边融化的情形。

在“雪山老魅”不断地行动催逼之下，那块冰屏在不断地抖颤着，向蒙面人移动，好像随时会向蒙面人压去之势。

可是，它移进寸许，又在抖颤中退回寸许，始终无法进逼上前。

这也是玄功决斗，所不同的是“雪山老魅”申北辰发出的独门玄功，是有形的。

而蒙面人却是无形的罡气。

双方一时陷入僵持不下状态中。

这一幕前后经过，由蒙面人突然由大门中出现起，到少教主等魔党回头拔脚，逃得无影无踪为止，都在方不同与傅震宇等的眼前一清二楚，听到，看到。

却使方不同等诧异不置。

连傅震宇也是十分震惊，不过，他稍作思忖，便已心中有数，却不便表示。

适才为“雪山老魅”申北辰说话时“凝气成冰”所冻僵的十二个红衣大汉及四个勉强支持，还可自行挣扎的红衣大汉，已经由凌霄，公子羽二人指挥家将用布兜住抬回大厅。

再向方不同请示。

傅震宇道：

“雪山老魅的独门玄功，乃吸取冰块精英，在千百年积雪玄冰的深处以内功化炼，得奇寒之气，一经发出，即使站了少许寒毒也必冷入骨髓，切忌近火，如被火气一逼，寒毒攻心，返魂无术，且用棉被重重加盖，等那位高人有表示时再说！”

凌霄等应声照办。

不少高手已经忍不住询问方不同，这位蒙面人是谁？

方不同只有苦笑，因为他也不知道这蒙面人是谁？至少，已经看出此人功力奇高，当是天降救星，却以方家堡的看门人自居，谈笑间，便把少教主以下，那么多的魔党惊得仓惶遁走，可谓奇怪之至。

他只好以摇头频频，表示“不知”。

群豪中纷纷提议，何不趁此杀出，先把“雪山老魅”擒住再说。

马上被傅震宇坚决的表示反对，理由是蒙面人必有深意，绝对不容插手打搅，即使去追截那班少教主以下的魔党，也是打落水狗，没意思。

群豪只有干瞪眼，注视蒙面人和申北辰的结果。

方不同忍不住低声问：“傅老弟，以你的看法，此位高人是谁？”

傅震宇笑道：

“方堡主，你猜？”

方不同蹙眉道：

“以申北辰为当代巨魔中硕果仅存的几个中唯一奸诈，阴毒，功力又奇诡来说，能够对付这老魔的人屈指可数，方某自问望尘不及，决非老魔一柱香之对手！”

傅震宇笑道：

“方堡主勿太自谦，不妨由屈指可数的这些高人中去推断。”

方不同肃然低声道：

“傅老弟，是否就是符大侠？”

傅震宇摇头道：“不是。”

方不同道：

“老弟根据何在？”

傅震宇反问：

“方堡主又根据那一点？”

方不同道：

“就以这身奇绝功力而论。”

傅震宇道：“不像！”

“为何？”

“那因为第一，符叔叔平生最爱穿白衫……”

方不同截口道：

“这，是可以改装的，权宜之计，不可固执。”

傅震宇笑道：

“方堡主当认识符叔叔，他的声音，您不能耳熟能详么？”

方不同道：

“这也简单，符大侠学贯天人，无所不通，如果能改装，易容的话，又何尚不能变音？”

傅震宇道：

“符叔叔光明磊落，决不会有这种近戏游淤人间，玩世不恭的口气！”

方不同道：

“如果，符大侠为了掩饰身份，是可以反常而行的，才可避免别人疑心。”

傅震宇道：

“晚辈敢于断定，决非符叔叔。”

方不同道：

“那么，难道是章大侠？”

傅震宇又摇头道：

“错了！”

“傅老弟，你又根据什么？”

“据晚辈所知，章叔叔只是剑术造诣最深，掌法非其所长，尤其是玄功方面，他无法应付申老魅的独门杀手，最多，也只能自保，何况，他在这种形势下，如要出手，决不会舍长取短的……”

方不同点头道：

“有理！如果方某是章大侠，也必一剑倚天，威镇群魔的，何必这样泡磨茹？”

又沉吟着，道：

“难道会是汪浩然？”

傅震宇几乎失笑，反问：

“方堡主怎会想到姓汪的？”

方不同道：

“以汪某人昔年行径，虽犯淫戒，也有侠行，尤其喜欢出风头，十多年不见，也许已改过迁善？想大展身手，趁此在江北道上朋友面前表示威风？……”

傅震宇不愿在此时把他了解汪浩然的情况告诉方不同，免乱心神，只连连摇头，道：

“决不是他！”

方不同吸了一口气，道：

“如此，方某一时再也想不起谁有这种身手了？”

傅震宇道：

“不妨看个究竟，他既然仗义伸手，决不会一走了事的，也许，他是另有打算？”

方不同道：

“傅老弟，他刚才一招制住二个黄衣人，如果是想留下活口，他大可垂手而得，却任由魔党救走，又不追截那个什么少教主！单是缠住申北辰这老魔，是何用意？”

傅震宇目光一闪，道：

“可能他与老魔有仇？”

方不同道：

“不对！如果是有仇，以他的身手，他尽可叫开，立下杀手，何必拖泥带水，只把老魔缠住，何况看老魔的语气与态度，虽然畏怯此人，却并不认识，可见双方并非宿敌。”

傅震宇道：

“这就很难说了！”

其实，以傅震宇之绝世聪明，猜度之下，已经颇有所悟，只是，一时还弄不清蒙面人深意何在？他只知蒙面人“似有所待”，才故意把“雪山老魅”申北辰缠住，他是等谁？要看事实发展了……

他在没有十分把握之前，是不肯轻率妄断的，这也是他超人一等之处。

就在方不同与傅震宇交谈，群雄注视广场中决斗之际，突起奇变！

傅震宇刚脱口喝道：

“那位前辈小心！……”

方不同大吼一声：

“不好！……”

忘形心急之下，他猛出掌，把大理石砌成的外墙震塌丈许，在碎石纷坠声震宇飞身而出。

仍嫌太迟了！

蒙面人倏地仰面扑倒！

丈许的冰块突然爆开，迸射如雨。

“雪山老魅”申北辰一声厉啸，掉头飞身，落荒而去。大奇！

这正是老魅千载一时的难得机会，对手既然倒地，他只要一举手之劳，即可毙了强敌，为何反而没命逃走？

方不同与傅震宇同声呼啸，再快，也差了二十多丈远近，本是心胆皆裂，有迟一步之叹。

老魅一逃，出人意料之外。

方、傅二人惊喜之下，先后脚掠到了蒙面人身边。

猛听蒙面人传声道：

“二位火速作追敌状，小心暗算，我不妨事！”

方、傅二人原以为蒙面人非死即伤，老魅才不顾而走。

猝然闻言，反应都快，同声呼叱，向华表下飞射而去。

不少高手也先后抢出驰援。

可是，他们眼看，方、傅二人已经将及倒地的蒙面人身前，竟不查看，仍是向前追敌都是一呆。

那一定是蒙面人完蛋了！老魅已经不见了影子，茫茫夜空，还追什么敌？已追出百十丈外的方、傅二人，大约也发觉追已不及，废然驰回。

大家正向前迎上去——猛听三面号角怒吼，响震夜空，特别刺耳。

正是方家堡预定的紧急信号。

起于堡左，堡右与堡后，证明强敌已经三方来攻。

接着，夜空中焰火不绝，正是“绝绝教”的信号。

群雄纷纷欲起。

傅震宇大喝一声：

“各位冷静！敌方从四面同时发动，必有奸谋，请大家退回后院，非发现敌人迫近，不必出手！”群雄应着，退潮似的回堡。

方不同讶声道：

“傅老弟，魔崽子捣什么鬼？方某被弄得头昏！”

傅震宇沉声道：

“静以观变——”

一面大步向蒙面人走去。

方不同肃然抬手道：

“多承仗义，方某不俗俗言谢，尊驾云谊，方家子孙同感不忘，尊驾无恙否？”

说着，足恭长揖。

蒙面人欠身起立，摇手道：

“方堡主免礼，敝人不习惯这些……”

傅震宇忙道：

“方堡主，我辈不拘小节，正好请教一下。”

方不同大声道：

“尊驾奇人异行，适才大出意外，尚未请教大号？”

蒙面人轻吁一声：

“可惜！空下钓饵，鱼太狡猾，竟被滑脱！”

傅震宇道：

“适才晚辈只瞥见华表之顶，有人影一闪，向前辈突袭暗算，转眼失踪，此贼好高的功力，且喜前辈无恙。”

蒙面人点头道：

“老弟说的不错，我苦心等待的，就是此贼，可惜！他太奸诈，竟是只为申老魅解围脱困，虚张声势一下，就由华表上凌空隐入林际，十分惭愧，我辜负一位好友的付托了！”

方不同刚举手肃客入堡。

蒙面人举手道：

“方堡主，正当强敌肆虐，大祸未弭关头，只管自便，我要去通知敝友再作计较……”

霍地转身，咦了一声：

“是谁？”

方不同与傅震宇等也同时听出强烈破风声息。

只见箭道尽头转变处，人影飞射，身法极快，眨眼已到百十丈外，由于来人以绝顶轻功飞驰，衣衫破风，带起刷刷如破竹的强劲声息。

三人都是一呆！只见来人右手还提着一物。

赫然是一颗滴血的人头！来人一声洪烈长啸，狂笑震天：

“好个老魔头，碰到汪某人，是他倒霉，哈——”

一扬手，已经把白发飘拂的人头向三人身前抛落，人也带着劲风，飘坠在三人身前丈许外。

来人儒衫飘飘，潇洒之至。

风尘满身，满面汗水，气喘未定，闻声知人，正是“四绝诸葛”

汪浩然来到！方不同忙拱手道：

“汪大侠驾到，方某人不胜之喜！又蒙……”

汪浩然一拭面上汗水，大声接口道：

“什么话？方兄见外了，多年不见，就这样陌生了？……”

一仰面，目射精光，冷笑道：

“果然是‘绝绝魔教’的遗孽！竟敢来此撒野，方兄，你真是修养太好了！小弟来得还不算太迟，让小弟来个斩草除根，多杀几个魔崽子再说！……”便要腾身而起。

方不同忙道：

“汪兄不忙，小弟再不中用，多少有点准备，只管让他们卖弄一下，令高足连少侠与这位傅老弟正好来此，提起老兄会到这里，果然到了，先见过傅老弟如何？”

汪浩然凝目疾视傅震宇，大声道：

“傅老弟？他姓傅？到底是……”

傅震宇对汪浩然的突然到，先是惊奇，继之若有所悟，在他与方不同的对话时，他已胸有成竹，闻言，忙接口道：

“汪叔叔，小侄傅震宇，正要拜见请安……”

方不同大笑道：

“汪兄，他就是啸天唯一哲嗣呀……”

只见汪浩然目张如炬，一把扶住要向他下拜行大礼的傅震宇，颤声叫道：

“你……你就是傅贤侄呀……这不是梦中吧？天可怜见，啸天兄英灵护佑，使愚叔能见到贤侄，愚叔为了找寻啸天兄等四位老友仇踪，奔忙了十多年，刚喜有了一丝线索，竟先见到贤侄，哈哈……”

他语声硬咽，全身抖颤，无比的激动，喜极而笑，却泪流满颊，故友情深，重见故人之后，说不出也只能体会的心情，流露无遗……

傅震宇沉住气，低头肃声道：

“汪叔叔，您老为了小侄与三位伯伯而辛苦多年，小侄谨代先严一拜致谢……”

他要下拜。

却被汪浩然紧紧按住双肩，连道：

“贤侄，免礼，今日能见到贤侄，愚叔不胜之喜，且等愚叔把这些魔教孽处置后，再叙叔侄之情，愚叔有大事告诉你，呵呵呵……”

他泪落如雨，连连摇头，泪水纷落不已。

傅震宇想起父仇母恨，家破人亡之痛，也忍不住泪承于眶，强作欢容道：

“今日得见汪叔叔，是侄儿高兴的事，只等找到符叔叔与章叔叔，在三位叔叔鼎助之下，小侄报仇有望了，请叔叔宽怀。”

汪浩然挥袖拭泪，强笑着：

“贤侄说得是，有志气！不愧啸天兄之后，愚叔义不容辞，刚由江南赶回，风闻方兄接到绝绝令牌，今日又有不少江北朋友失手于一个小杀星手下，愚叔日夜不停，刚好赶到，不知贤侄有否找到符章二位阿叔？”

傅震宇只好以摇头回答。

汪浩然道：

“愚叔也正要与振扬兄联络呢，不久前，愚叔已去过他家和你章叔叔家，并在章家过年……”

傅震宇忙道：

“二位叔叔住在那儿？”

汪浩然道：

“贤侄别急，说来话长，等下再作长谈！”

一脚把颗人头踢出十多丈，哼了一声：

“这老魔头就是申北辰，愚叔正好与他狭路相逢，老魔头竟夸口说他已投身‘绝绝教’，做了四大护教之一，在他独门玄功之下，毁了方家不少手下，还说毁了一个绝顶高手，是……”

他目注蒙面人，哦了一声：

“难道就是阁下？这老魔头只会吹牛！”

“不错！若非敝人命大，恰好被他的独门‘玄冰真气’所化的冰屑滑了一交，早就到鬼门关报到了，还能站在这里恭聆汪大侠警咳嘛？”

汪浩然震声道：

“阁下是那一位朋友？恕汪某眼拙，一时想不起来……”

蒙面人笑道：

“汪大侠名扬天下，数一数二之高人，还会记得区区这种下九等的人么？”

汪浩然仰面道：

“朋友，你是骂汪某有眼无珠是么？能够对付申老魅者，其身手可知，汪某失礼诸请原宥……”

蒙面人接口道：

“汪大侠太谦了，你能举手之劳，拿下申老魅的六阳魁首，区区却几乎一命难保，谁高谁低？何须多赘？”

汪浩然目注方不同道：

“方兄，这位朋友为何一再挖苦小弟？……”

方不同窘促地笑道：

“不敢相瞒，便是小弟也不……”

蒙面人接口道：

“退敌最要紧，难能方堡主在这种危疑震撼，人人惊心动魄之下，有这份闲心谈笑，你身为主人，再安然也得去坐镇镇挥吧？”

方不同道：

“多谢关照，方某要看看魔崽子到底弄什么鬼把戏，尊驾有兴趣，敬请一同观战如何？”

蒙面人笑道：

“恕失陪了！敝人只是路过，作不速之客，打个不平，既有汪大侠赶到，贵堡如泰山之安，告辞了！”

汪浩然刚叫：

“阁下留步！”

蒙面人掠身弹起，空中抱拳道：

“事急如火，容再相见！”

人已划空数丈，幌了几幌，消失夜空。

方不同只哦了一声：

“此君甚怪……”

“的确奇怪！”

汪浩然自语道：“此人到底是谁？方兄能推测出来么？”

猛听蒙面人去路，传来一声大笑：

“故人无恙乎？请方兄注意精舍密室！还有区区留字，不必多疑，退敌火急！”

声音沉绵中透出刚劲，又是“天际梵音”。

方不同与傅震宇愕然相视，做声不得。

汪浩然目中神光连闪，凝目方不同，怒声道：

“方兄，太不够意思，为何如此轻视小弟？”

方不同张目道：

“那有这种事？”

一顿脚，道：

“倒是小弟来得太冒失了，被老兄当作外人相待……”

大有拂袖而走之势。

方不同忙道：

“汪兄勿多心，小弟为人，你还不知么？……实在是小弟不识此君！……”

汪浩然冷然道：

“他不是说有字条留给你么？”

方不同哦了一声，道：

“是有这回事，但只有寥寥两行，十四个似诗非词的字，咱根本看看不懂……”

汪浩然接口道：

“也许小弟看得懂！只是，方兄还是说的好！傅震宇讶声道：

“方堡主，有这种事？！”

方不同忙道：

“字条在此咱随手一塞连傅老弟也未及告诉，都因被魔崽子搅得心烦意乱，请汪兄过目就是！”

他说着，迅即探手袖底，取出一团纸。

傅震宇忙声道：

“不妨事么？”

方不同摇摇头，把纸团递给汪浩然，道：“恐怕只有汪兄这位“四绝诸葛”，能猜破这种莫明其妙的哑谜了……”

汪浩然漫不在乎地随手接过纸团迅即展开，三人都是夜眼，“虚室生明”，黑夜能辨卡粟的……

由于汪浩然是平展着纸，方，傅二人也同时看到，方不同还念着：

“两字听人附不肖，一生误我是虚名！汪兄，你懂？……”

傅震宇心神大震吸一口气。

瞥见汪浩然双目一张，脱口道：

“是他……”

方不同讶然地“谁？”

汪浩然神色一瞥百变，悲愤地一顿脚，道：

“岂有此理！振扬兄何太欺人？”

方不同失声道：

“汪兄，你说……”

“他，就是振扬兄呀！”汪浩然凝目傅震宇，愠怒地：

“傅贤侄，这就是你的符叔叔，我的振扬兄，方兄的知己好友？哈哈！当面欺人，未免叫人伤心失望，天下有何友情可言？又有什么道义可言？……哼哼……”

双掌一合，一抖，纸条成了细屑，汪浩然神色怕人的还踏了一脚纸屑，恨恨不绝。

方不同呆了半晌，才道：

“汪兄，难道你把刚才的那位当作是符大侠？”

汪浩然冷笑道：

“不是他是谁？”

“不会的！”

方不同道：

“那有这种事？声音，身材，那一样是符大侠！”

傅震宇也道：

“汪叔叔，别误会了符叔叔决不会是蒙面人，何况符叔叔是出名的光明磊落……”

“好个光明磊落”！汪浩然怒笑道：

“方兄，知人知面不知心！这叫做君子可欺以方，如果不是他，汪某把头输给你！”

又向傅震宇苦笑道：“傅贤侄，你未经太多的历练，还是年轻，不知江湖鬼域，出人意外之事太多了，出情理于之外的事更多，显而易见的，他是有不能见人的隐衷，也许，这一点应当原谅他！”

方不同恍然大悟，顿脚道：

“是了！汪兄，大约你还不知道，符大侠的第三个儿子，叫做学谦的，正是近半月来的小杀星……”

汪浩然怒道：

“方兄，别听了风就是雨，胡扯……”

方不同苦笑道：

“就在一个时辰前，那位符少侠就杀进方某家中来了，前后死在他手下的，不下百人，且多是江北有名朋友，道上尽知，还与傅老弟交过手……”

汪浩然目张如炬地，连道：“不可能，不可能！那有这种事？一定是有人假冒符贤侄的名义？老方，你也是老江湖了，怎么……”

方不同叫道：“不是亲眼为证，小弟怎会乱说一句？如非真事，连小弟也不会相信符少侠会是如此任性胡行的，傅老弟可以作证！”

傅震宇点头道：“汪叔叔，是有这种事！有目共睹，方堡主手下，不少人被符家老弟毁了……”

汪浩然哦哦道：

“岂有此理！可惜我迟到一步，不然，决难瞒过我，立知真伪，假定如此，我一定会以叔叔身份，代振扬兄严加管教……”方不同道：“也许，其中另有别情，容后再弄清楚……”

汪浩然点头道：

“也是！振扬兄的儿子，绝对不会这样！唉，天下事太多不近情理！也难怪振扬兄不愿以真面与我们三人相见了……唉！等解决了这些魔崽子再说吧……”

一顿脚，便要……

方不同道：“不忙，魔崽子好像只是虚张声势，没有攻近本堡，汪兄远来辛苦，且先稍歇一下！”

汪浩然怒声道：

“方兄，小弟已一肚子的火，无处可泄，就让我先宰几个魔崽子出出气吧！……”

傅震宇沉声道：“叔叔有兴，小侄为您助威！”

汪浩然大笑道：

“好！正要欣赏贤侄大好身手，也让魔崽子知道泰山傅家的后人又上江湖了！走！……”

人已当先腾空而起。傅震宇紧跟着。

却传声给方不同：

“请堡主火速照应内眷，外面一切有我僭越代劳……”

方不同一怔，来不及答话，汪、傅二人，已经向左方喷射而去。

方不同略一沉吟，直穿内院而去。

这是最惊人的局面！

也是最微妙的局面！

为何？

漫空焰火中，却不见一个人影。

那因为，敌人并没有直接了当的向方家堡猛攻或突袭，在整座方家堡的同遭百丈里没有发现有人直闯。

在方家堡这一边，由于是采取守势，方不同所布置的重要暗卡，也只限于方家堡周遭百丈之里，利用巧妙的藏身之所。

例如：有的隐身巨树丛柯之间。

有的茂身在伪装的地洞之里。

虽然，埋伏人多，无异雷池密布，却已奉令，非等敌人深入重地，方家堡中的信号发出，不准擅动。

加之，傅震宇又再三表示，要大家以逸待劳，以静制动，所以，所有赶来为方不同助拳的江北道上高手，都沉着气，隐身在方家堡四面的复壁与碉楼，及屋檐暗影中，不动声色。

如此一来，就只见方家堡灯火毫无，一片黑漆，毫无警兆，颇似堡中人都已在黑甜乡中见周公。

而“绝绝教”，除了不时射出特制的焰火，旗花，把无星无月的黑沉沉夜空照映得时明时暗，五颜六色，变幻无常外，也未见有人现身杀进。

由于方家堡是依山而建，一堡屹立，四周都是古木参天。

靠近后园中，更是林木苍郁？

枕着的小山，更是岩石清奇，瀑声浩浩，万松浓密，夜风过处，松涛谡谡。

如此地势，如此景象，就形微妙。

可是，“绝绝教”明明是兴师问罪，大举来犯，以该散信条与昔年之种种残酷血腥的往例，对方显然是不会按兵不动或自行撤退的。

那么，他们为何不下手？

甚至连一个出面叫阵打话的人也没有？

凛于“绝绝教”种种凶杀毒刑，而又鬼计多端，阴谋百出的方家堡群雄，虽然强作镇静，心中却是紧绷如弦。

谁也不敢稍为怠慢轻敌，都是在全神贯注监视着周遭的动静。

如果，“绝绝教”一到，就大举攻入，群雄尚可不惜玉石俱焚，与汝偕亡，拚命一战。

越是这样神秘难测，越使群雄心惊，空气也沉闷的要使人窒息。

有的耐不住了，想冲出去查看，把“绝绝教”的人逼出面。

可是，谁也不敢轻举妄动，率先杀出。

当“四绝诸葛”汪浩然与傅震宇二人掠身到了方家堡左面时，群雄中，有的认得汪浩然，都是又惊，又喜。

惊的是汪某人一向任性行事，谁知道他高兴站在那一边？

如果来帮方不同的忙，当然好，否则，方家堡中，有那一个是他对手？……

喜的是汪某一身所学，功力奇高，当年就与“四海游龙”符振扬，“八荒一剑”章大钧齐名，坐二望一，功力也与符章二人伯仲之间，如果不是他风流成性，犯了武林同道最忌的淫戒的话，他就会被武林人物当作天下第三人了。

汪某人既然来了，以他一身所学，虽十多年不见，料必百尺竿头，更有惊人之处。

如他愿伸手的话，站在主人这一边，则正是“绝绝”教的唯一劲敌。

那么，等下会是怎么样的局面呢？

至少，有汪某人现身，对安定人心，有不可估计的无形力量。

即使不曾见过汪浩然的武林同道，也可以立即由知道他的人低声或传音相告了。

群雄目睹汪浩然与傅震宇一先一后同行，更是震奋莫名。

傅震宇的看法却根本与大家不同。

他心中有数，分析详细，面面相到，另有见解，表面上，他以子侄辈的身份跟着这位汪叔叔，内心呢，却是沉重而又镇定。

他感到出人意外的，一是汪浩然竟是以主人好友故人的姿态出现。

而且，还带来一颗人头作见面礼。

“雪山老魅”申北辰既是“绝绝教”的四大护教之一，地位可称很高了。

如此巨魔，为汪浩然所杀，由此可证，他决与“绝绝教”无关系。

那么，符学谦怎会得到“绝绝教”的绝学与独门心法呢？

原以为与汪浩然有关，那因为汪浩然曾经在“九里关前”及鸡公山上，以仗义助友，拚死全交的姿态出现。

那么，云中慧，万方仪及二家子女，当然也是和汪浩然一同进退的。

汪浩然曾在鸡公山上突然失踪，使东，西，南，北四方追踪的高手都扑个空，虽不知汪浩然使用了什么鬼把戏，障眼法，但决不会上天入地的？

如此，则汪浩然和符学谦脱不了关系。

可是，由汪浩然的到来，听他的口气，根本就不知道符学谦任性杀人，及独马单身大闯方家堡的事，再由他杀了“绝绝教”的一流人物申北辰来反证，他又确实与符学谦无关也与“绝绝教”无关。

那么，汪浩然到底是什么身份？他来方家堡是何居心？有何企图？

那只有看看他如何向敌我双方表示了。

如果假定他是真心来助方不同的话，一定会和“绝绝教”硬拚，尚不知鹿死谁手，但有此义气，是难能可贵的，不愧有“大侠”称号。

假定他有所阴谋而来，他的目的何在？又如何进行他的阴谋？

不论如何，以他目前赶来的情形看，他决不会是“绝绝教”那一边的人。

因为，在众目所视，下手所指之下，他再奸再毒，也难逃这多耳目，他不会愚笨得自露马脚的。

最使傅震宇感到迷惑而惊奇的，也就是“绝绝教”出奇偃旗息鼓，一个人也不出面。

依照他原来的估计，“绝绝教”既然是为了方不同拒绝依照“绝绝令牌”行事，为了惩罚方不同的抗命，所以前来问罪。

如此，势必一到，就是血淋淋的残酷惨杀。

一发，必是石破天惊，翻江倒海的声势。

而事实上，完全推翻了，否定了那种判断，对方“不济事”得出何想像之外。傅震宇再想到适才“少教主”那样大排场而来，也是虎头蛇尾，经不起一击。

而且，竟是难得的以礼求见，婉言相商，有招降方不同之意，也似倾心结纳方不同。

这一切，一切，皆与当年“绝绝教”不同。

还“先礼后兵”的条件也根本不足。

他仔细分析之下，只有一种可能。

那就是对方本是认有充分把握，有胜无输的准备而来。

因震于江北道上的一二流好手都已十九云集“方家堡”方家堡已占地利人和之便宜，人多势大，“绝绝教”自知人手太少，相形之下，不宜混战，而采取“重点突破”。

那就是，由“少教主”作札贤下士状，以拜访主人的藉口，由“雪山老魅”申北辰暗中主持大计。

所以，申北辰与“少教主”同在那顶黑轿之里。

只要能够诱出或激出“关东大豪”方不同出面，则在方不同一现身之际，那位“少教主”就会下绝手，向方不同以奇毒突袭。

只要“摆平”了方不同，等于功成顷刻。

蛇无头而不行！

只要能把方不同干掉或挟制，则方家堡人手虽多，也会乱了……”

这个算盘很精。

可能也是“少教主”先卑词言甘。礼下于人，先以好意向方不同表示，以为拢络。

只要方不同有顾忌身家的心理，及惧怕“绝绝教”的毒辣手段，出面作周旋的话，“少教主”进而可以“利用”方不同，要方不同在不得不低头，上了贼船之时，一举而使江北武林听令就范。

如方不同坚决顽抗到度，也只有先杀人示威，先把方不同的手下或打头阵的人手以奇毒杀手法惨杀，逼使方不同亲自下场。

那时以“少教主”身怀奇毒，申北辰的独门杀手以及那八个黄衣护法等的身手，确实，有把方不同或擒或杀的把握。

可惜，他们未把那个蒙面人算计在内！

蒙面人的突然出现，来去又那么神秘，诡异，确实使“绝绝教”出于意外，也使方不同等出于意外。

由于蒙面人的功力高绝，一出手，就把对方镇住，不但使方不同的手下，减少了不知多少的伤亡，也使对方步骤全部被打乱了！

蒙面人略展身手，就把对方当作泰山之靠的“雪山老魅”申北辰先是受惊胆怯，继之被蒙面缠住了。

申北辰在心惊意乱之下，发令撤退。

所以，对方不得不仓惶遁走。

如此一来，他们这一路“中军”，等于全败于面人之手。

这叫做一着走错，全盘皆输！

由此推想，由于“中军”

主力或是故作疑兵的这一路意外的挫败了，牵一发而动全身，影响了“绝绝教”

整个的计划步骤。

他们为了重整旗鼓，再作反败为胜之策，不得不改弦易辙，要临时向上面的巨头凶请示，或等待上面再下令，因此，他们才暂时按兵不动。

那么，下一步棋，他们如何走呢？

依照“绝绝教”的教规与戒律，今夜之事，绝难善了，非分出存亡不止。

何况，他们奉为“神明”的“少教主”也落得狼狈而逃——站在“绝绝教”来说，一方面是影响了魔党的信心，有损锐气。

另一方面来说，却是该教的奇耻大辱，势非加以更严厉的报复不可。

不如此，该教一出师就不利，塌尽了台，面子丢尽，还有什么混头？还能吓什么人？等于一交栽到底，别想再爬起来了。

这样，对方非全力一拚不可。

那么，他们必然有更利害的布置，重新安排或倾巢而出，再调教中一流人物赶来，那时，就比现在的攻击更可怕，更凌厉了！这正是暴风雨前的暂时沉闷。

对策呢？

非先打破这种沉闷不可。

如何打破？……

就得，有详细的安排与决定。

这是方家堡近千的人生死关头，存亡大事，是不能一点疏忽走错的。

因此，他也一时不敢轻于表示该如何作才万无一失，或减少到对己方最少伤亡，换得最高的代价……

可是，由于汪浩然到了，且正在他面前，以辈份及地位等各方面来说，他傅震宇，都只有听汪浩然的份，而不能叫汪浩然听他的。

汪浩然会如何做？怎样采取行动？步骤如何？是傅震宇最关心的。

这也是他要紧跟着汪浩然的主要原因。

他也即是有“监视”汪浩然之意。

他要看汪浩然作何表示，怎样行动？如何决策？……而后，才轮到傅震宇如何做？怎样措词？……汪浩然已放缓了步势，缓下了脚步。

只见他一目光扫射，搜索。

一面在思索什么？显然，汪浩然也洞悉当前的形势严重，关系太大，不

是凭他一个人可以任性而行的，更不是他一人之力，就可解决此事的……他在动脑筋。

以“四绝诸葛”之智，他一动脑筋，必有计较了。

傅震宇静静地亦步亦趋，充份表示了他的沉着修养与心神的平定静力。

在这种死亡随时会临头的时候与地方，天下武林，一听就变色，风闻丧胆的“绝绝教，就在他们的前面，随时会有不可测的奇袭暗算。

而他傅震宇，以年不过弱冠的少年，竟能镇定自如，不当作一回事，似与汪浩然在散步闲行，单是他这份胆识与气魄，就非常人可及。

也使隐身各处的群雄为了惊服，为之暗赞，为之担心不已。

终于，汪浩然停身在靠近后院与厢房间的一座小阁之前。

这里，也等于是前院与后院的分界。

高大的粉墙，就在小阁边中止。

这儿地势较高，登临小阁，可以看到前面广场的堡楼与后园的花木。

粉墙的前面，是厢房的尽头，一道人旷的走廊，由此接着石坡路，通向广场。

粉墙的后面，就是千竿翠竹，花木掩映，花卉如锦，盆影点缀，葡萄架下，幽径通往一道垂花门，可通内院。

也可沿着花径，通向后园。

由小阁向后望，在二十多丈外，就是一列修剪得极整齐的“万年青”，及一排翠柏，苍松，穿过去，就进入后园。

只见汪浩然四扫一眼，最后，目光注视着百十丈外的漫空焰火，冷哼一声：

“也不怕把人笑死？这就是当年横行一时的‘绝绝教’的能耐么？真是一代不如一代！”

傅震宇凝声道：

“阿叔，对方如此，更要防备他们是谋定而后动！”

汪浩然哑然道：

“傅贤侄，用武之道，在于气魄，有惊人声势，才足慑人，如像他们这样畏尾畏首，不成气候，即使有什么鬼蜮伎俩，也是黔驴之技，不足道也。”

傅震宇道：

“也许，对方是等候大援，先骄我方之心，先虚张声势，等我们戒备由紧而驰时，彼方再乘虚而入！”

汪浩然摇头道：

“贤侄错了，可知曹操论战之道？”

傅震宇道：

“彼方也许正是想我们一鼓之气泄去再衰而竭，而后强攻？”

汪浩然道：

“攻守易势，彼方主攻，就应当一鼓作气才是，如此脓包，说明他们心虚胆怯，不敢轻犯，拖延下去，对方立陷再衰而竭之势，利在守方，贤侄当明此理！”

傅震宇心中一动，笑道：

“可能对方知道阿叔已到此，方堡主得阿叔这份大援，何殊猛虎添翼，彼等自知无人可敌，故想等待援兵赶到，有把握时再动……”

汪浩然截口笑道：

“贤侄很会说话，对叔叔也会奉上高帽子？如对方真正如此，更是微不足道了！”

傅震宇道：

“何？”

汪浩然道：

“凡攻敌者，必须先有赴死勇气，不惧对手之强，有进无退，如此，气壮胆大，才有锐气，如对方先有畏惧怯敌之心，士气先失，焉不有败之理？”

傅震宇道：

“此乃常理，而“绝教”

决非易与，他们素行，往往超出常理之外，才益见其狠毒厉害！”

汪浩然侧目道：

“以贤侄之见，他们会怎样？”

傅震宇道：

“非进即退！”

汪浩然点头道：

“贤侄能预知他们如何进退么？”

傅震宇道：

“以小侄拙见，“绝教”在瓦解多年后，重整旗鼓，必有充分准备，其中必大有能者，今日之局，他们是非进无退不可，故断言他们必然会进。”

汪浩然目光一眨道：

“贤侄能知道他们如何进击么？”

傅震宇正要答话——

猛听耳中有熟悉的传声：

“贤侄注意，汪某人此行有极可怕的阴谋，其目的不止于毁灭方家堡，野心极大，而愚叔与贤侄，正是他此行最大目标，务必时刻戒备他的暗算……你可这样回答……”

接着，是密语授机直。

正是“四海游龙”符振扬在打招呼。

所用的传声，乃是佛家的“心语”除了专注某人可以听到外，任何功力再高者近在咫尺也无法听到，所以，符振扬虽然已经隐身附近，汪浩然也无法察觉。

傅震宇心神震撼，对这位“汪叔叔”更是十分小心，加深了戒惧。

汪浩然凝视着他，精光炯炯地：“贤侄怎么不说话？”

傅震宇心惊道：“他起疑了？”

口中飞快地道：“小侄鲁钝，要多想想。”

汪浩然道：“加以愚叔的判断，对方可能在方家堡潜伏内奸，有所等待，只等内奸一发动，乱了我们阵脚时，他们再大肆蠢动！”

傅震宇暗骇道：“奇怪！他为何，贼口亲供？不是等于提醒我么？此人真是奸入骨髓，深沉得可怕！”

口中忙作失惊道：“叔叔高见，内贼难防，叔叔有根据么？”

汪浩然淡淡地道：“想当然耳，这个时候也无法查究！”

傅震宇道：

“小侄就去招呼方堡主，要他注意……”

汪浩然摇头道：

“没用！如果此时告诉老方，反使他乱了方寸，有害无益，万一他沉不住气，露了口风，反而使魔教潜伏份子提高警惕！……”

傅震宇接口道：

“那么，请问叔叔如何做才对？”

汪浩然道：“可惜！……”

一顿而止。

傅震宇道：“叔叔可惜什么？”

汪浩然轻吁道：

“可惜的是阿叔刚刚抵步，不知道老方是如何布置的？无法为他借著代筹！”

傅震宇道：

“这个，可以请方堡主来问一下。”

汪浩然道：

“贤侄未经世事，不知人心不同，时地不同，好人难做，恐后招误解！”

傅震宇道：

“小侄虽不才，却相信方堡主的为人……”

汪浩然接口道：

“说也无益！”

傅震宇道：

“叔叔能不吝指教么？”

汪浩然道：

“不妨试述一二，如果假定叔叔是方不同，贤侄可知我会如何做？”

“不知！”

“如果我是方不同，一定会先想到“绝教”

一定会有人潜伏的可能性，那么，我一定不动声色未雨绸缪，来一个一网打尽，或者，将计就计，反使内奸为我所利用，除我方之大患！”

傅震宇道：

“假定是指现在的形势下，方堡主该如何？”

汪浩然道：

“这很简单，只要先把内眷老幼男女先安排在万无一失之地，先天内顾之忧，再多派人手，广布高手，作为耳目，则内奸再高明，也无所施其技，此乃称安内之计，因为防备严密，内奸形格势禁，决不敢妄动，一动必受监视者注意，随时可以下手除去！……”

傅震宇忙道：

“此时告诉方堡主还不算迟！”

汪浩然道：

“迟了！贤侄想想看，假定堡中已有内奸，在此紧要关头，他们必然早已充分准备好，如果采取行动，他们会立即发觉，徒乱人意！”

傅震宇道：

“那么，叔叔认为应当如何？”

汪浩然道：

“安内不及，可以先攘外！……”

傅震宇道：

“叔叔，内不能安，何能攘外，这好比舍本逐末，颠倒行事！”

汪浩然道：

“贤侄，这就是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如果我是方不同，立即会采取断然手段，铁腕一挥，下令出击，先把敌人逼出面，何况，江北群雄，所有的高手，都几乎集中在此，正是利用人多势大的绝好机会，以众击寡，敌势再强，他必弃甲曳兵而走

傅震宇道：

“对方虚实未明，如果冒失攻出，敌方却趁此混乱空隙，乘虚而入，与内奸呼应，岂非授敌以机？”

汪浩然道：

“贤侄又糊涂了，为了易于辨识敌我，我们的人，可以身佩一醒目标帜，或一句暗号，放着这多高手。

留下一半或三分之一固守，已足够安全，一半人手出击，愚叔可以担保，立时可以打乱魔教的步骤，在众寡悬殊之下，对方即不全军尽没，也必会脱身退走。

“如此，外敌一逃，内奸也失了作用，决不敢妄动，等于把心腹之患攘消弭于无形，攘外目的已达，再来安内，就事半功倍，计之上者。”

傅震宇道：

“叔叔高见甚好，可是，有一点顾虑……”

汪浩然道：

“什么顾虑？”

傅震宇道：

“假定这多江北高手中，也有魔教中人，如是固守不动，由于人多，耳目众多他们不敢妄动，如果派出人手攻出，这些假定的魔教人手，有留守的话，必然趁此掀风作乱！……”

汪浩然接口道：

“如果这么说，这多人个个可疑，就更麻烦了，大丈夫作事，怎可前怕狼，后怕虎？”

傅震宇矍然道：

“小侄就去请方堡主一商。”

汪浩然摇头道：

“现在说也无用！也许，老方已有计较，且让他施展，免得我们的意见，如与他们的意见冲突的话，反使他左右为难，举棋不定！”

傅震宇道：

“既然是自己人，当有直言的必要，成败得失是另一回事，小侄就去……”

他转身欲行。

汪浩然沉声道：

“所以，我说言之也元用，也是阿叔所以感到可惜者，就是迟到了一步，如果早到半天，一天，从容进言，才可取决于大家公意，若在这时进策，徒起纷扰，后果难料，贤侄千万要了解我们是作客的处境！”

傅震宇震声道：

“阿叔，如果尽我们叔侄俩的力量，该怎么做？”

汪浩然道：

“简单，一同杀出，先杀掉一些魔党立威，寒敌之胆，可以使他们知道利害，也提高了我们的士气！”

傅震宇道：

“叔叔神威，小侄佩服之至……”

汪浩然豪气溢于眉宇，疾声道：

“贤侄有此胆气否？”

傅震宇轩眉道：“有！”

汪浩然大喜道：

“真吾侄也，不愧泰山之后，我们就立即采取行动！”傅震宇道：“唯叔叔马首是瞻！”

汪浩然一声：“好！看叔叔的，贤侄记着，对付魔崽子，不用半点客气，也不必稍有不忍之心，动手不留情，最好是贤侄只管施展家传绝学，也让魔崽子知道傅家的后人厉害！”

傅震宇道：“小侄尽力以赴！”

汪浩然哦声道：“叔叔忘了一点最重要的事！”

傅震宇道：“何事？”

汪浩然低声道：“贤侄造诣如何？”

傅震宇道：“小侄所学甚浅，但对付二三流的脚色，还有把握！”

汪浩然沉声道：“贤侄，这要据实而言，不是自谦时候，因为只叔侄二人，而对方既敢来犯，人手一定他不少，要防备对方来个群殴！……”

傅震宇接口道：

“叔叔放心好了，决不会使阿叔反增加累赘，不用为小侄担心分神，即使千军万马，小侄自保尚可以！”

汪浩然欣然道：

“壮哉！——”

一顿，又低声问：

“贤侄是除了家传功力外，是否另有师承？”

傅震宇道：

“两者皆有！”

汪浩然道：

“令师是那一位？”

傅震宇道：

“家师也是叔叔的好友，因为他一再提及叔叔，说叔叔一定知道，用不着多赘！”

汪浩然一怔，旋即失笑道：

“贤侄真会说话，叔叔又不是神仙，交友满天下，何能未卜称！”

傅震宇也笑道：

“马上就动手了，阿叔一看，自然知道。！”

汪浩然哑然道：

“对！阿叔未想到这点，贤侄确是聪明过人。”“叔叔廖赞，叔叔虽非神仙，谁不知叔叔乃是‘诸葛’？”

汪浩然失笑道：

“贤侄能在这种时候谈笑自诺，必有绝学可恃，愚叔大为放心！”

傅震宇道：

“小侄只要能做到自保，不使叔叔分神就好。”

汪浩然猛地沉声注目：

“贤侄可曾得到‘空门四宝’的那一种绝学？”

傅震宇决然点头道：

“好教叔叔得知，小侄虽只得皮毛，对‘指定乾坤’心法，已颇有心得！”

汪浩然一闪，欢喜地道：

“如此，叔叔更放心了，现在，是贤侄大展身手时候，也是重振傅家声威的机会！我们上！”

傅震宇一声：

“谢过叔叔关心！”

人已如脱弩之箭，紧随汪浩然身后，腾空而起。

汪浩然一声狂笑惊天：

“汪某来了，请‘绝绝教’现任教主打话！”

汪浩然已经掠到百十丈外，放缓了身形，游目四扫，在焰火通明之下，仍不脱闲逸的风度。

傅震宇也是负手于背，洒裕如也。

却无人回答。

汪浩然笑道：

“汪浩然在此，请答话。”

仍没有回应。

汪浩然厉声道：

“汪某与故盟兄泰山嘯天之后代在此候教！”

又是沉寂如故。

汪浩然就变成自说自话了。

汪浩然一扬眉，仰天狂笑道：

“所谓‘绝绝教’，不过尔尔，一听到傅家有人了，就缩头不出，好教汪某失望！如果自知不是对手，何妨乖乖滚蛋，勿在此现世丢脸！”

仍是无人受激，“绝绝教”中人真是沉得住气呀！

汪浩然大怒，喝道：

“以为汪某不喜欢杀人么？就是你们躲在鼠洞里，汪浩然也能把你们抓出来！——”

向傅震宇一招手，笑道：

“傅贤侄，好好施展你的‘指定乾坤’，也让魔崽子尝尝味道，开开眼界！”

傅震宇若有所思。

汪浩然如此一大惊小导，替了吹嘘，无非是想引起对方的注意。

如果对方已知道他的身份，必然会以他为鹄的。

汪浩然已腾身向前喷射。

傅震宇只跟着。

只听一声厉啸，起于遥空，摇曳不绝。

接着，有人冷笑：

“姓汪的，别吹大气，凭着姓傅的小畜生，乳臭未干？能吓谁？爷们又不是吓大的！”

汪浩然大怒，疾声道：

“傅贤侄，上！我把这个口出不逊的匹夫，供你开刀发利市，免污叔叔的手！”

是“挤”他出手了。

傅震宇一声：“好！”

人已循声扑去，朗笑一声：“阁下，请见识一下傅家后代的身手如何？”

对手在十多丈外发话，接着，一个全身黑色怪装的蒙面人，已经似幽灵般现身，又似由地突然冒出。

傅震宇已经看清楚了！

对方是伏身在一堆乱石之后，身法很诡异，脚不沾地似的飘了过来。

傅震宇停步，扬声道：

“阁下挑挑哑旗如何？可是‘绝绝教’爪牙？”

黑衣人哼道：

“小子多此一问！”

傅震宇哼道：

“阁下在魔教中属于何种身份？”

黑衣人森森一笑道：

“可惜，小子你不够资格请教，也许，小子也永远失去了这种打听机会！”

傅震宇沉声道：“我有道理！”

“说说看！”

傅震宇凝声道：“如果阁下是魔教中身份高，贼名亮的人物，傅震宇就把阁下切了立威！反之，本少侠不屑出手，也懒得出手！”

对方冷喝道：“小狗好大的口气，不知死活！”

傅震宇道：“我要找已成名的对手，实因为阁上越是有名，我才好借尊头以成名！”

对方阴恻恻地笑道：“这是傅家活该绝后，小鬼碰到阎王！哼！哼！……”

傅震宇心中一动，脱口道：“你是那一殿的阎王？”

对方阴笑道：“连本殿……”

一顿而止，哼道：“小鬼别废话，把命拿来！”

话出，袖扬，探掌抓到。

傅震宇一声冷笑：“我倒要看清楚你是什么东西变的？”

身如流水行云，一错步，移步换形，就避过了对方闪电一抓。

对方嘿了一声，身如旋风，双掌疾扬，十指箕张，连环抓出。

傅震宇身如脱兔在对方穿梭似的阴毒力道笼罩下如珠走盘，蛇蜒游走。

心中却暗忖道：

“奇怪！看这厮出手抬手，明明是‘五鬼阴爪’难道真是‘鬼圣’阎皇座下‘十殿阎王’之一？阎皇与阴灵一对老鬼夫妇，一向独立门户，崖岸自高，怎会与‘绝绝教’混在一起？”

显然的，如果对手是十殿阎王之一，则证实丰都“鬼圣”与“冥后”

夫妇已经加盟“绝绝教”投在“绝绝教”旗下了。

这，就大有文章了！

当今之世，几乎绝无能够把老鬼夫妇拉作副手或部属的人，“绝绝教”的少教主不足挂齿，老鬼夫妇当然不会屈辱一个奶臭小辈手下。

那么，是谁？……

傅震宇想潮电旋，手脚可不闲，眨眼就已经十几个照面。冷眼一瞥汪浩然，正“十分欣赏”地凝视现场二人交手，神色透出严肃。

当机立断！

只有先把对手制住再说！

傅震宇主意一动，立展绝学，狂笑一声：“你就真是阎王，也要委屈你的宝座上去了！”

也未见到他如何出手，一声闷哼，对方身形一晃，仆倒。

傅震宇脚尖一挑，就把对方倒下的身体勾住。

汪浩然吓了一跳：“贤侄大好身手！……”

傅震宇已闪电伸手，撕下对方的蒙面黑巾。

一张青虚虚的马脸，死眉死眼，面目可憾由已被他的“指定乾坤”

点了奇门偏穴已经昏绝过去。

看年纪，约在五六十岁左右。

傅震宇晒然一笑：“阎王使者，不过尔尔！”

“贤侄……小心，把这厮交给愚叔问问！”

傅震宇已瞥见两条黑影，一样的蒙面怪装，只是一红，一黄，悄然地由十多丈外疾掠而来。

同时，汪浩然也已经到了他背后丈许处。

傅震宇一声：

“好！叔叔接住！”

翻手一抛。

汪浩然已把抛来的黑衣人一把抄住，撒身数丈，不着痕迹的连点黑衣人奇经八脉主穴。

黑衣人毫无反应。

显然，连汪浩然也无法解开傅震宇的独门点穴。

这就是“绝学”之所以称为“绝学”吧？

汪浩然目光一闪，嘴皮连动，传声警告已经向傅震宇一声不吭攻去的两个黑衣人、并授机宜。那二个黑衣人出手就全力施为。

招招阴毒着着奇诡。

傅震宇迅忖道：

“怪！正是丰都阎皇所属的路数！这二个，似比方才那斯还高一筹！”

冷眼又瞥见有两条黑影飞闪而来。

傅震宇朗声笑道：“来得好！十殿阎王，去一存九，不妨三三齐上！”

向他猛攻的两个黑衣人中一个冷哼道：“小狗好大口气！老夫等当然会好好消遣你，却不是什么十殿阎王！……”

傅震宇笑道：

“是么，此地无银三百两，对门老二不曾偷，可笑你们想掩饰身份，可惜手下瞒不过高明！”

对方狞笑道：

“小狗想做明白鬼也由你！”

傅震宇大喝一声：

“着！着！”

两声闷哼继起，二人又是先后仆倒。

刚好掠到，正要插手群殴傅震宇的两个人，一穿青，一穿皂，见状大骇，但仍硬着头皮，猛扑而上。

傅震宇叫道：

“汪叔叔，这班老鬼真不要脸……”

汪浩然道：

“贤侄只管大展绝学，愚叔自有道理！”

傅震宇一声哈哈：“遵命照办！”

二指电闪，刚好扑到的二人，又是一时成双，栽倒！汪浩然目光飞闪，脱口道：

“好！贤侄这份手脚干脆，发则必中，和啸天兄当年一样痛快淋漓，好极！好极！”

傅震宇笑道：

“叔叔过奖，偶而侥幸而已！”

一指地上昏绝的二人，叫道：

“那因为对手太脓包了，才不值一击的，请问叔叔如何处置？”

汪浩然冷声如刀：

“这种为虎作伥的家伙，切掉就是！傅震宇心中一动，笑声道：

“小侄遵命就是，不过举手之劳！”一手扬起！

汪浩然咦了一声：“贤侄小心——”

傅震宇意在机先，已经瞥见三点鬼火磷光闪电射到。

竟是由三十多丈外发出，好强劲的腕力。

傅震宇哑然道：

“米粒之珠，也放光华！”

一扬手，屈指连弹！三点磷光，在他面前二丈外被他指力一撞！蓬！蓬！蓬！连珠爆炸，洒下半天鬼火磷屑。

傅震宇脱口咦了一声：

“叔叔，这是不是‘鬼圣’阎皇的‘碧磷化骨散’？……”

汪浩然唔了一声：

“好像是的！”

“叔叔也不能确定？”

“这劳代子是‘化骨霰’，但是以阎皇老鬼的身份，不可能投在‘绝教’手下！”

“阿叔说得是，小侄也如此想！”

“贤侄只要把这些只会暗算的家伙擒住，不难一问即知。”

傅震宇道：

“小侄理会得！”

一面向前大步走，一面喝道：

“鬼鬼祟祟的鼠辈，为何不敢见人？”

没有回应。

傅震宇心中一动，又喝道：

“这就是‘绝教’么？真叫人笑掉大牙！”

仍是没有回答。

傅震宇倏地回头，叫道：

“叔叔！……”

汪浩然正掠身到那红衣、皂衣二人身边，想试为他二人解穴。闻言抬头应道：“贤侄有什么事？”

傅震宇迅作计较，故意蹙眉道：“阿叔，似乎有点不妥！”

汪浩然道：“有何不妥！”

傅震宇道：“他们大约发现了叔叔在此，震于叔叔神威，望风丧胆，所以，都不敢再现身送死了？……”

汪浩然截口大笑：“贤侄真会说话，那么你意欲如何？”

傅震宇道：“小侄有个不情之请，请阿叔立即退回，协助方堡主坐镇指挥，这里由小侄，独当一面！”

汪浩然一眨眼道：“壮哉，贤侄有此自信么？”

傅震宇道：“小侄斗胆，即使所学不精，也不在乎这些土鸡瓦犬？”

汪浩然道：“好！阿叔放心了，贤侄只管大展神威！阿叔与方堡主在为你押阵！”

说着，已经把红衣、皂衣人一手一个提起，掉头转身。

傅震宇道：“叔叔何必污手费神，只招呼一声，让方堡主手下来收拾就是！”

汪浩然笑道：“贤侄只管大展身手，阿叔想由这五个人身上搞出敌方虚实！……”

可是，他要一下子带走五个人，可比较麻烦了。

只听一声谈笑：

“汪大侠，何必屈尊纡贵？可要我帮你一手？”

正是那个蒙面人在十几丈外飘然现身。

傅震宇心神狂跃。

“原来是阁下！”

汪浩然冷然地：

“不敢劳驾，阁下贵人事忙，还是去……”

蒙面人接口道：

“方才确实有火急事，还好已经办过，没有误了大事，有感于汪大侠之义气干云，方堡主也可说是我神交之友，岂能袖手而去？……”

汪浩然截口冷笑道：

“阁下，在汪某面前，最好别弄玄虚，你，到底是谁？”

傅震宇叫道：

“汪叔叔，你方才不是说这位是……”

汪浩然摆手截口道：

“贤侄且听他回答。”

蒙面人笑道：

“汪大侠你猜我是谁？”

汪浩然沉声道：

“汪某如果知道，何必请教？阁下，汪某人现在没有这份闲心猜谜！”

蒙面人笑得很神秘地：

“汪兄，你我也曾相识，为何连故人也当面不认？”

汪浩然一震，疾声道：

“陌生之至，眼生得紧，阁下几时见过汪某？”

蒙面人道：

“就在十八年前。”

汪浩然目光一闪，忙道：“何地？”

蒙面人道：“潼关！”

汪浩然哦了一声：“难道你是……”

“汪兄总算想起来了，小弟还以为你是贵人善忘，或者故意不认故人呢！”

傅震宇脱口道：

“汪叔叔，他不是符叔叔？”

汪浩然好不尴尬，窘笑道：

“贤侄，阿叔一时走了眼了，方才也错怪了你的符叔叔……”

傅震宇忙道：“这位是——”

汪浩然接口道：

“傅贤侄，这位也可以说是你的父执辈，只是落落寡交喜欢独来独往，姓吴，雅号‘寒山孤客’……贤侄可曾听令尊提起过？……”

傅震宇哦了一声：“小侄一时记忆不起，吴伯伯，小侄傅震宇拜见！……”一面折身向蒙面人走去。

蒙面人正是“寒山孤客”吴不名，也即是丑鬼龙武之师。

傅震宇也曾听师门说过，知道吴不名昔年在大漠得到一本秘笈，在小寒山面壁坐关十年，功成，初入江湖，刚闯出旗号。就因孽缘邂逅，为情所累，以悲剧终场。

此人个性本就孤傲，再为情自困，更是冷僻就不再与任何人来往，一向神出鬼没，不与任何人亲近，也不插足江湖恩怨，才被道士奉以“寒山孤客”之号，他自己也以“孤客”自居。

傅震宇曾经由符振扬口中得知符振扬已经和寒山孤客吴不名会过面，却不知道吴不名也已来此……

如由方才那张字条，十四个字的涵意，应是符振扬的口气，也难怪汪浩然断定是符振扬留字了，也断定蒙面人就是符振扬了。

事实摆在面前，真够汪浩然心神不定，说多尴尬就多尴尬啦。

“寒山孤客”吴不名忙道：“傅贤侄免礼，你当知道，我一生不拘俗礼，不信，可以问你汪叔叔，还是随便的好。”

汪浩然笑道：

“不错！傅贤侄不必拘礼了，你吴伯伯就是这样叫人难以领教的。

傅震宇只好一揖道：“小侄斗胆，遵命了。”

吴不名笑道：“这样才好，汪兄如何把小弟当作符大侠？”

汪浩然苦笑道：“谁叫你这样神秘？一别多年，我一时那里会想到是你老兄？”

吴不名笑呵呵地：

“因老兄也是神出鬼没，小弟不得不尔，却不知怎地会被老兄当作符大侠？”

汪浩然岔口道：

“吴兄可曾见到振扬兄？”

“见到！”吴不名道：“就是刚刚不久前……”

傅震宇叫道：“符叔叔来了？在那儿？”

汪浩然心神震撼，故作惊喜地：“老吴，快说！”

吴不名摇头道：“符大侠是听说有一个少年人大闹方家堡，他疑心是他的孩子胡闹，或年幼无知受人利用了？怒气冲冲的追踪那少年人去了！……”

汪浩然截口道：“有这种事？岂有此理？”

傅震宇忙道：“阿叔别急，符叔叔也许是就在附近，等下会来的。”

汪浩然道：“贤侄别误会，阿叔是认为你的符叔叔有二点不对！”

傅震宇道：“符叔叔有何不对？”

汪浩然道：“第一、他有‘天有第一奇才’之誉，怎会连自己的儿子为人也不知道？既不能防备于前，又不能制止于事发之时，等到已经闹到这种地步，连老方也不见面打个招呼就走了，岂有此理？”

傅震宇道：“阿叔是认为符叔叔不近人情？”

汪浩然道：“贤侄还认为你符叔叔是对的？”

“不敢！”

傅震宇道：“小侄认为符叔叔连遭大变，全出意外，内心十分痛苦，灵智一昧，所以只想先弄清楚事实再说，也许，他是要找到学谦老弟，再带他来此向主人请罪的？”

汪浩然道：“就算如此，第二步：方堡主与你符叔叔也是好友至交，他明明知道老方正受‘绝教’威胁，在这种紧要关头，却过门不问，不但老方对他不会谅解，便是阿叔也……”

傅震宇接口道：“汪叔叔，如果符叔叔这样不近人情，也得等他来了，再当面问他，小侄认为符叔叔决不是这种人，也许，他为了把握更大的急事，先分个缓急……”

汪浩然冷声截口道：“傅贤侄，你很会替符叔叔辩论，不论如何，阿叔很不高兴！”

向吴不名一注目，道：“老吴，你认为——”

吴不名应声道：“我也觉得奇怪，其实，他方才对我打了招呼……”

傅震宇忙问：“符叔叔怎样说？”

吴不名道：“符大侠说已知道你汪叔叔已经赶到，足可应付这班魔崽子，用不着他来凑热闹，他要先找到那个少年人再说！”

傅震宇看着汪浩然道：“如何？”

汪浩然轩眉道：“总是他有理！也罢，老吴，既然振扬兄已经来了，总会见面的，我们先把这班见不得人的魔崽子赶走或杀光了再说如何？”

吴不名道：“小弟乐观其成。”

汪浩然张目道：“怎么？你还是想袖手旁观？”

吴不名道：“有汪兄在，轮不到我！”

汪浩然失笑道：“老吴你几时也学到这一套？一别多年，真叫人特别刮目相看。”

吴不名莞尔道：“这就是没出息，不长进，好教汪兄见笑了。”

汪浩然目光一扫，咦了一声：

“怎么一回事？”

傅震宇始终在凝神专注着周遭的一切动静。在三人说话时，他已注意“绝教”除了不断地在放着焰火外，迄无进击现象，“平静”的使人莫明其妙。

这时，他瞥见由方家堡后园中一支五色旗花冲天而起。

接着，由堡中腹地——内院中也有三支旗花升空。

傅震宇大吃一惊，脱口道：“不好！难道是对方已经深入重地？”

汪浩然目闪异采，心中大喜，故作冷然地：

“笑话！他们除非是长了翅膀，从天而降，也逃不过那多江北朋友的耳目……”

傅震宇道：“那一定是内奸了？”

汪浩然道：“那不可能，即使是，也不过是虚张声势，故意引起我们内部混乱而已。”

吴不名道：“也可能是老方的什么讯号？”

话甫落，堡中已扬起了怒喝吼叫声息。

傅震宇已经听出其中有狄雷的大喉咙。

汪浩然突然哼了一声：

“堡中有的的是人，何况有老方坐镇，我们合力对外，先毙了一班魔崽子再说！”

便要扑出。

傅震宇向吴不名迅递一个眼色，意思是要吴不名赶回堡中查看一下。

他口中叫道：“阿叔说得是，小侄仍是奉陪到底。”

一顿，一指地上人道：“有劳吴伯伯把这五个带回堡去，交方堡主问问！”

汪浩然厉笑一声：“不听了……”

猛地举手——

傅震宇欲阻不及，已被他点了奇门偏穴的五人，在昏迷中，再被汪浩然猛古丁下了杀手，立时都是做了糊涂鬼。

傅震宇明知汪浩然是急于灭口，故作讶然道：“叔叔怎地……”汪浩然满面杀气，哼道：

“傅贤侄，对付魔崽子，用不着客气，非多杀一些人，不足立威！”

一挥手，喝道：“贤侄跟着我，看我杀得魔崽子望影而逃，心寒胆裂！……”

人已闪身掠出。

傅震宇只好跟着。

吴不名蹙眉自语道：“好狠毒的手段！……”

随手扯下了人的面罩，逐一细看了一下，又自语道：“果然都是阎皇手下的十殿阎王！”

他吸了一口气，暗叹道：“这班人，不知杀了多少人，动不动要别人的命，现在，却受人策利用，糊糊涂涂的做了屈死冤魂，真是恶有恶报！”

猛听符振扬传声道：“不名兄，这正是姓汪的一贯手段，只求达到目的，不择手段！”

吴不名忙道：“如何对付？”

“佯作中计好了，他是利用魔党由地道攻进，想一举先把方家大小内眷劫持，作为向不同兄挟制的工具……”

吴不名失声道：“难怪他故作悠闲。”

拖延时间，原来是为了掩蔽魔党由地下进攻？方家堡中已起讯号，你认为……“是我将计就计，你放心好了，快钉住他，他可能会借此溜走或者对

傅贤侄暗算！”

吴不名骇声道：“这厮好好，我就去！”

“不名兄，只要能够绊住他，或设法使他无法脱身就行了！其他的我来想办法！”

吴不名不只一颌首，无暇再说什么，掉头便腾空飞射。他唯一最担心的，就是怕傅震宇被汪浩然暗算！

这是迟了一瞬，也会后悔不及的事。

因此，他施展了十二成功力，快逾怒箭。

可是，他一口气掠出里许外，除了一片黑沉沉的茫茫夜空外，竟连鬼也没见到。

他心中好不焦急，知道因与符振扬交谈耽误了一会儿。

最使他感到意外的，是汪浩然与傅震宇二人明是对付“绝绝教”的魔党，怎的一下子没了影子？

如果是他二人路法太快，前后脚之差，已是望尘不及，至少应该有所动静才对。

尤其是傅震宇，以他的聪明，更应当有招呼的表示。

最使他惊诧不解，方才仍是半天焰火，证明“绝绝教”的人，仍是密布附近周遭，怎么在几句话间都不见了？

他游目四扫，未见到一点岔眼之处。

他只好飘身上左手十丈外的一个土堆，首仰四望，希望有所发现。

遗憾的！他失望了。

太奇兀了。

真是不可思议。

吴不名为之怔住了。

他正想开口打招呼，又觉得不妥之际，倏地，灵光一闪，想起了符振扬方才对他说及魔党是由地道攻入方家堡重地的，难道所有的魔党也都进了地道？甚至，连汪浩然与傅震宇也是，入地了？他不禁把心悬起，为傅震宇的安危惴惴不安起来。

因为如是在平地，以傅震宇已得“指定乾坤”绝学，人又机智绝伦，只要对汪浩然有所戒备，汪浩然也未必敢于突下杀手。

即使傅震宇不是汪浩然对手，他也可以发啸求援。

如果是进入了地道，那就难说了。

地道中地势有限，回旋不易，有力难旋，汪浩然如果由地道中猝然突袭暗算，傅震宇十九会着了道儿……”

吴不名不敢再想下去，他不住的打量着周遭地势，可能的地道入口。

他这时反而不想开口招呼了。

一则恐怕汪浩然听出他已跟到，下手越急，对傅震宇更是不利。

二则傅震宇假定已经落入陷阱，自己一开口，汪浩然必是马上采取行动或对他也来一下突袭暗算，岂非自贻伊戚。

附近的地势，是丘陵绵延，一边是靠一处小山，大片乱葬岗。

一边是向下低斜下去，连着阡陌平畴。

此前方，是一望无际的黄沙平原，寂无人影。

后面里许外，就是方家堡。

这时的方家堡，远远也可以看到火光烛天，黑烟如柱，分明是内奸在纵

火了。

吴不名他心神紧张起来了。

凭着方不同和那么多的家将、堡丁、加上助拳的江北高手，岂有任人纵火焚堡之理？”

唯一的解释，就是潜伏方家堡的内奸魔党，不止人多，而且身手很高，才可乘堡中一片混乱中趁隙纵火。

吴不名吸了一口气，看不出什么破绽，任他再冷静也心中发慌，进退维谷起来。

这时的傅震宇，却正在最凶险，最紧急的状况之中。

实际上，他正在距离吴不名停身之处不太远的地道中。

他和汪浩然一先一后，搜索敲踪，竟无所见。傅震宇刚笑道：“一定是魔崽子见到汪叔叔，就望影而逃了！”

汪浩然沉吟道：“未必，此中必有大文章！”

二人略一四望瞻顾，汪浩然一声：“原来如此！”

傅震宇忙问：“叔叔有何发现？”

汪浩然道：“对方是明修栈道，暗渡陈仓？”

傅震宇讶声道：“偷袭？”

汪浩然点头道：“他们是虚张声势，而暗中由地底攻入方家堡！”

傅震宇恍然大悟，真是当局者迷，未会想到这一着。

他四面疾扫一眼，道：“照叔叔所言，他们都藏在地道？”

“对！”

“那么，叔叔可知他们的出入口？”

“可以快找！”

“叔叔，他们人再多，此地距离方家堡将近二里，他们又怎能在匆促间由地道进入？”

汪浩然笑道：“贤侄，可知愚公移山的话？”

傅震宇道：“那是穷年累月的事！”

汪浩然失笑道：“对方如果是有蓄谋，自然会先有安排，以便现在使用！”

傅震宇道：“不可能吧？挖掘地道乃巨大人力之事，又是方家堡附近，如何能够瞒得过方家堡？”

汪浩然道：“此中必有原因，现在不是讨论时候，贤侄跟我来！”

他已向那大片乱葬岗中掠去。

傅震宇只好跟着，为防万一之变，他一点也不敢自恃大意，那柄断金切玉的软剑，已经悄然撒在肘后。

乱葬岗，本是荒草迷凄的土堆，但也有根讲究的石墓，并有翁仲石人及石马之类，那当然是属于宅大户的。

显然，这片“坟场”

是有钱人家的产业。

要想在大逾二十亩的“坟场”

中找寻地洞之类，非逐个坟墓细察看一遍不可。

汪浩然却是略一扫视，便示扑靠近方家堡一边的座位最高大的石墓。

傅震定心中一动，暗道：“好，像未卜先知，轻车熟路似的？可是，那座石墓好像是新建不久的，整齐得连鼠穴大洞也没一个。

汪浩然四扫一眼，哼了一声：

“贤侄，你能看得出破绽么？”

傅震宇道：“阿叔是指——”

“就是地道入口！”

“小侄一时尚无所得！”

“这就靠江湖经验了！贤侄请看！”

只见汪浩然一手按在石墓正面的“祭祀”

用的石案上，略一试探，迅疾探身，双手一挥，就把石案的案面揭起，人已疾退二步。

原来、石案面约一尺，重约百斤谁也未想到石案面的底下竟是中空的，立时显出大约三尺许的方洞。

傅震宇知道汪浩然是提防下面有什么机簧设置，或者埋伏了暗器之属，才避退正面，确是老吃老做。

如果由他傅震宇自己来，他不可能一下子，就看出石案底下有蹊跷。

他不禁脱口道：“佩服之至……”

一顿而止。汪浩然已经向他示意禁声。

傅震宇也自觉失言。

如果底下有人埋伏，岂非立即闻声警觉了。

但旋即释然。

因为，如果下面有埋伏，早就可听到他二人的谈话及移开石案面的声息了。

汪浩然示意他勿开口，也只是过份多馀的小心而已。

汪浩然却迅即把外衣脱下，口中轻喝：

“我先下去！”

脱手把外衣团作团向石洞底投下。

傅震宇刚暗自叫好。

猛听石洞底叮叮地连响。

一听便更知是五金所属的兵刃或暗器，撞击在石壁上的声音。

证明洞底确实有埋伏！只不知是有人？抑或是机关消息。

傅震宇由衷佩服地刚要表示，汪浩然已一招手，他已当先向石案下跃入。

傅震宇略一迟凝，就听到下面扬起两声急促的惨叫！只听汪浩然沉声道：“果然有埋伏，好贼子还用了歹毒的“七孔黄蜂钉”？又道：“贤侄可以速来！傅震宇道：“桌面是否要复原？”

“不用！”

傅震宇劲行百骸轻轻投入石洞。

下面不过丈多深就到底，却是左右都是地道，宽在三尺。

石壁上，还在冒着青色淡烟，大片焦黑，好像蜂窝一样。

有七支寸许长的暗蓝色毒钉，仍嵌在石壁上。

正好把汪浩然外衫钉在壁上。

确是淬毒的暗青子。

汪浩然影绰绰的站在右手二丈许的地道中，那儿正是一个碰鼻子拐变地方。

地上，躺着仆着各一人，一式的黑色包头怪装显然已经气绝，一动也不动了。

傅震宇凝是眼力，向汪浩然走去。

汪浩然正在幌着火摺子，看着手中一个黄色小铁筒。

那一定是什中“七孔黄蜂钉”

的钉筒了？

傅震宇道：“好险，若非叔叔老谋深算，如由小侄冒失先下，真是难说！”

汪浩然道：“贤侄，这就是鬼域江湖了！步步陷阱，一个疏忽，就有防不有防之险，总要处处小心防患为是。”

傅震宇悚然忖道：“倒像是提醒我呢！”

口中忙道：“小侄记住了。”

汪浩然道：“由现在起贤侄多留神了。”

人已当先掠去。

这条地道，除了十多丈是石砌的外，其余都是用青砖所砌，虽有转变抹角处，但极平整，可容二人并驰。

如果由此直通方家堡的话，等于约二里长，就是动用千百人工，也非数月之功莫办。

如果是“绝绝教”有此巨大人力，尽可一鼓攻下方家堡，何必做这种天下最傻的事？

何况，要在密迩方家堡附近，用了这多人挖地道，绝对无法逃过方家堡耳目的。

只有一个可能，这条地道是原来就有，也即方家堡预防万一的退路？

但是，假定如此，必然有消息布置及专人守住，除非被“绝绝教”探出底细，一奉尽歼看守地道的人，破坏了全部布置，才可长驱直入。

转眼间，已经曲折进入百十多丈，仍是一点动静也没有，更无打斗过的痕迹。

汪浩然倏地在一个大转弯处立定身形，道：“听！什么？”

说着，人已侧身贴壁。

傅震宇也听出前面几十丈外，有声息了。

那是有人在说话，又似在争论的声音。

另外，好像还有人在哭泣？傅震宇暗道：“隔得太远，听也听不清楚？”

刚低叫一声：

“汪叔叔——”

汪浩然摆手悄声道：“附近有人把守，我们现在不宜再进。”

傅震宇低声道：“叔叔能听得到？”

汪浩然道：“你也试试看。”

傅震宇也真的贴耳在壁。

先听到前面十多丈左右有人来回走动的声音。

再过去，就的争吵的地方。

隐约地可以听到一个严厉的声音：

“怎么？只找到这两个丫头？姓方的浑家（太太）和他的四个畜生如何？”

一个沙哑的声音道：“属下照计行事，依照左丞相所给好的地下道密室详图——搜索过，除了这两个丫头外，其他的都没有看到！”

“左丞相如何指示的？”

“我们未见到丞相到预定地方接应，可能是出了意外之变？或者临时被绊住了？”

“只弄来方家两个‘赔钱货’，有什么用？”

“好教右丞相得知，方家这二位姑娘，不但生得天仙一样，身手也很高……”

“胡扯，我只问你们，当你们进入方家内院地下道后，直到离开为止，可曾发现什异样？”

一个阴沉的声音道：“有。”

“快报上来。”

“属下是负责‘兰桂精舍’方面，在地下道里，听到上面有人说话，是说‘右锦卫’被一个白衣人带走了！不知道是谁？”

“右锦衣？白衣人？……唔，一定是他了！大糟！右锦卫落在他们手上，就算你们把方家大小儿女一概弄来，也是得不偿失的！”

“可以交换！何况，右锦卫是否真的失手了？属下还不敢断定！”

“胡说！功亏一篑，叫我如何向主公交代？”

半晌，才听到惶恐的声音：

“属下等该死，愿受责罚！”

“你们可知道主公何在？”

“不知！我们因为穷搜不着方家儿子，而又未见到左丞相等接应，不敢久留，即照预定时间撤回！”

“这个，你们可以立即再去，等我马上向主公请示，你们只等讯号，再

定进退！”

“得令！”

是一阵脚步杂乱声息。

傅震宇听得一头露水，似悟非悟。

想不到以耳贴壁，竟可听到几十丈外说话。

他略思忖：

除了确定了“绝绝教”魔众是由地道攻入方家堡，企图挟持方家妇孺内眷，作为要挟方不同的工具，却只把方家两位姑娘擒来外，其他的，谁是“左丞相”？

谁是“右锦卫”？

“主公”

是哪一个？就难臆测了。

可惜，当白衣人在后院把连城璧带走，以及王岳，冯骥魏世才，郑中仪等在后院所发生的经过，当时傅震宇不在现场，所以，他弄不清楚。

如果他能先清楚了那些情形，便会了然于胸，那一个什么“主公”，正是他身边的汪叔叔。

由于地道中太暗了，汪浩然又是背对着他，他无法看到汪浩然的神色变化。

汪浩然正在又惊又怒呢！

他与“不知先生”蒋淡如，合计策划，对方家堡蓄谋已久，志在必得，这次借“绝绝教”向方不同“问罪”的名义就是想一举拿下方家堡……

方家堡对他太重要了！

因为，如能一举制住方不同，则无异一下拿下了江北武林，使江北武林失去了领袖，群龙无首，蛇无头而不行，再恩威并施，即可把整个江北武林置于号令之下，非听他汪浩然的驱策不可。

因为，当前的形势，是“青面天王”

甘沛已死在符学谦之手，“北剑”

宫鹏又塌尽了台，等于把江北武林的威风打掉一半。

只存下唯一的方家堡，如果能达到控制了方家堡的目的，也等于控制了江北武林。

即使有人不服，也缺少发号令的人才了，不难以威相协，以利相诱，收归旗下。

江汉的“锦绣别墅”，已经等于快进囊中，垂手可得！

“南庄”史剑被擒，又早已布下了棋子在“南庄”，只要一声令下，“南庄”也进了口袋。

如此，等于席卷了大江南北，囊括了天下武林，不但“绝绝教”可以再次君临八荒，他汪浩然也已达到了多年昔心孤诣，阴谋野心得遂，踌躇满志了。

再加运用，把“四海游龙”符振扬与“八荒一剑”章大钧等除去，天下莫子毒，只有我汪某人唯我独尊，天下第一了……

由于此举有悠关大计，天下轻重决定这一役之成败，务期必成，还知道方不同个性宁折不屈，不可能俯首听令，才不惜软硬兼施，双管齐下。

由于江北高手，几乎已先云集方家堡，汪浩然也不敢轻敌，调集了各手得力同党下属，也几乎倾巢而来。

可是，由于汪浩然得悉符振扬并未中计人阱，章大钧又只重伤，为了对符，章二人尚有顾忌，不得不多方做作，再次耍花样，以方不同老友的姿态进入方家堡，目的就是窥探虚实，混淆耳目，主要的是想探出符振扬与章大钧的消息。

他除了把指挥大权，交付给“不知先生”蒋淡如外，他自己始终隐身在方家堡附近，监视手下一切进退经过。

当他在方家堡华表之上，发现了蒙面人时，他就断定蒙面人是符振扬了。

可惜，他虽然奸人骨髓的以暗器突袭蒙人，解了“雪山老魅”申北辰的困境，脱身而去，再抽身往前面与申北辰会合，骤下杀手，把“雪山老魅”申北辰制住，借了老魅的头，进入方家堡，一切发展，皆出他估计之外——

先是蒙面人再次现身，竟会是“寒山孤客”吴不名。

接着，傅震宇大展绝学，证实了“指定乾坤”已为傅震宇所得，而且，傅震宇又十分机智，决非易与，使汪浩然也起了特别警戒之心。

同时，依照预定的“地下攻势”，又迟迟未见发动得手的讯号，在方家堡预布的棋子“活曹操魏世才”与“八手伯温”邓中仪等也未见出面联络呼应，实在皆非佳兆。

汪浩然凝心最多，他认为一定是符振扬藏身方家堡，在暗中策划一切，才使魏世才与邓中仪也不敢轻举妄动。

假定如此，他当然不便久留，免得与符振扬照了面，露出破绽。

因此，他临时决定，先离开方家堡。

再把傅震宇引走。

一进入地道，他就是想与“不知先生”蒋淡如会合，先对傅震宇采取行动，而后决定下一步棋如何走。

可是，眼前的事，他已经听得一清二楚，分明是方不同已经得到了这份“天机”，秘密已泄，全家小内眷藏在不可忖度的地方，徒劳无功，岂非一着错，全盘皆输了？”

他如何受得了这种打击？

又如何善后？

至于符振扬是否真在方家堡？或是追寻符学谦去了？魏世才与邓中仪等是否已经出了事？他都要立即弄清楚，马上探取对策……

那么，他必须火速与蒋淡如会面共议不可。

对身边的傅震宇该采取那一种方式呢？

他心神不定，傅震宇已忍不住低叫：

“叔叔我们……”

汪浩然忙传声道：“禁声，可用传声回答。”

傅震宇传声道：“叔叔可知道这些人是谁么？”

汪浩然传声答道：“当然是‘绝绝教’的人！”

傅震宇又传声问：

“小侄是问叔叔，可知道方才说话的那班人是谁？”

汪浩然摇摇头，又点点头，道：“不清楚，也可能是昔年见过面的人，要见了面才可知道。”

“那么，我们是……”

“只怕不太妥当！”

“为何？”

“老方的两个女儿在他们手上！”

“叔叔是投鼠忌器？”

“当然！”

“我们可以下手快些！打他们一个迅雷不及掩耳……”

“恐怕打草惊蛇，未必能够做得干脆！”

“那怎么样？”

“阿叔想先去一探，贤侄在后策应！”

“小侄遵命。”

“哦，阿叔想起来了！”

“什么？”

“想起了方才那个什么‘右丞相’的说话口音，极似当年一个最难缠的人物！”

“谁？”

“贤侄可知‘不知先生’蒋淡如这个人？”

“咱家师说过：

但不清楚底细！”

“贤侄可曾听过‘活鲁班’蒋四维这个人？”

“据家师说，此人为一代巧匠，有鬼斧神功之学！精于土木消息及各种机枢之术！”

“对！蒋淡如就是蒋四维的同胞兄长！弟犹如此，其兄可知！”

“哦！小侄却不清楚这些。”

此人大智若愚，所学极博，贤侄想想，这样深沉得无人知道他细底的人，要想对付他，岂不是很棘手的事！”

“这个当然，但为了……”

“贤侄，他身在险地，岂有不严密戒备之理？”

“无法突袭么？”

“他一生专门算计别人，岂有不知自保万全之理！”

“那怎么办？”

“所以，愚叔先冒险一试，也许可以先除去他的身边爪牙，再加制服！”

“冒险之事，小侄理当占先。”

“不可！”

“小侄自有分寸！”

“贤侄，你是傅家唯一骨血，愚叔绝对不放心你去冒险的！”

“叔叔放心好了！……”

“不行！贤侄得听我的。”

“叔叔吩咐就是！”

“我想，不能力服的话，何妨智取。”

“叔叔有何妙计？”

“我想，贤侄且先退回，最好先藏住身形，由我以故人身份，作误打撞进入此地，与他攀下老交情，也许，他对愚叔不敢乱动！”

“这很难说！”

“为何？”

“姓蒋的既然已是‘绝绝教’中人，这个时候，岂能容许别人窥探秘密，恐怕他翻脸无情！”

“只要能面对面，愚叔自保总可以的，就是怕贤侄被他发觉了，却很难说！”“小侄愿凭一身所学，与他一斗！”

“这个，不是武功可以制胜的，谁知道他有一些什么鬼玩意？”

“那么，叔叔是……”

“贤侄听我的，我先走一步，你退后，如果我有一个万一，贤侄不可逞勇，火速退出，如没事，再招呼你就是。”

“叔叔这样说……”

“我意已决，贤侄快退！”

傅震宇只好悄然隐身退回数丈。

汪浩然已飘身向前，消失在转弯之处。

傅震宇一吸气，又悄然跟上去。

十余丈外，已骤见烛光明亮。

可惜，那里又是一个转角处。

汪浩然的背影闪处，只听到两声惊呼，就寂然而止。

继之，烛光一幌而灭，又是漆黑一团。

傅震宇暗道：“他已经得手了？为何又改变了主意？是以力对付蒋淡如了？”

他脚下仍是疾掠上前。

只听一声沉着而冷厉的断喝：

“谁？”

一阵轧轧的异声响起。

傅震宇吃了一惊，便知道是什么机枢消息被发动了。

果然前面石壁在移动，一眨眼间，就把去路堵死，把傅震宇急于抢进的急骤身形挡住，几乎是碰壁而回。

傅震宇忙沉住气。

只听汪浩然怒哼一声：

“淡如兄，你怎可这样对付汪某人？还不快点放……”

什么？汪浩然人伏受困了？只听一声淡笑：

“怎么？来者可是汪大侠？”

汪浩然疾声道：“正是，请快……”

冷声截口道：“浩然兄，果然是你？为何擅自乱闯秘地？”

汪浩然叫道：“什么话？谁知道你老兄在此？小弟只是路过，一时好奇人深……”

“那就莫怪得罪了，老兄来得不是时候！”

“为何？”

“小弟正在进行一件大事！”

“这有什么不得了？还不快请放开这劳什子？……”

“抱歉，只好等小弟事后再向汪兄负荆，此时实难遵命。”

“你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对汪某也敢如此？”

“各人有各人的事，汪兄，等下再说，现在没有奉告的必要！”

“蒋淡如，你敢这样对我？”

“小弟也是身不由主，现在是奉令行事，任何人进入都是如此对付！”

“胡说！你以为汪某人会在乎这区区万斤顶？”

“汪兄神功过人，区区之物，自然不足挂齿！”

“不在乎汪某毁掉它？”

“请便，小弟也嫌它碍事，借重汪兄神功毁去也好！”

“哼！……淡如兄，别怪汪某人不够朋友！是你先不够交情！……”

“汪兄，小弟如果恁情以全私交，我自己就完了，乞谅！乞谅！”

“什么人能够这样役使老兄？”

“无可奉告！”

“岂有此理？你也甘心俯首听命？”

“当然？”

“他是谁？”

“我主圣明，神功无敌，不久即到，汪兄来得凑巧，小弟一定引见，敝上对老兄亦有惺惺相惜之意！”

“我不相信当今之世，有这种人物！”

“眼见即知！汪兄自己脱困最好，不然，请省点元气，稍安勿燥！”

“难道你已投身‘绝绝教’？”

“汪兄根据什么？”

“方才不是‘绝绝教’来犯方家堡么？”

“也许汪兄是想当然耳！”

“你还狡辩！”

“天下有的是奇人怪杰，汪兄请勿聪明过度！”

“哼！这劳什子……”

继之，是喘息的声音。

可以想汪浩然十分吃力了，他一定是被什么厉害的土木消息制住，有力难施，或根本无力脱困。

以汪浩然一身功力，尚且受制，则厉害可知矣。

傅震宇一一听得分明，他反而沉着下来。

他苦于看不见汪浩然的情形，以及“不知先生”

蒋淡如在何处？

是否现场只有蒋淡如一人？

抑是另有其他同党？

他早已四面察看可能进入的机枢及可疑之处，黑暗中，只见四面都是石壁，堵在前面的，竟是一扇铁门。

任凭傅震宇如何机智绝伦，一时也想不出最有效，最恰当的脱困入内的方法。

他当然更不知道汪浩然已经利用先入一步的方便，已经借传声向“不知先生”

蒋淡如略告情况，并授机宜。

是他二人的对话，傅震宇虽然听到，决想不到最巧演双簧，在串戏。

以蒋淡如和汪浩然的诡诈多谋，一点便透，自然配合得天衣无缝，应对如流了。

所以傅震宇也听不出有什么不对，只知道汪浩然已被困住，正在挣扎。

他自己也被堵住，如何脱身？

向前？无路？

后退？也没把握，何况，如就此舍了汪浩然而去，也不近人情，不是他所做的事。

他又怎能放弃这种可以和“绝教”

元凶见面交指的机会？

天下事，往往就是当局者迷。

如果他迅即悄然就走，或会另有生机。

他这一逗留，就让蒋淡如有了从容部署的空间，发动了消息，把他的退路也一一封死了！傅震宇忖道：“既然可以听到他们说话，必然是有通风透气地方？”

他凝眸眼力，仔细扫视。

终于，被他发现了头顶上有一个几乎目力难辨的淡黄色太极图。

傅震宇心中大喜，微一提气探手一按太极图。

触手处，一阵转动，轧轧的声音又起。

前面的铁门果然移开了数寸。

傅震宇大喜，正想再加力把铁门推开。

猛听蒋淡如一声冷笑：

“果然还有奸徒潜入！……哼哼！”“拍”

的一声！那个在自行转动的太极图突然缩入石壁之内，露出一个洞。

傅震宇飘身疾退。

那个小洞中嗤嗤地轻响，崩簧连震，大蓬的蓝芒已经由洞中如暴雨下降。

一落地上，发出嗤嗤的响声，是猝了剧毒。

傅震宇忍不住“啊呀”

一声，匍地仆倒在地。

只听蒋淡如笑道：“谁也别想逃过蒋某人的手下！……”

汪浩然一声怒喝：

“淡如兄，你连啸天兄的唯一哲嗣也下毒手？”

蒋淡如道：“这叫做在数难逃？谁叫他送死？又躲在外面不作声，汪兄休得错怪了小弟！”

汪浩然厉声叫道：“傅贤侄，你怎样了？”

傅震宇故作挣扎着呻吟道：“小侄……中了……暗算……”

“不妨事么？”“唔……”

汪浩然大喝：“蒋淡如，你若不快把汪某人的侄儿施救，汪某和你没得完！”

“这不能怪我！”

“胡说！”“汪兄，你应该知道，这里的布置，都是当年方君豪化了白银二十万两，请舍弟化了一年多时间弄好的，我只是加以顺手利用而已……”

原来如此，难怪蒋淡如得心应手了。

方君豪者，即方不同之父也。

汪浩然厉声道：“蒋淡如，如果你不及时放手，使我的侄儿稍有损伤，汪某誓言同你拚命！”

“汪兄勿燥，让小弟先去看看！”

“快！”

接着便听到一阵隆隆的响声。

方才那个太极图的小洞，贴着一个的半边脸了。

傅震宇心跳着，正要出指飞点。

半边脸迅即消失，又扬起蒋淡如的笑声：

“汪兄，你的侄儿无恙呀……”

傅震宇大吃一惊，迅忖道：“这厮怎知我是假装的？”

只听汪浩然厉声道：“到底如何？”

蒋淡如道：“大约他在装睡吧？”

汪浩然哼了一声：

“但愿如此！”

他又叫道：“傅贤侄，你怎样？”

傅震宇不敢出声。

汪浩然怒声道：“淡如兄，希望你别在汪某面前来这一套！”

蒋淡如道：“明人面前，不说假话！”

“如此，请放他进来！”“抱歉，小弟不敢违犯教规！”

“为何？”

“和汪兄一样，连对你尚爱莫能助，对他，又怎可以轻于放人？”

“那就让他自行退出好了！”

“当然可以！”

“快！”

“等小弟的大事办好了，当然会向敝上求情，放他走，并向老兄请罪！”

“什么话！”

“老实话！”

“你放不放？”

“不！”

“你我交情，不值得这一点面子么？”

“汪兄，小弟是有心无力！”

“胡说！”

“事实如此，只怪傅家小儿轻举妄动，触发了消息，现在，连外面的退路也被封死了，要想放他，必须有人在外面把机枢扭开原位！”

“你又不是没有脚！”

“小弟自己老命也要紧吧？”

“气煞我了！”

“汪兄勿燥，据老弟告诉过我，这个机枢不能轻动，一不小心，触动了其他消息，马上会使我们一概同归于尽！”

“危言耸听！”

“汪兄可是要试试？”

“谁相信你？”“汪兄错了，小弟对此道也不及舍弟高明，据他说：如果一个处置不当，就会再喷出毒火，毒雾之类，甚至进水，岂是儿戏的！”

“尽是废话！你到底要怎样？”

“变通之计，有是有的，只怕汪兄误会了，还是不说的好！”

“快说！只要汪某人可以接受的条件，就是由汪某人拿命作押注也行！”

“汪兄太讲义气了，傅啸天当年对你……”

“胡扯！”

“只怕人家下一代对你这位叔叔不会领情！”

“住嘴！”

“那我就不开口好了！”

“你说吧！”

汪浩然吁了一口气，无可奈何地：

“汪某人算是栽在这里了，甘拜下风，输给你一着了！”

“岂敢，好说！你老兄当知虎落平阳之意！”

“当然知道，汪某人正受犬欺！”

“汪兄好会骂人，既然已经自身难保，何必在嘴上占便宜？”

“哼！”

“小弟之意，既然现在老兄和姓傅的小儿已经生死取决于我，就得听我的！”

“说吧！要命是么？”

“汪兄火气太大了，还是静一下再说的好！”

“汪某人请你快说！”

“这样吧，假使汪兄愿意帮助小弟一臂之力，一定先拚着承担责任，先让你脱困！”

“要汪某怎样帮助你？”

“心照不宣！”

“废话！汪某不是神仙！”“诸葛何须多说一句？”

“你是要我帮你去对付方不同？”

“对！固所愿也，不敢请耳！”

“你还有算自知之明！”

“那就算了！”

“方不同是我好友，我怎会帮你去对付他？……”

“汪兄，你我也是交情不浅的朋友呢？”

“你就要对会付汪某人，这算是那门子的交情不浅！”

“彼此，彼此，要看什么情况之下！”

“如果你能让傅贤侄安然离开这儿，我可以考虑！”

“行！一句话！”

“那么，你就快放他走！”

“不行！”

“什么话，我既已答允，自然守诺，何况我还是被这劳什子困住！”

“必须汪兄先有表现！”

“如何表现？”

“先请汪兄大展神威，由此往方家堡，亲手把方不同擒住或烙杀，我们立即知道，一定放走傅家小儿！”

“谁相信你？”

“那教小弟如何取信于敝上？”

“请你的‘敝’上和汪某一见！”

“好的，等着，小弟就派人去报告！”

“要多久？”

“大约半个时辰！”

“那我的傅贤侄能够等那么久？”

“汪兄要怎样？”

“一面派人去请你‘敝上’，一面立即先把傅贤侄放进来，我要看他安然无恙才放心！”

“汪兄！咳咳，小弟想起来了！”

“什么？”

“汪兄不知道‘指定乾坤’这门绝学已经为傅家……”

“不知道！”

“傅家小儿已尽得心法！小弟已经打听得很清楚！”

“为什么汪某不清楚？”

“也许是他故意隐瞒了你这位阿叔！”

“胡扯，与这个何关？”

“大有关系，大有关系！”

“说！”

“只要傅家小儿愿意把这份绝学秘笈交出来，或者，写出心法，马上可以请他安然出去！”

汪浩然斩钉截铁的喝道：“办不到！”

蒋淡如哦了一声：

“汪兄，这……大出小弟之意外？”

“什么话？”汪浩然哼了一声：“姓蒋的，你该明白，汪某的个性，说一不二，该是你意料之中，办不到就办不到？”

“汪兄，这是性命攸关的事！”

“住嘴，汪某人岂能让绝学落于宵小之手？”

蒋淡如咳了一声道：“汪兄，骂得太好了吧？谁是‘宵小’？”

汪浩然道：“你用这种挟制手段，乘人以危，不是宵小是什么？”

蒋淡如吸了一口气道：“汪兄，这是权宜之计，何况敝上有惊神泣鬼之学，通天澈地之能，那在乎……”

“既然如此，何必藉口？”

汪浩然截口道：“你应当明白，如果贵上竟以这种手段相对，岂非辜负了他惊神泣鬼之学，通天澈地之能？”

蒋淡如苦笑道：“汪兄恁地会说话，倒是小弟多事了！”

汪浩然道：“你本来就是废话！”

蒋淡如道：“那就省些唾沫，等敝上亲自处理可也！”

汪浩然哼了一声：

“你放不放？……”

蒋淡如也哼了一声：

“不放！”

“你敢？”

“有何不敢？”

“你当知道，汪某人生平有仇必报……”

“多谢汪兄提醒了，看来，小弟非先下手为强不可了，难得有此千载一时机会，蒋某人先把傅家小儿消遣一下再说！”

“你敢！”

“做了再说！”

“汪某和你没得完！”

“汪兄，你太笨了，本来，以你我交情，决无为难之理，不过是此时，此地，蒋某人为了本身职责，不得不委屈老兄一下，如果汪兄耐烦些，敝上一到，敝上也久仰汪兄大名，十九会以礼相待，岂非天下太平……”

“本来就该如此！”

汪浩然道：“算你还不失为以智出名的！”

蒋淡如笑得好神秘：

“汪兄，由于你固执不通，姓傅的小儿，仗此绝学，虽未必在敝上眼里，却是上下所属的心腹大患，留他不得！……”

“你敢——”

汪浩然又惊又怒地！

“你明知他是汪某人的侄儿，使他受创中伏，已是不对，还敢当着汪某人面前，对他稍有不利么？”

蒋淡如哈哈一笑道：“汪兄，小弟之为，你也该知道吧？”

汪浩然哼道：“不过有些小有才，未闻君子之道而已！”

“过奖了！”

蒋淡如声音透出异样：

“汪兄，小弟职责所在，难得有此机会，傅家小儿自行投到，岂可不检这个现成？为免夜长梦多，小弟只有得罪了！”

汪浩然喝道：“你，休得欺人太欺！”

蒋淡如沉声道：“汪兄，这是小弟的事，也是该做的事！汪兄最好识时务点，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汪浩然怒道：“汪某人告诉你，如你够朋友，放过傅贤侄一次，汪某记住这份情，必当重报，如对傅贤侄稍有不利，汪某与你割袍断义，划地绝交！”

“如此严重么？”

“你当明白，啸天兄只此一子，汪某不容许任何人对傅家唯一后嗣有所不利！”

“汪兄，我们磨了这多嘴，说来说去，尽是废话，小弟难得有此闲心，已耽误了很多，请勿再言，免小弟有所得罪！”

汪浩然厉声道：“你，如果不听汪某人的话，毋贻后悔！”

“汪兄，你的意思如何？”

“放了他！”

“汪兄可答允了小弟的条件？”

“另一回事！”

“那就免了！”

“你若敢动了傅贤侄分毫，汪某誓必把你寸刷！”

“唔！蒋淡如冷酷地：

“汪兄，小弟对你太客气了，你既然如此义气，小弟成全你好了！”

汪浩然怒道：“你要如何？”

蒋淡如冷笑道：“放虎归山，必留后患，现在，我既然决定要傅家小儿交出‘指定乾坤’心法，非同你结仇不可，以汪兄之聪明，当知羞刀难入鞘之理……”

“姓蒋的！”

汪浩然大喝接口：

“你是说对付汪某！”

蒋淡如笑道：“汪兄毕竟是一代奇才，也许，智者千虑，偶有一失，你今天反常了，汪兄勿怪，为了做得干净，小弟一向是不留余地的，只有彻底做一次对不起朋友的事了……”

汪浩然怒叱：

“你敢！”

蒋淡如哼了一声：

“有何不敢！你多言惹祸，自速其死，蒋某人为了得到‘指定乾坤’绝学，凑成全璧，只好不顾一切！”

汪浩然喝道：“你说什么？”

蒋淡如哼了一声：

“汪兄，不敢瞒你，当年本教祖师败在四个老鬼之手，他们留下的四种绝学，也即本教武功的克星，所以，势所必得，非根绝后患不可，其他三种，经本教多年来的苦心，已经逐一得手，只剩下傅家这一种了，为山九仞，不

能功亏一篑！”

汪浩然大笑起来：

“阁下何必当面欺人……”

蒋淡如道：“何欺之有？”

汪浩然道：“如果其他三种绝学已落你们之手，要这一种何用？别说傅贤侄火候不深，倒底是否已经得到？尚不可知，何能力你们之患？……”

蒋淡如接口道：“浩然兄，你枉负‘诸葛’雅名，岂不闻智者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天下事不可料，为了本身万全，那有当面错过这种机会之理？……”

“太卑鄙了！”

汪浩然冷声道：“你们如果有种，可以和傅贤侄公平合理，正大光明的一决高下，如果是你们高一筹，再听话不迟，像这样……”

蒋淡如哈哈接口笑道：“汪兄，不战而屈人以兵，计之上者，放着现成不检，何苦自找麻烦，真是当局者迷，汪兄如此颠颠倒倒，莫非大数难逃了？”

“胡说！”

“好吧！言尽于此，耽误时间太久了，汪兄恕罪……”

汪浩然喝道：“你的‘敝上’也该抵达了吧？……”

蒋淡如道：“是……差不多了，那是另一回事，敝上如何对待汪兄，等敝上驾到再说，对付傅家小儿，是小弟有权可以处置的事，汪兄不必混为一谈！”

“岂有此理！”

“汪兄别再耽误时间了！你，拚命藉词掩延，莫非想等救兵？哈！奉告一句，如果没有后援，算是运气太好，如果的话，来十个，倒下五双，不过作成了小弟罢了！”

“放屁！”

蒋淡如声音变了：

“汪兄，我已尽了最大的忍耐与最厚的友谊，你如果不识相，别怪……”

汪浩然吼道：“姓蒋的，你有什么玩意，只管对汪某人施展好了！”

“真的？”

“汪某人还有闲心同你鬼话？”

“好吧！”

蒋淡如哼哼着：

“只好得罪了！请汪兄开开眼界，见识一下小弟手段如何！”

话声甫落，轧轧……吱吱，一阵机枢转动声息。

接着，断续地扬起了汪浩然怒嘿，闷哼，卒至气喘不已，越急促越微弱下去的声息！

显然的，汪浩然已在极厉害的土木消息压力紧逼之下，全力应付，仍是吃不肖。

不但再不能分神开口说话，简直已经到了生死呼吸间的紧要关头。

傅震宇当然一一听得分明。

由于蒋、汪二人对话不少，有这一段空间，反使傅震宇定下神来，恢复了他的冷静和机智。

他除了一字不漏的倾听外，当然在思忖！

如果由汪、蒋二人的对话内涵来说，他这位“汪叔叔”

真可说对他傅震宇关怀备至，为了要保护他的安全，不惜舍却自己安危不顾，忍气吞声，受蒋淡如的屈辱嘲弄，真可说得义重如山，不愧一代大侠。

双方的谈话，界限分明！

在蒋淡如这方面，已十足证实他已隶属“绝绝教”麾下，做了一等爪牙！

蒋淡如为了得到“指定乾坤”

的秘法心传，宁可冒得罪“四绝诸葛”

之险，可见此人只求达到目的，不择手段。

而且，对汪浩然百般威胁，反覆暗示警告，汪浩然如果再敢干涉蒋淡如对付傅震宇的话，蒋淡如不惜连同汪浩然一并“做掉”！

帷灯匣剑，杀机隐隐，呼之欲出。

在汪浩然这方面，则完全是舍生取义，为了傅震宇，他悍然不辞一死，坚持大义，的确使傅震宇很感动，有这么一位义薄云天的叔叔，汪浩然不愧是乃父傅啸天的盟弟。

如果傅震宇不是对汪浩然先有“成竹在胸”的话，此时，此地，他非不惜一切，先救汪浩然脱困不可！”

由汪与蒋的对话中，隐约已经“暗示”了，“四大绝学”，“绝绝教”已得其三。

也就是说，当年“空门四奇”各凭一身绝学，才能在联手合力，各自发挥所长之下把“绝绝魔君”轩辕霸，制于死命。

不然，空门四奇就不但不能解决轩辕霸连他们自己也是泥菩萨过江。

既然有三种绝学，落入“绝绝教”之手，则傅震宇的一种“指定乾坤”，已是无关紧要，不足居为一奇货了。

也即是等于告诉了傅震宇！

“小子，你别神气！企图仗着‘指定乾坤’作不传之秘，对‘绝绝教’有所克制，实际上，另三种已经在本教之手，你只有一种绝学，无济于事，不足挂齿，不如乖乖的交出来……”

不错，如果由此一点去推理，则傅震宇实在没有珍视“指定乾坤”心法的必要了。

在汪浩然受人挟制，生命垂危之下，汪浩然完全是为了傅震宇的安全才受这种惨遇，傅震宇身为大侠之后，仁心义胆，岂能坐视汪叔叔为他毙命？

蒋淡如既然知道傅震宇并未中毒昏迷或死亡，取瑟而歌，当然是说给他听！

傅震宇当然心中明白，知道汪、蒋二人不惜耽误这么久，说了这么多的“废话”，包涵了太多的意思，至少，先教傅震宇知道：第一，“绝绝教”的教主，也即是蒋淡如口中的“敝上”，另有其人，绝对与汪浩然没有任何干系……

也等于说，汪浩然绝对不是‘绝绝教’中人。

第二，间接表示了汪浩然对傅震宇的一片真心，好让傅震宇感恩铭感，对这位汪叔叔感激之余，更是心悦诚服。

如果这样，则傅震宇一定会不惜把“指定乾坤”心法告诉蒋淡如，以期先救住汪浩然于垂危顷刻不可……这正是汪、蒋二人客串双簧，苦心凑的好戏，专为达到对傅震宇攻“心”的目的。

只是，汪浩然只在假定傅震宇对他这位叔叔可能起了疑心？而未想到傅震宇已经深知他的底牌，快九分光了。

这就是冥冥中的“定数”，老子说：“万物皆一数也”

再奸险，再聪明狡猾的人，也往往逃不过天意的莫测。

傅震宇暗暗的笑道：“姓汪的，姓蒋的，你二人不愧为‘七智’中的翘楚，确实巧言如簧，天衣无疑……”

他已有了计较，沉住气，装作仍在“昏迷”

或中毒待毙的状态中。

耳听汪浩然的“挣扎”声息，由急而缓，由大而小，已经到了奄奄一息”地步了。

傅震宇仍是一声不响。

蒋淡如目光一眨，喝道：

“汪兄，委屈你了，且让小弟亲自和傅家小儿打交道，请你老兄稍安勿燥，只要老兄不干预小弟与傅家小儿的事，蒋某人一定够意思，仍把汪兄当作好友的……”

汪浩然没有回答。

显然的，已经是连说话也是有心无力了。

傅震宇道：“汪某人到底是困在什么利害消息之下？竟无法可施！最好能先设法看个清楚，再作计较！”

猛听蒋淡如乾笑着：

“汪兄，滋味如何，舍弟精心设计的玩意，名不虚传吧！”

好调侃的口气，汪浩然吃力地叫了一声：

“傅……贤侄！……”

傅震宇仍是不吭声。

他看看他们到底在玩什么鬼把戏！

他想：

以汪浩然一身所学，足可制住他傅震宇，何以如此大费周章？难道是汪浩然震慑于“指定乾坤”

绝学之下，恐怕一击不中，反露破绽么？

此时，此地，对汪浩然太有利了，既得地利之存，又得人和之使，加上一个“不知先生”

蒋淡如，如果要下杀手的话，确有九分把握，汪浩然为何弃置不用？

他当然不知汪浩然另有深意，如果汪浩然只是要他傅震宇的命，随时可以下手，何必这样曲折回旋。

傅震宇只好静以观变着。

汪浩然似乎因为傅震宇没有反应而有点意外，向蒋淡如看去。

意思是问蒋淡如，是否土木消息出了问题，傅震宇真正已经中了埋伏而昏迷或死去？

蒋淡如打打手势，摆首示意。

同时，冷笑一声：

“汪兄叫他作甚？”

汪浩然挣扎着哼道：“干你何事？”

蒋淡如作鸭子笑：

“呶呶……汪兄，傅家小子根本不在乎你这位阿叔的死活，落得不理会，你何不……”

“放屁！”汪浩然呼了一口气，又极声叫：

“傅贤——侄！……”

傅震宇仍是一声不响。

蒋淡如得意地笑道：“汪兄，还是向小弟打个招呼，认句输如何？”

“住嘴！”

汪浩然喘声道：“你……把傅……贤侄……怎么了？”

蒋淡如笑呵呵地：

“没怎么样！”

汪浩然道：“他怎……会不……回答？”

蒋淡如沉声道：“他装聋不理，能怪小弟么？”

汪浩然又吸了一口气，哼道：“你……放他……来见我……”

蒋淡如道：“那小子也没有能力帮汪兄脱困，不答允小弟条件，小弟马上放松这些……”

汪浩然怒嘿一声：

“姓蒋……的，你好……”

蒋淡如笑道：“托福，还好！”

傅震宇差点忍不住笑。

汪浩然陡地大吼如雷：

“去！”

只听到暴声巨响，震耳轰轰！汪浩然真的大奋神边，脱困了！傅震宇骤然间吃了一惊！他原以为汪浩然在与蒋淡如捣鬼。

这时，分明是汪浩然真的被什么“万斤顶”

之类土木消息困住，被他震裂了？傅震宇原来是忽发奇想，准备在汪、蒋二人“做戏”

下去时，他可一声不响地找寻机枢出路，或者，利用师傅软剑的犀利，破壁而入。

也让汪、蒋二人意外一惊！他要看看汪浩然是否真正“被困”

不过眨眼间，事实已经告诉了他。

“呀……暖……”

是蒋淡如扬起了惊呼。

汪浩然一声冷笑：

“那里去？……”

是向蒋淡如下手了？只听一阵异声连串。

又扬起了蒋淡如的笑声：

“汪兄，你还是棋差一着！忘了小弟占了地利便宜？如换了别人，真是险极了！”

汪浩然怒喝：

“就想走？太不够意思吧？”

轰！轰！两声大震，是汪浩然劈出两掌。

强烈的力道，使四壁摇晃，地皮也似在动。

接着是汪浩然转身向傅震宇这边的铁壁疾喝：

“傅贤侄何在？”

傅震宇只发作倏然惊觉，刚醒过来状迷糊地道：“我……在……这儿！”

汪浩然大喜道：“贤侄怎样？愚叔差点中了姓蒋的鬼计！……你不妨事么……”

关切之情，溢于言表。

傅震宇吃力地：

“小侄……还……好……”

汪浩然忙道：“姓蒋的已利用土木消息隐身不见了，贤侄快由你那边试试出路的机枢……”

傅震宇喘了一口气，道：“小侄理会……得……”

一面作由通道中挣扎起身，并作四面探索声息。

猛听一阵震耳巨响，四面八方，都在摇晃，轧轧，隆隆使人头昏目眩。

傅震宇刚大吃一惊！耳听汪浩然一声骇呼：

“不好！姓蒋的把全部土木消息埋伏发动了！贤侄小心应付，我先搏杀这厮——”

话未罢，人已向左面扑去。

傅震宇真正有点惊疑不定了。

如果相信汪浩然真正关怀他的话，是傻瓜。

可是，如不相信，眼前所发生的事，他也感到十分迷惑。

汪浩然方才被蒋淡如以机枢困住，是事实。

汪浩然破困而出，把蒋淡如惊退逼走，也是不争的事实。

现在，蒋淡如发动了土木消息，完全是把汪浩然和他一体看待当作仇敌对付，也是事实。

那末，汪浩然到底是什么意思？他与蒋淡如是什么关系？他二人之间，有什么阴谋？……不容他冷静分析，眼前已经起了变化！首先，傅震宇觉得脚下在旋转，显然，地道下面也有埋伏，在移转位置。

继之，不见火，却冒烟，也不知烟由何处来？那是一种又腥，又香，又黏人的“怪烟”。

骨都都地由石壁间冒出来，刹那间，已经一片迷洋，尽是烟气。

傅震宇只感到烟味呛鼻，喉中麻麻辣辣，要呕吐，又呕吐不出。

他立知是邪香毒烟，双眼难睁。

他忙吸气沉下丹田，自闭七窍。

他只觉得双目刺痛，又是奇痒，眼泪不能自禁地直冒。傅震宇也自心惊！如果在这种形势呆下去，还不知道有多少埋伏布置，非被对方来个“瓮中捉龟”，束手待缚不可！当前急务，必须先找出路。

至少，也得脱离这种形势如棺材的雨道，透透风，换换气。

他迅即一抖师傅软剑。

剑芒闪烁间，他已凝足功力，贯注剑尖挥剑如电。

不愧为神兵宝刀！剑光到处削铁如泥，不过半杯茶时候，右面铁壁，已经被他的剑罡像切豆腐一样，破开一个径尺的洞。

傅震宇刚心中一喜，以为脱困有望？猛听汪浩然一声厉吼，“蒋淡如，你敢这样下流卑鄙？”

“什么下流卑鄙？蒋某人一向相信胜则为王，败则为寇对你已经委屈求全，再三客气了，你却一再偏护傅家小儿，与我作对，姓汪的，你当明白，彼此均以工于心计出名，人人都说你数一数二，今天难得有此机会，不妨各竭心力，斗斗智，比比力，决个高下存亡！”

异声震耳，一片繁响声中，杂着这惊心动魄的大震。

前者，是土木消息施转移动的声息。

后者，当是汪浩然全力旋为，毁了不少五金所铸的机枢。

傅震宇心神一震，脱口叫道：“汪叔叔，小侄已经得到了此中秘密，容待施展！”

汪浩然狂笑道：“好！贤侄只管施为，也让人家知道傅家虎父虎子，愚叔也有面子……”

一顿，又怒喝：

“蒋淡如，你！……”

轰！轰！轰！轰！

又不知毁了什么？

傅震宇一面凝聚神功，全力挥剑破壁。

一面在侧耳倾听任何可能突袭或变化。

他方才那句话，可虚可实。

汪浩然与蒋淡如虽然做作逼真，汪浩然也确实毁了不少无关紧要的土木消息，却被傅震宇那一句虚实莫测的话“大吃一惊。”

蒋淡如传声道：“主公认为小狗之话如何？”

汪浩然一面发掌，一面传音回答：

“不管是否使诈，照预定计划做！”

蒋淡如陡扬冷笑：

“汪浩然，你小心了！蒋某人要施展最厉害的杀手了！”

汪浩然怒笑道：“废话，就算你占了现成大便宜，能奈汪某何？”

蒋淡如哼道：“也许，该是我出头日子，一鸣惊人的时候了，你接着！……”话未了，一阵呼啸的异声传来。

汪浩然惊怒的声音：

“这样狠毒……”

又喝道：“贤侄小心，这厮连毒火鬼风都用上……”

蒋淡如笑声吃吃：

“小意思，小意思，你们叔侄二人，好好受用，蒋某人的拿手好菜多的是，直到你们吃不消为止！哼……”

傅震宇过于大吃一惊，暗叫：“不妙！”

那因为“毒火鬼风”不止歹毒，而且难以破解。

水火无情！何况，所谓“毒火鬼风”，乃是“鬼圣”阎皇夫妇镇宫之宝，怎会在这里出现。

听那种狂风呼啸的声息，又证明是实。

只听汪浩然又喝道：“难道阎皇老鬼夫妇也投在“绝教”？”

蒋淡如笑呵呵：

“好说，眼见为真，现在，他夫妇是敝上五大护教之二，可能就在敝上身边陪侍……”

汪浩然骂道：“混账！”

蒋淡如得意的：

“索性教你明白！大家都以为毒火鬼风是阎教夫妇独门法宝，实在，都是舍弟一手铸制，代价是每一具万两黄金……”

汪浩然喝道：“你们兄弟，都是要钱不要命的，总有一天，会叫你兄弟同葬在可以伸出双手要钱的棺材里……”

“哈哈！”

蒋淡如不胜其快慰地接口道：“足感尽情，可惜，先进棺材的不会是我兄弟，你们叔侄，等下连骨头也会化掉，还有一点，不可不知，当年设计此物图样的，乃是区区蒋某也。”

汪浩然怒吼不绝，连叫：

“贤侄……怎样？……”

由汪浩然语气越来越急促，可以听出他正在十分狼狈的状态下，仍是念念不忘傅震宇的安危。

傅震宇已经破壁而出，窜进丈许，身落一间半月形的大厅中。

这里，这是方才蒋淡如困住汪浩然之处？

地上，还有大堆断裂的铁棍，铁杠，证明方才汪浩然确实被困在这个什么“万斤顶”中。

傅震宇四扫一眼，又是铁壁浑成，不见门户。

大约又是被蒋淡如移动了机枢掩蔽。

可是，能够听到声音，必有通风之处。

他举目间，原来三丈多高的穹顶上，有斗大的气洞四个。

傅震宇刚心中一动，那四个气洞一阵轻响，大蓬鬼火闪烁间，已经随着狂风吹进。

傅震宇知道所谓“毒火鬼风”，就是这玩意，据说是一具小风车似的东西，共有十二个车叶，乃极薄铜片制成，一开动机枢，十二片车叶就旋转不已，发出迅厉的狂风。

狂吹起装在夹层中的尸毒磷火，风助火势，火挟风威，能够喷出三四丈远。

由于制作巧妙，能够自行旋转，换动方向，像这种斗室中，胜来不易，无处可避，真是更加厉害。

任何人，一被毒火沾身，就会腐肉入骨。

即使被风吹着，因有尸毒气味，也能使人呕吐昏绝！

此物携带不方便，但在阎皇夫妇所建的“丰都鬼殿”中，却是到处都有装置，也正因此物太歹毒，从来无人敢于在未得老鬼夫妇邀作客的情况下进入鬼殿一步。

老鬼夫妇也就仗着此物，安居鬼殿，高枕无忧。

傅震宇知道除了火速破壁而出，或找到门户机枢脱身外，如被困住，只有坐以待毙。

果然，蒋淡如又在呵呵笑：

“汪兄，滋味如何？你虽然自负玄功通神，以为可凭罡气护身，可是，看你能对抗多久？别妄想破壁而出，奉告一句，四面铁壁，都是三寸厚的精铁……”

汪浩然骂道：“你只会躲在鬼洞里，有种和汪某人决一高下！”

蒋淡如吃吃笑道：“汪兄，天下第一个傻蛋，也不会放着现成福不享，去和垂毙的人拚命的，你说这话，真是叫人笑掉下巴！”

汪浩然哼道：“傅贤侄更知道了这儿的秘密，你等着瞧好了！”

蒋淡如笑道：“恭候了，蒋某人就欣赏傅家小儿大展身手好了，而且，半个时辰里，我决不出手施为，看你们叔侄大演玄功，一直到躺下为止。”

汪浩然哼哼不已。

蒋淡如又笑得好轻松：

“汪兄，你功力消耗不少了，小弟最后奉告一句，如果你马上低头，承认不是小弟对手，让我向傅家小儿追出绝学心法，对你仍会留一份香火之情！”

“放屁！”

汪浩然骂道：“别做梦了！汪某若能脱身，你等着好了！”

蒋淡如冷笑一声：

“多谢再三提醒了，人无伤虎意，虎有伤人心，我已仁至义尽，只好斩草除根了！”

汪浩然怒哼不止。

倏地，又响起了一阵轧轧的声息。

傅震宇大吃一惊，他已听出蒋淡如语意，等于告诉了他：

四面铁壁有三寸厚，即使他有师传宝剑，也无法一下子破壁而出。

何况，又在毒火鬼风进袭之下，也不容他分身出手，从容破壁了。

再一听方才的话，显然是蒋淡如已下了决心，要把汪浩然和他立时制命，才又发动其他机枢。

这，太出意外了。

他一面发掌，把已射激如雨，迅即浸全室的毒火逼向一边，一面腾出一

手，出剑破壁。

只听隔壁三丈，一阵隆隆巨响，又响起一阵嗤嗤声息。

只听汪浩然怒吼一声：

“你敢？”

又疾声大叫：

“傅贤侄，你快设法……自己脱身，不要管我了……我如果有个万……一，你替我报仇……”

傅震宇已听出蒋淡如又放出暗器之类夹攻汪浩然，汪浩然已经存亡顷刻的危急情况下……

他忍不住大喝一声：

“叔叔，小侄来助你！”

他一吸气，剑罡连施，铁壁又被他洞穿斗大一洞，真的有三寸厚。

却听到汪浩然闷呃一声，接，“铺——”

地倒地了！

傅震宇一惊之下，未及开口，准备破洞而入的身形向左避开，因为，大蓬磷火已呼呼地挟着狂风由破洞中射进，接着，扬起了蒋淡如的怒嘿：

“小狗自身难保！你的汪叔叔已经完了，一炷香里，连骨皆化，你如果老实束手待缚，把‘指定乾坤’秘笈交出，蒋某人可以及时施救汪某人，也答允放过你一次！”

傅震宇怒哼一声：

“别来这一套，生死有数，汪叔叔能够舍命，我又何辞一死？”

蒋淡如怒笑道：“好！就让你也尝尝蒋某人手段好了！”

四壁一阵隆隆响起。

蒋淡如已在发动机枢，要对付他了。

傅震宇捺定心神，来想冒险由破洞中穿出。

可是，那个破洞就在他发话间，四壁在移动，除了磷火不住涌入外，好像正对着蒋淡如存身的方向。

傅震宇在百忙中灵光一闪，暗忖道：“怎得一举把蒋淡如制住？可解去危机？”

倏地，蒋淡如已经在他头顶上发出冷笑：

“傅家小子听着，蒋某人一向是真人不露相，一身绝学，如果一经施展，敢说天下无人是我对手！你，不必妄想万一了！我举手之下，叫你尸首无存……”

一顿，又道：“我昔年和你父亲也算是朋友，尚无恩怨可言，念及啸天只你一子，攸关傅家一脉只要你照我方才的话做，我以蒋淡如三字保证你安然离去，也愿连同汪某人一并解救放行。”傅震宇好像在倾听他的话，一声不响。

实际上，却在暗凝玄功，指力贯注十二成，准备乾坤一击。

蒋淡如话声甫落。

傅震宇已经飘身到了二丈外，沉声道：“谁信你，你比狐精还奸滑，傅某岂会上你的当！”

一面又悄然移开了二丈许，他要让蒋淡如摸不清他的位置，而后伺机出指！他已凝足玄功，全身为罡气护住，磷火只在他身边周遭三尺外飞舞。

他凝定目力，向上看。

不禁使他暗暗叫苦！原来，头顶上的穹顶，也是铁铸的。

那四个气洞是四个铁筒。

虽不知上面铁板厚度如何，但是，要想一出指，就制住蒋淡如，由于有一层铁板用力，即使能够洞穿铁板，也未必可以命中蒋淡如。

除非蒋淡如突然现身，才有希望。

但是，以蒋淡如之智，他怎会在这种情形下自行露面？有什么方法可以让他现身？蒋淡如又开口了：

“傅少侠，年青人都是火气大，易冲动，而不明利弊进退，古来凡是有成就的年青人，一靠个人赋禀，二靠良师至友指导，吸取经验再加上机遇，才能风云际会，大展抱负，你能平心静气，听我的话么？”

怪，蒋淡如好像一下子变成另一个了。

不但声音放得缓和，好像长辈对后辈口吻。

“连语气也变得很‘亲切’，这样，那像是‘要命’的仇敌呢？”

傅震宇在毒火鬼风的笼罩下，一面要提聚罡气，防止百一疏之下受害，

一面还要注意居高临下的蒋淡如突下毒手。

同时，还要留心周遭任何变化，土木消息的进退，可能的奇袭暗算等。

他一心数用，仍能冷静应付，单是这一份定力，已非常人可及。

他听了蒋淡如的话，也自讶异，暗忖：

“这家伙又在打什么鬼主意呢？”

他立时判断，一是蒋淡如为了达到“攻心”目的，好让傅震宇自行交“指定乾坤”心法，以收“不战而屈人以兵”之效，才卑词言甘，礼下于人，黄鼠狼给鸡拜年是也。

这是不安好心，只求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

一是蒋淡如忽然“强盗发了善心”；不忍看到傅震宇惨遭劫数，或者，蒋淡如昔年真正与亡父，有过来往，甚至亡父对他有恩无怨，他一时起了感触，想起前情，为免傅家绝嗣，才以“好意暗示”提醒。

如以眼前形势来说，是十分凶险，即使他能支持一个时候，但是，人的功力到底有限度，总不能消耗太久，如这样下去，终是难逃一命！

如此，蒋淡如是在绝对优势上风之下，如非别有用心，是用不着对傅震宇这样“客气”的。

傅震宇想了一下，扬声冷笑：

“谢过你的好意了，不愧是名列‘七智盟’中人，我很清楚这些，你不必对我用什么心计，千古艰难唯一死，我决不会辱没傅家清誉而苛求一命的，软硬不吃，你只管施为好了！”

“壮哉！不愧傅啸天之子，我也以傅家有子，曾经与令尊相识为荣……”

傅震宇沉声道：“不必废话，先严一生正直，嫉恶如仇，爱善如命，黑白分明，是非清楚，以阁下这种卑鄙行为，歹毒心术，先严决不会视你为友，大丈夫死则死耳，你如果有一份良知，可和我一搏，如我输了，是学艺不精，你再以威相胁还不失为强者，如果只是靠着卑鄙手段，小人伎俩，妄想以巧言相诱，我为你没有人格而惨愧，亦耻与交言！你请吧！”

“痛快，你确有父风，并剪哀梨，宛似当年令尊口气……”

“请勿一再玷及先严！”

“好！以事论事，眼前而言，你可承认输了一着？”

“事实是如此无情！但不足使我心服！”

“要怎样才心服？”

“公平一决高下，各凭一身所学，不仗下流手段！”

“好吧！”

蒋淡如很干脆地：

“为了取信于你，我先把毒火鬼风停止，机枢一律不用……”

“不必假仁假义，爽快点！”

“傅少侠，我们可以一决高下，蒋某人甘冒以老欺少之嫌，可是，你可肯先听我几句话？如果你认为不可听，不入耳的话，蒋某人再依你意思办如何？”

傅震宇暗忖：

“蒋淡如到底是何用意？一下子转变得很讲情理？”

他毫不思索地扬声道：“好吧，以你身份及己得令名，请先考虑出言是否得体？再开口不迟，我虽年轻识浅，志大才疏，但对是非善恶，分得清楚，也有‘俯视河岳，高见风云’的抱负……”

“当然！”

蒋淡如接口道：“我即使浪得虚名，而无实学，也决不会估低自己，身损身份。”

“如此，请说。”

一阵轧轧，隆隆声息响过后，蒋淡如果然先停止了土木消息，最妙的，是把傅震宇停身的大厅，左手铁壁移开，所有的毒火，立时纷纷飘散，自行熄灭下坠。

却仍未看到汪浩然的踪影。

傅震宇也不询问，抱元守一，负手于背，好整以暇的在沉思着蒋淡如这一“变”的正面、反面，侧面涵意、以及如何应付？

好像方才所发生过的事，都与他无关系似的。

蒋淡如发话了，是由衷的称赞：

“傅少侠，你能如此镇静，不但功力之深，出我估计，这份从容，亦是罕见……”

傅震宇谦声道：“好说，愧不敢当！”

蒋淡如续道：“现在，我们是以平心静气谈话，也算是蒋某人站在多活几十年，以老辈对晚辈交谈的身份和你说话，请勿稍存敌意之人，一有成见，就易误解！”

傅震宇朗声道：“只要言之成理，即使你是我不共戴天之仇，也洗耳恭听！并以前辈之礼事之。”

“好！我们开门见山，长话短说，以方才的经过来说，我认为你老弟太不识轻重了！”

傅震宇正色道：“不！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择善固执，我认为必须这样做！”

“可是。”

蒋淡如道：“假使我全力下手，你自问能够应付过去，不遭劫数么？”

“那是另一回事，人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而且，我认为邪不胜正，吉人天相，虽在必死之时，也有重生的奇迹！如果难免，亦属求仁得仁，于心无愧！”

“好！”

蒋淡如沉声道：“死有重于泰山，轻如牛毛，老弟可明此意？”

傅震宇心神一震，道：“我了解，而且很透澈！为了心之所安，我义无反顾，宁死不玷辱傅家声名！”

“但是，你可知道你若此下场，对你有何好处？”

“不愧傅家之子！”

“错了！不孝之大罪，你可曾想到？”

“断父之志，不辱门楣，虽非孝子，亦不算贻门情之羞！”

“你可曾想到你是傅家唯一骨血！”

“傅家宁可绝后，决不忍辱而生！”

“身在危地，生死一瞬，你应当通权达变，先答允我的条件，再捏词假授绝学心法，岂非深得智者能屈能申之旨？”

“不！傅家能够有一份应得的荣誉，就靠对人以诚，决不作欺心骗人之举！”

“就算老弟对！可是，以仁以义而言，你的汪叔叔等于为了你而中毒而

受制，生死关头，你如果深明仁义，岂可为了区区一种心法，而不顾他的生死？又岂可为了你自己而不辞以身相殉？这算得仁义么？”

“就算我不仁不义，也正是克守仁义之故，汪叔叔为义而死，为不让绝学落于‘绝学教’之手，我没有让汪叔叔陷入不义的打算……只要我有命在，就不会舍他而去，如果他和我们同遭不幸，也只是尽到做人的本份……”

“老弟义正词严，确有至理，人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老弟，你请吧，我立时开启门户，并负责救醒你的汪叔叔……”

傅震宇也为这种意外而心神震憾，截口道：“大丈夫不轻受人恩，请阁下三思而行！”

蒋淡如目射异采，吸了一口气，叹道：“老弟，你是我生平仅见的奇男子，天下人莫不自私，一定先顾到自己，老弟竟能不计自己安危……”

“好说。”

傅震宇满面神光，接口道：“阁下这份心意，此时此地，亦出我意料之外，不愧是有深度的人，亦不负有之号，我为阁下计，能惠予解药，由我背走汪叔叔，并作破伏脱困而走，也好让阁下对……贵上有交代。”

蒋淡如没有回答。

却听到机声轧轧，铁壁在移动。

蒋淡如已经在开放门户了。

傅震宇真有疑真疑幻之感。

可是，他毕竟是有超人智慧的人，湛深的定力使他见怪不怪，泰然自若，他这时除了本能的戒备任何暗算外，就是想背走汪浩然，再作打算……”

随着铁壁移动，一片黑沉沉中，突然眼前一亮。

傅震宇已发觉面前三丈外又显出甬道，也即是地道，灯光就是由六丈外的转弯处映照。

傅震宇对这种机枢消息之巧妙，真是难以想像，也不禁大为佩服。

他四扫一眼，仍未见到汪浩然影子。

似乎，停身之处，已非方才位置，又换了一处地方？

猛听蒋淡如轻喝道：“解药在此，请接住——”

一团白影，已直射过来。

傅震宇一扬手抄入掌心。

竟是一块玄绸，包住一个小瓶子，不用细看，也可知道这块玄绸乃是由衣袖或长衫下摆上撕下的。

蒋淡如又在沉声发话了：

“请速行！汪兄已经移置在前面不远地方！”

傅震宇一抱拳，道：“阁下此举，永矢勿缓——”

一顿，扬声大喝：

“我失陪了……”

人已飘身如追风掣电，射入甬道。

他如此匆促，并非心慌，而是知道时机一瞬，只有先离开这里再说，其他都是多余。

为恐再有意意外事变，又为了方便蒋淡如有所交代，所以，他说走就走，身形比风还快。

可是，当他身形飘过那处转弯地方，也就是挂着羊角灯之处，猝然生变！只见他霍地双袖一翻，挫腰，吐掌，向后暴退。

他应变不为不快！

可是，一串丝帛破竹声音响处，羊角灯首先碎裂熄灭，整个甬道中都是急旋狂风。

那是有人在转弯处突然向傅震宇发出两掌阴狠的罡气。

设非傅震宇功力高，收发由心，意在机先，应变得快，早已非死即伤，或被人生擒活捉了。

傅震宇双袖和双掌翻出的力道，正好和突袭的阴狠罡力碰个正着。

两股力道相遇，汇为一片狂飘，由于地势所限，所以，狂风浩荡在整个近十丈长短的地道中。

傅震宇又惊又怒，劲叱一声：

“蒋淡如，你竟是如此下流，卑鄙的人？……”

却被一声冰冷的哼声打断：

“他真是该死，竟敢叛教！本座都已听到，看到了！哼！哼……”

接着，一声沉喝：

“大胆叛徒，还想逃？看你逃到哪里去？左右给孤拿下！”

傅震宇为之骇然发怔！

这种变化，真是意外而又意外了。

听发话人的口气，正是蒋淡如口中的“敝上”，也即是“绝绝教”的教主。

方才，在方家堡，不是有“少教主”到过！怎么会又有称孤道寡的“本座”？难道这个才是正牌的“绝绝教”教主。

“绝绝魔教”自从“绝绝魔君”轩辕霸在“华山千尺幢”被“空门四奇”联手逼落无底的“苍龙岭”千丈绝壁之下后，只存下最小的孽子轩辕烈漏网，“绝绝教”的所有高手，也都在华山一役十九为“空门四奇”及各大门派合力称歼灭了，难道，来人竟会是多年失踪的轩辕烈？……

他思潮电闪，本能的反应，就是静以观变，向发声处注视，准备全力一击！猛听蒋淡如促声疾呼：

“傅少侠，请火速离开！……”

话未罢，断之扬起的是一声闷呃，戛然而止。

只听冰冷声音怒叱：

“蒋淡如，孤待你至厚，竟敢背叛，孤非把你挖心剥皮不可！……”

又“咄”地一声：

“左右，把这小子拿下！”

暴喏起处，整齐划一，好像出于一人之口，却有八人之多。

前面四个。

后面四个。

像幽灵似的，正由地道两面，缓步向傅震宇欺进。

傅震宇反而定了心神。

他明白了！蒋淡如突然转变，把他“放走”，而这位不可一世的教主，已经带了属下悄然来到。

他与蒋淡如的对话，十九已被教主听到。

所以，只恨自己没有听出已有人掩藏附近，也可证明这个教主与属下功力之高，能够在他蒙然不觉之下突然发难。

蒋淡如已经受制了！能够在蒋淡如来不及自保之下一举拿下他，也可知

利害。

蒋淡如等于是为了放走他，才被视为叛教……这种罪名，不论是什么宗派帮会，都是“该死”！

一个意念，迅速地使傅震宇下决心！他要凭一身所学，不顾一切的先解决这八个人，再对付那个教主，拯救蒋淡如。

生与死，荣与辱，端在这一举了！因此，他出奇的镇静。

那八个像幽灵似的黑影，一步一步地向傅震宇缓步逼上。

显然，八人也似乎对傅震宇有所忌惮，所以，不敢对他轻举妄动。

傅震宇陡扬狂笑：

“不怕死的，只管放马过来！”

话声中，他出指如电。

那八人都如惊兔一样疾撤身形，掌封门户。

傅震宇继续出手！匍！匍！八条黑影中已倒了二个！是在他“指定乾坤”之下，先栽了！

余下的六人，脱口惊噫！但是，都是毫不停顿的一齐闪电出手。

指刀破内作啸。

掌风如怒涛澎湃。

这六人，显然都是一等一的高手，功力深厚，合六人联手之力，好不凌厉。

六人都是以必得之心，且有争功之意，都想先拔头筹，制住傅震宇，所以，各以全力出手。

傅震宇是处于前后夹攻之下。

地道本就狭窄得只有四尺左右宽，不但不能闪避，连想发掌硬接也难以兼顾前后。

六人就是想利用这种地利之宜，一击成功。

在这种形势逼人下，除了能够各发一掌，一前一后吐劲之外，已无选择余地了！傅震宇已经照做了。

他霍地背贴右壁，目对左壁，双手一分，“巧展阴阳”

似想硬接夹攻力道。

靠他右手的，正是原在前面的。

靠他左手一边的也就是由转弯处攻来的。

怪！只听轰轰如迅雷暴响，地道中一片锐利的啸声，扬起闷哼。

近十丈长的地道，两边石壁在摇撼，地皮在震动。为何？

傅震宇那乍展的两掌，全是虚式，实际，他是封住了自己的门户，全在双掌一分又合之间。

由他左右猛攻而上的六人，只瞥见他双掌一分，地道中一片漆黑，六人都以为傅震宇妄想以一对六，双掌抗十二掌，这不是鸡蛋碰石头么？

因此，都以为鸿鹄将至，都想第一个把傅震宇擒到手，本已吐出的掌力，也骤然加强。

傅震宇就是运用他们这种心理变化，巧妙地以身贴壁，双掌护在胸前头面先保住自己。

那六人都在争攻心理下，身随掌到，迅如奔雷，不过眨眼间，都已集中向傅震宇停身处扑到。

等到他们骤然发觉中计，想撤招已来不及了！

双方硬碰硬，掌风与指力短兵相接，所以造成这种惊人声势。

一片劲飙气旋中，又有四人摇晃着仆倒。

傅震宇在护身罡气之下，加上掌力护住门户除了在强烈的罡风内劲激荡下感到压力如山，几乎窒息，背后石壁也起了震动外，使他全身一个抖震外，毫发无伤。

存下的两人，惊魂丧胆之下，同时撤身暴退。

傅震宇得理不让人，双手齐出，不！是双手各弹出一缕指风。

“指定乾坤”之下，仅存的两人也各自全身一震，一个向前仆倒，一个向后仰翻。

绿光闪处，黑烟断起，两人衣衫，立时被两股绿阴阴的火焰燃烧，嗤嗤一阵响，发出奇异的臭味。原来，这二人本是想向傅震宇发出暗青子，在刚扬手刹那，已被傅震宇的指力弹中重穴，气绝倒地，二人掌中的暗青子也一

同下落。

傅震宇他大吃一惊，知道这是“鬼圣”阎皇夫妇的独门暗器“碧磷化骨散”。

如果让这二人发出，在这种地道中，他虽有罡气护身，也未必能够全身而退！此物奇毒无比，被它沾上一点，该处就会溃烂腐化，随血运行，直到全身化为二滩腥臭血水为止。

傅震宇也是一身冷汗！他定定神，向后一仰，也装作倒地了。

只听一声桀桀怪笑：“得手了？！快把傅家小儿押上来！”

声起那间大厅中。

倏地，一声尖锐冷笑，起身转弯处那边：

“杀手刀的老不死，只会说现在话，享现在福，为了对付这个奶臭小儿，派出这多人，难道你聋了？就算得手了，我们的人也一定吃了小狗大亏啦，还不快来帮老娘料理一下！”

随着这种刺耳难听的声音，步履断响，由转变处，黑影沉沉中，先看出二点碧光，带着一团幽灵似的黑影。

只听大厅中扬起了严厉的声音：

“有劳二位护教了，三护教别小看了傅家小儿，为了他，孤家费了大半天苦心，还仗着二位护教手下建此大功哈哈……”

那个桀桀怪笑按口道：“可喜，可贺，到底还是主公神明英武，我和老婆子虽来迟一步，已经发现了符某人的踪迹……”

严厉的声音一震道：“怎样？……”

怪笑声得意地：

“好教主高兴，我和老婆子赶到时，方家堡已经乱成一锅粥，主公生平善用火攻，不愧诸葛尊号……”

严厉的声音截口道：“孤只问符某人如何？”

那个怪笑声续道：“我与老婆子及刚赶到的南诏三怪当然想一举克竟全功，刚要杀个痛快，姓符的人出现了，确实名不虚传，一出手，先把苗疆三怪震伤，我和老婆子正要联手对付他，忽然有人传声，说主公现在地道里，符某人不可力敌，所以……”

严厉的声音疾声道：“你夫妇如何脱身的，阎护教，符某人一定不会放过你夫妇的……”

“这个当然呀。”

那刺耳怪声接口道：“符某人当然不会让我和老婆子一走了事的，动了手，又听到传声告诉我：

告诉我们如何脱身，由何处进入这儿，我和老婆子恐误主公大计，就遵命而行，虽然把姓符的摔掉，我和老婆子的全副家当，也快用完了！

严厉的声音透出诡秘：

“好得很，二位护教立功最大，姓符的一定跟进地道来了？……”

“这个……等我问下老婆子，是她断后……”

尖锐刺耳的声音又起：

“杀千刀的，你看，这多人都躺了一地，说不定都给这小狗殉葬了，你还不快……”

那严厉的声音一哦道：“一定要先保全傅家小子一命，交来见孤，千万不可误事！”

接着，又那一种怪笑：

“老婆子，你难道没见过死人呀，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帝君圣驾在此，别乱喊乱叫！我来看看……”

随着话声，一条瘦小黑影，又经由大厅那边向地道中飞射而入。

傅震宇已听出正是老鬼阎皇与阴灵夫妇，已自骇然，那位什么“帝君”，在他与阎老鬼交谈中的语意，更使傅震宇惊怒交迸！

难道这位帝君就是“绝绝教”的教主而这位教主就是“四绝诸葛”汪浩然……

那真是太诡奇古怪的事，在未弄清事实之前，令人不可想像！

他心弦也在扭紧着，在考虑应当如何做？

眼看“鬼圣”阎皇，已经幽灵似的停身到了他右边丈许处，骨碌着一对碧光闪烁的鬼眼，哼哼着：

“怎么一回事？这多人，难道都是饭桶？为了对付这个小狗，好像都回老家了？”

那严厉的声音喝道：“阎护教，怎样？”

“鬼圣”阎皇吓的一声：

“好教主公得知，依我看，我们的人都完了，真是太奇怪了！老婆子，你呆在那儿干啥了？”

更惊人的事情出现了！

傅震宇本是眯着眼，聚足光，窥伺近在咫尺的“鬼圣”

阎皇动静，忍住笑，扭着心，听老鬼这么一说，趁着老鬼一双鬼眼向前看之时，他也迅即一转目光。

眼角一瞥之下，只见早就在转角处现身的黑影！也即是“冥后”

阴灵，除了瞪定那两对碧光直视的鬼眼外，仍是泥塑雕似的呆立着，一动也不动。

“鬼圣”

阎皇陪着笑道：“老婆子，别生气，实在，因为帝君圣驾在此……”

一顿，声音放低了：

“等会向你赔罪好啦！”

“冥后”阴灵仍是一动也勿动。

连一句话也懒得理会。

傅震宇突地心中狂跳起来，全身如绷紧的弓弦……他已发觉“冥后”

阴灵已经被人制住了！

可以由她直视不眨，身如傀儡的迹象看出。

他心中意外狂喜之下，正想暴起，向“鬼圣”

阎皇下手……猛听一缕传声入耳：“贤侄无恙？千万沉住气……”

可不是“四海游龙”符叔叔对他说话了？

傅震宇硬生生地把自己快要“爆炸”似的身形与心神捺住。

“鬼圣”阎皇一向惧内，把“冥后”阴灵奉若神明，他以为老鬼婆生了他的气，积威之下，噤如寒蝉。

可是，帝君在等着他回话，他只好硬着头皮，尴尬笑着：

“老婆子，正事要紧，方才帝君已说过，咱们，咳咳，算是已建了大功，只等姓符的自行投到……”

猛听严厉的声音断喝：

“快退……”

阎皇刚一愕，又脱口惊呼一声：

“你——”

傅震宇也差点直跳起来？只见本是呆立着的“冥后”阴灵，突然飞驰而起，向阎老鬼直扑过来。

双方相距，不过五六丈左右，到大厅进口，也差不多远近，阎皇大惊之下，本能地向后撤身，连叫：

“老婆子，帝君在此……”

话未落，阴灵已经呼地一声，掠过傅震宇头上，摔落在傅震宇右边丈许处，好像倒了一堵墙。

傅震宇一跃而起，“指定乾坤”凝足，向手足无措的阎老鬼正要屈指弹出！石壁突然大震，连地皮也在动，傅震宇几乎站立不住！只听一声急促的：

“快到这里来……”声起转角处。

傅震宇听出是吴不名口音，应声疾射。

猛听一声怒笑，起于大厅：

“该来的来了！一个也别想活着走！……”

石壁在簌簌作响，剧烈的摇晃着。

同时，机枢转动的轧轧之声，不绝于耳。

难道那个“帝君”也会土木消息？在自行发动了机枢？

傅震宇刚射落转弯处，黑影中，白影一晃，伸出一手，促声道：“我们人险了，且喜贤侄无恙！快跟着我！”

吴不名仍是一身白衣，一手抄住傅震宇的右手，便腾身飞掠。

傅震宇心惊不已——以“寒山孤客”吴不名之能，也如此惊慌失措，可见已经危急万分，不容再有开口余地了。

那么，方才明明听到符振扬的传声，符叔叔是否已经先向内面深入或先退出了？

以符振扬的为人，有进无退，尤其在这种难得机会下。

一定不会放过对付强仇大敌的契机，他忍不住一挣道：“吴伯伯，符叔叔何在？”

吴不名一面毫不停顿的向前飞掠，一面促声道：“他已由秘径进入那边大厅了！”

傅震宇失声道：“那我们为何反向外面跑？”

吴不名道：“迟恐葬身在内？……”

傅震宇猛地一打千斤坠，顿住随着吴不名飞掠的身形，叫：

“那么符叔叔——”

话未了，一阵轰轰……隆隆的震耳巨响入耳，整个地道在摇动！

是有火药爆炸了！地道要崩塌了！

爆炸地方正是方才傅震宇遇伏停身之处。

傅震宇心跳如捣，脱口大叫：

“吴伯伯，快——”

吴不名一声断喝：

“快跟着我！脱身再说……”

扣住傅震宇的右手加力，不容他再开口，拚命飞驰，不是直向地道尽头，而是向右，蓦转几个弯，进入了一座石室，不！是石墓中。

可不是，四面全是巨大而厚的石棺。

足足有八具之多，分为八个位置，停在这大约十二丈方圆的石室中，正中一座石龕燃着黄色的松脂长命灯，又名“万年火”。

吴不名放了手，松了一口气，道：“算是安全了！……”

傅震宇惊魂未定，怒形于色地喘声道：“吴伯伯，我们怎可放着符叔叔的安全不顾？”

吴不名猛地一伏身，喝道：“爬下来！”

傅震宇本能的一伏身。

只听来路石壁地道中一阵细微的丝丝之声响着。

傅震宇脱口道：“是引线！”

轰！轰！轰！轰！——

巨响不绝声中，地皮与石壁又在激烈抖颤着。

不用说，方才他二人所经过之地道，已经全部崩塌了！傅震宇一头冷汗，做声不得！他失去了冷静，喃喃地自语着：

“符叔叔，符叔叔呢……”

“贤侄，明白了吧？不用担心！吉人相天：我们如迟了一盏茶的时候，都难说了！”

傅震宇猛伸手，紧紧抓住了吴不名的左手，泪水夺眶而出，哽声道：“吴伯伯，这样，符叔叔恐怕……”

“不！”

吴不名沉声道：“傅贤侄，你。

相信你的符叔叔，是他叫我把你带出，连到这儿，也是他指出的，当然他会顾到自己！”

傅震宇吸了一口气，拭泪道：“但愿如此，符叔叔如有个万一，小侄……”

吴不名截口道：“贤侄别这么笨，说笨话，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不过，振扬兄一个人独任艰巨，在这种危疑震撼中，由他一人对付那厮，我们快出去接应一下！”

傅震宇一跃而起，道：“小侄明白！那厮——可就……”

是吴不名一面向外飘身，一面道：“天下事，出人意外太多，眼见为真，走！”

仍时无星无月的深夜。

约在四更左右。

天上乌云密布。大片墓地中，不时闪烁着“鬼火”！有鬼了？大石墓一阵响动，幽灵似的钻出两个黑影来。

是吴小名与傅震宇。

由于方才火药爆炸，地道崩塌，原来的地道出口，也告陷落二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移石推土，才好容易再见天光。

傅震宇一窜出，就紧张地向方才地道崩塌的地方看去。

只见地势已变，陷落的土坑，像一条千丈怪蟒蜿蜒的痕迹。

足足有半里多长，可以在目力所及之处看出劫后惨象。

不论他是谁，功力多高，如果人在这些已经崩塌的地道中，非被活埋不可。

一则火药爆炸之威，非武功可以低御。

二石土崩塌，压力奇大，根本不容施展手脚，非活活闷死不可。

傅震宇仍有馀悸，面色煞白，喃喃地道：“吴伯伯，你看……符叔叔会怎样？……”

吴不名目光坚定地道：“放心，他和我们一样活着，并且，会比我们更安全，我所关心的……”

他目光一转，道：“贤侄你看，方家堡好像……”

傅震宇忙道：“伯伯关心的是什么？”

一面已向方家堡那面注目。

只见方家堡本时一片黑沉沉。

间或有黑烟上冒，那只是大火后的残迹。

可是，这时突然有十几道暗红色的焰火直射半空，一爆开，好像洒了半天血雨。

傅震宇咦了一声：

“吴伯伯，你认为这是……”

吴不名仰面道：“可能是‘绝绝教’的馀孽作怪？也可能是他们潜伏方家堡的内奸……”

傅震宇接口道：“不会是方家堡的某种信号？”

吴不名摇头道：“据我所知，方家堡进退以金鼓和画角为号，传令或通消息则以特定的“暗语”做记号。”

“如此，我们该先赶回驰援，抑是先查看符叔叔的……下落？”

吴不名点头道：“以轻重缓急而论，当然是先关心你的符叔叔，但据我的看法，还是先赶回方家堡为是。”

傅震宇道：“吴伯伯你认为可以放心符叔叔孤身……”

“贤侄！”

吴不名接口道：“你想，你的符叔叔一身所学……”

傅震宇摇头道：“小侄当然明白，可是，此时，此地，他一人要对付那……个“绝绝教”教主与阎皇老鬼，如再加上其他魔党，似乎……”

“贤侄说得是，如果你的符叔叔没有这份估计，没有相当把握，他决不会轻于冒险的，你看，被火药炸塌的地道，仅是我们这一边，也即是说，靠近方家堡那一边，仍是完好的……”

傅震宇脱口道：“如此，他们可能是由那边地道直扑方家堡去了？……”

“贤侄毕竟是聪明人，能一点即醒，今日之事，看来好像千头万绪，十分复杂，如无超人定力，一定会心慌意乱，不知如何是好？……”

傅震宇忙接口道：“伯伯说得是小侄也是心中忙乱，好像被铅块堵住……”

吴不名笑道：“天下事，贵在能冷静析，一乱就会糟，空急无用，所以，老年人处世经验一多，火候深了，就比年轻人沉着稳重，这是常理，贤侄有过人的智慧，也有定力，可是，因经验不够，就难免关心则乱——”

傅震宇窘然道：“小侄受教。”

吴不名吸了一口气，道：“以我当年和贤侄这么大的年纪时，也是凡事沉不住气，只知任性而为……唉！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往事已矣，追悔无用，你可知道你的符叔叔为何被天下尊称为“第一奇才”？

傅震宇凝声道：“那因为符叔叔学贯天人，胸罗万有，而独步八荒，文才超出万人，加上仁心义胆，名不求自来，当不无愧“贤侄！”

吴不名点头接口道：“你说的只是扼要而言，而关键在八个字，符叔叔能有今日，也得力在这八个字上，我也是听他提起，加以力行，才渐渐矜平释燥，把他当作生平唯一知己，白头畏衣的……”

傅震宇忙道：“是那个八个字？伯伯肯见教么？”

吴不名一字一句道：“静如山立，动如雷发！”

傅震宇道：“此即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驰于前而不瞬者乎？……”

吴不名道：“这只是上四字的差不多！”

傅震宇道：“小侄愚鲁、也会对定力理解三分，不知要怎样才能做到这种地步？”

吴不名道：“不错，言之易，行之难，要有超人冷静还可，要能做到你

符叔叔那种“静如山立”

的地步，则非有大智慧不可，所谓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

傅震宇道：“这一点，家师曾经耳提面命过。”

吴不名道：“你符叔叔讲解他的心得，主要在这个“得”字，即是透澈天人，洞悉人间百态，天地万物之变化，穷其终始，所谓天地在连行，万物皆准于我的意思。

能有这种悟力，则视生死如无物，七情不动于中，六欲不驰于外，就好比心如槁木，实际上却是日珠空明，无微光得，能在别人大惊失色，亡魂丧胆之时，独能从容应付，而且，于一瞬之间，能知道应当如何做，这就不是一般人可以想像的了！”

傅震宇目射异采，道：“难怪！吴伯伯在方才那种险恶的形势下，能够沉住气，如是小侄单独一人，必已葬身……”

“贤侄！”

吴不名道：“这是洞独先机，胸有成竹，才能如此也是你符叔叔授我机宜，才能临危不乱，你看，他既能在千钧一发之际，把握先机，叫我进入地道，恰好贤侄带走，他自己当然无恙，这是我要你放心的原因……”

“虽然如此。”

傅震宇道：“为防万一，我们应当先在这一带查勘一下才好……”

吴不名摇头道：“不必——”

傅震宇道：“为何？”

吴不名道：“很简单，如果你的符叔叔真有不讳，地道崩塌这么长而大，又如何去找他？反之，他既然掌握了先机，必已安如泰山，再说，他如果估计到他一人没有十分把握，也必嘱咐我脱险后即找他，他既然独任艰巨，必有深意——”

“小侄明白了！”

傅震宇道：“符叔叔有鬼神不测之机，也许他有什么顾虑？或者另有布置，为免我们影响了他的计划，才讳莫如深，自己去做的——”

“对了！”

吴不名点头道：“贤侄毕竟是聪明人，以你的符叔叔作为，他能承担这么多的惨重打击，忍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痛苦，就地‘静如山立’的证明，他何尝不知对手利害？内心何尝不痛苦？但他能咬牙坚忍，现在，他既然已经出手了，就是‘动如雷发’，必有惊人的布局，所以，我不赞成你轻举妄动！”

傅震宇道：“那末，我们现在当如何做？”

吴不名道：“回方家堡去！”

傅震宇道：“是么？我们只顾说话，耽搁了好久，如被方堡主他们知道了，会误会我们在袖手观火了！”

一面移身向前掠去。

吴不名笑道：“别急，只管慢行——”

傅震宇放缓脚步，讶声道：“伯伯，又有什么用意？”

吴不名缓行着，道：“没有什么用意，只是考验一下贤侄的悟性。”

傅震宇愕然道：“伯伯，救兵如救火，方家堡情况不明，如果正需援手时，我们却迟迟而往，岂非坐视危难不救？”

吴不名道：“贤侄认为方不同在‘危难’中么？”

傅震宇道：“有人纵火，而不能事先防止，可见敌势猖狂，何况，方家堡已证实藏伏内奸，加之‘绝教’魔党人手不少，如果群起而攻，方家堡处于内忧外患之中，未必可保万全！”

吴不名笑道：“你忘了有你的符叔叔到过方家堡？”

傅震宇道：“虽然如此，符叔叔或有锦囊妙计，对方堡主有所启示，但是，双方相持，难免有百密一疏之处，何况，符叔叔又是全力对付那个‘绝教’的教主，未必能够兼顾方家堡！……”

“我问贤侄一句——”

吴不名截口道：“你能知道那位‘绝教’教主是谁么？”

傅震宇差点冲口而出？

可是，他咽下了这句话，慎重地道：“小侄虽未必断定他是谁？但确切知道此人一身所学、武功、心计，都是符叔叔的唯一对手！”

吴不名凝视着他，点头道：“不错！此人确是振扬兄的劲敌，不然，也不能成了这么大的气候，并能使振扬兄近二十年徒劳无功，反而弄得父亡家破……”

傅震宇颤声道：“伯伯，您能确定‘他’是那一个大奸巨恶？”

吴不名摇头道：“天下事出人意外的太多了，真相未明前，不能轻下断语，何况是干系一个人的一生荣辱？——”

傅震宇道：“这很简单，可以由符叔叔的强仇大敌去探索！”

吴不名笑道：“假定此人竟是你符叔叔的朋友又怎么探索呢？”

傅震宇心神大震，脱口道：“难道会真是他？”

“谁？”

“小侄……还只是猜测而已，不敢妄言。”

“贤侄，我忘了问你，你不是同你汪叔叔一道行动的么？”

“是——”

“那末，他怎样了？”

“这个……小侄也难……断定——”

“怎么说？”

“因为他与小侄进入地道后，碰到‘不知先生’蒋淡如也在地道里，利用他弟弟蒋四维的土木机枢，对付汪叔叔，汪叔叔为了小侄……好像已经中了蒋淡如的暗算了！……”

接着，他把他与汪浩然进入地道前后的要过扼要述说一遍。

吴不名目光连眨，嗯嗯着：

“真是……奇怪，真怪……难说……”

傅震宇道：“伯伯有何高见？”

吴不名沉重地：

“如照贤侄所言，他确实不愧为曾是令尊至交好友，一盟结拜之义，他如果真的已经中了暗算，在方才的形势下，他一定葬身地道中了！……”

傅震宇吸了一口气，道：“可是，蒋淡如为何突然对小侄转变？阎皇老鬼为何又有‘诸葛一生善用火攻’的话？”

吴不名道：“这个，非等事实证明不可！你可曾听出他的口音……”

“这个！”

傅震宇摇头道：“如论口音，那个被阎老鬼尊称‘主公’的教主，绝非

汪叔叔……”

吴不名深沉地一叹：

“这就要……等你符叔叔证明了！”

一抬头，道：“你可知道我为什么不让你急于驰回方家堡的意思？”

傅震宇一呆，道：“伯伯不是说要考验一下小侄的悟性？”

“对！”

吴不名笑道：“贤侄可领悟了？”

傅震宇思潮电旋，蓦地钻出一个大悟来道：“吴伯伯，可是‘虚插旌旗’之计？”

吴不名笑道：“对了！”

傅震宇道：“可是符叔叔一手布置的？”

吴不名点头道：“也许是天时、地利、人和，般般凑巧”。

活活那厮恶贯满盈，才弄得众叛亲离，至于到底如何？还得等你符叔叔事后证实。”

傅震宇矍然道：“照伯伯的语意，是确定‘绝绝教’的教主就是汪……”

吴不名截口道：“可以如此说，问题在振扬兄尚有一层顾忌，是否会立即揭破他的真面目？还要等振扬兄决定！”

傅震宇心情如一锅煮开的百度沸水，连道：“人心太可怕，人心太可怕了！……”

吴不名苦笑道：“贤侄，天下事，各人有各人的情况、思想、观点、学识、个性等等原因，往往造成不可思议的事，大出意料之外，皆由一念之差，取决了一个人的一生或半世的行为……”

傅震宇接口道：“太不可思议了，伯伯，他如果是这样的，为何不对小侄下手？而且，这种机会太多了？他为何总那样煞费苦心，做最笨的事？”

吴不名道：“世上事就是这样千奇百怪，也许，他另有他的用意，心底事只有当事人自己明白，聪明人往往做傻事，当局者迷，他们自己是不觉得的，而且自以为是绝顶聪明呢！”

傅震宇道：“伯伯是根据那方面——”

吴不名摇头道：“太多了！一言难尽，证实他身份的，却是他倚为心腹肱股的亲信，也即是他差遣潜伏在方家堡的多年内奸！”

傅震宇脱口道：“谁？”

吴不名低声道：“‘活曹操’与‘妙手伯温’！”

傅震宇骇然道：“伯伯是说魏世才和郑中仪二人是藏身在方家堡内为汪浩然作应？”

“对！他二人也承认是‘绝绝教’中人。”

“这真是奇绝之事！他二人是……”

“贤侄是否见过方家堡四大师爷中的大二两位师爷？”

“伯伯是指席大荫和洪之福？”

“对！只是魏世才与郑中仪的化名而已。”

“伯伯，他二人即是早已成名人物，方堡主为何这多年毫无可知？”

“那当然是他二人的易容化装手法高明之故，方不同也自认有眼无珠呢！”

“这样说来，那已毫无疑义了，符叔叔怎么还有顾忌？”

“贤侄，你不能多想一下？”

傅震宇想了一下，哦了一声：

“小侄明白了，因为符婶婶与章婶婶及二家兄弟姊妹们还在汪某人控制之下……”

吴不名闭目道：“不算正确。”

傅震宇道：“为何？除了这一点投鼠忌器外，符叔叔还会有什么顾忌？”

吴不名嘘了一口气，沉声道：“贤侄，以你来看，你认为你的符叔叔会因为本身之利害关系，不会诛除这种武林大奸巨憨么？”

傅震宇也沉声道：“伯伯，如以符叔叔的为人来说，他是不会只顾到自己的，可是，在事难两全下，他要先顾到二位婶婶与兄弟姊妹们的安全，对汪某人有一份香火之情，也是人之常情，这样做，不失为智者，大家也会同情的。”

“不！大义所在，不容涉及私人之情！”

傅震宇失声道：“吴伯伯，除了这事件外，什么事还会让符叔叔有所顾虑呢？”

吴不名深深地叹了一口气，道：“那因为关系了论千计的妇孺生命，以及当代论百计的武林有名人物的生死！”

傅震宇骇然道：“有这种事？请伯伯不吝详加指教。”

吴不名沉思有顷，沉重地道：“汪某人为了己之私心妄念，企图借重‘绝绝教’遗孽的名义，驾驭天下武林，主要是要对付你的符叔叔与章叔叔，他处心积虑，多年来，他广布牙爪，暗中向当代武林成名人物做了手脚，直到现在，还不知是什么东西？大约是‘绝绝教’魔教中的一种绝学？被做了这种手脚的人，非他的解药不能活命，他仗着这一点，控制了魏世才与邓中仪等人……”

傅震宇接口道：“以符叔叔之所学，也不能解救么？”

吴不名摇头道：“没办法！”

傅震宇咬牙道：“汪某人如此狠毒！真是天下少有？”

吴不名在笑道：“他的狠毒，尚不止此，为了让这些人永远俯首听命于他，他更有辣着——他把各人的亲属家小一概作为人质，如果有人背叛了他，或者，他认为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不但反叛他的人决难活命，这个人的全家老小也完了！”

傅震宇目射奇光，咬牙握拳唉了一声：

“伯伯，我们不能先探出他藏人之处么？”

吴不名惨声道：“贤侄未免太一厢情愿了，如果是这样简单，还不会早已暗中进行解救么？”

傅震宇沉声道：“伯伯，他到底是怎样？不论他如何秘密，总有一个落脚的地方，那么多的妇孺人口，决不能安置在任何人也不知道之处。”

魏世才等难道也一无所知？”

吴不名吸了一口气，道：“当然，昂藏七尺，天下难藏，何况是论千计的人口，可是，说来叫人难以置信，连魏世才与邓中仪之智，这多年来，也还是不清楚他们的家人究竟在什么地方？还能知道别人的家眷在何处吗？”

“这太……不近情理了！”

傅震宇道：“吴伯伯，汪某人再不顾一切，也不能不让魏世才等和他们

的亲人见面吧？”

吴不名道：“可以见面的，而且，越是能力高，身份高的人，也越方便与他们的亲人见面。”

傅震宇道：“既然如此，魏世才等一年可以和他们的家人聚首几次？”

吴不名笑道：“几次？贤侄，说来你不会相信的，据魏世才说只要他想与亲人见面，只要以暗号传出，三天内即可和他的任何亲人会面，有时，他们的妻室与儿女还会自行来探视他们。”

傅震宇瞠目结舌，连道：“有这种事？有这种事？……”

吴不名笑道：“这有什么奇怪？贤侄真是少见多怪。”

傅震宇道：“伯怕，既然如此方便，以魏世才之智，怎么不会连家眷住在何处？也不问清楚的？”

吴不名摇头道：“贤侄虽然聪明，到底江湖经验太少，非是他们不会想到这些起码的事，而是不敢问，不必问，不屑问。”

傅震宇忙道：“为什么？”

吴不名道：“贤侄要知道，我们能想到的，汪某人怎不想到？”

傅震宇道：“他为什么又如此放心？”

吴不名苦笑道：“这正是他的高明处，他一面故示大方，表示对忠心于他的人特别优厚，情同家人，极懂人情，可是，他藉口为了魏世才等人家属的‘安全’为理由，为了免被外人注意，所以，不得不特别保密，无一定的地址！到处为家，生活用度，极尽享受，供应甚佳，便是他们的妻儿子女，也都衷心感激这种养尊处优，不亚于王候的生活，对魏世才等只有说好，那有说歹的？”

傅震宇恍然大悟，道：“原来如此，魏世才等便是探问，也问不出所以然，因为，连他们的家属也不知道自己住在何处，时刻流动，只知生活很舒服惬意而已，这确是一种最高明的羁绊人心，拉拢感情的方式，使人受其害而不见其害，明知其害而不敢背叛，反要感激不尽，甘心为他卖命！”

吴不名道：“对了，他以这种手段，你想想，他们本身既已受汪某人控制，生死取决于汪某人，至亲又受这种无形的‘软禁’，稍一妄动，自身难保不算，家小全数被害，连想留一条香烟后嗣都办不到，除了听命于他，至死而已外，还有什么方法反叛？”

傅震宇想了一下，道：“以小侄拙见，未尝没有破绽可寻，汪某人也有百密一疏之处。”

吴不名目射异采道：“贤侄说说看。”

傅震宇道：“第一：既然他们要求与家人见面，三天内即可会面，则可断定他们的家属不会距离太远，只在三天脚程车马路程之内。”

吴不名笑道：“好，我问贤侄，就算三日之内的脚程，以武林人物一般的轻功脚程来说，该有多远？”

傅震宇道：“如果以日行百里计，最远也不过三百里，加倍计，算是日夜兼程，也不逾六百里之内，车马也如是。”

吴不名道：“好吧，就算以最小的范围三百里来说，请问贤侄，周遭三百里的人家，可以往人的地方，有多少？怎样查探其中那一家人家是与他们有关的？”

傅震宇道：“这个，如能不畏艰辛，以方家堡为例，如果以他们的能力而言，不易瞒过他们，何况是时常流动不定的户头？更易着手查探。”

吴不名道：“假定他们是深居地道之内！或者寄身在世居的人家，利用重利缄口，又如何查访？”

傅震宇哑然失笑道：“若如此，真是太煞费苦心了！”

吴不名道：“我们只是研究一下而已，无关大局，请贤侄再说说见解。”

傅震宇道：“第二：汪某人既然允许他们与家人会面，可以由这点下手，等他们与家人再会面时，我们预先布置好，不露痕迹地远远钉梢他们家人的行踪，落脚何处？再进一步实地查探，不难一索即

傅震宇说到这里，颇为自得的续道：“何况，他们的家人又可以自己来看望他们，这样，要查出他们家人的来胧去脉，可谓轻而易举。”

吴不名点头道：“贤侄所见不错，只可惜时不我与，如能早知才好，现在，已嫌迟了！”

傅震宇讶然地：

“怎么？难道魏某人等已经自露破绽，而又为汪某人知道了么？”

吴不名摇头道：“不论魏世才等如何变化，经过这一番暴风雨后，即使魏世才等仍不动声色地潜伏到底，或脱身逃回去，汪某人只要有命在一定对他们有了戒心！”

傅震宇道：“为何？”

吴不名道：“以汪某人之赋性多疑，此次不论胜负，他对派在方家堡的人，一定会先想到如何防止他们万一有所泄密？如果依照贤侄之计而行，是不能得到什么？反而害了他们与家属，证明了他们已经走了秘密？”

傅震宇吸了一口气，搓手道：“伯伯，小侄已明白了，如果江某对他们一起疑窦，必然暗中派了人监视他们一家大小的行动，我们再布置得好，也难免会被他们手下爪牙发觉我们已经有了部署，也等于证明了魏某人等已经为我们所疑心或已反叛了！”

吴不名道：“正是，正是：

贤侄，这就是人心险恶得可怕的地方！现在，端看你符叔叔的运用了！”

傅震宇道：“以伯伯的说法，是方家堡现在的一切，皆出于符叔叔的策划，那么，是不是为了引诱汪某人自投罗网？抑是引诱‘绝绝教’的遗孽送上门去？”

吴不名道：“两者都有……”

话未了，目光闪处，他疾喝一声：

“贤侄小心！——”

人已破空飞射。

傅震宇反应得如弓离弦，跟着飞身如箭。

二人的身法可谓快如追风闪电，可是，仍嫌迟了一瞬，只听一声杰杰厉笑：

“姓符的，本座暂时失陪了，洁樽候教，不久当有一场不见不散的死约会，再决高下——”

话声起于百丈之外，正是靠近方家堡那一边的地道中，好像是由地底突然冒起一蓬黑烟，随着话声厉笑，捷逾鬼魅，划空而逝。

吴不名与傅震宇还差二十多丈，正要全力追截，只听一声沉着的长吁：

“算了，穷寇勿追，此贼真是我生平唯一的对手……”

正是“四海游龙”

符振扬由地道秘径中一晃现身，仍是一身白罗衣，飘飘如仙。

吴傅二人忙顿住身形，向符振扬掠去。

傅震宇已经明白，这条地道，出入门户不止一处，只是掩饰太巧妙了，如果不知底细的人，是无法找到出入口的。

符振扬显然是深知地道一切秘密，才能及时超前才能另操秘径进入地道。

同样的，那位“绝绝教”教主，他即是“四绝诸葛”汪浩然与“不知先生”蒋淡如等也是洞悉这条地道秘密，才可来去自如。

以“四海游龙”之能，仍被对方免脱，远颺而去，真叫人咋舌不下。

而且，最使吴不名与傅震宇吃惊的，当他二人接近符振扬时，才瞥见符振扬全身白罗衫上，血迹斑斑，一张玉面，也煞白无血，若非受了重伤，就是功力消耗太巨所致。

傅震宇一阵心酸，正要下跪参拜，叫了一声：“符叔叔——”

符振扬已含笑道：“贤侄免了，且喜啸天兄英灵默佑，贤侄无恙，生死只差一发，也是愚叔叔最感安慰的一件事……”

吴不名忙接口道：“振扬兄，怎么了？”

符振扬笑道：“老吴，你放心好了，我因操之过急，只想一举活擒那厮，未料到那厮太狡猾，竟会在地道中的原有布置上，另加上最毒辣的布置，被他利用了，加上阎皇老鬼碍手碍脚，我也险些着了道儿，虽然被我点了那厮一指，那厮功力比我估计又高过极多，竟能趁我分神对付土木消息，及毙了阎老鬼的空隙、以捉迷藏的方式，抢先一步逃出秘径，带伤遁走，我只是功力多所消耗，只要打坐一会就可复原的——”

傅震宇忙道：“符叔叔，你可要就在此歇憩一下？”

符振扬摇头道：“不必了，赶回方家堡去最要紧！”

话甫落，数里处扬起一声慑人心魄的厉啸，摇曳夜空，大有雷走千里之势。

接着，由方家堡那边，怪啸划空，袅袅不绝如缕。

符振扬晒然道：“这就是那厮通知同党紧急撤退的信号，可能会有不少魔党漏网。”

傅震宇愤然道：“叔叔，我们及时创及履及，加以追杀如何？”

符振扬摇头道：“贤侄，不必急于一时了！在数难逃，放着方堡主那多人，想也解决了不少魔党，能逃生的，就放过他们一次，也许上天好生之德，有些命不该绝的？或恶贯未盈的？得饶人且饶人。”

傅震宇忙躬身道：“小侄遵命。”

果然，只见方家堡那边，灯火齐明，亮如繁星，一片照眼通红中，黑影肃空不绝，好像蝗阵过境，蝙蝠群飞，纷纷在夜空中消失。

那可能是逃遁的魔党。

也可能是方家堡的追兵。

或者，两者都有。

吴不名沉重地道：“振扬兄，你可证实了那厮是——”

符振扬意外地摇摇头，道：“还不一定！”

傅震宇失声道：“符叔叔，你说他不是汪……”

符振扬严肃地道：“天下事不可思议的太多了，我认定他就是汪……可是，一经和他面对面动了手，又否定了我的成见

吴不名骇声道：“如何？那厮是善于乔装假扮的。”

符振扬知道：“吴兄，易容，变音，小焉者耳，绝对瞒不过我，可是，我碰到的，‘绝绝教’教主，无一处与汪相同，就叫人大惑不解了！”

傅震宇忙道：“怎样？”

符振扬道：“他，不但容貌，声音与汪不同，连身材高矮与胖瘦也不同，尤其是出手的路数，更与汪风马牛不相关！而且，他有几点特徵，和汪绝对不同，相反的，他却极像另一个人！”

吴不名道：“像谁？”

符振扬缓声道：“极像当年横行半甲子，天下无人可敌的‘绝绝魔君’轩辕霁！”

此言一出，吴不名与傅震宇都目瞪口呆，做声不得。

如果是出于别人之中，是天大的笑话，能把下巴笑脱，因为，“绝绝魔君”

轩辕霸早已葬身在华山苍龙岭绝壁之下，“四奇”

也因此功力大损，不久相继羽化成道。

这是天下武林皆知的事，人死岂能复生。

另有一点，即是轩辕霸即使仍在世上，也是年过百岁的人了，岂有自受四种绝学所创的人能够在震落无底谷中而不死之理，还能在绝谷中活到现在吗？算算，已是三十年左右的往事了

可是，出于“四海游龙”符振扬之口，就令人不得不疑信参半了。

甚至是非信不可了！

那因为，以“四海游龙”符振扬七个字来衡量，无异一言千钧，他说的，无异是钉板钉钉，十足实在。

吴不名嘘了一口气，道：“振扬兄，你是根据……”

符振扬接口道：

“一是根据他的特徵，吴兄，你当然知道当年轩辕霸的天生异相——”

吴不名点头道：“是狮鼻、血口、獠牙、双耳垂肩、两掌大如蒲扇，身高八尺四寸，双腿如圆柱，目射金光，是么？”

符振扬点头道：“正是，方才我和他对了三掌，没有占到一点便宜，这三掌，已几乎耗了我功力一半，如非他急于脱身，一时匆忙疏忽，被我用唯一心得的‘震禅一气指’发出无形罡气，被他避开了一指，却为余势震碎了左肩衣衫，可能已受外伤，可说他只是做贼心虚，如与我全力周旋，尚不知鹿死谁手，如果真是那魔头复出的话，不是我说句扫兴的话，可说当今之世，已无人是他对手了！”

不错，“空门四奇”已去世，四种绝学散失，傅震宇仅得其一，另有丑鬼龙武也得其一，就算四种绝学全备了，由于功力火候，至少二三十年内无法和当年“空门四奇”比较，即使联手对付死而又生的轩辕老魔，也是以卵敲石。

傅震宇冲口而出，道：“符叔叔，小侄认为不可能是轩辕老魔复活！”

符振扬含笑道：“贤侄有何高见？”

傅震宇道：“叔叔，如果易容之术到了顶峰，像叔叔所说的狮鼻、血口、獠牙等一样可以精制成型的……”

符振扬点头道：“有理，愚叔也曾经想到这一点，所不同的，方才这厮颌下多了一二尺长的白须，人在困居幽谷绝多年的证据！”

吴不名道：“可惜方才迟到一步未及……”

傅震宇接口道：“吴伯伯，这还算是……幸运吧？”

吴不名道：“怎么说？”

傅震宇笑道：

“您老想一下，假定真是那个老魔头，符叔叔尚且讨不了好，如果伯伯和小侄恰好和他硬碰，不知能否接得下老魔头的锋锐否？”

吴不名哑笑道：“有理！大约一二招还可勉强支持得住吧？”

傅震宇笑道：“没有把握，小侄就不敢出手！”

吴不名笑骂道：“贤侄也会取笑？你方才不是否认你符叔叔的话吗？”

傅震宇点头道：“这是小侄斗胆推测，因为，如是那老魔头，经这多年了，他的功力一定更是不可测度了，符叔叔虽然……”

符振扬接口道：“有理，有理，老实话，如真是如此，他不必急于遁走，可能是我想抽身都不可能，这不是谦词，乃是功力半点勉强不得，我自问所学不及昔年四奇老前辈中任何一位。”

傅震宇道：“所以，小侄认为那厮是有计划的乔装！”

符振扬道：“贤侄，别忘了他身形比你汪叔叔高出一尺多，也硕壮不少，圆柱样的双腿，蒲扇大的巨掌，也不是可以假装得出的！”

吴不名哦了一声：

“那只有一个可能，老魔因为昔年身受重伤，又坠下无底深谷，虽然幸存一命，必然受了难以恢复的内伤或外伤，功力打了折扣，所以……”

符振扬接口道：“有此可能，再不然，一定是他唯一最小而又侥幸逃过昔年诛戮的孽子轩辕烈，才有与乃父相同的异相，就顺理成章的成为当代‘绝绝教’的正统继承教主，功力自然不足与乃父相提并论了！”

傅震宇目光一眨，道：“这太简单了，我们再进入地道一查，如果已被

‘不知先生’蒋淡如利用土木消息暗算的汪某人仍在那儿，就真相大白了，或者，也可发现蒋淡如的踪迹，以及他们的爪牙是否仍有潜藏在地道中的？

符振扬点头道：“有理——”

吴不名道：“方才我们到过的地方，已经崩塌，恐怕不是一时可以查得到的，不如先回方家堡再说——”

符振扬失笑道：“不错，这种事，急不得，何况，快有大雨了，你们看，老方他们来了……”

话未了，老远已听到一声洪钟大笑：

“今夜，是方家堡百年来第二次大劫，却是方不同生平最痛快，最高兴的一夜！”

话声中，半里外灯火通明，照着一行人马如飞驰而来。

另为一抹疏林隔了视线，也可以估计少有一二百人。

一下子如此惊师动众，显然是主要因为“四海游龙”符振扬的缘故。

符振扬哦了一声：

“难为方堡主还有这份豪情胜慨！”

吴不名笑道：“振扬兄，也难怪，你多年隐迹，今番游龙复出，来到方家堡，就等于挽回了方家堡的一场大祸，岂止方不同由衷感激！……”

符振扬接口道：“吴兄，我只感到汗颜无地而已……”

语未竟，目蕴泪光。

傅震宇当然明白符叔叔这时的心情——他一生宁静致远，淡泊自甘，不求名，不求利，而只寄情山水，凭三尺剑，一腔血，为世间打不平，为江湖主正义，为武林扶正气。

他为朋友不辞关山涉跋，万里奔波，终年浪迹天涯，只是为了一个“义”字，认为理所当然，尽到他的本份，可以舍妻弃子，宁负不孝之名，放着家庭温暖，天伦之乐不享受，为了谁？

是为了符某人的知己朋友，也是为了傅家和其他三家，主要的还是为了整个武林的拨乱反正。

他为了别人，忘记了自己，以致老父受人暗算，惨死非命，尸骨无存！

他为了别人，义仆遭劫，毙于强敌爪牙之手。

他为了别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他为了别人，只存下一身子然。

他还面对着更艰巨的明天，负担不可测的打击与诬陷，污蔑。

他面临娇妻不知下落，爱子生死未卜……

现在，他站在寒风凛冽，一片凄清，空气中仍有火药硝烟气味的荒野中。时在天光前最暗的四更至五更间，头上乌云低压，大雨欲来。

身边，一位是他的至友之一“寒山孤客”吴不名。

另一位，就是他的故友与盟兄之唯一后嗣的傅震宇。

前面，是数行如血火炬，向他奔驰而来，欲迎他的人马。

为首的，是北国武林，坐第一把交椅的“关东大豪”方不同。

紧随在方不同身后的，是江北武林的精英高手。

他后面，是茫茫无际的黑夜，崩塌下陷的地道，一直延伸到那片墓地乱葬岗。

这就难怪“四海游龙”符振扬，任他铜铸铁打，特立独行，在百感交集之时，也要英雄泪下了。

“寒山孤客”吴不名也受到感染，出神的呆呆发怔。

傅震宇旁观者清，他又何尝不难过？眼看方不同等一行已快到了，恐符、吴二人失态，忙作岔言，震声道：“符叔叔，方堡主和各位前辈来了，正好和方家堡主大家合计一下料理善后。”方不同人在二三十丈外，双手高拱，大呼大吼：

“符大侠，吴大侠，傅少侠，咱们来接你们了……”

人已大步如风，当向符振扬飞身抢到。

符振扬双袖一抬，迅速地顺势拭去将掉落的英雄痛泪，向前抢出三步，拱手道：“不敢当呀不敢当，小弟十分惭愧，竟为巨奸免脱……”

方不同已铁臂大张，一把抱住符振扬，激动地大笑震天：

“振扬兄，振扬兄，总算又见面了……哈哈……”

他不住地摇撼着，虎躯抖动，笑声如裂石穿云，豪情万丈。

可是，笑声未罢，大张的虎目中，热泪如泉倾泻，竟如小孩子一样泪如雨下，只差号陶大哭。

这份心情，是人的本性——有血泪，有良知，有道义，有正气，发于本心深处，喜、怒、哀、乐，自然显露，没有一点矫饰。

符振扬强笑道：“各位，符某无德，致有今日，任何不幸，有涉及犬子者，皆振扬之过，还望各位多多包涵、曲谅担待则个……”

跟随方不同赶来欢迎符振扬等的近二百位江北高手，一致抱拳拱手，肃立行礼，同声道：“符大侠言重。”

“咱们见过符大侠。”

“俺们不会错怪符大侠，只有高兴再见到符大侠重上江湖！”

一片热情，一片友谊。

却是字字出于肺腑，句句表于寸衷。

符振扬大为感动，一声颤抖的：

“振扬先谢过各位！”

声未竟，两行英雄痛泪，簌簌而下。

方不同猛拭泪，大笑道：“今天是大家最高兴的时候，众家兄弟，先回堡去……振扬兄，咱们走，除了少数弟兄在追击兔子外，都在堡中引颈恭候，大家都等着您哩——”

一转头，伸出大手，叫道：“不名兄，傅老弟，来！来喝酒去！”

符振扬拭泪含笑，道：“不名兄，傅贤侄，到堡中再与大家见面……”

一仰面，又道：“雨快来了！天快亮了！……”

豆大的雨点，已经洒下，雨阵中，两行火炬，冉冉地移向方家堡……”

× ×

× ×

× ×

大雨滂沱中，谁也没有注意，竟会有人由地道中爬出，留下一声使人心酸的长叹，吃力地佝着腰，向乱葬岗那面冲去，略一停顿，在已崩塌的入口处注视了一会儿，猛顿脚，消逝于凄风苦雨中……”

在“铜雀台”遗址下面的宫殿里。

明珠焕彩，灯烛交辉。

衣香鬓彩，穿梭着衣分三色的彩女宫娥。

她们个个花容严肃，神然紧张。

黄衣武士，肃立如泥塑木雕。

有一种无形的肃杀气氛，使人看得眼晃，竟会见得到，甚至可以闻嗅出来。

宫女们在忙着设席与布置陈设。

在每一个甬道转折处，出入处，都有二名至四名黄衣武士走动，个个都是面无表情。

在进入这座汪浩然地下“行宫”

的第一道出入口——也即是连城壁上次进入的地方，是两个黄衣老者，在行走着。

两人都是心事重重，烦躁不安地来回走着。

终于，一个开口了：

“老大，真是岂有此理！咱们为了一举拿下方家堡，主公为此煞费苦心，先经过多年的布置，连方不同那厮备而不用地道都由主公派人潜入，化了近一年的工夫，加装了许多玩意儿，怎么吃定的鸭子会到口的又飞了？真是叫人莫名其妙啊！……好不气闷人也！”

另一个哼了一声：

“老二，少舌嘈，你，怎么变成老太婆一样尽是叨唠废话？”

两人因为说话，停住了身形，面对面了。

两张好凶恶丑陋的面孔，除了同是一头纷披的灰白头发外，一个残眉鹰目，削鼻凹腮，面如白毛僵尸，透出冰冷的神色，一副讨债模样。

一个是蟹面阔嘴，微露獠牙，招风耳，深目浓眉，左颊一道三寸长的刀疤，右腮有一撮豆大的黑痣长毛，神色极狞厉。

原来，正是乌蒙五魅的老大和老二。

前者是老大严百川。

后者就是常百乐。

常百乐舐舐发焦的嘴唇皮，沉声道：“老大，咱是在想主公下一步会怎样做？咱们老三、老四和老么，不知怎样了？”

严百川皮笑肉不笑的道：“谁知道主公袖底乾坤？据我看来，这一次我们是王金龙嫖窑子——玩光了家当啦。”

“怎么？”

常百乐噢了一声：

“老大，你也说丧气话了？”

严百川死人断气似的：

“你认为武大郎玩猫子——多少还有个鸟？”

常百乐狠声道：“老大，这一次，固然是咱们十多年来第一次吃了大亏，大姑娘生孩子——丢人到家啦，可是，明明是十拿九稳的事，怎会一下子唏里哗啦，落得这个收场？咱们该仔细打个商量，也许，等下可以向主公回话，讨个喜欢。”

严百川点头道：“老二，你这句话，还有理，算是你难得的一次聪明起来了。”

常百乐道：“奶奶个熊，咱认为十有八九，一定是姓魏的和姓郑的出了庇漏儿，不然，再不济，也不会栽得这么惨！等一会，如果老三与老四、老么没赶回，有个他妈的七差八错，咱们一定要向主公回话，先追究老魏和老郑的失责！”

严百川鹰目一瞪，盯住常百乐，道：“你根据什么？岂是没根没据，可以信口胡言的？你可知道，老魏和老郑是一对什么货？他们的嘴皮子，比我们会说，一肚子的坏水，也比我们多，你，别搬石头砸自己的脚——自找苦吃啦。”

常百乐道：“老大，您怎么前怕狼，后怕虎了？”

严百川哼道：“老二，老魏与老郑，比虎狼还要难惹，千万别出歪主意，免得惹火烧身！”

常百乐悄声道：“老大，咱们兄弟五人，总不能让老三他们自赔上三条命，咱认为，皆因老魏和老邓未能依照主公预定的步骤配合好，以致乱了阵脚，后又乱发信号，使咱们投入陷阱，结果，是咱们自赔上近二十条命，却一无所得，最倒霉的，是连本来已经到手的方家两个丫头，也被他们夺回去了！这不是输到脱裤子么？”

严百川哼道：“放马后炮，又有什么用？现在连主公也是……没好气，张飞不笑周仓黑，还是别火上浇油，自找没趣的好。”

常百乐哈牙道：“不成，咱们非咬姓魏的和姓邓的一口不可！”

“为什么？你有什么证据？”

“他们在方家堡，好不舒服，养兵千日，用在一朝，轮到他二人该立功之时，却反而把主公的大计，多年的苦心布置一概弄垮了害死了这多人，当然要两个家伙还个理来。”

严百川冷冷地：

“老二，你别丢人啦，试问以他二人之智，如果碰到意外的事，强中自有强中手，怎可怪他们而且他们也可找出理由为自己辩让，何况，主公神目如电，如果真是他二人吃内扒外，漏了机密，瞒不过主公，自有他们好受的，用不着你空发狠。”

常百乐如泄了气的猪尿泡，直发怔道：“真是叫人气闷不过

严百川倏地嘿嘿阴笑道：“老二，你等着瞧，他们二人还没有回来，大家都已陆续回来了，如果等一下，他二人还不来，又没有报告上来的话，十九是他两人“该死”了，主公一定会有表示，说不定，咱们会被差遣去找他二人呢！”

常百乐哦道：

“要得，还是老大的脑瓜子灵，嘿嘿，该他两人晦气临头了！”

话未了，猛住口，他和严百川同时屏住呼吸，侧耳倾听。

是有人来了，很迅疾的破风声至。

眨眼间，便由百十丈外掠到了附近，也就是已到了二人的头顶上。

严、常二人立时听出来的是二人，身手很行。

只听有人轻嗅了一声：“世才兄，好险呀，我们真是虎口馀生了，真是太惭愧了，误了主公大计，有何面目去见主公和众家弟兄？——”

一个深沉缓慢的声音：“是出我们估计之外，突然之变，非是我们不尽

力，丑媳妇总是要见公婆面的，只好向主公领罪了谁会想到符振扬和章大钧会突然到了方家堡？还加上那个姓吴的，事已至此，只有向主公请示后，再图报复了……”

另一个声音接口道：“也只有这样了，还无人钉梢，该下去了！”

接着，是清脆三击掌的声音。

严百川与常百乐已听出正是切齿痛恨的“活曹操”魏世才与“妙手伯温”邓中仪来了。

二人迅速了一个眼色。

严百川轻喝道：“口号——”上面低声应道：“啊瞞！”

“烧饼歌！”

“阿瞞”，就是一“活曹操”魏世才的代号。

“烧饼歌”，也就是“妙手伯温”邓中仪的代号。

除了他们自己人外，谁也听不懂，想不到的，这是他们特定的“暗号”以免有个万一，碰到对方假扮冒充的人，可以用这种，“口号”问答，立知复伪。

因为，这汪浩然“行宫”所在，进出也特别严密，可称水也泼不进。

上面也沉声问：“下面是那一位？”

严百川冷声道：“护字一号——”

常百乐接口道：“护字第二号！”

上面沉声道：“原来二位护座，辛苦了。”

常百乐哼道：“请问咱们老三、老四、老五怎样了？”

是魏世才回答：

“他们三位护座未赶回来么？”

常百乐没好气地：

“回来，还会请教？”

魏邓二人隐约已听出语气不善，邓中仪答道：“我们二人只是主持‘内线’，不清楚外面的事……”

“很好！”

常百乐接口道：“恭喜二位功成回来，是否要通报入内，远接高迎？”

魏世才反而冷笑道：“彼此，彼此，二位乃“从龙”

之臣，这下主公一定会高升二位三级，赏赐一定不少！”

常百乐原想讥讽对方，不料，以而受了挖苦，不禁怒嘿一声：

“好！主公在等候二位，请吧！”

邓中仪缓了口气，徐徐道：“‘常三护法’彼此不必闹无谓意气，据小兄弟所知，由护教已被……害，连阎护教与阴护教及所属原来十殿天王可能也有……损折，我们二人并不知三、四、五护法是否系直接参与攻堡之役？抑是随侍主上圣驾？”

严百川冷丢丢地道：“是么，都是二位的内线工夫做得太好了，据实奉告：

咱们已经查核，毁折二十一人，挂彩十三人……”

魏世才故作失惊接口道：“主上圣驾想必万安？”

严百川哼道：“主公功力通神，当然……无人能动他毫发，可是，火气大了，请二位入内亲自陈奏吧！”

魏世才道：“谢过二位护法提示了——”

人影轻坠，魏世才与邓中仪已先后飘身而下。

二人都是恢复了本来面目。

常百乐发狠道：“二位请，等下再来道喜致贺！”

一侧身，让开一边。

魏世才以牙还牙地：

“彼此，彼此。”

常百乐一翻眼，正要——严百川哼了一声：

“主公马上就要升殿了，听说，已下令把三大毒刑陈列出来，不知是那一位有此荣幸，先做第一位“刑上”贵宾！”

魏世才一直向前走，头也没回地哼哼着：

“当然不会是二位护法，因二位乃主上身边之红人也！”

常百乐轻喝：

“姓魏的，你还要口花花的风凉？……”

便要有所行动。

邓中仪冷声道：“二位护法，能一同见主上最好，主公圣明，自有是非曲直，即使我与魏兄受罚，也得由主公决定……”

严百川接口道：“好的！二位请吧，姓魏的，你少在口头上占便宜！”

魏世才霍地回身，沉声道：

“二位如此无礼！等下可不得推赖！”

常百乐一挺胸，瞪眼道：“笑话，你凭什么？”

魏世才怒目厉声道：“常百乐，你可知道爵秩有别？你怎可悖词犯上？”

常百乐呸了一声：

“姓魏的，你别臭美了，你还以为你是右丞相么？笑话，等下够你受的了！”

魏世才喝道：“至少，本人现在仍是主上驾下的丞相，你，怎敢一无礼？”

常百乐耸耸肩道：“如果半个时辰后，你姓魏的仍是右丞相，再打你奶奶的官腔不迟！”

魏世才重重地哼了一声：

“等下再说！”

一摔袖，掉头直往内走。

邓中仪咳了一声：

“真是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同是一殿之臣，何必这样势利眼！”

常百乐正要反唇相讥，严百川已冷峭地示意他住口。

倏地，一阵丝竹细乐奏起。

云板轻响。

钟声丸鸣，严百川吸了一口气，道：“主上快升座……”

常百乐道：“可惜咱们不能离这儿，不然，大可看这两个家伙的乐子，亏得他二人还敢这样神气活现，摆他奶奶的威风！”

严百川低沉地道：“老二，我感到有点不妥，你最好别太胡调了，谁不知姓魏的是老狐狸，加上这个狗头军师邓中仪，万一他们两把臭嘴把主公说活了心，并未受处罚，倒霉的还是我们，这叫做祸由口出！”

常百乐冷笑道：“老大，你太多意了，这两个家伙，不死也得脱层皮……”

猛住口，脚步声响，是一位黄衣武士大步走来。严常二人知道这班黄衣武士，才真正是汪浩然的贴身近卫，也都是经过汪浩然亲手调教的，等于产

汪浩然的记名弟子，忙屏气肃立。

黄衣武士冷峻地道：“奉令谕！请二位护法封死入口，入殿赴宴。”

严百川和常百乐同声道：“知道了。”

黄衣武士大声道：“这里有人接班，令到即行。”

严常二人忙应声移步。

把石碑移好，就封死进口了。

二人进入大殿。

两列盛筵，共是十八席，已经满了八成座。

严、常二人走向自己的座位。

只听一声娇滴滴的：“圣驾到！”

全体一致起立，肃静得很。

珠帘抖处，流苏轻曳。

一王者衣冠的人大步而现身，后面紧随八位彩衣宫女。

王者坐定，宫女雁列“人”字。

他一声严厉的：“众卿入座。”

大家一致躬身道：“谢主公赐坐。”

王者一仰面，赫然正是“四绝诸葛”

汪浩然，他没有死在地道里？只见他目射熠熠威芒，向左右疾扫一眼，大家都连大气也不敢出一口，噤若寒蝉。

他开口了！“各位卿家先且进食，孤等下再说话。”

大家好像松了一口气。

宫女们穿梭般进酒上菜。大家虽然吃喝，一颗心还在七上八下，没有放下来。

只见汪浩然自己拿起银刀，割食一鼎烤猪。

宫女在旁酌酒。

他大口吃肉，大口喝酒，仍是豪迈本色。

大家也就痛快吃喝起来。

好容易，汪浩然放下了银刀，一仰上身，靠在虎皮背垫上，吁了一声：

“各位卿家，孤这次，承认失败了！”

大家忙停止吃喝，没有一个敢于开口。

汪浩然猛地一正身坐定，右拳紧握，猛烈地摇晃着，吼道：“孤不喜欢失败，讨厌失败，要追究失败的责任！”

他说时，目射凶光，满面杀气，那里像是平日雍容镇定，谈笑自如的“四绝诸葛”汪浩然？

简直变成了狰狞的夜叉罗刹。

阶下列座的群雄，除了少数的二三人还能冷静外，都已紧张得股栗、心悬、冷汗冒出。

因为，他们在积威之下，对他这位“主上”奖赏时，能使人感激鼓舞，惩罚时，能使人心胆皆裂的一套，太熟悉了。

现在，“主上”已在盛怒之下，要严究失败责任的话，该是人人有罪，甚至包括了“御驾亲征”在内的汪浩然。

当然，“主上”是“圣明”的，决不会罪及自己，只不知那个倒霉？只要“主上”举手开口之间，谁就该死！

死，并不足惧！

怕的是先上酷刑，叫人求生不得，求死也难！

一想到酷刑，再看看已经摆在阶下，用红绫遮住的特制刑具，每个人都连心也麻了。

何况一人有罪，还可能罪及妻室子女呢。

因此，全场空气，立时有使人窒息之感。

汪浩然阴厉地横目扫视全场一遍，喝道：“请右丞相先奏陈经过——”
右丞相？正是“活曹操”魏世才。

只见他一欠身毫无表情的凝声道：“据臣下所知，臣与邓中郎皆已凛遵主上谕示，克尽厥职，只是，姓符的突然到方家堡，殆非臣与邓中郎所能预知者……”

汪浩然截口道：“只先说说你与邓卿的部署经过。”

魏世才沉声道：“自三年前经主公指示机宜后，臣下与邓中郎即一面着手在地道里下工夫——那条地道，本来有专人看守，经常打扫，由于臣下调换了我们的暗卡接替此职，遂能逐步依照主上谕示进行改装土木消息，姓方的狂妄自负，亦从未过问这条地道，臣下已经严饬所属，一切谨依主公所谕示按步完成——”

汪浩然沉声道：

“所属都可靠么？”

魏世才道：“臣下可以身家担保无一会泄密于外人！”

汪浩然道：“如此，姓方的又怎能及时有备，把家小移动？”

魏世才道：“主上圣明，此非臣之下愚所可料及。”

汪浩然阴沉的：“邓卿奏来。”

妙手伯温邓中仪欠身道：“臣奉命辅佐右丞相，事发前忙于指挥所属在外布置疑阵，张贴揭帖，赶回方家堡时，已是进入‘情况’中，一切皆系依照主公谕示进行！”

汪浩然仰面大笑，接口道：“据右丞相和邓卿说来，错处皆在孤亲自主持的外线出了乱子是不？”

魏、邓二人同时躬身道：“不敢，决无此意！”

“那末！”

汪浩然沉声道：“错在何处？”

魏世才道：“臣下拙见，全误于未估计到姓符的会适逢其会

“岂有此理？”

汪浩然怒喝：“右丞相，就算符某人误了我们大事，可是，该知道，他只是突然来到，是么？”

“该是如此。”

魏世才道：“不过，符某人可能潜身在附近！”

汪浩然震声道：“不论如何，符某人该是临时现身在方家堡是么？”

“主公明鉴，确实如此！不然，臣下也不至措手不及如果早有朕兆，早已飞报主公了。”

汪浩然道：“既然如此，请问符某人也是人，并不是神对否？”

魏世才与邓中仪互看一眼，邓中仪躬身道：“清恕臣下愚昧，有妄言上奏。”

“说！”

汪浩然冷声道：“大约认为是符某人有‘天下奇才’之誉是么？”

邓中仪沉声道：“诚如主公所言，符某人既非浪得虚名，即使他的智与力皆在主公之下，但在臣下之上，则是事实。”

汪浩然哼了一声：

“以事论事，符某人即不是神，何能预知？岂有一到方家堡就能洞悉知微之理？由此可知必有背叛孤者！”

他话未罢，霍然虎地起立！只见他双手按在案上，双目厉芒迸射，瞪定魏、邓二人，声音严厉得叫人头皮发炸！“请二卿面对着孤，对孤交代！”

这时的汪浩然，神色狞恶如鬼。

别说是面对他严词诘问的魏世才与邓中仪。

便是其他的在座群雄，也感到心惊胆战。

大家的目光，不敢向汪浩然看。

却一致集中汪视着魏、邓二人。

这种无形的压力，特别使人战悚。

魏、邓二人难得的镇静，但也显得惶恐地应声仰而，向汪浩然平视凝目。

汪浩然声如刀切：“说吧！”

魏世才栗声道：“主公一言抉微，自是洞察为明，究竟是属下何人泄密？或者另有别情，需待查证事实真相，请主公息雷霆之怒如何？——”

汪浩然连连拍案，喝道：“右丞相，中郎将，孤待二卿不薄，是否？”

魏、邓二人同时躬身道：“主上大恩，微臣碎骨难报！”

汪浩然哼了一声：

“你二人，也是才智过人，理应不在符某人之下，差也相差不多才是，为何被符某人在倏来倏去之间，为符某人如戏婴儿？以致多年心血，毁于一旦，使孤大业受挫，损兵折将，连左锦卫也落人手，而你们却是连已到手的两个方家丫头，也仍被夺去，你们……你们是干什么的？……”

全场顿感灰头土脸，都低下了头。

魏世才沉声道：“请主公息怒，臣下知罪，当是如何着手反扑？以报此恨，而收桑榆之功？——”

汪浩然喝道：“你认为如何？”

魏世才躬身道：“以臣下拙见，主公万安，正宜平心静气，沉痛检讨此次过失之根本原因，而且，以主公之圣明，应当先浮三大白，大笑三声才是！”

汪浩然怒道：“你，说什么？不知自愧，还敢轻言相戏于孤？”

“非也！”

魏世才侧目一注邓中仪，一字一句地：

“邓中郎，主上正当亢阳气盛之际，请婉约陈奏，意下官所不逮？”

中仪震声道：“臣有渎言上奏。”

汪浩然厉声道：“说！切勿狡辩！”

邓中仪道：“以臣管见，右丞相之意，是借古喻今，请主上发挥魏武雄风大度……”

汪浩然冷笑道：“右丞相以阿瞞为师，念念不忘孟德，眼前之事，与魏武何干？”

邓中仪朗声道：“想当年，魏武以布衣起干戎行，牢宠英俊用文武，遂使文武归心，宛城遇张羽，赤壁周郎，华容逢关羽，西凉窘马超……失利者多矣，而终成大业，千秋令名，皆因曹公高瞻远瞩，不计一时之得失耳……”

汪浩然哼道：“以卿言，是责孤度量不如曹公乎？”

邓中仪躬身道：“主公误矣，只有曹公不及主公，毋论其他，曹公除了风流差可与主公辉映外，非若主公之万人敌也……”

汪浩然一注魏世才，冷声道：“右丞相有‘活曹操’雅号，若论曹公，该属右丞相才名至实归，孤当不辞度量不大之讥，非追究此事不可……”

魏世才忙接口道：“当然，便是臣下，受此大辱，也誓必与符某人周旋到底不可，愿肝脑涂地，为主公效尤犬马之劳，以赎此愆——”

汪浩然疾声问：

“二卿计将安出？”

魏世才木然道：“容等陈奏上！”

汪浩然道：“不能立即奏陈？”

魏世才悚然道：“鉴于前车，难保没有内奸，为防万一！”

“什么话？”

汪浩然截口道：“此乃禁地，在座重卿家，皆孤之心腹肱股，有何话不可说？”

魏世才欠身道：“主公恁地诏示，臣下敢陈管见——”

汪浩然一拂袖，道：“奏来。”

又自坐下。

虽然他仍是杀气罩脸，逼人的凶威已因坐下而一敛。

全场也顿感紧张一弛。

魏世才不慌不忙的道：“由于符某人之现身方家堡，形势逼人，臣下与邓中郎不得不抽身，但我们所属的暗卡，十九未撤出，随时可与联络，再拉上线，不失为备用闲棋……”

汪浩然接口道：“右丞相，未免太轻估符某人了，你二人一走，别说瞒不过符某人，即使粗犷如方某人者，也必恍然有悟，你二人先自撤回，乃弄巧成拙的败着，不过多丧失不少‘暗线’而已！……”

魏世才又道：“以臣拙见，虚实奇正之间，符某人未必能够迅速采取行动，即使，他已有所疑，以他假仁假义的心性，也非先掌握好证据，抓到事实不可！如此，则非咄咄可办者，在争取时机上，仍对我们有利！……”

汪浩然截口道：“利在何处？具体说来。”

魏世才道：“一方面，方某人等既然已知他们身边有了不稳，必然先得

分心注意安内，就无形减少了他们及时策划对付我们的注意力，另一方面，他们为了根除内患，决不会轻举妄动，因我们多年来在方家堡布下的棋子，亲疏皆有，方不同也弄不清楚，即使符某人手段再高，也决难在短时里取得证据，如此，主客动静之间，先机主动的关键仍掌握在我们手下！”

汪浩然道：“左锦卫仍陷敌手，当前之急必须先把他救出，当用何策？……”
因为，阿壁落在他们手上时间越久，越是对孤不利！那因为，符某人曾经见到阿壁与阿玉一次！……”

邓中仪适时接口道：“好教主放好，臣下可保证左锦卫也能够逢凶化吉，至少，自保有余，进则可以收到‘深入钉子’的效果。”

汪浩然哼了一声：

“论阿壁，是经孤调教过的，如是落入方某人之手，孤可高枕无忧，但，落在符某人之手，则很难保险，那因为，符某人之老奸巨滑，非阿壁所能比试者。”

魏世才缓声道：“臣有一计，唯太险绝，不敢妄言——”

汪浩然道：“且说说看！”

魏世才躬身道：“主公圣明，当知‘舍身喂虎’之计。

“舍身喂虎？”

汪浩然咳了一声：

“此计孤曾行之，而且有效，克奏肤功，左丞相也曾表示倾服！可是，可一不可再……”

“不然！”

魏世才道：“左丞相何在？臣下愿凭管见，与他各出一策，由主公卓裁！”

汪浩然目光一眨，冷然地：

“左丞相……此次耗力甚巨，不宜劳神，右丞相只管奏来，救人如救火，时机稍微即逝——”

魏世才道：“主公神明英武，如果能够及时以符某人故交好友身份赶往方家堡，和符某人套上旧情，神面明之，要回左锦卫，不过反掌之劳耳。”

汪浩然仰面道：“此本可行，孤亦曾计及之，唯孤曾经和傅家小儿照过面，已葬身地道之里，再往见面，岂非使傅家小儿滋疑？”

魏世才道：“除此外，恕臣鲁钝，一时想不出更可争取时机，救回左锦卫良策了！……”

“这有何难？”

是常百乐忍不住叫道：“就由主公下令，倾我们之力，先通知留在方家堡的内线，智取或力夺就行了！”

汪浩然哼道：“此乃莽失之见也，常爱卿勇则勇矣，论谋非汝所擅，勿多言徒乱孤意！”

常百乐尴尬地窘笑了一下，又叫：

“主公，千万相信……左丞相的话，那等于请主公送上门去！……”

“老二住嘴！……”

是严百川喝住他，死瞪了他一眼。

汪浩然仰面道：“孤倒不在乎再去方家堡？当今之世，亦无人能奈何孤一根毫发！……”

魏世才躲身道：“主公神威，天下莫与京，如果重入方家堡，再见符振扬，救回左锦卫，只此一事，亦足震撼天下，卓绝千古了！”

汪浩然目射异采，仰天大笑道：“好！孤就再往方家堡一趟！”

“不可！不可！”

又是常百乐叫道：“主公千万勿听魏某人之言！”

“什么话？”

汪浩然大喝道：“常爱卿，怎可对右丞相无礼？先向右丞相赔罪！”

常百乐叫道：“臣下有话说——”

“好！你说！”

汪浩然厉声道：“如有乱说，二罪并罚！”

常百乐道：“第一，臣下认为此次之失，使咱们大家倒霉，臣下三位盟弟生死不明，皆是魏某与邓某二人误事，推原祸始，该先把他二人拿下究罪！”

汪浩然道：“还有呢？”

常百乐道：“魏邓二人，狼狈为奸，既失机于先，误主公大事于后，现在，又竭力怂恿主公再去方家堡，主公以万金之躯，岂可轻于涉险？分明是他二人存心不良！……”

“住嘴！”

汪浩然喝道：“此乃孤之决策，右丞相与中郎将只是献策而已，权冲在孤，姑念直言，不予究罪，还不快向右丞相请罪，再给孤退下！”

常百乐还未开口——

严百川死人断气似的冷哼一声：

“老二，快照令谕行事！”

常百乐刚叫了一声：

“老夫——”

“什么废话？！”

严百川犷声喝道：“你敢抗命？”

常百乐一凛，咽下一口恶气，向魏、邓二人一拱手，道：“咱有错说之处，请包涵。”

又向汪浩然一躬，道：“臣下知罪。”

魏世才沉声道：“彼此皆一殿之臣，此需合力同心，效忠主上，一旦主公大业告成，彼此风去际会，同沾恩泽，毋须意气用事。”

邓中仪也肃声道：“我们同为主公大业效为尽忠，毋以确怨介意，三位令拜弟尚未可断定不讳，即使有个万一，也是为主公克尽忠义，简在帝心，主公自有轸念表示，我们当尽力为己成仁捐躯之同僚报仇泄恨才是。”

严百川道：“但愿如此，老二还不谢过？”

常百乐只好抱拳致歉。

这也难怪！

常百乐原以为魏、郑二人这番必然吃瘪无疑，极想快意私心。

本不，汪浩然在赫然震怒之下，常百乐方以为魏郑二人必受酷刑，可是，在魏世才一番回话后，汪浩然就雷声大，雨点小，真的应了严老大的话儿了。

常百乐恨怒之下，无处可泄，才口不择言。

结果，又是自讨没趣。

他到底也是老奸一个，除了没有魏郑二人那份口才及那一份深谋思虑外，也懂得鉴颜辨色，一见苗头不对，也只好忍气吞声了。

魏、郑二人的话，也确实使人无反驳余地。

严百川向汪浩然一躬，道：“老二性直口快，一片忠心尚祈主公三思明察。”

汪浩然颌首道：“二卿忠诚直谏，孤甚嘉慰，孤自有主张。”

严百川退回原位。

汪浩然一凝神，目注魏世才道：“重去方家堡，是孤已决定之事，唯面对大敌，关系至大，如谋定后动，右丞相有以教孤否？”

“不敢！不敢！”

魏世才躬身道：“主公雄才大略，当代一人，必然胸有成竹……”

汪浩然接口道：“右丞相勿谦，昔日姜尚，子房，诸葛温伯等皆帝者师，当前，正是各位爱卿大展抱负，各展奇才之时，应当言无不尽，孤适才有失态，乃一时心情不佳，现已平心静气，敬纳众卿进言。”

一捧金斗，大笑道：“众位卿家，孤敬酒了，务必尽欢，畅所欲言！”

他这一手，顿使全场有“受宠若惊”之感。

大家一致起立举杯，躬身道：“谢主公恩典——”

全场一致干杯尽觞。

气氛也为之一松。

汪浩然震声道：“各位卿家，当前是为山九仞，只差对付符某人与这一簣了，务必全力以赴，事成之日，孤家决不相负，当与众卿共享尊荣。”

大家顿时有“鼓舞”之心情，无不振奋。汪浩然又注目魏世才，道：“请右丞相先抒高见。”

魏世才不慌不忙的道：“冲盱大势，仍是我们占了优势，主公手上握了

几张大牌，每一张打出，皆可使符某人手忙脚乱，何忧之有？……”

汪浩然轩眉道：“右丞相能为孤一借箸否？”

“当献献曝之枕。”

魏世才缓缓地伸出一手，屈指道：“第一，符某人与章某人家眷……”

汪浩然截口道：“这一点，孤已有腹案。”

魏世才一哦，又屈一指道：“第二，曾经大闹方家堡的符家小儿，可兹利用者大矣！……”

汪浩然接口道：“关于此子，孤已早传令命彼暂时藏身一处隐密之地，等孤安排。”

魏世才一摊掌道：“第三……”

话声甫出，锦衣武士入报：

“姜总巡阅使在外求见！”

“哦！”

汪浩然虎地起立，道：“姜贤弟回朝，真天助孤也！”

一挥手，喝道：“说孤有请——”

锦衣武士暴喏退去。

汪浩然大笑不已道：“孤当亲迎姜总巡阅使，众卿随孤出迎。”

全场应声起立。

汪浩然已龙行虎步，在八个宫女雁翼簇拥下，大步下阶。

“活曹操”

魏世才以下纷纷离座，肃然紧跟在他身后，只听一声：

“微臣姜传远回转复命——”

在两个锦衣武士引诱下，一位玉面朱唇，仪容俊朗的中年人——却是穿着一身北方庄稼佬打扮，倏然由甬道走来。

此人正是“玉面子牙”姜传远。

大约看到了已经步出宫门，宁立阶上为首的“四绝诸葛”

汪浩然等，呆了一下，立即大步上前，一拱到地，道：“传远何德何能，怎敢惊动圣驾暨各位——”

话未了，汪浩然已歉步下阶，亲自扶起姜传远，大笑道：“卿有大功，且有苦劳，孤赏罚分明，理当迎卿于十里之外，惜目下有碍于敌方耳目，委屈爱卿了。”

说着，执住“玉面子牙”

姜传远的右手，并肩上阶。

那两个锦衣武士已迅速退回甬道。

魏世才看了郑中仪一眼，彼此心中明白——

那因为，四面甬道中都已由锦衣武士轮值——而这班锦衣武士，总共不过十八人，原无汪浩然的记名弟子，本来是分为锦衣，黄衣二队，由连城壁与尉迟玉各领一队，除了汪浩然外，不受任何人指挥。

因此，这班人无异是汪浩然的贴身心腹。

派出心腹弟子把守四面八方出入口——证明汪浩然已经动了杀机，一则准备杀人，特别戒准严密，二则封死四面出入口。

在这种森严周密的部署下，的确是无异地狱，外面的固然无法进入，内面的人也别妄想企图逃出。

而且，汪浩然可能准备下毒手的对象，开刀上刑的第一个或第二个，就

是他魏世才与郑中仪！

魏郑二人也暗自抽了一口冷气。

只不知何故？汪浩然竟“放过”

了他二人。

而且，又是“言听计从”

，完全是一副汪洋大度的样子。

更不清楚汪浩然何以独对“玉面子牙”

特加宠眷？

姜传远立了什么不世大功？

至少，魏、郑二人还不知道。

他二人也只好除了暗中戒备外，也无别策。

汪浩然挽着姜传远的手，直到玉案之前，才放了手道：“来人，为姜总巡阅使特设金花席。”

宫女应声照办。

“玉面子牙”

姜传远忙逊谢道：“主公如此厚待，臣下万不敢当——不胜惶恐之至——”

汪浩然道：“卿有大功，当受殊遇，卿当以有功受上禄为荣，勿辞也。”

宫女们已经花团锦簇，踵事增华的白宫们律移来一张铺锦石案，满缀金花的金交椅，象牙箸，紫金夜光杯，果然一切与众不同——就设在汪浩然玉案之前。

汪浩然已入座，再次举手道。

“为姜总巡阅使奏‘齐天乐’，进摩加舞——”

乐声立时悠扬而起。

姜传远显得有点局促不安。

严百川、常百乐等皆有不胜艳羡之色。

汪浩然手捧金斗，道：“姜爱卿，孤敬你三斗。”

早有侍立在金花席旁的彩衣宫女盈盈奉袖，纤纤玉手捧玉壶，款款，浅笑为姜传远酌酒。

姜传远忙肃然捧杯过顶，站起。

“君”与“臣”，各尽三大斗。

汪浩然四扫一眼道：“众位卿家，同贺姜总巡阅使——”

魏世才首先起立。

邓中仪续之。

他二人以次，依序起立，奉杯，为姜传远贺功。

姜传远玉面飞红，一因被酒，二因激奋，酡颜陪笑连连致谢。

香风先到，在细乐“宫门”，后悦耳赏心中，由宫门后板檀轻响，两行只御轻纱绕繚的美女，载舞回旋而出。

在座的除了汪浩然身后八个宫女及侍宴执壶，上肴进酒的宫女，由于同是姑娘家外，几乎都为左右各八，两行红粉妖艳的无遮色相吸住了眼光。

因为，她们是等于裸体。

除了脐下妙处，各缀了一朵五彩金花外，寸丝不挂，半缕无存，那些轻曳生姿，回旋起舞的轻纱绕繚，有等无奈眼光下，尽是活色生香的凝脂胴体

也。

本来，万紫千红皆是色，动人情处不须多。

而现在的十六位美人儿，却是个个天姿国色，燕瘦环肥者有之，高短合度者有之，有美皆准，无麓不臻。

只见酥胸如雪，点点鸡头肉，滑腻犹如塞上酥，随着她们每一动作，酥胸起伏间鸡头肉鲜红欲滴，抖颤不止。

柳腰轻摆，是不胜情，有叫人紧搂一把之非非想。

最妙的是她们好像存心挑逗，无限春情，都洋溢在每一回旋舞步间，包括了她们的眉毛、眼睛……”

此时，大家都能感觉到她们的柳眉在说话。

媚眼斜颦处，也是在“传情”。

眼波才动被人猜？

此时无声胜有声。

她们的舞步，是由轻缓曼妙，而逐渐急荡加骤。

玉股由导动而至玉腿频挑……

常百乐第一个直了眼，口水流到下巴上，他还一点不知道哩。

同样差不多的，都津津有味，只顾看，忘了吃，酥麻了半边，如痴似醉……

渐渐的，大家都感觉出一点“异状”——那就是，她们好像是专为表演给汪浩然与姜传远二人欣赏似的？因为，她们每一动作，充满的肉的惑诱，欲的挑逗，而她们的引诱“对象”，挑逗“目标”，应该说是针对姜传远一人而发。

连高坐在上的汪浩然，也只沾了坐在正面，和姜传远一同直绵的光而已。

大家先是为色相所迷，并不怎样。

等到发觉了这点“秘密”后，都感到不是味儿。

却在心中暗想：

“原来奏乐是给姜某人听的？”

摩伽舞，也是给姜传远看？好呀，姓姜的独邀“圣眷”，等于一人受用。

大家只是癞痢头赶亮——借光罢了。

除了“活曹操”魏世才与“妙手伯温”邓中仪二人心中有事，目不在色，不当一回事，只是虚应故事的故作欣赏状尝，其他的在座群雄都有多少感到受“冷淡”而影响到了额外心情。

这当然都在汪浩然意料之中。

他正在肚子的鬼八卦，转着害人的念头哩。

因为，他已经有了极恶毒的“构想。”

不错，他真准备再去方家堡。

可是，他岂能对魏世才与邓中仪释然无疑么？但他知道，魏邓二人皆是深沉多谋，所学不在他之下的人，在未取得确切证据之前，对他二人无法藉词加罪。

要怎样才能证明自己心中所疑呢？要如何才可抓住魏邓二人背叛他的真凭实据呢？这就不是简单易举的事了。

他明白！他必须先咬牙忍下来。

他必须先稳住魏邓二人。

而后，才好一计接着一计，只要证实了魏邓二人背叛了他，那时呀！哼……

他更清楚，他现在面对的，不止于外患——要全力和“四海游龙”符振扬，“关东大豪”方不同，及加上一个可能仍在人世的“八方一剑”章大钩等全力周旋，假定此次奇袭方家堡之意外失败，是由于魏世才和邓中仪窝里反，泄了密所造成的话，他还得对付这种内忧！

而这种内忧，属于心腹大患，较之外患，犹为严重。

如果两者相较，他深知内忧比外患更可怕！

因此，他必须先安内，再御外，或者，一石二鸟，同时下手。

要如何才能运用得恰当呢？这就是汪浩然要借这场分散别人心神的细乐妙舞空间，仔细斟酌了，当妙舞正到妙处，

他心中已叫：

“……有了！……”

有了，什么呢？只有他自己肚内明白。

至于他为何独对姜传远偏宠有加？当然，也有他的用意。

汪浩然平生的信条，就是“宁可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不折不扣的曹操信徒。

当一曲“齐天乐”奏罢，也正是摩伽舞到叫人心迷意乱之际汪浩然一声：“退下——”

他先鼓掌三响，表示对舞伎们的嘉奖。

乐声停，妙舞歇。

她们翩若惊鸿的向帘后隐去。

只留下一阵阵的香风袅袅。

汪浩然哈哈道：“各位爱卿，此乐何如？”

大家当然轰声叫好。

他又笑道：“此舞何如？”

大家又叫好如仪。

他一与举，道：“此何足道哉？待大功告成，孤当集天下之味，天下之乐，穷视听之娱，尽身心之畅，随心所欲，与众卿共享之——”

一顿，又道：“而且，届时，众卿亦可各出心裁，自行受用，予取予求，不负平生大志，始不愧为大丈夫，众卿以为何如？”

严百川首先大呼：

“全仗主公之福！”

群雄轰然呼应。

汪浩然笑了，目注姜传远，道：“姜爱卿——”

姜传远忙起立躬身道：“臣下在。”

汪浩然道：“适才之舞伎，本是孤后宫家乐，其中，不乏北地胭脂，南朝红粉，越女芳菲，吴娃媚婉，卿乃解人，认为彼等，亦算人间殊色否？”

姜传远忙道：“能得主公准后宫之选者，无一不是人间绝色，一代美人也——”

“姜卿？”

汪浩然笑道：“卿如有特垂青眼者，尽可指出二至四人，当赐卿侍寝——”

姜传远大惊，避席惶声道：“这个……臣下斗胆如天，他不敢妄想！”

汪浩然正色道：“姜卿岂嫌伊等庸脂俗粉？或者，有‘可惜海棠春早发，可怜蝴蝶采残枝’之意乎？”

姜传远冷汗如浴，下跪阶前，顿首道：“臣下万死不敢有如是想法……”

汪浩然沉声道：“卿可知‘君无戏言’否？”

姜传远忙道：“臣下知道，只是……”

汪浩然道：“即知孤言不轻发，何得抗命。”

姜传远促声道：“臣下肝脑涂地，杀身难报。”

汪浩然颌首道：“姜卿平身——”

姜传远应声起立，不敢仰视。

汪浩然缓声道：“因卿有功，孤乃有赏，侍女中，有半数未经孤之御幸，卿不便自择，孤当为卿选取四位，卿毋辞也……”

姜传远只是连声称：

“不敢当，不敢当此厚赐……”

汪浩然一摆手，目扫全场，震声道：“各位卿家，孤重赏姜卿，汝等亦有所疑否。”

魏世才躬身道：“主公禅武，决不当之事……”

汪浩然点头道：“孤当然有对众卿宣告之必要——”

一摆手，道：“姜卿，且入后殿歇憩，入浴更衣。”

姜传远忙躬身退入偏殿，自有宫女侍候。

汪浩然目扫群雄一遍，沉声道：“众位卿家，姜总巡阅使奉孤之命，改容貌为一驼背老人，屈作‘南庄’看守果园的老苍头，月支制钱五角——也只有鄙吝出名的史某人，才肯化如此贱价雇用一个年老的人，但经他的灵活运用，不但能知‘南庄’动静，还能利用深夜负责与大江以南的支舵聊络，以不同的面目与身份出现，卓著功勋，使大江以南的一切大小事宜——免孤分心悬念——”

一顿，右拳紧握有力的按在玉案上，大声道：“能如姜卿任劳任怨，鞠躬尽瘁，效忠于孤者，难能可贵，因此，孤深喜之，众卿以为如何？”

原来如此。

魏世才缓声道：“主公神极莫测，赏罚严明，臣等于深为感奋，亦同感惶愧无地，当全力有以赎罪。

群雄同声附和。

汪浩然仰面傲然道：“孤今日，可说谋臣如雨，猛将如云，符某人与方某人又何足道哉，成大功，竟大业，指弹间事，现在，听孤部署一下——”

群隐肃静倾听。

汪浩然大声道：“第一、重去方家堡，是孤之愿，且系由孤单身而往！第二、由于左丞相需要静养，此地暂由左丞相代孤坐镇，并调度一切。

而由邓中郎佐理策划。

第三、众卿暂时按兵勿动，唯需联络南下扬州对付姓龙的和林家老小，接应阿玉，一同北来——”

群雄相顾，无一人敢于开口。

因为，汪浩然这种决定，实在大出人意料之外。

第一、大家以为汪浩然纵使自负天下一人，真有天下无敌之能，要再去方家堡，无异闯龙潭，入虎穴之险。

依情依理，即使汪浩然欲逞能，独马单身前往，他非派出大批高手，在附近听令，随时准备接应他不可。

而汪浩然已经否定了，的确确实，只有他一人去。

第二、他指名留下“活曹操”

魏世才代他留守及留下邓中仪这个“妙手伯温”

在此，也是“怪事”。

首先，常百乐直发怔，心中好不气闷。

因为，此次方家堡一役，汪浩然仅以身免，可说大败亏输。

在事实真相未查明之前，无疑的，以魏邓二人涉嫌大。

现在汪浩然竟公然给魏、邓二人授以重任，岂非已认定了魏邓二人清白，有功无罪，才如此付托的。

这样，简直是皂白不分，叫人难以置信，常百乐首先感到不服。

只是，他尚未及表示什么，已被严百川冷酷的目光止住了。

“主公，臣有一言！”

是魏世才沉着的，开了口：

“务祈主公垂听。”

汪浩然一哦道：“右丞相有何高见？”

魏世才道：“臣以待罪之身，理当先驱效命才是，但以主公已宣示‘单刀赴会’，臣下在此次方家堡泄密之嫌未全部水落石出之前，不敢接受重任——”

汪浩然轩眉道：

“右丞相之意如何？”

魏世才道：“愿乞命赴扬州一行，务期此次南下，必然圆满报命。”

汪浩然笑道：“扬州几个小辈，不足挂齿，何能大才小用，劳动右丞相？……”

魏世才接口道：“臣无别意，但求心安，不愿留在是非未明之地，亦示出处分明。”

汪浩然道：“右丞相，孤与卿，名属君臣，情同手足，孤决无见疑之理，疑则不用，望卿勿辞，而且，正好趁此空隙，让卿与魏卿得与嫂夫人等团聚——孤已命专差往接嫂夫人去矣。”

魏世才一哦，谢道：“主公如此厚待，使臣下更是汗颜无地。”

邓中仪也谢道：“主公如此体恤，不胜感奋。”

汪浩然笑道：“如此，反见生份了，二位卿家，应知当前重任艰巨，非二卿留守，孤不放心——”

魏世才道：“主公如此厚爱，臣下敢不竭诚以报？此地留下邓中郎与姜总巡阅使已足，臣下仍盼能暂时避嫌——”

汪浩然沉吟道：“恁地——”

又一哦道：“孤倒想起来了，关于不久前，孤在‘龙驹寨’曾经有所发现，即是牛家父女，经查证，确系马家丫头和老仆家将之一，据阿壁，阿玉报告上来，彼等二人已经在中途分手，经孤派出人马打探，根据陆续报告，那老头与马家丫头可能藏身隐迹在济南附近，孤甚不放心……”

魏世才躬身接口道：“此事，请交臣下亲自走一趟如何？”

汪浩然笑道：“此亦大才小用，不过，马家老少，身怀‘绿玉马’，正是‘四大绝学’之一，彼等二人，可能就在潜修绝学？如此，则兹事体大，有劳右丞相辛苦一趟，自可如探囊取物之易，好得历下（济南）距离较到扬州近，我们暗卡也多，呼应极便，左丞相如有所得，或孤有急务需与右丞相相商，随时可用飞鸽传书——”

魏世才忙道：“如此，臣下立即进行。”

汪浩然道：“还有一点，一有发现马家老少踪迹，请左丞相谨记一点，只可生擒，不可毙之！至要，至要。”

魏世才道：“臣下知道了，就此拜辞。”

汪浩然一哦，道：“别忙，方才右丞相尚有未竟之言，便为姜卿回来所中断，孤还要听听高论。”

魏世才恍然道：“原来这样，主公虚怀若谷，何须臣下多赘一词……”

“不然！”

汪浩然正色道：“一言之得失，有关成败，孤如不听完右丞相高见，就

难释于怀。”

魏世才想了一下，恭谨地道：“方才臣下是列举到第三点，实在是不成熟，尚未经深思的拙见。”

汪浩然道：“愿闻。”

魏世才道：“因主公为人所不能为，采纳臣下‘舍身喂虎’之计，有再去方家堡之行，臣下偶触灵机，假如主公趁此与符某人见面，是以故人姿态，不妨倡言因得悉昔年‘四大家’之后代子女，已经有了讯息之说，以他们父执身份，邀请符某人联名发帖广告天下同道，要为‘四大家’老友后代重整门楣，光耀门户，地点就不妨暂借方家堡，如此，天下令名雅望，皆属主公，既可先立于万全之地，又可藉此释符某人与方某人之疑，解救左锦卫，不过反掌之易耳，何况，还可因此引出‘四大家’的子女……”

汪浩然静静地凝神听着，至此，大笑而起，道：“孤正有此意，孤正有此意，右丞相所言，竟与孤心意相通，不谋而合，此所谓英雄之见——”

魏世才忙道：“臣下只是献曝之忱，存供主公参考，早知主公胸有成竹，比臣下必更巨细周到，又何须臣下绕舌哉？”

汪浩然哈哈大笑，道：“兵贵神速，孤立即途往方家堡，需稍事准备，卿等可照孤方才所示而行！……”

魏世才躬身道：“臣下先行一步了。”

汪浩然颌首道：“孤静候佳报，待孤回宫时，当与丞相畅叙、与众卿共进庆功酒。

哈哈——”

大笑而起，一挥手，离座。

魏世才已一揖而退。

他是这样进来，又这样出去，很干脆。

汪浩然回顾道：“邓卿代孤送右丞相出宫——”

又向群雄举手道：“众卿静待孤回宫可也——”

人已大步掩没珠帘之后。

群雄早已离座起立恭送如仪。

魏世才在谦声道谢中，与“奉命送他”

的邓中仪匆促进入甬道。

他二人前脚刚走——

四个宫女匆匆走出，她们各自招手，先把严百川，常百乐及另外二位黄衣护法叫近身前，低声吩咐了几句——当然是代汪浩然传命。

只见严、常二人和另外二位护法神色凝重的匆匆抽身而去。

接着，又走出另外四位宫女，也是各自召人传下汪浩然的密令。

又有几批人先后脚出去。

以前后八宫女出来各自召人听命的紧张来说，当可知道是有极紧急的差遣或者是最机密的任务。

实在，是二者兼有之！……汪浩然在后宫卧室中，召见了“感激涕零”

有余的玉面子牙姜传远，促膝附绝，密语了近半个时辰，在二人相对一笑中，汪浩然满意地目送姜传远退出的背影，面上涌起诡谲而又阴厉的狞笑，双拳紧紧的握住……

而后，他又召进了八个锦衣武士与八个黄衣武士。

继之，又召进了八个宫女。

也不知汪浩然对他们与她们吩咐了一些什么？当他们和她们先后退出后，汪浩然匆匆而细腻的“打扮”

了一番，一拉暗门，在铜镜移动中，倏地消失在镜光四映中……

晨雾很浓。

整座方家堡，为浓雾所笼罩着，如由远处看，高耸檐牙屋角，时隐时见，很有海市蜃楼的景象。

正是方家堡大劫后的第三天早上。

有一个人，“拖”着一步千斤重，十分吃力的步子，摇晃着身形，走十步，停一停，挣扎着向方家堡走。

虽然已是快天光的时份，由于雾气太浓，目力难及丈外，这个人一直似在切盼有人出现，而偏偏使他失望。

虽然，前面一箭之外，就可看到方家堡甲地连云的巨大影子，在这个人而言，竟似咫尺天涯，一步犹如千里之远。

终于，他一阵摇晃后，跌倒了。

再也不能站起了，他呻吟出声。

适时，有急促的马蹄响起，而且，泼风般快。

一二四眨眼间，蹄声已经在离这个人的十多丈外飞驰而过。

而且，还有豪迈的大笑：

“不名兄，你可服输了？”

另一个声音嗨嗨着：

“还是不服输，咱们换一下牲口再比如何？”

“好！好！骑术是无法取巧的，再放一马好！”

“就比这一程，如果仍是你老兄高一着的话，我才相信——”

“行！这是第七次了，当年诸葛武侯‘七擒孟获’，换得孟蛮子‘南人不复反矣’的话，现在咱也希望听到不名兄认一个‘输’字！”

“好！看到底是谁猛着先鞭！”

说话的正是“关东大豪”方不同。

另一个不服输的，当然是“寒山孤客”吴不名了。

二人正在交换坐骑。

方不同上了那匹白马。

吴不名则在整理着原是方不同骑的那匹“乌雅”。

方不同扬鞭笑道：“不名兄，这匹白马，是万中选一的‘照夜玉狮子’，又名‘一块玉’，论脚程，‘乌雅’不及它，至少差了一皮，咱可以让你先放辔一箭之远——”

“这是什么话？”

吴不名叫道：“方兄未免太岂有此理，好比下棋，要人让子，还比个啥？不

是等于先自认棋差一着了吗？”

方不同仰面大笑：

“好！好！练过这一趟，也该回堡了。”

原来，他二人是在比赛骑术呀。

南船北马。

北方人精干骑术，一靠秘传心法，二靠天天练习，而大早跑马，是等于和尚“早课”，老话就叫做“溜马儿”。

倏地，吴不名“噫”了一声：

“什么？”

“不同兄，你听——”

方不同一哦：

“有人！是那一位朋友？”

人已骤马而来。

那因为跌倒在地上的那个人时断时续的微弱呻吟声息，把吴不名与方不同惊动了。

方不同循声驰马过来，吴不名也继之跟到。

方不同猛勒丝缰——他的坐骑，险些要踏过躺在地上的那人。

“朋友！”

方不同已经发现了倒地的人了：

“可是有病？方某请您到舍下歇着……”

人已飘落马背，掠到了那个人的面前。

方不同突然暴退三步，脱口叫道：“你是……你是……”

吴不名疾声道：“谁？”

方不同猛伸手，扶正那人，失声道：“汪……大侠，是你……”

吴不名也失声道：“是……你呀？”

谁相信？那人竟是“四绝诸葛”

汪浩然？只是，这时的汪浩然，全身衣衫破碎，尽是泥土血污，披头散发，面目焦黄，眼光呆滞，双颊浮肿，活像一个大病垂毙，或者刚由棺材里爬出来的活死人。

他只吃力的点点头，艰涩的挤出微弱声息：

“水！……水！……”

无力的合上了眼。

“关东大豪”

方不同一把抱起他，腾身上马，只说了一声：

“不名兄，回家再说。”

吴不名目光一眨，一面上黑乌驹，一面讶声道：“老方，汪……兄功力通神，怎么会……落到这样地步？……”

方不同一面催马驰出，一面沉重的道：“这个……真是怪事，得问他了……”

顿了一下，又吁了一口气：

“不名兄，假使一个人受了伤，或者中了毒，又逢地道崩塌，被埋在土石中，三天没有饮食，还得费尽力气，由土石重压中拚命挣扎出来，请问功

力再高又如何？……”

“寒山孤客”

吴不名只好默默。

实在，太出人意料之外了。

方、吴二人，都是“当事人”，日前一场大劫后，又经过“四海游龙”符振扬与傅震宇二人反覆分析过，除了符振扬尚有点存疑，嘱咐方不同严密守口，等待查证外，吴不名，傅震宇，加上方不同，都已认定了“绝绝教”的教主就是汪浩然。

此次攻袭方家堡的主谋策划者，也是他。

依方不同的意思，就要刑讯连城璧。

却为“四海游龙”符振扬阻住。

符振扬对连城璧十分礼遇，把他当作子侄辈相待。

依傅震宇的意见，是要方不同派出大批人手，挖掘已崩塌地道，生要见人，死要见尸，即可证实一切。

可是，由于一天一夜的滂沱大雨，地道积水，实在不好着手。

而且，符振扬认为多此一举，徒然惊动别人，启人疑窦？因为，云集在方家堡的江北武林高手，不下七八百人，不宜轻举妄动……必须等几天再说。

就这样，仅符、吴、方、傅四人知道这事——据他们四人猜测，除了汪浩然的生死与绝绝教主两者的真伪外，认为葬身地道中的，至少有“鬼圣”

阎皇与“冥后”阴灵等，再加上一个“不知先生”蒋淡如。

可是，摆在眼前的事实，先推翻了方不同的看法！

连“寒山孤客”吴不名也惊疑不定。

眼前的事实，很简单，是“四绝诸葛”

汪浩然完全和“绝绝教”无关。

反过来说，他该是义薄云天的大侠。

可不是嘛，他先及时赶来援助方不同，毙了“绝绝教”的“护教”申北辰。

继之，又在地道中为了保全傅震宇，和“不知先生”蒋淡如力拚。

终至为蒋淡如发动土木消息所困，而至地道崩塌，几乎葬身其中。

不论如何，推翻了活生生的“事实”呀。

方不同双手抱住半昏死的汪浩然，虽马驰甚速，汪浩然在他铁臂中，一点也不受颤动。

三人二骑，迅即回到方家堡。

方不同抱着汪浩然，大步进门，直奔内院。

吴不名始终紧随他身后——暗戒备着万一突然之变！

这事，立即震动了整个方家堡，莫不嗟讶。

当汪浩然经过方不同为他服下灵丹，又亲身为他更换血污衣服，为他传注真气，他有“知觉”了，他睁开眼来，第一句话，就叫着：

“傅贤侄呢？……他……好吧？……”

负手在榻前的吴不名和方不同都不禁脱口而出：

“汪兄……傅贤侄安然无恙……”

汪浩然牵动着嘴角，很“安慰”的笑了。

他喃喃的：

“这是……啸天兄英灵保佑……方兄……”

方不同忙凑近地，道：“小弟在此，汪兄还是少开口，睡一觉再说吧……”一伸手，闭了汪浩然的“黑甜穴”，让他入睡。

方不同长长的嘘了一口气，搓着巨掌，目注沉思着吴不名，道：“不名兄，这真是天下未有之奇吧？你……你有什么高见？”

吴不名摇头道：“天下事，原是出人意料者太多了，只有等振扬兄与傅贤侄回来再说了。”

方不同道：“咱已派出狄雷等分路飞骑去找他二人去了！振扬兄不知河事？带了连城璧和傅老弟走了，却不说明到何处？”

吴不名道：“振扬兄如此，必有火急之事，他一向如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反正他临走时打了招呼，很快就回来的，就等着吧。”

方不同仰面吐出一口长气：

“咱真是……糊涂了，让他好好睡一觉吧，咱们出去谈谈，看看外面有没有消息……”

符振扬等到那儿去了？答案是“洛阳”的“东大寺”。

东大寺，实际上是“承恩寺”。

它建于五代后唐规模宏伟，不在开封的“大相国寺”之下，因此，洛阳人习惯上也把它称为“相国寺”或者东大寺。

它是洛阳有名的“夹马营”附近。夹马营相传是宋太祖赵匡胤的降生地方。

“东大寺”之所以成为洛阳古迹，有一件最大的惨事，据史书上说：

明末李闯（自成）曾俘福王于此，闯王把这位亡国之君，和鹿肉一同置于蒸笼里，分飧贼将，为千古惨事之一。

是天亮不久时，寺门半开。

由于还早，除了两个沙弥和一个老和尚在打扫外，不见半个香客。

那个老和尚只顾低着头打扫。

两个小沙弥却不时东张西望。

终于，两个弥沙头碰头，互相把扫帚扫在一起。

那因为，已有进香的人来啦。

是一白发老叟，还扶着拐杖，蹒跚着一步一步的挨来。

在老头身后十丈左右，并肩走着两个小伙子。

一个面黑如漆。

一个面黄如腊。

却是一般人家的后生打扮。

二个小伙子，快步抢前。

一个叫道：“老伯伯，咱来扶着您。”

真的上前搀扶老叟。

老头呵呵着，顿住拐杖，咳着道：“后生家，老汉虽然大把年纪了，已经一个人走了好几条街啦，就到了，烧香拜佛要虔诚诚意，还是让老汉自己慢慢走的好。”

那个扶着老头的黑面小伙子只好放了手，道：“老伯好好走。”

人已快步向寺门走来。

另一个黄腊面的小伙子，仍是不快不慢的走着，低着头，不时眼光偷溜着老头。

两个小沙弥中的一个沉不住气，叫道：“有客人进香来了。”

是对老和尚说话。

老和尚状如未闻，仍是只顾打扫。

直到黑面小伙子到了他面前，老和尚才颤巍巍的伛偻着腰，强挺直上身，手扶住扫把，呵呵道：“小施主，好早。”

黑面小伙子笑着：

“咱俩是来结拜兄弟的，没有带香烛……”

一个小沙忙接口道：“敝寺有嘛……”

老和尚呵呵着：

“小施主——”

他眯着老眼，向后面看去，道：“还有一位老施主。”

面向老叟迎上去，笑呵呵：

“老施主，您来得好早呀。”

老头把拐杖往胸前一靠，合掌道：“老师父，老汉是来还愿的……人老了，怕挤，只好提早来。”

老和尚也抛下扫帚，低头合什道：“善哉，大早一炉香，我佛最灵光，老施主，您请。”

老头笑呵呵：

“老汉生受了，已是十八个年头的老愿啦，唉！现在才来还，老汉是走了三天三夜，步行二百多里路来的，还算得虔诚。”

说着，一面蹒跚着向寺门走。

老头背上，还背着一个黄布香袋。

这是地地道道的老香客，偌大把年纪，不坐牛车不坐轿，又不用儿子或孙子搀扶照应，竟走了这么远的路前来还愿，这份敬佛的虔诚，比一步一拜去“朝山”

的善男信女还感人哩。

老和尚一面陪着老头走，一面数说着：

“恁地，真教我佛欢喜，老施主，我佛保佑，您老一定子孝孙贤，福寿绵长……”

那黑面小伙子已经挽着黄腊面的小伙子，先进了寺门。

木鱼卜卜，清磬叮叮，还有奉经声，寺中僧众正在大殿中做早课。将及寺门石阶，老和尚近于耳语：

“魏施主已来过，他留下话，改在‘贾公祠’和您见面——”

老头只“唔”了一声，就走进了寺门。

老和尚又回头拾起了扫帚，做他的打扫事。

两个小沙弥沉不住气，又是头碰头，两把扫帚扫在一起。

一个低声道：“好多呀？”

原来，前面又有香客来了。

头一批，是四个。

第二批，是两个。

还有第三批呢，竟有二十个之多。

这三批香客，好快的步子，迅即汇合一处。

老和尚刚抬起头来，这三批香客已互相低语了几句，竟自分散开，沿着寺侧全边快步展开。

老和尚刚呵呵着：

“施主们早……”

只存下第一批四个香客了。

怪！这四个香客，一式黄衣，连面上也被黄巾罩住。

其中一个冷声道：“老和尚，咱们是来随喜的，咱们老爷的夫人马上就要来进香，你快打扫干净——”

老和尚呵呵着：

“是……是那位贵夫人施主的女菩萨呀？对方不耐道：“别噜嗦了，咱问你，方才来过几个进香的？”

老和尚道：“呀呀，三个，一位老施主，两位小施主——”

对方哼了一声：

“最好叫他们快点烧过香，快点走，你懂？”

老和尚只是呵呵着，没说话。另一个黄衣人阴沉地：

“并肩子，提着神儿，还是等着伸爪子吧！”

四人立即移步散开，来回走动。

两个小沙弥只顾低着头打扫。

老和尚合掌道：“贫僧就去告诉方丈……”

一面丢下扫把，移着鸭子步，向内走。

“你站住！”

是一个黄衣人开了口：

“你只管扫你的地！”

老和尚停住了脚，转过身来，呵呵着：

“方才施主不是吩咐贫僧叫那三位施主快点……”

黄衣人不耐的截口道：“没你的事，就让他们烧完倒头香再说吧！……”

在寺里——那个老头，真的在礼佛通诚，对着金身菩萨，口中喃喃着。

实际上，却在传声叮嘱那个黑面少年。

那黑面少年，竟是傅震宇易容化装的。

他拉着黄腊面少年，朗声道：“来，咱弟兄先结拜，等尉迟玉和龙兄会后面，再正式依照古礼结义如何？”

说也好笑，全是一个楞小伙子的口气。

既云结拜，又在菩萨面前，又要等“正式”，岂非笑话这也是楞小子的“楞劲儿”吧？

黄腊面少年，当然是连城璧易容化装的。

他虽然和化装老头子“四海游龙”符振扬与傅震宇走在一起，却是怀着一肚子的鬼胎。

在表面上，他是“四绝诸葛”汪浩然的门下，对“四海游龙”符振扬执侄辈礼，和傅震宇当然是同辈，何况，他与尉迟玉曾经与傅震宇，以及丑鬼龙武有过一番亲近呢。

他在方家堡被擒，原本是“阶下囚”的身份，可是，符振扬马上就当“误会”，把他这位“连贤侄”放了。

在这种情况下，他格于环境，为了表演逼真，也口口声声尊称“符师伯”了。

他何尚不想伺隙求逃。

但是，当时方家堡正当与“绝绝教”交手，干戈连结，烽火漫天，在那种情况下，他明白，如果在那个时候抽身，不论他找什么藉口，都会自露马脚，不如静以观变，才是最安全，最聪明的做法。

他原来还寄望于乃师所属席卷方家堡，做着大功告成的幻梦。

等到事实粉碎了他的幻想，已是第二天的早上了。

也正是方不同把符、傅、吴三人迎回方家堡，大雨倾盆中，他眼看江北群雄近千人，加上方家堡的上下，倾堡出迎符振扬等于大雨中，那种“荣耀”使他又羞又妒。

接着，符振扬和群雄周旋应对，又与方不同，吴不名等密议一番后，便表示要找寻符学谦而辞出，留下了“寒山孤客”

吴不名，把他与傅震宇带走。

他当然只有“附骥”如例。

私心却时时分分盼望乃师及所属及时出面把他救走。

而且，他认为符振扬、傅震宇和他同行，正是“落单”的好机

自己就是最好的“目标”。

只要碰到了“自己人”一打暗号，立即可以通风报信给乃师，也是突袭，符振扬与傅震宇的最佳时机……

他他是想得，尽管他想得好，认定乃师一定会采取行动可是，出他意外的，是一路行来，直到洛阳，竟没有发现有“自己人”露面。

他在符振扬的指示下，不得不改换容貌、装束，一同来到“东大寺”。

他随时，随地，不忘记注意周遭有无“自己人”出现，不论他如何掩饰得好，也瞒不过符振扬与傅震宇。

符、傅二人当然心中有数，除了暗叹他大好青年，迷途陷溺外，实际上，

符、傅二人也正在要藉他而引出“大鱼”来……

现在，傅震宇要同他在神前结拜了。

本来，他对傅震宇确实有几分敬佩之意，但是，格于师命，方在立场不同，除了奉命外，他自己实在不敢真正和傅震宇及龙武等“对手”结义的。

特别是在菩萨面前，那年头，神权大于天子，所谓举头三尺有神明，神目如电，谁也不敢轻于违誓背盟。

可是，他也有的“拒绝”的理由。

他迅忖道：“反正不是‘正式’结拜，用不着滴血起誓通权达变，也无所谓……”

傅震宇已经先在拜垫上跪下，礼过佛后，双掌合什，念念有词：

“咱们傅某某，生于某年某月、某日、某时，兹与连城璧兄义结金兰，桃园学步，菩萨鉴察，此后，誓同甘苦，患难相扶，如有背义，必招天诛，甘受神戮……”

在一旁的连城璧听得心惊肉跳，一面也作势要在神前和傅震宇并肩跪下，一面右脚在地面不住划点着。

为何？他在用脚指头在连“写”着“不！不！不！”

傅震宇通诚已毕，直身起立，傻笑着：

“连兄，该轮到您了。”

连城璧慨然向拜垫屈膝——

他刚要通诚如仪，倏地双目一直，眼光向左面溜去。

那是一个黄衣人背着手，正缓步仰头，沿着殿左走廊，好像在瞻仰金身佛像似的，施施然走过去。

连城璧心跳如捣，暗道：“来了！既然八大护法中有人到了，必然不止一人，可能恩师也到了？……”他又惊又喜，忍不住冷眼向化装还愿的老头儿符振扬一瞥。

好笑，符振扬这“老头”正在对菩萨一面大叩其头，一面嘴中喃喃如数黄瓜，道茄子的唧咕个不住。

连城璧为“老头”那种“敬神如神在”的恭敬诚敬样子感染了，心中涌起一阵内愧而慌乱。

只听在他身后的傅震宇开口了：

“怎么啦，老大？……”

连城璧忙沉住气，一本正经的沉声道：“老二，你站开些咱在默默通诚着呢。”

傅震宇真的应声退出丈外。

连城璧也真的念念有词，好像“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个夜啼啾”似的“通诚”起来。

实际上，他正在运用“蚁语传声”对那个背对着的黄衣人说话。

他问黄衣人：

“我们的人来了多少？”

黄衣人也以传声回答：

“云台之数，还有后援。”

“云合”

二十八将，即是已经抵达“东大寺”的共有二十八人之多。

何况，还有援兵继到？连城璧心中大喜，胆气一壮，接着传声问：

“主上来否？”

“未奉谕示，可能马上赶到，因为，主上有不便面对‘点子’的苦衷。”这一点，连城璧心中有数。

“点子”者，当然是指符、傅二人。

乃师汪浩然不便和符、傅二人直接面对面动手，也是意料中事。

以连城璧之知师莫若徒而言，他认定乃师一定会来。

他根据什么？

一则符振扬与章大钧二人为乃师多年来苦心欲得始甘的两个“对头”。

眼前，有“四海游龙”在又加上一个身具“四大绝学”之一的傅震宇，如此重大的“点子”，乃师既然已经派出这多人钉梢而来，当然是寄望于一击成功的。

乃师一定不会错过这种难得良机，即使不便直接出面，也必赶来主持策划，在暗中操纵大局。

只是，不知道乃师将以何种方式出现？乃用什么方式对付符、傅二人而已。

连城璧既然知道自己这边的人已经守株待兔，到的人已不少，乃师又随时会赶到，无异吃下了定心丸，心中一兴奋，就不自觉地隐现于眉宇之间了。

那个黄衣人，正是汪浩然“八大护法”之一。

他虽背对着符、傅、连三人，作则览左边十八罗汉的九尊金身状，毕竟凛于“四海游龙”之威名，做贼心虚，只怕露出破绽，不敢多作逗留，联络事毕，便要退出。

偏偏上来一个知客僧人，对他合掌道：“阿弥陀佛，施主是要拈香？抑是许愿？”

黄衣人在一进大门，就已把黄巾面罩取下——他当然是经过易容化装的，浓眉大眼，紫金包脸，五六十岁左右年纪，虬发绕颊，卖相不错，很像是干镖局的达官“镖师”模样。

他大模大样的唔了一声：

“咱家是在等。”

知客僧人呵呵着：

“施主只管随喜，随喜，等会请人齐堂尝尝敝寺的素什锦，板刀削面条，素八样……”

黄衣人颌首道：“等下一定叨扰宝寺法斋。”

“喂，和尚。”

是傅震宇发话了：

“什么板刀面？好像是江湖黑话吧？”

那知客僧人忙合掌道：“善哉，善哉小施主大约是外地来的，不知敝寺生受十方香火。”

例必有素斋款待施主们，刀削面条是敝寺最有名的素斋，不是什么江湖黑话。”

傅震宇笑道：“原来如此，是我听错了，俺是山东老乡……”

知客僧人忙接口道：“山东山西是一家，刀削面就是山西的拿手玩意。”

猛听门外有个沙哑声音叫道：“老七，咱们到了……”

黄衣人忙应着：

“来了——”

人已大步向大门走去。

知客僧人当作大批香客上门了，双手合什，毕恭毕敬的向大门口迎去。

连城璧本来还有不少话想“透”出去，“问”清楚，但也怕被符傅二人发觉，耳见黄衣人向外走，忙传声道：“‘点子’好像是有‘目标’来此，请注意！”

他说着，已经磕头下去。

却未听到黄衣人回答已经出大门了。

黄衣人是奉汪浩然密令，钉梢“活曹操”魏世才的，他们一路上巧妙地化装成各色人等，加之耳目众多，消息传递又快，所以并不直接跟在魏世才身后，而是遥遥的监视着。

魏世才虽然深沉多智，未尝不注意可能的钉梢，他也经过化装，且随时注意后面及左右行人的“行迹”而果未有一丝可疑的发现加之汪浩然已赴方家堡，他以为汪浩然百密一疏，并没有对他起疑，或者是等待时机再对他，就自顾直奔洛阳，来赴在方家堡兰桂精舍”地下室里与符振扬所订的约晤。

他连夜到了“东大寺”，他毕竟是以多谋出名的人，所以，他化了一只元宝，悄悄地叮嘱了那个老和尚几句话，就悄然由“东大寺”后门，化装成一个“齐公”样子，要了一手金蝉脱壳。

钉梢他的高手，当然也已知道他来了“东大寺”，唯恐打草惊蛇，并没有紧逼，只在“东大寺”四面摆下了天罗地网。

由于他们不知道魏世才已经化装齐公溜了，只当魏世才在“东大寺”里借宿，这班高手，都是年老成精的老江湖，都已认定魏世才到“东大寺”必有企图，不是等人，就是找人，都想等待“点子”出现，再来一网打尽……

果然，他们一早就发现了一老二少来“东大寺”了。

而且，立即被他们发现二少年中有个是连城璧。

原来，连城璧虽然经过化装易容，他却利用了“绝教”表明身份的“暗记”在腰带上做了手脚。

所以，他们马上随后跟了上来。

他们虽然还不清楚那个老头就是“四海游龙”符振扬以及黑面少年就是傅震宇，但由于连城璧在，也已猜测到另外的一老一少是什么人？

他们此行的任务，主要是查清楚“活曹操”魏世才的去向，以印证他和邓申仪在方家堡的“嫌疑”。

他们只要证实了魏世才吃内扒外，果有“背叛”行为，则此次方家堡之大失败，皆起于他和邓中仪的泄密，当然要对魏邓二人下毒手了。

现在他们只等待魏世才现身了，要看魏世才和什么人搭线，只要魏世才一露面，不管他和谁打交道，就先下手再说。

那因为魏世才不往山东济南府那一路，反而跑到中州洛阳来了，单是这一点，就可以作为下手的藉口了。

那个黄衣人匆匆出了大门，另外两个黄衣人马上迎来，一个悄声问：

“怎样？”

这个黄衣人摇摇头，低声道：“除了和阿璧一道的黑面小子和那个糟老头子外，没有看到‘老奸贼’现面！”

那两个黄衣人互看一眼，一个道：“老大，那老头是否真是姓符的？黑面小子该是傅家小儿无疑了？”

说话的正是常百乐。

“老大”

自然是严百川，他低哼道：“老七，你没问阿璧？”

叫“老七”的黄页，就是“八大护法”中的第七人，他冷然地：“这不必问——”

常百乐接口道：“为何？”

“老七”道：“这很简单，我们只须等‘老奸贼’出面假定他和老头及黑面小子搭上了腔，不管他是谁，下手就是。”

严百川不悦地哼了一声：

“七老弟，你太粗心了，当前的问题，应是先弄清那一老、一少是谁？确定了，才好决定如何做……”

“老七”

援口道：“还不都是一样的下手？”

“错了！”

严百川沉声道：“老七，这可不是儿戏，而是事大如天，假定一老一少确是符某人与傅小子，以咱们目前的人手，是不够的……”

“老七”

哼道：“严兄未免把姓符的抬得太高了，单打独斗，或没把握，以我们这多人……”

“不行！”

严百川厉声道：“老七，你得再进去一趟，问阿璧一个清楚。”

“老七”

阴声道：“这是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

常百乐脱口怒嘿：

“你敢——”

谷老七冷声接口：

“有何不敢，别忘了我们是并肩平行的，谁也不要乡下老看牌坊——充架子！”

常百乐刚要有所动作——

“谷老弟，”

严百川这时缓声开了口：

“这是最要紧的事，老弟兄还闹什么意气？老七，难道你怕什么？”

谷老七慢吞吞的：

“确实怕——”

常百乐轻蔑的：

“没种！”

“你有种，常老二，你请。”

常谷老七刚怒哼出声——

严百川沉声道：“老二滚开！这是什么时候？如误了大事，你吃得消么？”

常百乐一怔，狠声道：“真叫人气破肚子……”

严百川凑近谷老七，悄声道：“谷老弟，这并不是差遣你，实因姓符的以前和咱们有过“梁子”

恐怕被他看出是咱们兄弟——”

“是么？”

谷老七冷然地：

“严兄大约不知十年前谷某人几乎被姓符的废去一身功力吧？……”

“原来如此。”

严百川道：“那么，就请卜老六进去一趟如何？”

说着，已向双手叉胸，呆立在三丈外的一个黄衣人走去。

“不必照顾咱家了。”

卜老六沙哑地：

“说句老实话，不是灭自己的威风，如是姓符的，卜某人自问接不了人家三招，依咱看，还是先钉住他，等主上亲自赶来，或者……”

“废话。”

严百川不悦溢于言表：

“这样你推我拒，如何向上面交代？”

卜老六向谷老七看了一眼，沙哑地笑笑：

“最好是黄牛角，水牛角，角（各）管角（各），这个时候，谁也别挤别人去找晦气。”

谷老七“唔”了一声，一仰面，走了开去，已表示他就是这个意思。

这一来，真教严百川下不了台。

常百乐挫牙有声：

“老大，就让咱进去好了——”

严百川刚哼了一声——倏地，他双目一直，侧身向来路看去。

那个知客僧人早已走出大门，但因看到这四个黄衣人在说话，他一时未敢打岔，这时，他合掌口宣佛号：

“阿弥陀佛，今天进香的施主不少，而且都来得好早，善哉——”
说着已加快脚步，向前迎上。

真的，有人来了。

在知客僧人眼中，凡是来客，都是进香拜佛的施主，礼当恭迎。

严百川等四人所以注意者，却是来的人大出他们意外也。

何谓“意外”。

一则他们因为附近路口都已经布下了“卡子”，尤其是正面，为了阻止来进香的善男信女，曾留下四个人守在路口，怎会让人直闯进来而不加拦阻呢？

除非是自己人？

或者，是来人已把四个“卡子”挑掉了？

来人一行，已经越来越近了。

常百乐脱口一咦：

“老大，会是他？”

严百川一呆，有点意外中又意外的道：“那不是南宫护法么？”常百乐促声道：“老大，听说他……咱们得小心些，怎会来得这么巧？——”

来人，已至数十丈外，且加快了脚步。

可不是，为首者，正是“赛留候”南宫秀。

他后面，有老有少。

看清楚了。

老的是个一脚带跛的。

两个美少年。

还有一个少年，在和走在最后面的一个丑小子边走边谈。

近了，看得清楚了。

常百乐又脱口一咦：

“老大，那不是阿玉么？”

是呀，和丑小子边说边走的正是尉迟玉，方才由于他只顾和丑小子说话，不时扭头，所以没有看清楚。

严百川忙沉声道：“好家伙，怎么会走在一路？难道他们和咱们南下的人两下错过了？来得这么巧……”

一顿，疾声道：“老二，不准轻动。

也不准乱开口，让咱和卜老六，谷老七先上去探下风向——”
人已大步迎上去。

那知客僧人已经迎着南宫秀一行，连宣佛号：

“阿弥陀佛施主们好早，请——请——”

严百川哼了一声：

“来的可是南宫——先生？”

“赛留候”

南宫秀一怔，“哦”声道：“原来是……严朋友？幸会。”

好“陌生”的口气。

严百川却认为对方不愧为“七智盟”中人，能以这种与外人说陌生活的口气出之。

严百川一抱拳笑道：“正是在下，请问南宫先生，怎地来此？”

南宫秀接口道：“我们由南而北，由前面路过，恰巧碰到……我们的朋友，得知……严朋友等皆在这儿，就顺便来叙叙契交

尉迟玉叫道：“走得腿胀，先进去坐着再叙契交吧……”

严百川惊疑不定，忖道：“怎么一回事？前面的四个卡子，怎么这样糊涂？在这个时候放这些人进来……大约是南宫秀这厮卖弄一把歪嘴？以‘护教’名义‘混’进来的？……唉！这厮到底……”

他思忖未已，南宫秀已拱手笑道：“我们先进寺去进过香，再叙话如何？”

严百川一时想不出措对的话，讯忖道：“不管南宫秀如何？反正事已至此，不进去，反易使他们起疑，不如趁此一同进内，看看魏世才和姓符姓傅的怎么样勾结？”

他口中飞快的道：“也好——”

于是一行迅速进入了寺门。

严百川瞅个空子对常百乐传声道：“老二，你快去知会他们，把全部人手调来，并发出十万火急讯号！”

常百乐一愣，迅即传声答道：“怎么？这家伙也吃里扒外？……”

“这家伙”者，当然是指“赛留候”南宫秀也。

严百川冷厉的横了他一眼，常百乐连忙向后转——

却不料，不知是有意？抑是无意，那个丑小子本来拐着罗圈腿，走在常百乐后面的。

常百乐转过身的刹那，猛古丁，丑鬼一头撞到他面前。

练家子讲究的是眼明手快，常百乐算得是道上一流身手，不知怎的，意闪避不及，猝然间，连想退步也迟了，只觉得好像有一股无形的吸力“牵住”

他，竟不能自主的往前直撞。

这不是彼来我往硬碰硬的“喜相逢”么？

可是，常百乐是在“无备”

之下，真正是措手不及。

丑鬼却是好刁钻，也不知他打的什么鬼主意，用了什么阴损缺德的鬼手法？只见他好像小孩扑人娘怀的样儿，怪叫起来：

“撞魂呀？走路不长眼睛，怎么突然一个转身？撞得老子头昏眼黑……”

他这一嚷，大家都停身回头。

严百川以为是常老二心急失神，在突然转身拔脚刹那，失了分寸，把丑鬼撞了？

他暗恨常老二太脓包了，这么一来，岂不引人注意？可能误了大事，忍不住转身过去，一瞪常老二，喝道：“你，还不快向这位小兄弟陪个不是？……”

常百乐却在直翻眼，只有由目光中透出他的惊恐，竟像哑子吃黄连，有苦难言。

为何？

他在闪避不及，欲退嫌迟之下，只觉得眼前一黑，冒失的丑鬼明明已经

撞到他胸前，他刚本能的想出手一架刹那，丑鬼却又像醉汉一样脚下乱划了几下，他还没看丑鬼捣什么鬼？又觉得腰眼上的带脉“天枢”

穴上如虫爬行了一下，顿感真气欲散，一点功力也发挥不出，腰软如折，整个身形，好像一堆绵花糖，没一点劲儿。

显然，是着了丑鬼的暗算，也不知丑鬼用的什么鬼门道。

就在他空自急怒之际，丑鬼已经嚷开了。

严老大又来排揎他，他虽然明知老大是来给他解套，好让他下台，偏偏不争气，张口无声，敢情，连哑穴也被制住了。

严百川大约也已发觉有异？他迅即传声急问：

“可是丑鬼使了坏？”

常百乐只有点头的份儿。

严百川骇怒之下，刚向丑鬼一注目——

南宫秀笑道：“常——老二，让我来引见一下，这位老弟就是不久前与傅少侠震宇及尉迟少侠，连少侠大闹‘锦绣山庄’的龙少侠……”

倒也乾脆，完全是以“局外人”的口气，来了个亲口招供。

严百川神色连变，惊上加惊，怒上加怒，他欲阻不及，暗道：“罢了！好个南宫秀，为何在人前称名道姓？单这一点，就犯了教规，难道是存心说给里面符某人听的，要符某人知道是咱们来来？”

他忍不住阴声冷笑接口道：“谢过引见了，只是，介见得迟了些，老夫要向这位龙老弟要个交代——”

人已冷酷地向丑鬼龙武欺去。

南宫秀故作骇声道：“严老大，不可，不可，千万别误会——”

又转为传声道：“严兄千万莫误大事，这几个小子，好容易被我引诱来此，千万别把他们惊走了！我身边的一老一小，正是林家的林浩与林起涛的狗种，名叫光华！丑鬼正是龙在田的孽子，我们最好声色不动，把他们引到主公面前，岂不是大功一件？”

这番话，又把严百川听得一头雾水，疑神疑鬼的举棋不定起来。

他只好一面缓住身形，一面迅即传声问：

“南宫先生可知刻在殿里的可能就是符振扬与傅家小子傅震宇么？常老二已经吃了哑巴亏？……”

南宫秀呵呵连声：

“严兄，请看薄面，小弟自有交代——”

他一转丑鬼，含笑道：“龙少侠，请你……”

“可是要请俺龙某人喝几杯？”

南宫秀笑道：“当然，不过现在是在佛门净地……”

龙武飞快地接口道：“请俺吃斋也行，俺的肚皮快贴到背脊骨上啦。”

丑鬼真会缠夹。

南宫秀无可奈何的凑近丑鬼，作附耳状。

丑鬼忙一手招在耳朵边，作鸭子笑：

“南宫先生可是有什么好吃的美味告诉俺？”

南宫秀附耳悄声：

“请先放过一遭，他们——是区区的老友呀。”

“什么？”

丑鬼装模作样地：

“放过什么？”

严百川实在挂不住脸了，凭他“乌蒙五魅”

之首的万儿被一个丑小子当作儿戏，实在整不下这口乌气。

他也顾不得被“可能”

的符振扬听出他的口音，他阴沉地瞪着丑鬼，冷冰冰的：

“小老弟，别反穿皮袄啦，在咱面前，切了韭菜充大蒜，未免太不够意思了！你要怎样，闲话一句，划下道来，老朽奉陪。”

他已“叫开”了。

也就是说，这老魅为了“面子”

要凭手下了断了。

还有一层意思，是临陈之威，表示他不好惹，实在，他不愿再耽搁了，眼前事，必须速战速决，泡不得麻菇。

他说时，已向卜老六，谷老七递了眼色，要他二人戒备，注意内外。

卜、谷二人是老江湖了，这个懂得的，马上移步封死了前后两面。

严百川是准备豁出去了。

一则，眼前的事，太使他难堪了。

二则事已至此，不论如何，即使因此引起符振扬的注意，出面干涉，他也可以藉此“勘定”是否真是符振扬假扮进香老头？

如是，是祸躲不过，放着不少同党在附近，一呼即至，未尝不可放手一搏。

如不是，那就更笃定泰山了，非先把眼前的“塌台”场面挽回不可。

他不愁符振扬等，甚至魏世才也因此出面或趁此由左右或寺后脱身。

及正不论是那一处动了手，立即互相策应。

那因为，这时的“东大寺”已经是在重重封锁包围之下，青天白日，梦魂也飞不出去，大可放心。

南宫秀刚叫了一声：

“严兄——”

丑鬼已冲着严百川滋牙一乐，吊而郎当的：

“喂，丑老儿，你是对俺‘拉条子’？”

严百川哼了一声：

“你明白就好。”

丑鬼笑了：

“好啦，阴天打孩子，反正闲得没事做，俺丑鬼一不烧香，二不拜佛，元宵玩花灯——喜欢热闹，来吧，俺就同你比划比划，这叫做热滚水泡绣球——痛快！”

说着，人已退后数步。

一副摩拳擦掌，唯恐打不起来的气人样儿。

严百川杀机云涌，暗道：“先干掉这丑鬼，也费不了什么事！这个场面非找回来不可，若不，常老二岂不等于报废了？”

因为，常百乐明明已被丑鬼制住了。

直挺挺站在那儿出丑，严百川心中有数，如果是一般的点穴制穴手法，根本奈何不了常老二。

既然能使老二这样狼狈，必系丑鬼的独门手法，解铃还得系铃人，除了凭手下工夫，逼迫丑小子就范外，法有其他法子了。

严百川既然明白这点，他当然不致于出手解救常老二，免得连自己也再出一次丑。

他一面凝聚独门毒手，准备一击奏功。

一面却向南宫秀笑：

“南宫先生，各位都是现场见证，并非严某人以老欺小，这是逼不得已的……”

丑鬼怪笑着，接口道：“是呀！二外公就是要逼你这老灰孙子磕头认输。”

严百川断喝一声：

“小子接老夫一招！”

话未出，手已先扬。

他一出手，就是仗以成名的“天魔弄影追魂手”。

只见他右手闪电般扬起，五指箕张，骤然一抓，开合间，五道阴风如网撒出。

丑鬼龙武一声：

“来得好，侧柏龙冬枪！……”

锣鼓“点子”顺口溜，倏地左掌一罪状，划了个弧形。

同时，右掌缓缓的扬起，道：“有来有往，礼也！”

严百川已右掌旋风般连抓三下。

原来，他左手出招，是虚，不过是引开龙威的眼神而已，右手连环三抓，才是十成十的力道。

也可说是严老魅一身功力所聚。

双方都是先出左手。

这一眨眼间，是严百川抢占了先机，掌握了主动。

因为，龙武虽然扬起了右掌，却嫌太迟了。

全场为之一凝目！龙武突扬怪笑：“好个灰孙子……”

好像猝不及防，手忙脚乱，脚下罗圈腿七歪八倒一阵乱踩，同时，左手斜划，扬起的右手一收又一放，如渔翁撒网式。

奇哉！二人之间，起了一个斗大的气旋。

电也似疾，转了几转，随着一阵锐啸，消失。

认定已经得手的严百川，阴笑一声：

“小子躺下——呀！”

他自己却直向前冲，似要向龙武再下杀手？可是，全场皆是大行家，一看即知是这老魔“身不由主”，好像老牛穿了“卷”，被人牵着鼻子走！不错！这刹那，严百川只觉得有一股极大的吸力，把他“拖”着向龙武冲去。

他想沉住马步，不行！他想顺势再向龙武发招下杀手，竟不能提聚真气，全身轻飘飘的被“吸”着，好像悬空似的。

卜老六脱口骇呼：“大有引力？！……”

他想冲出——可是，身形刚动，又自煞住急势，反而后撤了丈许。

只听龙武一声狮子吼：

“回去吧！……”

双掌突然一合，铁腕一振！怪哉！严百川快冲到龙武面前的身形，倏地如脱线风筝，狂风飞絮平地射出三丈多外。

眼看严老魅垂直栽下，他似想翻身落地，却是“匍”

地一声，跌了一个仰面朝天！只听他闷哼一声，长长的吐了一口气，双脚一直，上身挺了一挺，就不动了。

是已经完了蛋？对！只见老魅七窍溢血，双目怒瞪着，死相好难看！这正是受强烈罡气震裂五脏六腑的死状。

在“大有引力”发出时，如一张无形的网，把人“定”住，随施展者之心意念动，一收，是把人“吸”住，一放，则是吐劲。

前者是柔，全是阴劲。

后者是刚，全是罡力。

这种奥妙，全在“柔”能克刚，在大有引力吸引下，能“束缚”得人有力难施。

而后罡力一震，无坚不摧。

好比，一个人被人全身绑住，动弹不得！只有束手挨打的份，当吐劲时，就等于对付一个没有武功，手无缚鸡之力的人，在强烈无伦的罡力猛震之下，连钢铁也可震裂，何况是真力难施的血肉之躯？

这也是“大有引力”

所以被称为“四大绝学”

的奇妙不可思议之妙吧？”

龙武在举手间，毙了严老魅，也震慑了全场。

南宫秀固然是“初开眼界”，真正见识了这种绝学的威力，他心中有数，除了故作惊骇状外，不作表示。

几次想开口而又未作声的尉迟玉，亦木然无表情。

林浩与林光华十分欣赏的由衷表示赞许。

只苦了卜老六和谷老七了。

最尴尬的还数常百乐！他因被龙武的“太乙锁神”

手法闭住了奇经八脉，全身僵硬，形同白痴，明明看到老大惨死，空自心中惊怒，却是半点动弹不得。

因为，八脉被制，血不行经，真气就不能凝聚，别说动手，连想举步都有心无力。

龙武拍拍手，如拍灰尘，擦着自己鼻子道：“

还有谁要和俺热闹一下的？”

卜、谷二人满头冷汗，抽搐着煞白的脸，噤若塞蝉。

龙武失望的叹了口气：

“唉！一个巴掌拍不响，真是好扫兴……”

倏地双目一亮，打着哈哈：

“有凑兴的人来了！来！来！俺竭诚欢迎，越热闹越有劲——”

连声叱喝中，破风裂帛，已由寺左寺右，如飞蝗过境，人影连翩，掠来

二十多人。

正是那班锦衣、黄衣武士。

显然，他们本是潜伏在附近，因听到这边有动手声息，立即赶来。

龙武又大乐道：“快！快！人越多越好——”

一指自己鼻尖，冲着二十四个锦衣、黄衣和紫衣人滋牙道：“各位来得正好——”

一指横尸在地的严百川，道：“这个老儿是俺打发的，各位如有雅兴，正好与他作伴，同登极乐——”

那二十四人，俱是骇怒莫名。

除了十八个锦衣、黄衣武士外，另外六个紫衣人，乃是汪浩然手下的特殊人物——也即是“绝绝教”

派驻在汪浩然处，名为辅助，实际上负有代表“绝绝教”

与“绝绝魔宫”监察汪浩然的秘密任务。

这六个紫衣人，也可说是真正原来的正牌“绝绝魔教”的死党作孽。

这次汪浩然把他们全数派出，不止于要他们对付“活曹操”魏世才而已，主要的，是要他们连同和魏世才可望搭线的人全部生擒或格杀。

依照汪浩然的假定，如果魏世才真的涉嫌背叛，那么能使他敢于背叛者及能与他搭上线者，必是极高明人物，不论是符振扬也好，章大钩也好，方不同也好，都必须全力以赴！不容一人漏网！

为此，汪浩然因他自己要再去方家堡，一肚子的鬼计，才特别派出手下亲信的护法与记名弟子，唯恐万一，还请这六个一向不轻于“劳驾”的“绝绝教”

余孽出马。

现在，他们看到的是严百川横尸在地，常百乐一副怪样，卜、谷二人呆若木鸡，又有南宫秀与尉迟玉在面前，却让这个丑小子半天云里打秋千——风凉透顶，真有说不出的惊怒迷惑！

他们先四面散开，把龙武等困在核心。

为首紫衣人阴沉的嘿嘿道：“南宫先生——请问这是怎么一回事？”

卜、谷二人回过神来，胆气又壮——他们二人对这六个紫衣人的厉害，十分崇拜，有了这六个人出头，加上十八个“主公”

的记名弟子，再有连城璧与尉迟玉这两个“主公”

衣钵门下，便是面对符振扬也不怕了，何况是这个丑小子？”

南宫秀哦哦着：

“原来是六位——”

一指龙武，续道：“严老大是和这位当年龙家的公子误会了，也许是严老大疏忽失手，以致——”

“岂有此理！”

为道紫衣人厉声喝道：“南宫先生，卜谷二位，你们还呆个什么？”

卜老六脱口叫道：“好教副座得知，这丑小子已得‘大有引力’真传心法……”

话未了，那十八个锦衣、黄衣武士都集中怒视着龙武，目光中透出疑讶。

那六个紫衣人也是身形一震。

为首紫衣人作泉怪笑：

“哈哈，原来如此！当年四个贼秃犯道，都已死狗翘，老夫等正恨深仇

难报！既然有种上门买卖，岂可放过？——”

嘿了一声：

“该是咱们讨债的日子到了！老六，你把这丑鬼拿下！”

最末的那个紫衣人应声而出，一言不发，向龙武闪电般双手齐出，劈空抓到。

此是“绝绝教”的“鬼手抓魂”。

龙武猛打一个抖索，叫道：“这是甚玩意儿？好冷——

刚有人劲喝：

“小心——”

“住手——”

龙武已掌走双弧，好像怀中抱月，双掌交叉一划。

两声惨哼扬起，好突兀！

竟是靠丑鬼身后最近的两个黄衣少年所发。

丑鬼“呀”了一声：

“二位站稳呀！”

他回身作双手要去扶住二个黄衣少年状——

那两个黄衣少年已双睛怒瞪，嘴也张得大大的，好像是在十分惊讶之下，各自一个踉跄，仆地倒下。

这种猝然之变，叫人措手不及。

其他的十六个黄衣、锦衣少年刚眉毛轩动，靠得近的几个正要抢出扶住这两个黄衣少年，也嫌迟了一瞬！

已倒地的两个黄衣少年吐了一口长气，便告双脚笔直完蛋了！

这一来，不但那个对丑鬼出手的“绝绝教”

高手又惊、又怒、其他魔党，也神色大变！

怒哼！

疾喝！

人影如怒鹰掠空，蝙蝠横飞，先后脚间，就是十多人腾身而起，向丑鬼扑上！

“都给老汉住手！”

说也奇怪！那十几个一致集中向丑鬼猛扑的黄衣、锦衣人，好像没头苍蝇似的，似在半空被什么无形的东西挡了一下，纷纷下落。

正好，都落在丑鬼周遭丈许之外。

全场立时死寂，好像连空气也被冻结了。

三不知的，丑鬼面前，已经多了一个勾腰拱背的老头！正是那个来还十八年前老愿的老头。

使六个“绝绝教”

高手与所有魔党惊骇的正是这个老头已经露了一手！

没有人看出老头是用什么身法突然出现在丑鬼面前的！

更没有人看到老头是如何出手的。

可是，谁也心中有数，就是这个老头，一举把十多个黄衣、锦衣少年暴怒之下出手的猛烈急势消解于无形，把他们在不及眨眼之间震落的。

单凭人家这一手，也就是绝世玄功的一手，已够把群镇住了！

只见这老头点点头，四扫一眼，笑容可掬地一抬皱纹老脸，呵呵着：

“各位可肯看老汉薄面？有话好好说，谁有理，让老汉评评如何，天大，

地大，不如理大！是不？”

如果不是这老头方才露了惊人的一手，谁人理他？不把他摔出几丈外才怪哩。

半晌，没人回话。

实在，魔党有的心惊胆寒之下，被吓呆了。

有的则是已知道这老头是“谁”了，在全力凝功蓄势，明知逃是逃不了，与其束手待毙，不如拼命那敢开口泄气？

老头见无人答话，笑得更是叫人感到他好慈祥，好亲切他连连点头道：“多谢，多谢，老汉领过各位盛情了，既然没人反对老汉出头管这件闲事，就请大家一同进去吃顿斋，消消火气，再说，佛门净地，菩萨面前，也动不得粗，更沾不得一丝血腥，免得菩萨生嗔，金刚怒目，罪过，罪过……”

两臂一分，张得开开的，道：“请，请呀。”

有人接口了：

“行啦，大哥，这位老人家苦口婆心，真会说话，很中听，咱们就叨扰一顿这儿的什么板刀削面吧……”

说话的正是那个黑面少年。

而且，还一手挽着另一个呆若木鸡的黄腊面少年，直往里面走哩。

丑鬼乐了，滋着獠牙，道：“对，对，冲着您老人家面上，俺就先听您的，只要有吃的，俺就不想打架了，也得向菩萨忏悔，忏悔，不该在佛门净地乱来——”

说着，摆着罗圈腿儿，也往里走。

这一来，场面可好看啦。

原先“挡”在内方的谷老七如泥塑木雕，明明看到黑面，黄脸少年先他身边过去，继之，丑鬼也幌过他面前，他却木然地直瞪着那个老头，一动也不动。

那六个“绝绝教”的高手和尉迟玉、卜老六等则是神色连变，目光不住闪烁着。

“赛留候”

南宫秀刚咳了一声，转着眼珠，陪着僵硬的笑，道：“各位，大家不伤和气，先听这位老人家的……”

“放屁！”

是一个目射凶光，十分凶悍的锦衣少年开了口，只见他满面杀气，喝道：“南宫秀，你敢吃里扒外？左右！本人代表教主下令，有我无敌，后退一步者死！——”

他声色俱厉的一挥手：

“丑鬼站住！先把这丑鬼拿下！”

另外十五个锦衣、黄衣少年人立时暴声叱喝，身形撤开封死四面，把老头和南宫秀与丑鬼，包括尉迟玉在内，围在核心。

那六个“绝绝教”

高手互看一眼，由那为首的向发令的锦衣少年冷扫一眼，沉声如冰：

“请问锦衣监，你是对谁下令？”

锦衣少年一沉脸，狞声道：“面对大敌，当然是大家的事”

“好！那么，锦衣监口中的‘教主’是指那一位？”

锦衣少年目光一转——闪过一瞥惊骇的眼光，的自悔“失言”吧？

但，他迅即沉声道：“当然是指……本教的教主！”

那个为首的“绝绝教”

高手厉声道：“锦衣监，你可知罪！……”

“你，已经犯了教规第四条第一款，依教规处置是……”

“不！”

锦衣少年在呆了一下后，飞快的接口道：“因为，现在已无对外讳言的必要，不算泄密就是没有犯规！”

“你敢强词狡辩？”

“本人没有错！”

锦衣少年厉声道：“现在，是和强敌生死一拼，存亡一战的时候，不是我们全部倒下，就是他们全部倒下，所以，不算是泄密犯规！”

“好吧！就让你们弟兄先上，本座为你们掠陈——”

一挥手，喝道：“上！把这个老头和丑小子拿下！”

竟是由他下令了。

那锦衣少年目射冷芒如电，冷峭地喝道：“六位护教，请接令！”

那六个“绝绝教”

的高手刚目光一闪——

锦衣少年探手入怀，铁腕一翻，已取出一支长约七寸，金光闪闪的令牌，双手捧着，目射杀芒，厉声如刀：

“奉代教主令——”

那六个“绝绝教”的高手一见令牌，俱时一怔，同时向着令牌一躬身，为首的沉声道：“我等听令！”

锦衣少年厉声道：“就请六位出手拿人，如不能生擒，格杀无赦！后退一步，提头来见——”

那六个人暴声回应：

“得令！”

只见他们六人霍地旋身，凝目虎视着那个老头等。

这真是一瞥百变的发展。

局势演变至此，急转直下。

显然的，在那面令牌的积威下，令出如山，不可抗拒，也不容他们六人有任何犹豫，真的令出即行。

也可证明那面令牌的无上权威，真正真正的是代表了“绝绝教”教主“如朕亲临”。

那面“绝绝令牌”，证明是昔年“绝绝魔君”轩辕霸的信符，因为，“绝绝令牌”一共只有三面，一是金铸，一是铁铸，一是铜铸。

金牌最高，铁牌次之，铜牌又次之，是看下令之重要程度，及接令的身份地位而定。

现在，是无上权威的金牌出现，难怪这六个当年追随“绝绝魔君”轩辕霸的余孽，少数侥幸漏网的元凶，也不得不俯首听令于这个毛头小子，后生小辈的锦衣少年了。

这六个在汪浩然身边，挂名“护法”。

实际上等于是监视汪浩然的“绝绝教”高手应是代表了轩辕烈和魔教三长老的身份，除了这面金牌外，便是汪浩然这个名义上暂时摄行教主职位的也不敢对他们六人稍有不逊，而是礼敬所不暇。

至于汪浩然为何竟把“绝绝令牌”交给这个锦衣少年？是另一回事，可能是预定的计划，预准万一时使用的。

现在，这六个绝绝教的高手，虽然已经明知面对那个老头，就是“四海游龙”符振扬，也是正道中除了那业已羽化的“空门四奇”以外的唯一高手，心有忌惮，可是，在令牌之前，已成骑虎之势，此时此地，除了出手外，没有选择了，退固违令，逃更丢人，那只有在维持自己尊严面子之下，全力一搏了。

因此，他们六人，立即个个凝功运罡，十二道阴沉凌厉的目光，集中瞪注在老头身上。

那个老头，始终平静如水，这时，他暖了一声：

“怎样？各位不肯听老汉的忠告，要辜负老汉……”

“不错。”

为首的个那“绝绝教”高手哼了一声：

“爷们要辜负你的好意了，主要的一点，是因为你阁本没有好意，而是存心不良……”

“存心不良？”

老头呀呀着“请问这是根据什么？”

“废知少说，只请你堂堂正正的先恢复你的本来面目，彼此光明正大的好好叙叙！”

说时，已和另外五人作六合阵式，向左活开身形步眼，好像蓄势猛虎，只待扑出。

“好极了，冲着‘光明正大’”

四字，老汉就不望太小气了，不错，彼此是“生死交情，总有一天要分个生死的，但最好不是今天，等你们的主子出面比较好！——”

“你胡说什么？”

“朋友，符某人近二十年深仇大恨，直到现在，仍是含冤负屈，主要是符某人的几位过命好友的血海深仇该结结账了！——”

“你，就是‘四海游龙’符某人？”

“好说，符某人那在各位眼里，早在各位踟蹰满志中死去了，现在，各位也该“光明正大，堂堂正正的现出本来面目了吧！”

“行！彼此真是不是冤家不聚头，还是碰面了！”

全场一怔！

大家原就弄不清楚南宫秀口中的“马少侠”是谁？

尉迟玉一接上话，更使大家莫明其妙，难道尉迟玉会姓马？他几时变成了“马少侠”？

他自始至终，老是呆在一边，好像在想什么心事，一切付诸不闻不见，早已使魔党大为讶异。

因为，尉迟玉是出名急性子，一向好强逞勇，什么也不肯落在人家后面。

魔党们原以为尉迟玉在未清楚那个“老头”及“黑面少年”与黄面少年”的底细前，不便表示什么。

现在，分明是已经敌我分明了，他真会变成了南宫秀口中的“马少侠”？加之，他喝止四个图攻南宫秀的黄衣少年——尉迟玉原来就是黄衣队的领队，自有他的威风。

“是呀，多谢各位劳神，大驾屈尊，一直钉着符某，冤魂不散，符某人本想冤家宜解不宜结，可是，绝绝令牌一出，再一听各位口气及出手路数，却证实了是绝绝魔教的孽遗，符某为天下武林着想，不得不舍命周旋，好啦，各位一概上吧！别连累了无辜！”

“一挥手：

“南宫先生，如有兴可以插一脚，符某一并讨教，如一时无趣，请让开一步！”

南宫秀应声退开丈许，拱手道：“小可决不涉及今日是非，这是你们双方的事！”

“胡说！”

锦衣少年喝道：“先把这叛贼拿下！”

话未落，早有四个黄衣少年闪电般向南宫秀出手。

南宫秀怒笑一声：

“狂妄小儿，无知竖子，汪浩然欺人太甚！马少侠，你可相信我的话了？”话声中，已经掌出袖翻，以一对四，和四个黄衣少年换了一招。

“咱还不相信，要问清楚”

竟是尉迟玉沉声大喝：

“你四个给咱们退下！”

因此，那四个黄衣少年一呆之下，应声撤身，都看着他，其他的魔党也都集中向他注目。

只见他神色冷莫，怒气横眉，冷眼瞪住那个身怀“绝绝令牌”的锦衣少年，哼了一声：

“吴玉，你好大的胆子……”

那个锦衣少年轩眉接口道：“不敢，属下系奉主上之命，此时身份不同……”

“放屁，”

尉迟玉喝道：“咱只知道是吴玉，管什么身份不同？”

锦衣少年面色一变，厉声相对：

“右禁卫，眼前大事，主上严令，把令牌交我，便是你，也得听我的！”

“反了！”

尉迟玉戟指锦衣少年，怒喝：

“咱不过暂时离开，你小子他妈的就一步登天，臭美了，放着大哥在此，你们理当先向我请示才是，怎么当面欺人？你们完全不把大哥和咱家当在眼里了……”

锦衣少叔大喝接口：

“右禁卫，一切等了断此间事后由主上处理，现在，不得误事，抗命者死……”

他已疾探手，刚要由怀中再取出“绝绝令牌”——

“你给我站住不准动！”

尉迟玉话未出，手已出，出指如电，飞点锦衣少年左右期门，人也旋风般欺进。

那锦衣少年一惊：

“左右把他擒下！”

同时也还了尉迟玉一掌、一指。

尉迟玉怒喝如雷：

“好小子，犯上的是你！谁敢犯上，一律格杀！”

人已抢步击锦衣少年，劲风四溢，对了一掌消了一指，两人一短兵相接，就快如闪电疾，攻猛扑，根本没有开口余地了。

这一来，可把其余的十几个锦衣、黄衣少年弄得面面相觑，谁也不敢妄动轻奉了。

因为，在他们心目中，除了汪浩然外，只有连城璧与尉迟玉二人才够指挥他们，那主要因为连城璧与尉迟玉一身所学比他们都高。

现在，形成这种内哄局面，都是“自己人”当然谁也不敢插手了。

刹那间“东大寺”大门前宽敞的广场，成了虎跃龙腾的战场。

那六个“绝绝教”的高手，已经绕着化装老头的四海游龙符振扬由缓缓移动而骤然风力疾转，刹那间，变成了六条风柱。

虽然是转得飞快，仍未向符振扬出手进击。

符振扬洲停狱峙，文风不动，双目微合，聚光成线，一副好整以暇，不变应万变的模样。

并非他托大自负，而是他已到了意动伤人境界，具备以静制动的上乘功力。

实际上他已半丝不敢疏忽，那六个魔党，迟迟不出手，也正是准备石破天惊的对乾坤一击。

因此，气分也最逼人窒息。

现在的局面，是靠左一面，尉迟玉与那个叫吴玉的锦衣少年在以风狂雨骤之势，以快打快。

靠右的一面，则是六个绝绝教的高手围着符振扬游身疾传。

在二者的周遭，则是南宫秀、林浩、林光华、龙武、加上那个曾奉符振扬之命南下扬州联络龙武等人的史家铖。

每个人，都一瞬不瞬地注视着现场中。

连最喜欢玩笑捉狭的丑鬼龙武，也紧崩着丑脸，噤口无声，那因为，都是大行家，不但看出眼前形势险恶万分——除了已现身的魔党也个可轻视外，还要估计到对方及时赶到的援兵！

主要的，还是那六个“绝绝教”的高手，挟以六对一之势对付符振扬。

武龙等虽然知道符振扬当代第一人，很可信赖，可是那六人，法步法皆十分诡异，确是罕见强敌，都恐有个万一！而以符振扬的身份，又不容许他们插手帮忙，实在，假定连符振扬都不足却敌的话，他们自问也帮不了忙，反而会累得符振扬的分神。

当每个人面对十分危险恶的形势时，都难免紧张恐惧的，尤其是这个时候，谁也不敢妄动轻言，以免分散场中自己人的注意力。

万木无声待雨来，正是此时的写照。

倏地每个人的目光一凝，神色一紧！是那六个“绝绝教”

的高手中有人向符振扬当先发难了，是双手一探，劈空一攫。

出手部位，正是符振扬背后。

符振扬好像一点他不知不觉？

这是不容人转念眨眼刹那，符振扬突地一幌上身，脚下文风未动，缓缓扬起了右手。

冷哼继起，怒叱陡场，另外五个也陆续出手了。

比电还疾，一个一个的挥手抖掌，也好像是同时向符振扬发难了！

符振扬脚下仍未移半寸，上身如风舞柳，连幌数幌，刚作扬起状的右手，连连招展间，那六个高手已弹起一人，暴跳二三丈，又垂直栽下，匍地一声，直挺挺的躺倒！刹那间，人影交错，本是绕着符振扬疾转飞旋，出乎如电的五个人，突然好像变成了幢幢鬼影，卷起了半天的阴风腥气。

符振扬好像陀螺一般旋转着，又似不倒翁，身形时伏时仰时倾时侧，怪就怪在他脚下始终仍在原地，未移动半寸？他像是疾风暴雨中的劲草，虽然幌动不已，并没真的倒下或躺下。

突然，五声刺耳惊心的厉啸自那五个人口中。

啸声使人心跳汗出，神魂欲飞，十分震悸，可见不止于音注罡气，还有其他作用？在啸声刺耳中，五条人影，二个升天，二个滚地，一个涌身飞扑符振扬。

绝！

这是最凶狠的打法。

这是同时攻敌上中下三盘，神仙也不易同时应付的拼的杀着。

何况，都是疾逾制电，势若奔雷的身手。

尤其是深知“绝绝”魔教底细的人，都知道凡是该教中人，一发出这种“阎王啸”，就是怒极拼命的信号，生死存亡之战，不止于作为联络同党之用，尚且有运用音波系人的威力。

昔年“绝绝魔君”轩辕霸与四大弟子及所属的八大魔教长老，就因功力深厚，能在笑声下杀人……所以，当时武林一听到这种啸声，就有“一啸惊天地，二啸鬼神愁，三啸取人头”的说法。

现在，每个人都目忧心悬，注目这一瞬间的结果。

龙吟长啸突发于符振扬之口！

人影错音中，符振扬仍文风不动？怪！

向他当胸猛扑的那个，好像撞在无形的铜壁上，一声闷哼，垂直翻落在符振扬面前六尺之外。

那两个攻向他下盘，快如旋风卷地的魔党，突然间同时在将及他脚下丈许处一滚而止，寂然不动。

挟泰山压顶之势，居高临下，猛地凌空下击的两个，突如殒星下坠双双

倒栽葱。

五个一等的魔教高手，挟人多势大，杀手全施之下，不但没有占到一点便宜，未能赢得意料中的可操胜卷，连预期的背城借一，两败俱伤局面也没有得到！

结果是，倒了二对半，连同第一先倒下的，恰好是二三得六，全都砸了锅！

符振扬仍是立在原处，不过，他的双脚，已经深深陷入脚下麻石板内寸许。

他真的是没有出手，等着挨打么？不是的，只是他出手攻击太快了，没有人能够看清楚他如何出手罢了。

龙武等紧绷着的神色为之一弛，紧张的心情也为之一松，忍不住发出由衷的叫好，实在，“四海游龙”露了这一手，也是他们不易碰到的机会，初开眼界。

林浩忍不住大笑起来：

“符大侠，真不愧‘当代奇才’之称，老奴要请教这一手不传之秘是什么？”

林光华道：“叔——叔，即是不传之秘，怎么又问符叔叔？”

他们只顾高兴，向符振扬围上去，都没注意那十多个锦衣、黄衣少年的尴尬怒形。

他们在惊骇，愤怒之下，进退不得，好不为难。

进吧！人们自知功力还不及那六位“护法”人再多，也勉强不来，何况，符振扬的人也不少。

退吧！一则怕受教规处罚，二则尉迟玉与吴玉仍在缠斗难分他们又怎好就此开溜。

主要的一点，他们都是少年气傲，谁也不原在此时，此地，落一个怯敌图逃的笑柄。

还有，他们都有一种希望，那就是汪浩然能及时赶到，如果再加上大批援兵同时赶来，则还有反败为胜的希望……

因此，他们虽然不敢轻举妄动，再对符振扬等下手，可也并没有逃走。

与此同时，在距离“东大寺”不太远的“贾公祠”，亦有着诡异的场面

这儿原是一处洛阳古迹，名胜之地，可是，由于近来有人在该处走夜路，看到吊死鬼吓昏了，传说开去，人人裹足不前，也有胆大不信有鬼的，打赌在半夜来祠里起一转，睡一觉，可是，无不是抬着回去的，即已证实有鬼，谁敢和自己老命过不去？因此，半月多来，该处就成了一片荒凉之地，连白日也少有人迹。

香火一断连庙祝也走了。

在这天快到辰牌时分，还早，突然驶来一辆马车，就停在贾公祠前，马车停下。

就匆匆地有人由车中走出，低头直向贾公祠后面掠去。

那个车把式则大模大样的翘起二郎腿，取出打火石，吸起了旱烟。

谁也想不到这时已有一个老农打扮的老头，隐身在这久无人迹的贾公祠里，更无人知道他就是“活曹操”魏世才。

他为了慎重，临时改变了和符振扬见面的地方。

他由昨夜初更赶到，直到现在，正在吃着乾粮卤味，他当然是随时注意外面动静的。

正奇怪符振扬为何还未赶到，难道是中途受到阻截？或者，是那个老和尚传借了话？……

马车一到，他听到轮声与马蹄声，遂悄然地隐身到“贾公词”

天井上的瓦沟里，青天白日，这儿正是居高临下，可以四望及远，而不虑被人注意。

由马车中闪出的人，连魏世才也未看清是谁？

那因为对方行动太匆促了，又是低着头，除了可以看到额头和鼻尖外，无法窥及真面目的全貌。

只好目送他直往词后的废园中掠去。

由于来人十分诡秘，行止更是反常，在魏世才这种老江湖眼中，便知这家伙一定是来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的？

只见那人飞身过了围墙，落入废园中，略一打量四面，就隐身在一处圯败的假山之后。

旋又见他匆促的由腰间解下一个包裹，又由百宝囊中取出几个瓶子之类，还有一面小铜镜呢——因为，探头在瓦沟间的魏世才已看到亮光一闪，那人对着手中举着的镜子，打量了一会，就把青铜镜放在假山上的一处空隙中。

那人转过身来，打开了包裹、取出衣物，先脱下自己的衣服，魏世才刚暗忖：

“这厮是要换衣服？也这样鬼鬼祟祟”。

未见，只见那人换好了衣，又把几个小瓶子逐一倒了一些什么在掌心里，再一一调匀擦在而上，动作很是熟娴仔细。

那人偶而回头，使魏世才双目一直，几乎脱口喊出。

原来，那人竟会是“玉面子牙”姜传远。

魏世才立时深深吸了一口气，沉下心，耐住突然涌起的紧张与恐惧——他以为汪浩然已发现了他的秘密，所以，派出姜传远这“红人”

钉下来了，那么，决不止他一人及那个车把式，一定还有大批人马赶来。

可不是，他已听到了远处有马蹄疾驰声息。

才一咬牙，暗道：“是祸躲不过，只有豁出去了！”

再一想，如果姜传远是奉命跟踪他而来，那么，姜传远既已知道他魏世才来了这儿，又何必这样鬼鬼祟祟呢？莫非另有文章

因为，他已看到姜传远在对镜易容，化妆。

等到姜传远再转身时，又使魏世才一惊，倒抽一口冷气！为何！姜传远竟化装成为“四绝诸葛”了。

只见他得意地匆匆对镜端详了一会，收拾好物件，整整衣，四扫一眼，闪身而出，打量了一下，就向二十多丈外那间小茅屋掠去。

魏世才已听到马蹄声急如骤集，正是由远而近，向这儿驰来，但，只有一骑，使他又放心不少。

他不敢怠慢，悄然飘身下了天井，再由堂词后面鹤伏蛇行，掩到那座小茅屋边。

这问小茅屋，大约是老齐公或看守润堂的人所住？可是，内面鬼也没有，由于多日没人打扫，灰尘多，已挂了蛛网，连姜传远化装的汪浩然也不见了

影子！

魏世才立如此中必有玄虚，此间必是另有秘窟，立即悄然闪身进入，果然，被他发现了脚印，在土炕前消失，而土炕上有一块木板，还有被人用手揭开的指印。

魏世才小心地轻轻揭开了木板，下面是空的，是个黑沉沉的地洞。

他早已看清茅屋后面，就只有一间好像是茅坑的小屋，在外面看，一点也无可疑之处，他飘身而下，同时暗叫：

“原来如此，看来这一定是汪某人的精心设计了。”

下面是地道，而且，有一丈多高，三尺宽，十分干净，是用青砖砌成的，还加了油漆，转了...·个之字弯，灯光在望，还可听到笑语与说话声息。

谁也想不到这儿别有天地！魏世才可吊着心，不敢妄动一步了，他悄悄伏身，贴着壁一听！先听到姜传远作汪浩然的声音笑道：“密零，你姐姐呢？……”

一个娇脆声音：

“呀，是汪叔叔，姐姐陪着符婶婶，章婶婶他们在弄饭呢！”

“汪浩然”说道：“你两位婶婶也真是的，一个使女下人也不要，一切都要自己动手！快告诉她门，说我来了，已经打听到了好音讯……”

接着，便有另一个清脆的声音响起。

“呵呵，是汪叔叔，辛苦了，我和慧妹正在说起……”

“好啦，真是委屈二位嫂夫人和贤侄女们了，我专诚赶来。

就囚已经打听到了振扬兄和大钧兄的行踪……”

接着，是几个激动兴奋的女人娇音。

“叔叔辛苦了，谢过了……”

“大钧他在何处？”

“叔叔，振扬怎样了？”

魏世才又惊又喜，暗道：“真是太巧了，想不到符振扬与章大钧的家眷全被汪某人藏在这儿，真叫人做梦也想不到，以万方仪，云中慧之智，为何竟甘心受汪某人如此摆布，难道汪某人也对她们做了手脚？只是姓姜的冒充汪某来捣什么鬼？”

他猛地警觉又有人来了，可不是，已有人揭开了木板，下来了！十分迅疾，耳听已近在咫尺，魏世才忙闭住气，全身紧缩如虾公，伏在壁角，他知道，既然知道这里进入的秘密，来人一定是汪浩然的心腹，或者，甚至可能就是汪某人，他只好先“闷”

一下再说，如瞞不过，再砌词发话不迟，来人已在他七尺左右一掠而过好像一阵轻风，根本没有停留，当然也未注意到他。

魏世才只瞥见一缕轻烟黑影一晃过去，暗道：“好快的身法，倒底不是汪某，如是老奸贼，自己决瞞不过他的！”

耳听来人已经向说笑声那边飞掠而去，好快，好急！

他刚要跟下去，忽然听到上面人口又有人来了，而且是很多人，也是十分迅速！他忙又伏身，暗叫：

“完了！”

因为，他已听到汪浩然的急促声道：“振扬兄，就是这里了——”

魏世才如做恶梦，还未弄清楚是怎么回事？猛听前面突然扬起一声惨嚎！好不刺耳惊心！

接着，是女人的娇叱：

“谦儿，你怎地这样莽撞？”

“阿谦！你杀了他？……”

随听一声怒嘿：

“娘、大姨妈，这家伙是冒充汪叔叔的，幸而是孩儿恰好发现，一直追下来，你们可倒一盆水来，把他脸洗干净，便知是谁了，他一定是……不安好心，该死……”

“不好！振扬兄，我们快下去！小弟先导。”

是汪浩然的促声，又叫：

“阿谦，叔叔来了，还有您爹……”

“汪兄，下去再说……”

是符振扬发颤的声音，可见“四海游龙”这时也十分激动，难怪！

人下来了，而且很多，一个接一个的，魏世才索性一硬头皮，抢先一步，从后面飞掠而去。

二十丈左右有甬道，一连几个弯，尚幸壁上有吊灯照明等到灯光刺目，已来到一间地下厅，和两排土房石室前。

厅中一大堆人，正围着一个躺在地上的死尸——姜传远。

一个黑衣少年，满面杀气，霍地抬头，喝道：“谁！好像是汪叔叔叫我！”

正是小杀星符学谦！魏世才一招手，往左面右空中一闪传声道：“万女侠，云女侠，符少侠注意，汪浩然才是真正元凶大奸，他陪着符大侠来了，你们要特别小心！”

符学谦本已向石室扑到，大约乃母及时传卢阻止了他，他一呆，又转向甬道中飞身掠去，大叫：

“叔叔，爹爹，阿谦在这儿，娘和大家也在，就是方才来了一个坏人……”

脚步杂沓，是符振扬沉着的声音：

“章嫂，侄女们，中慧，我来了，我们得好好谢过汪兄，刚才若不是他及时赶到东大寺，说你们在此，几乎误了大事……”

话未了，符学谦叫道：“爹方才来了一个假的汪叔叔，一定是想来骗人害人，已被谦儿杀了！您去看看他是谁？……”

“阿弥陀佛……”

突然传来一声佛号：

“假亦真时真亦假，无你无我，小施主，你该下去帮你爹娘认清楚本来面目伊是谁了！善哉！……”

这是佛家“狮子吼”，如雷走九天，一字一雷，震得地皮在动，明明声起空中，竟然霹雳大震，大厅上面土石猛然裂开，就在大家纷纷惊避间，汪浩然冷古丁就抽身闪入魏世才隐身的石室，差点和探头偷看的魏世才撞个满怀相逢！

魏世才本就一手扶着厅门，骤然惊觉之下，本能地一关房门，大喝：

“汪浩然，请老实交代一下逃命如何？”

汪浩然听出是他的声音，怒哼道：“是你！果然是你误我大事……”

话未完，已猛下杀手，双掌疾吐，魂世才早已闪出丈外，房门应掌砰蓬，震成碎屑，大家一惊之下，汪浩然大吼一声：

“挡我者死！你们快——”

他是喝令跟着大家同来的连城璧，尉迟玉及黄衣、锦衣侍卫等人出手，

可是，他话未完，已被一股极大的吸力罩住，只听身后有个严厉的童音道：“汪浩然，你恶贯已满，在我的‘无形天网’小旌檀之下，你该对我家，对章伯伯家，对这里的人，对天下武林作一个交代了吧！……”

魏世才只看到在汪浩然身后，一个唇红齿白的少年人，双掌虚抓，如握千斤，隐隐散发一股旌檀清香，不由惊喜得脱口大叫：

“好！佛门降魔无上大法！汪浩然，你还有什么话说？我和大家被你害得太惨了！可要我代你招供！”

“不！不须再说一句了！”

汪浩然全身抖颤，惨笑着：

“你……你可是学仁贤侄？我……这个叔叔……是该死！……我曾想成为天下一人，想不到，会受制于一个黄口孺子之手，我……只有一句话……叔叔愧煞……对不起……呀……。”

他一头仆倒，可是，双脚仍是钉在地上，深深陷入地面数寸许，可见他曾经全力挣扎过，而仍是挣不脱符学仁的佛门降魔玄功“无形天网”

……

他是在力尽之下，魔功散去，自己咬断舌根死去的！

“呀！阿仁！……”

是符振扬一地深长的叹息呼声……

符学仁两掌一收，扑向乃父，又扑向冲过来的乃母，叫着：

“爹呀娘呀，仁儿本是只要他承认做错了事，放下屠刀，再做好人的，谁知……他……呀呀！”

他哭了，赤子之心，赤子之言，赤子之情，溶化了所有的暴戾，四下里一片静寂……

——全书完——

